
武俠世界
第38年
41
$20.00



第38年
第41期
（總號195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2月2日）

86.1.23

編者話　倪匡先生的「大俠金旋風」刋出後，好評如潮，今期又推出全新修訂的「火併」，情節更曲折離奇，引人入勝。

「火併」佈局奇巧，結局出人意料。福來銀號引起盜夥垂涎，蒙娘子用巧計，着着佔先；獨脚强盜滕奇影則螳螂捕蟬，要做「賊阿爸」；幹臥底的護院施用內外串通，意圖黃雀在後，財色兼收。在這過程中，他們展開了你死我活的「火併」，弄得夫妻反目，姊妹成仇……

今期還選刋名作家張靈的「靑靈八女俠」長篇武俠小說，描述八名女俠可歌可泣的軼事和糾纏不淸的愛情，盪氣廻腸，令人低廻，張靈先生是六十年代跟金庸、梁羽生等齊名的武俠小說大家，綴筆已久，今應本刋所邀，重出江湖，健筆如飛，相信必能爲讀者帶來更大的閱讀興趣。

湖海鬥智故事

火併



（全新修訂篇）

倪匡・文
可飛・圖



蒙娘子姐妹兩人走到四個大漢身前。

山西大同府有兩樣東西天下聞名，一樣是女人，一樣是銀子。

大同府四州七縣，多的是美女，大同府的美女特別嬌婉可人。而大同府的銀子，更是令人垂涎，銀子全熔了澆在地窖中，一層一層澆上去，整幢房子，就造在銀子之上。大同府幾個大銀號的銀票發出去，不論數字多大，只要有聯號在，一樣的可以提到銀子。

有美女和銀子的地方自然是花花世界，府城之內，街道寬敞，商號櫛比，至於過往客商，說不盡的好去處，更不在話下。

在城北無憂里的盡頭處，是一幢全由灰色水磨磚砌成的大屋，屋外的圍牆，足有一丈五六高，圍牆的正中，面對屋前一大幅空地，是兩根大石柱，石柱正中便是朱漆大門。

兩根一人合抱粗的大柱上，各刻着「福來銀號」四個大字，那四個字漆着金漆，映着日頭，閃閃生光。

福來銀號是大同府第一家大銀號，沒有人知道在福來銀號的地下，究竟窖着多少銀子，但是府城中的人都說，就算進福來銀號去走一遭，腳下沾着些銀屑出來，也足可以到城內的軟香院去摟着姐兒，樂上一陣子的了。

而福來銀號也像是怕進去的人多了，會將銀號的銀子沾光了一樣，在門口，永遠有一字排開的四個威風凜凜的大漢，一身密扣勁裝，粉底皂靴，懷抱着明晃晃的雁翎刀，板起了臉，在門口把守，站着不動。

可是這時，福來銀號門口那四個虎一般的大漢，居然不板起臉，而是滿臉笑容，因為有兩個美貌少婦，正走到了他們的身前。

那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穿綠，一望便知道是跑馬賣解，走江湖的，要不然，誰會穿得像她們那樣，機伶伶，俏生生，一條腰帶，雖然纏了幾纏，但是還顯得她們的纖腰，可以用一隻手臂就摟了過來。

那兩個少婦約莫都只有二十一、二年紀，臉上略搽着些脂粉，紅白分明，未走到近前便有一股幽香飄了過來，令得那四個大漢，不得不堆下笑臉來。穿紅的那個來到了近前，笑盈盈地道：「四位大哥，我們初到府城，想借貴號前面空地，籌些盤纏，多謝則個！」

那婦人的聲音俏軟動人，有兩個還在猶豫，另外兩個人倒已忙不迭道：「使得，使得！」

那穿綠的一個，便自腰際解下小鑼，噹噹噹地敲了起來，那兩個少婦既美艷，她們來賣藝的地方又是福來銀號門口的空地，鑼聲一響便聚集了不少人，更有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奔走相告，是以不一會，空地上便黑壓壓地聚集了三五百人。

那綠衣少婦媚笑着放下小鑼，這時，所有的男人心中都在想：她是在對我笑。

那紅衣少婦抱着拳道：「我們姐妹兩人初來到大地方，若是耍得不好，各位多多見諒！」

紅衣少婦的話才出口便有十幾個紈袴子弟，一起怪聲怪氣叫了起來，道：「好！耍得好的！」

紅衣少婦並不惱怒，只是嫣然一笑，她和那綠衣少婦，先以手據地，連翻了幾個虎跳，自遠而近，然後身子一挺，兩人便背靠背而立。

這幾個虎跳本來並沒有甚麼精奇之處，但是由於她們兩人生得美艷，是以叫好之聲不絕於耳，自然也以怪聲怪氣的居多。

在衆人的叫好聲中，只見那兩個少婦，手臂一振，「錚、錚」兩聲響，已各掣一柄劍在手。

那兩柄劍一出手，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

只見紅衣少婦手中的劍，約有兩尺來長，綠衣少婦手中的一柄，卻還更短些，至多一尺八九。兩柄劍都是其薄如紙，雪也似亮，閃着一片寒浸浸的光芒，令人一望，便心頭生寒！

在衆人靜下來之際，只聽得有人失聲道：「他奶奶的，玩眞格兒的啊！」

這句話，雖然叫的人，是在看到了這兩柄鋒利無匹的利劍之後，失聲叫出來的，但是聽到的人卻也別有會心，是以有不少人轟然笑了起來。

那兩個少婦臉上，始終帶着十分嬌艷動人的微笑，她們將劍舉到了面前，劍上的寒芒映在她們柔嫩的臉上，看來有一股異樣的感覺。

兩人舉起了劍，便緩緩向前走了出來，各走出了十步，才轉過身來。

這時，兩人相距已有二十步距離了。

只見她們才一轉過身來，兩

人便登時發出了一聲嬌叱，緊接着只見她們兩人手中的利劍，突然向前刺出。

在刺出利劍之際，她們兩人也迅速地向前衝了過去，去勢極快，只見一紅、一綠兩條人影，挾着兩股閃動的寒芒迅即接近，衆人根本還未曾看到是怎麼一回事間，便聽到「叮」地一聲響。

這兩人身形也已凝止，只見兩柄利劍，劍尖對着劍尖，緊緊地抵在一起！

人叢中又爆出一陣轟雷也似的笑聲來，在笑聲中，有人怪聲叫道：「不對啊，一個應抓住劍鞘才是！」謔語立時又引起一陣轟笑，但是轟笑聲却在突然之間，靜了下來。

就在那時，只見那綠衣少婦，身形向上輕輕一縱，整個人已頭下腳上，翻了上來。

那綠衣少婦手中的利劍，劍尖却仍然和紅衣少婦的劍尖相抵！在那綠衣少婦的身子翻起之際，紅衣少婦的手臂向下略略一沉，然而，當綠衣少婦翻起之後，她的手臂却向上慢慢擧了起來。

兩柄利劍在陽光下，閃着奪目的光芒，劍尖和劍尖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就在半空之中，緩緩轉動着，難得的是，她仍然一臉笑容！

這時候，所有的人反倒忘了喝采了。

人人的心中都在想，如果兩柄利劍略錯了一錯，那便怎樣呢？自然是綠衣少婦跌下，那麼她手中的劍，就會直刺進紅衣少婦的胸脯！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在擔驚受怕，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却又暗暗希望會有那樣的情形出現，四圍靜到了極點，突然之間，只聽得身在半空的那綠衣少婦，陡地發出了一下嬌呼聲來。

兩劍相抵　美婦翻飛

隨着那一下嬌呼聲，只見她的身子突然向下沉來，劍尖和劍尖已經錯開了，她手中所握的短劍，隨着她身子的下沉，向下疾插了下來！

一下整整齊齊的驚呼聲，自數百人的口中，一起發了出來，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那紅衣少婦的身形突然一矮，手中的利劍一揮，「錚」地一聲響，擊中了綠衣少婦手中的短劍。

而隨着那一擊，只見綠衣少婦整個人却向上翻了起來，就像是一隻綠色的大蝴蝶一樣，翩翩飛向半空，飛高了足有丈許才向下落來。

當她向下落來之際，她已是頭上腳下，而且手中的劍，也疾刺向下！

數百人的驚呼之聲，由於綠衣少婦身形翩然翻起，一起停了下來。但這時，看到那綠衣少婦的劍尖向下，又直刺了下去，似要插進紅衣少婦的頭頂，嘩呼之聲，又一起響了起來。

但是，那紅衣少婦却是臉帶微笑，只見她不慌不忙，一翻手腕，手中的利劍，又向上刺去，「叮」地一聲響，兩柄利劍的劍尖，又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又停在半空，和剛才的情形完全一樣！

在一旁觀看的那麼多人，直到這時，才明白剛才那綠衣少婦的一下嬌呼，身形下沉，看來凶險莫名，並不是眞的失手，而是她們玩的花樣！

這等絕藝，縱使大同府是一等一的大地方，也幾會得見，所有的人，一時之間都不由自主，如痴如狂喝起采來。

其時，站在福來銀號門前的四個大漢，也看得呆了。

別看這四個大漢，只是在銀號門口站着，能在福來銀號門口站的，就絕不會是等閒人物，這四人全是大有來頭的武林中人。

可是，他們也從來未曾看到過甚麼人，表演這樣的絕技！

這那裏是江湖賣藝人的身手，若不是武功極高的高手，怎能玩出這種花樣來？

那四個大漢呆呆地站着，連他們的身後已多了一個人也不知道。

那人，是聽到了銀號外空地上的喝采聲之後，才慢慢走出來的，他穿着一件藍團花的長衫，擺着手，看來像是銀號的掌櫃。

他的年紀還很輕，不到三十歲，白淨臉皮，看來文質彬彬，但是一雙眼睛却是精光內蘊，有一股懾人的力量，當他看到那兩個少婦的劍尖，重又抵在一起之際，他也大聲叫道：「好！」

他突然叫了一聲「好」，倒將那四個大漢嚇了一大跳，一起回過頭來，見了是他，才齊聲道：「文大哥，你也有興緻來瞧熱鬧？」

那四個大漢看來都要比那人年紀大得多，但是他們却異口同

聲，稱那人爲「大哥」，而且，言語之中也顯得十分恭敬。

那人懶懶地應了一聲，雙眼仍然望着門外那兩個少婦，道：「是誰准許她們在銀號門口賣藝的？」

那人一問，四個大漢的臉上都現出十分尷尬的神色來，互相望着，期期艾艾，道：「我們……想……那沒有甚麼緊要……」

那人只是「嘿」地一聲，並沒有再說甚麼。

可是那四個大漢，神情更是尷尬，一個問道：「文大哥，你可是瞧出了甚麼蹺蹊？」

那人也不再說，只是擺着雙手，轉過身，又緩緩走了進去，等到他走進了店堂，那四個人才鬆了一口氣，一個道：「看來文大哥不樂意那兩個娘子在門口賣藝！」

另一個道：「我看沒有甚麼，這兩個小娘子，會有些甚麼花樣？」

還有一個滿臉皆是憤然之色，「哼」地一聲，道：「這姓文的來了已有半年了，只聽得東家說他如何如何了得，也沒見他露過一兩手，我看他多半是混飯吃的混混，幾時得叫他出出醜。」

再一個道：「話可不能那麼說，常言道眞人不露相啊！」

那一個還是不服氣，道：「他沒來之前，福來銀號也不見得遭劫！」

一個壓低了聲音，道：「這事只怕你也不知道，就是因爲有人搶過銀號，雖然沒叫搶了甚麼去，但是也受了一場虛驚，就是爲了這個，這才從山海關外，特地請了這位文爺來的。」

那四個大漢在交談着，只聽得衆人又喧嘩呼叫起來，原來此時，那綠衣少婦已翩然而下，兩人一齊向衆人抱着拳。還未等她們兩人開口，碎銀和銅錢，便如雨點也似，飛投進場子來。

那兩個少婦手中各持着一隻鐵盆，只見她們兩人，身形閃動，哪裏有銀、錢投來，她們的身子就閃向何處，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儘管銅錢如驟雨也似向她們拋來，但她們兩人，如同穿花蝴蝶也似，穿來插去，竟沒有一塊碎銀，也沒有一枚銅錢，是拋在地上的。

衆人的采聲如雷，直到那兩隻鐵盆全滿了，她們兩人，才一起站定了身子，道：「多謝各位，我們姐妹兩人，明日再來獻醜！」

衆人漸漸散了開去，那兩個少婦，將銀、錢全部傾進了布兜之中，又來到了那四個大漢之前，福了一福，道：「四位大哥，多承關照，我們明日再來，不知是否能再蒙照應？」

四人之中，三個人正在猶豫，可是剛才那個曾口出大言，想叫那姓文的出醜的那大漢，已沒口應承道：「自然可以，兩位明日只管再來就是！」

那兩個少婦又道了謝，喜孜孜地收起了小鑼，向前走去，在她們的身後跟了十來名浮滑子弟，在不斷講些風言風語。

那兩個少婦越走越快，等到轉過了一條小巷，那十幾個浮滑子弟再追上去時，却已不見了倩影，十餘人大是嗒喪，只得相約了明日再來福來銀號不提。

却說在那兩個少婦演技之際，圍在福來銀號門口觀看的，雖然不過數百人，但是那數百人散了開去，仍然是讚不絕口，不到兩個時辰，滿府城都知道，福來銀號之前，來了那樣兩個艷麗出衆，身懷絕技的奇女子，茶肆飯館之中，曾看過那兩個少婦表演的人，更是口沫橫飛，將那兩個少婦的絕技，加油添醬一番，聽的人也是津津有味。

在離福來銀號只有兩條街的一家飯店中，此際的情形正是那樣，一個油頭粉臉的年輕人正在繪聲繪色，講着那兩個少婦賣藝的情景。

飯店中的食客，都聚精會神地聽着，只有在一個角落中，一副小小的座頭上，坐着一個人，却是連瞧也不向那講述的人瞧一眼。那人的衣着十分簡樸，可是在他的面前，却擺滿了酒菜，他正在獨自一個人自斟自酌。

掌櫃的不住地拿眼瞪着那人，心中在嘀咕着，這一頓酒菜，怕不要兩三錢銀子，看那人的樣子，已有四十開外，十足是一個窮酸，不知是不是存心來吃白食的？

掌櫃的早已吩咐了店小二，對這個客人，要着實當心些，莫叫他吃完了一溜了之，是以店小二在那副座頭前走來走去，沒話找話說，一個店小二道：「客官你聽聽，明天我們也去瞧瞧熱鬧！」

那人淡淡笑道：「可不是麼？有得瞧着哩！」

店小二陪笑着道：「客官可還要些甚麼了？」

那人略翻了翻眼，冷冷地道：「小二，怎不見你對別桌的客人那麼殷勤？」

店小二乾笑着，道：「光顧小號的全是一樣，客官要甚麼，只管吩咐。」

那人笑了起來，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店小二忙不迭道：「請問，請問。」

那人端起了一杯酒來，慢慢地呷着，過了半晌，才道：「那福來銀號中，究竟有多少銀子？」

店小二一呆，道：「那可說不上來，可是自從他們上幾代開始，就經營銀號，聽說他們窖中的銀子有幾十萬斤！」

那人笑道：「可眞不少啊，現在他們的護院是誰？」

店小二皺了皺眉道：「是一個文爺，也常來我們這裏喝酒的。」

那人突然一翻手，在他的手中，已多了一錠黃澄澄的金錠子，足有一兩來重，他道：「小二，這一兩赤金給你，煩你替我到福來銀號，去請那位文爺來，與我喝兩杯。」

店小二望着那一兩赤金，兩眼發直，簡直像是傻了一樣。店小二在大同府這樣的地方，自然不致於未曾見過金子，但是，見到人家的金子，和自己會擁有那金子，却是大不相同的。

他呆立着過了半晌，才使勁搖了搖頭，道：「客官，你……說甚麼？」

那人笑着，道：「替我到福來銀號，去請文爺來喝幾杯酒！」

店小二道：「是！是！是！」

他一口氣答應了三個「是」字，伸手就來取那金錠子，但是那人却立時握住了手，店小二取了一個空，那人道：「將文爺請來才給你！」

店小二沒口答應着，也不及除下肩頭的毛巾，便興沖沖地走了出去。

那人仍然獨自一個自斟自酌，過了不多久，那店小二走了回來，他一隻眼腫成發青，額上也腫了一大塊，哭喪着臉，來到了那人的面前。

那人笑道：「怎麼樣了！」

店小二指着自己的眼睛，道：「客官，你看，我叫福來銀號中的人給摔出來了！」

那人皺了皺眉道：「是了，那是我的不是，你且再去走一遭。」

店小二的神情更是難看，他搖着手道：「不行了，客官，這金子我賺不了。」

那人拿起一隻酒杯來，那隻酒杯已用得很舊了，那人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伸指在杯底，戳了下去，杯底立時陷進去了寸許，但是却沒有戳穿。

那人將杯向店小二一揚，道：「你將這杯子交給那位文爺看看，他知道請他來喝酒的是甚麼人，就肯來見我……」

店小二道：「若是我再給他們摔出來……」

那人道：「那我也不怪你，一樣將這兩金子給你。」

店小二咕咕噥噥道：「給了我，去了湯藥，也只剩下一半了，唉，一半也是好的。」

他一面說，一面走了出去，又過了不多久，他滿臉喜容走了進來，拉開了櫈子，大聲嚷道：「文爺請坐，就是這位客官。」

在他的身後，就跟着福來銀號中的那年輕人，他看來就像是一個秀才，他來到了桌前，望着那人，那人也望着他，兩人互望了好一會，他才坐了下來，道：「在下姓文，名禮賢。」

那人笑道：「久仰，久仰！」

文禮賢將那隻酒杯放在桌上，冷冷地道：「閣下居然又在大同府露臉，也不怕自己臉紅麼？」

那人訕訕道：「說得是，自從上次，打……」

他講到這裏，回過頭來，將那兩金子塞進店小二的手中，揮手令店小二離去，才又道：「自從上次打福來銀號的主意，未曾得手之後，我眞有點不好意思到大同府來了。」

文禮賢神態更冷漠道：「現在，有文某人在，閣下如果再想打銀號的主意，只怕更要丟人了！」

那人的神態很坦然，道：「我暫時倒不想怎樣，但是却有人在打福來銀號的主意。」

文禮賢冷笑了兩聲，道：「閣下號稱無孔不入，見錢眼開，大名鼎鼎的獨脚强盜，何以反倒會幫着文某人，提醒起文某人來了？」

那人搖了搖頭，道：「獨脚强盜四字未免難聽了些，見錢眼開，倒是眞的，文兄，要知道福來銀號中的銀子，遲早全是我的，若是現在就被人偷了一些去，不就等於是偷了我的銀子一樣麼？」

在那人講話之際，文禮賢拿起一雙筷子來，不經意地擺動着，那人的話才一講完，他拿着那雙筷子，向桌上陡地抛了下去，只聽得「啪」地一聲，筷子已穿過了桌面，向下電射而出。

那人身子慌忙後退，他退得急了些，也來不及先移開坐着的櫈子。

剎那之間，只聽得一陣唏哩嘩啦，一張櫈子已被壓得粉碎，那人退出之後，向地上看了一看，只見那雙筷子，直沒入了地上的磚地之中，只有半寸許露在外面。若不是他讓得快，這雙筷子怕不直插進了他的雙膝之中，那他的雙腿就要廢了！

這時，飯店中的所有人全都向他們望了過來，那人先是神色變了變，接着向四面抱了抱拳，道：「沒有事，各位自便。」

大地方的人，自然不會爲了一些小事，大驚小怪，而且，也可以看得出，那人並不是普通人，是以連忙轉過了頭去，不再理會。

那人又曳過一張櫈子來坐下，道：「閣下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福來銀號請到了閣下這樣的高手眞是幸事，哈哈，看來我是瞎擔心了，我的銀子暫存在銀號之中穩當得很。」

文禮賢站了起來道：「是啊，閣下大可放心，不妨存多些時，存上七八十年！」

那人搖頭道：「那可不行，在我死前，總得摸摸那些銀子才甘心。」

文禮賢道：「那或許你不等摸到銀子，就已經死了，滕朋友，你想想，上次你是怎樣失手的？」

那人搖着頭，道：「別提了，上次失手，過不在我，是壞在我找的伙計不穩妥。」

文禮賢發出一迭聲的冷笑聲來，道：「文某人失陪了！」

他向那人拱了拱手，那人也拱着手，可是突然之間，那人倏地伸出手來，向文禮賢的肩頭之上拂去，文禮賢的反應，也快得出奇，他立時一側身。

那人的手指，本來是可以拂到文禮賢的肩頭上的，但是文禮賢一側身，却堪堪避開了三四寸。那人笑道：「文兄，你衣上沾了一搭塵！」

文禮賢的肩頭上，果然有一搭塵土，那人的手指仍然拂了兩下，他的手指雖然沾不到文禮賢的衣服，但是在他的手指拂動之際，却發出了「嗤嗤」之聲，有勁風向前拂去，剎那之間，將文禮賢衣上的那搭塵土，拂得乾乾淨淨。

文禮賢的臉色也變了一變，悶「哼」了一聲，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飯店中的人很擠，文禮賢向前的去勢又快，眼看他要撞在別人的身上了，却在轉眼之間，便已出了飯店。

那人又坐了下來，才抛下一塊碎銀，也走了出去，一出飯店，他的去勢突然加快，轉過了幾條街，來到了一條小巷子中。

到了巷口，他倒又慢了下來，走到一扇朱漆剝落的門前，抓着門上的銅環，輕輕敲了五下。

只聽得門內嬌聲應道：「來了！」

那人的口角，浮現一絲微笑，像是有甚麼有趣的事，立時就要發生一樣。

在門內，傳來了一陣細碎而又迅速的脚步聲，接着，便是拔除門栓的聲音，和聽得一個極動聽的女人聲音，道：「怎麼那麼早就回來了，你……」

那女人是一面開門，一面在講着話的，等到門打開了之後，她陡地停了下來，後退了一步。

那人笑着道：「你弄錯了，蒙娘子，蒙兄離大同府至少還有三五十里，可是你們夫婦恩愛，難得分手一兩日，便已牽腸掛肚了麼？」

那趕出來開門的女人，正是日間在福來銀號前賣藝的那個紅衣少婦。

但這時，她的神情，和日間那種嬌媚可愛，笑容滿臉的情形大不相同，她是笑着來開門的，當她打開門，陡地後退之際，臉上已罩了一重寒霜。

這時候，她的臉上，更有一種十分兇狠冷漠的神氣，雙眼之中，也有一種異樣的神采。

若是那羣浮滑子弟，在日間就看到了她這樣神采的話，一定會不敢再跟踪下去的。

她冷冷地道：「你是誰？」

那人搖着頭，道：「眞可惜，要是蒙兄在，他一定不會這樣問。令妹呢？你妹夫也不在麼？連老前輩也不認識了，那還像話？」紅衣少婦的一隻手，始終還扶在門上，這時，她手臂突然一振，那扇門掀起一股勁風，便已向那人撞了過去，可是那人却像是若無其事一樣，仍然向前，跨了過來。

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那扇門挾着極强的力道，當胸當面，撞在那人身上。然而那扇門却立時反彈了回來，又「砰」地一聲撞在牆上，那人還是若無其事跨了進來。

他一面跨了進來，一面笑道：「蒙娘子，這碗閉門羹，可是新鮮熱辣啊！」

蒙娘子又後退了一步，那綠衣少婦，已從屋中竄了出來，道：「姐姐，接劍！」

綠衣少婦的手中，握着一長一短，兩柄利劍，她話才出口，手臂振動，「颼」地一聲，那柄長劍，已向蒙娘子背後飛了過來。

蒙娘子連頭也不轉，只是反手一抓，便已將劍抓在手中，立時一伸手臂，劍尖已指住了那人。

那人仍是若無其事，道：「蒙娘子，我嚐了閉門羹還不夠麼？」

那綠衣少婦也一躍向前，和蒙娘子並肩而立。

蒙娘子喝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那人嘆了聲，也不知道他是在感嘆那兩個少婦不認識他是甚麼人，還是不願意將名字說出來吧。

他道：「在下姓滕……」

他才講了「姓滕」，蒙娘子姐妹，已陡地一震，手中的利劍倏地劃出了一個圈兒，但她們却並不是向前攻出，而是又向後退了兩步！

那人這才道：「名奇影，兩位想來，已然聽說過的了？」

蒙娘子姐妹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言不發。

滕奇影笑了起來，道：「我的外號很多，但大都不堪入耳，只有一個『如影附形』，還說得過去，兩位，你們一到大同府，我就跟上了你們，你們四個人却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

蒙娘子姐妹兩人，仍然不出聲。

滕奇影又嘆了一聲，道：「我最怕和女人商量事情，花夫人，花兄哪裏去了？大同府中美人多，你不將他看得緊些？」

那綠衣少婦冷笑了一聲道：「關你甚麼事？」

滕奇影「哈哈」笑着，逕自向前走了過來，他搖搖擺擺地向前走着，倒像是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請他進去的一樣，絲毫也未曾戒備。

然而，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却是劍身顫動，全神貫注，她們的劍尖漸漸向滕奇影指來，滕奇影却仍然若無其事。

她們兩人互望了一眼，身形一閃，向外跨開了一步，滕奇影已在她們兩人的中間走了過去。

就在滕奇影剛一在她們兩人間走過時，兩人一聲嬌叱，兩柄利劍一長一短，長劍勢穩，短劍勢疾，已一起帶起「嗤」地一聲響，刺了出去！

滕奇影向前走出的勢子並不快，看來蒙娘子和花夫人各自刺出的那一劍，非在他的左臂和右脅，各刺出一個透明窟窿不可！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滕奇影像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樣，身子突然向前一傾，「呼」地一聲，人已經進了屋子。

就在他剛一掠進屋子時，在他的身後，傳來了「叮」地一聲響，蒙娘子和花夫人手中的利劍，劍尖已和劍尖對在一起。

滕奇影疾轉過身來，笑道：「兩位，現在可不是在福來銀號之前賣藝，而且，我也素知兩位的本領，又何必再露這一手？」

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的神色一變，滕奇影笑了一笑，反手一招，衣袖拂出，捲住了他身後一張椅子的椅背，一抖手，將那一張椅子直曳了過來，他大模大樣坐了下來，道：「怎麼還不奉茶？」

蒙娘子沉聲道：「滕朋友，你走你的陽關道，我們走我們的獨木橋，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你如今前來，却是何意，莫非想不顧江湖道義麼？」

滕奇影笑着，道：「所以，我最怕和女人打交道，你那樣說，那不是倒咬一口？是你們壞了江湖道義，怎反倒以此相責？」

花夫人柳眉倒豎，道：「胡說！」

滕奇影緩緩地道：「半年之前，我曾在福來銀號動過手，你們知道麼？」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這件事麼，倒是天下皆知，閣下聲名之噪，一時無兩！」

銀號金銀　屬我所有

滕奇影自然知道蒙娘子譏諷他，說他上次打福來銀號的主意沒有打成，是以他的神情也不免有些尷尬，道：「蒙娘子說得是，但是我既然動了手，一次不成，却還有第二次，這福來銀號中的

銀子，却是我的！」

他講到最後，臉色一沉，聲音也陡地提高，雙眼之中，也射出了兇光來。

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他身後一聲冷笑，道：「這倒新鮮，福來銀號中的銀子既然是你的，何以你不去取來花用？」

滕奇影仍然坐着不動，他只是道：「原來花朋友也在，快請出來相會。」

隨着他的語音，只見門簾一掀，走出了一個人來，那人約莫三十上下年紀，氣度軒昂，濃眉隆隼，雙眼烱烱有神，竟是一個美男子。

他身上穿着一件十分華麗的金綉長袍，腰際懸着一柄長劍，在劍繐之上，佩着幾塊五色古玉，當他走出來之際，劍身輕搖，古玉相碰，叮噹有聲，看來就像是一個貴介公子一樣。

滕奇影仍然不轉過頭去，只是道：「好了，總算有一個男人出來了，你們的計劃如何？且先說與我聽聽！」

那美男子來到了離滕奇影背後只有五六尺處，站定了身子，他手按在劍柄之上，冷冷地問道：「甚麼計劃，倒要請教！」

滕奇影「呵呵」大笑了起來道：「花兄弟，這却不夠朋友了，明人眼前，何必說甚麼瞎話？」

在滕奇影說話之際，那美男子向蒙娘子和花夫人連使了幾個眼色，他按在劍柄上的手臂，也在緩緩向上提起，隨着他手臂提起，長劍也已出鞘。

他劍在出鞘之際，却是一點聲響也沒有，那柄長劍，若是連着劍鞘來看，和尋常的長劍，並無不同，但是當劍漸漸出鞘之時，却可以看到，那劍的劍身渾圓，約有手指粗細，竟沒有劍刃，只不過在劍身之上，有着無數細小的尖刺！

那些尖刺上閃耀着一種藍殷殷的光彩，一望便知曾餵過劇毒！

滕奇影仍然端坐不動，等到他的話講完，美男子已將劍全拔出鞘來。

那劍長三尺，尖端十分銳利，劍身上的細小尖刺，不知有多少，而且細細看來，每一個尖刺之上，還有着極小的倒鈎，打造得精細無匹。

那美男子兵刃出鞘之後，才緩緩地道：「好，既然如此，那你且聽着！」

他一個「着」字才出口，突然身形微矮，「嗤」地一聲，一劍已向前疾刺而出！

當他刺出那一劍時，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也各自抖動利劍向前刺了過來，他們三人猝然之間急攻，滕奇影看來仍然一點準備也沒有！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只見滕奇影的雙手握住了椅子的扶手，雙脚在地上一頓，連人帶椅突然一起向上拔了起來。

滕奇影連人帶椅到了半空之中，三人的攻勢一起走空，蒙娘子和花夫人立時收招，那美男子的動作更快，只聽得「叭」地一聲，怪劍的尖端，已自椅子下面，疾透而過！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滕奇影一聲長笑，身形已然掠起。

滕奇影才一離開椅子，怪劍的劍身，已直透過了椅子，但滕奇影却在半空之中，一個翻身，已到了那美男子的身後。

那美男子手中的怪劍刺穿了那張椅子，椅子掛在他的劍上，他自然一時之間難以將之摔脫，滕奇影却已飄然在他身後落了下來，抬脚便踢，「砰」地一聲正踢在那美男子的右股上，踢得那美男子向前踉蹌跌出了八九步，撞在柱上。

那美男子在撞到了柱上之際，力道仍然十分大，「嘩啦」一聲將那張椅子撞成了粉碎，他也倏地轉過了身來，臉上神色，青白不定。滕奇影却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罵道：「花朋友，你在江湖上也總算有些名頭，你適才使的，却是甚麼下流招數？莫非你也好此道？」

那美男子的臉色更是難看，挺着怪劍，但是却又明知剛才對方的那一脚，實在是大大留了情，不然，自己何能了無損傷？是以，他也不敢再向前攻去，滕奇影道：「好了，實說穿了吧，你們三人都不是我的敵手，莫非敬酒不吃想吃罰酒麼？」

那美男子臉上的神色，漸漸恢復了正常，不一會間已是滿臉笑容，只見他手臂一振，還劍入鞘，同時向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擺了擺手。

兩人也收起了利劍，那美男子拱手道：「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滕奇影道：「不敢當得很，你們的計劃如何，可否先與我說說

麼？」

那美男子道：「前輩不是想阻攔我們麼？」

滕奇影臉色一沉，道：「花蝶兒，你說就說，不說就不說，却這麼多廢話作甚？」

那姓花的美男子本來叫甚麼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但是他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狂蜂浪蝶，是以人人都叫他花蝶兒，反倒成了他的名字，他仍然笑着，向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一指，道：「我們的計劃是想叫她們兩人，先混進福來銀號去。」

滕奇影道：「然後呢？」

花蝶兒道：「然後，由她們兩人作內應，我和蒙大哥再攻進去。」

滕奇影聽到這裏，「哈哈」大笑，身子搖擺着就向外走去。

花蝶兒等三人看到滕奇影忽然向外走去，不禁盡皆莫名其妙，不知滕奇影是在弄些甚麼玄虛，滕奇影走到了門口，才轉過身來道：「三位，再見了，若是三位有甚麼遺言，倒不妨向在下說說，在下雖然不仁不義，但受人所托，或者還可成事。」

花夫人怒道：「你在胡說甚麼？」

蒙娘子的聲音十分低沉，道：「你是說我們此舉，有死無生！」

滕奇影笑道：「你倒聰明！」

花夫人冷笑道：「姓滕的，你名頭再大，我們也不怕你，你自己給人家打得夾着尾巴逃了出來，便當人家和你一般膿包麼？」

滕奇影並不發怒，只是「哈哈」大笑，道：「所以，做人眞得小心些，千萬不能行差踏錯，不然，失了一次手就遺臭萬年了！」

他一面說，一面像是感慨萬千一樣，搖着頭，擺着手就向外走了出去。

花蝶兒等三人都皺起了眉，眼看滕奇影快要走到門口，花蝶兒突然大聲叫道：「滕朋友且慢！」

花蝶兒才叫了那麼一句，花夫人便已勃然大怒，一手叉着腰，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叱道：「你敢叫他回來，我便與你不客氣了！」

花蝶兒立時縮了縮頭，囁嚅着，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只怕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

滕奇影也不轉過頭來，只是「哈哈」笑着道：「小兩口千萬別吵架，花朋友怕老婆已是出了名的，若是吵將起來，花朋友，你可沒有好處的啊！」

他一手拉開了大門，身形陡地向前掠了出去，「颼」地一聲，才出大門，便像是身子懸空一樣，轉過了大街角，看不見了！

蒙娘子等滕奇影一走便連忙追了出去，看到滕奇影確然已走遠，她才走了回來，將門關上。

蒙娘子一轉過身來，就道：「妹夫，你剛才何以想叫住滕奇影？」

花蝶兒先偷偷向花夫人覷了一眼，看看她是不是還在發怒，花夫人寒着臉，道：「別瞧我，你怕他，我可不怕，要怕的，就滾回太行山去，莫在這裏現世！」

花蝶兒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但是却又不敢高聲抗辯，只是道：「誰膽小了，但是這滕奇影是出了名的獨脚大盜，而且，行起事來，六親不認，我們的行動已被他知悉，却是大大不妙！」

花夫人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蒙娘子道：「妹子，別人可以不放在心上，這姓滕的却不能等閒視之！」

花夫人碌大了眼，道：「那便怎樣？莫非我們已到手的肥肉，讓他分一口麼？」

花蝶兒喃喃地道：「他若肯只分上一口，那倒好了！」

花夫人更是大怒，喝道：「替我閉上你的烏鴉嘴，你老娘敢是勾上了老鼠精，才生出你這等窩囊廢來！」

花夫人長得十分嬌媚，在她不發怒的時候可以稱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可是這時破口大罵起來，却是粗言俗語，如流水似的自她的檀口之中流將出來，似乎在罵人之前根本不必想一想一樣。

花蝶兒捱了罵，仍然縮了縮頭一聲也不敢出。

蒙娘子像是見慣了這等情形一樣，只是淡然一笑，道：「別爭了，究竟如何，還是等蒙大哥回來，再作打算，妹子你說可好？」

花夫人仍然氣呼呼地道：「若是姐夫說要讓別人來加一份，我寧可不幹！」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妹子，你就是這樣火爆脾氣，在你笑的時候，却一點也看不出來。」

花蝶兒嘴唇掀動，他想說一句「我就是上了這個當」，但是他一想及這句話若是說了出口，後果是不堪設想，是以再縮了縮頭

忍住了未曾講出來。

但是，他雖一聲也沒有出，花夫人還是冷笑道：「你心中在想甚麼？」

花蝶兒忙陪笑道：「我哪裏敢想甚麼？」

花夫人冷笑着，道：「那算是你精靈！」

蒙娘子「格格」笑着，三個人一起走進了內堂，這幢房子在外表看來十分寧靜，和大同府中其餘的屋子並沒有甚麼不同。

然而，却有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正在這屋子中籌劃進行！

* * *

陽光依然那麼明媚，福來銀號前也仍然立着四個跨着腰刀的大漢。

只不過那四個大漢，却不時在四面眺望着，和平時只是板着臉，直挺挺地站着大有不同。

看這四個大漢神情，像是正在等着甚麼人。

這四個大漢，並不是昨天的那四個，但是他們聽得昨天的四人講起，那兩個少婦是如何嬌媚，如何動人，他們的心中都盼望那兩個少婦早一點出現。

一過了正午，只聽得遠遠有一陣喧嘩之聲，那四個大漢的心中盡皆一喜，連忙循聲看去。陡然之際，他們的眼前突然一亮，那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着綠，已娉娉婷婷走了過來。

在那兩個少婦的身後已跟了一大堆人。

那兩個少婦直來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前，四個大漢早已滿臉堆下笑來，每一個人的雙眼，幾乎都瞇成了一道縫，看到那樣的美女，似乎不會再有甚麼男人，能板得下臉孔來的了！

蒙娘子微笑着，花夫人也在微笑着，但是花夫人的心中，却不知已罵了多少聲臭賊。

她們兩人一起向四個大漢福了一福，還未曾開口，那四個大漢已齊聲道：「不妨，不妨！」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多謝四位大哥！」

那四個大漢笑得幾乎閤不攏嘴來。蒙娘子和花夫人轉過身來，來到了空地的中心。

她們兩人，昨天下午一出現，一個傳一個傳了開去，幾乎整個大同府已然無人不知，這時空地之外，更是黑壓壓地圍滿了人。

後來的人，想要擠向前來，前面的人逼得向前靠來，漸漸地，有人沿着福來銀號的圍牆，向福來銀號的正門靠來，轉眼之間，竟圍成了幾層人牆的一個大圈，那四個大漢反倒被逼進了門內。

蒙娘子和花夫人，仍然是背靠着背站定，然後，各自向前走去，她們一向前走出，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人人都望住了她們。

她們兩人都帶着動人的微笑，在走出了十來步之後，突然轉過身來，她們早已掣劍在手，一轉過身，身形便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之間，兩人的身子迅即接近，只聽得「叮」地一聲響，劍尖和劍尖已然對在一起。

花夫人的足尖輕輕一點，她的身子已然倒豎了起來，蒙娘子的身子微微向後仰着，手臂伸直，兩人就仗着劍尖相對的那一點力量，將花夫人的身子舉在半空，上千個人登時喝起采來。

有一些人，是昨天看過了的，這時紛紛地道：「別眨眼，看，她們要故意失手了！」

那些人正說着，蒙娘子的手臂突然一震，花夫人發出了一下嬌呼。

但見兩柄利劍的劍尖已然錯開，花夫人的利劍向下疾刺了下來，蒙娘子立時身形一矮，手中的利劍向上迎去。

這一刹間，眞是看得人驚心動魄，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在這種情形下出聲。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却令得每一個人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只見蒙娘子的利劍向上迎去，照昨天的情形，她的利劍和花夫人的利劍相交，花夫人的身子在半空中一翻，再落了下來之後，兩人的劍尖仍是對在一起的。

可是此際，花夫人的身子，落下來之後，兩柄利劍的劍尖，却相差了分許，並不是對在一起，刹那之間，只見花夫人又是一聲驚呼，在半空之中猛地一扭身子。

她身子一扭，堪堪避開了蒙娘子手中的利劍，然而她的身形正在下落，却是一劍，刺進了蒙娘子的腹部，短劍幾乎直沒至柄，立時鮮血四濺！

蒙娘子的身上，本來雖然穿着一件紅衣服，可是她的鮮血濺了出來，染得青石板上，點點斑斑，却是怵目驚心到了極點！

蒙娘子被劍刺中了腹部，她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倒在地上，花夫人也尖叫了起來，圍在她們四周圍的上千人，一時之際，全驚得呆了！

花夫人立時哭叫了起來，福來銀號門口的那四個大漢，自然也看到了這等情形，他們推開了面前的人走向前來。

花夫人立時走向前去，握住了其中一個大漢的手，一面淚如雨下，道：「救救我姐姐！」

那大漢一拍胸脯，豪氣干雲，道：「小娘子莫驚惶，我們有上好的刀傷藥，定然可以令她復原的，只不過要將她抬進去，不知方便不？」

表演失手　娘子受傷

花夫人哭道：「救人要緊，還顧得甚麼？」

這時，那柄短劍，仍然插在蒙娘子的腰際，鮮血也仍在汩汩流着，蒙娘子花容失色，星眸緊閉，兩個大漢連忙走過來，一個抬頭，一個抬脚，將她抬了起來，大喝着，趕開了圍攏來的人，走進了福來銀號。

花夫人忙跟在後面，一進銀號，另外兩個大漢連忙關上了門，門外千餘人仍然圍着，一個也不肯散去，七嘴八舌，人聲喧嘩。

抬着蒙娘子的人，急急走過了天井，來到了銀號的大堂之中。一進入大堂，便有一股陰暗深沉的感覺，靠牆一列椅子的茶几，全是紫檀木的，另一邊牆上則是一列長櫃，櫃後坐着好幾個人，正在滴滴嗒嗒，打着算盤，這時，也一起靜下了來。

兩個大漢忙拼起了幾張椅子，將蒙娘子放在椅子之上，花夫人急得六神無主，團團亂轉。

一個大漢叫道：「快，快去拿刀創藥來！」

另一個大漢一聲答應，就待向前奔去，櫃後的人全都伸長了頸，向外看來，就在那時，只聽得一扇門旁傳來了一聲冷笑道：「不必了……」

那去取刀創藥的大漢剛奔到了那門口，陡地聽到一聲「不必了」，突然呆了一呆，站定了身子，只見文禮賢已經慢慢走了出來。

那大漢忙道：「文爺，一個賣藝婦人受了傷，我去取刀創藥。」

文禮賢笑道：「不必刀創藥，我自有方法令她復原。」

在蒙娘子旁的那兩個大漢，臉有不憤之色，道：「文爺，她傷得十分重，血流不止，若不施急救，只怕就要——救不轉了！」

在福來銀號之中，東家早已講明，由文禮賢負責一切保護事宜，那些大漢一到福來銀號，也知道自己要受文禮賢管轄的了。

可是，文禮賢到了福來銀號之後，却也未曾見他露過甚麼驚人的武功，是以衆人早在私底下竊竊私議，這時那兩個大漢更覺得自己理直氣壯，是以，講起話來，已然不怎麼客氣了！

文禮賢却淡然一笑，望着一路滴進來，落在地上的鮮血，道：「是麼，這一袋蘇木水，調得倒不錯啊，眞像是血一樣！」

衆大漢一聽得文禮賢那樣說，不禁都是一呆，蘇木煮了水，其色通紅和血一樣，走江湖的人，常用來當作鮮血使用，可是如今，那紅衣少婦的腹際分明插着利劍，而且花容慘淡，星眸緊閉，分明是受了重傷，何以文禮賢却這樣說法？莫非文禮賢以爲她是在詐傷麼？

嬌嬈的女子，總能多得人同情些，是以文禮賢的話才出口，各人一呆之下，已有兩個大漢，怒形於色，齊聲道：「文爺，她身受重傷再不施救，只怕就要氣絕，文爺何以還說這等風涼話？」

文禮賢笑道：「兩位倒憐香惜玉，這樣的小娘子，誰看見了不喜愛，只可惜我受了東家重托，却是無可奈何了，起來！」

他一直在緩緩地說着，但是到了最後，那「起來」兩字，却是疾聲陡喝出來的。

而且，他一面疾喝，一面右脚抬起，已經向蒙娘子的身上疾踢而出！

這時，所有的人，仍然不相信蒙娘子是詐傷，是以文禮賢一脚踢出，那兩個怒形於色的漢子，身形一閃已掠向前來，想阻止文禮賢，不讓文禮賢踢中蒙娘子。

文禮賢的動作實在太快，那兩個大漢，一左一右疾閃了過來，但他們還未到文禮賢的身前，文禮賢的那一脚，已「砰」地一聲，踢中在那張椅子之上。兩個大漢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喝，揚掌待向文禮賢擊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見本來是直挺挺躺在椅子上的蒙娘子，突然之間，整個飛

翻，已自椅上翻了起來，十指箕張，已向那兩個向文禮賢出掌的大漢後頸疾抓而下！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實看得衆人盡皆目瞪口呆，而那兩個大漢是背對着蒙娘子的，在剎那之間，他們只覺得後頸風生，却也不知道是發生了甚麼事，而他們向前擊出的一掌，一時之間也收不住勢子，眼看蒙娘子十指緊處，已可以將那兩個大漢的後頸抓住了。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文禮賢雙掌倏地一分，他的動作看來不急不徐，但實際上如行雲流水，快疾無比，雙掌一分間，「叭叭」兩聲響，已和那兩個大漢各自對了一掌。

那兩個大漢一和文禮賢手掌相碰，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了過來，「呼呼」兩聲，兩人老大的身軀，立時向旁飛了出去。

文禮賢用掌力將那兩個大漢震了出去，震得恰在其時，蒙娘子十指一緊，只抓了個空。

蒙娘子雙手抓空，她身子仍在半空之中，只見她陡地揚腿，雙脚已向文禮賢的面門踢了過來了。

在她踢出兩脚之際，鞋尖上帶起一股「嗤嗤」之聲，顯然是她的鞋尖上，鑲有極其鋒利的鋼片，只不過外面用綉花的紅緞遮着而已。

文禮賢一見對方雙脚攻到，身子突然向後一仰避了開去，這時，花夫人一聲怪叫，一抖手，「刷」地一聲，自衣袖之中伸出了一柄短劍來。

她的那柄短劍，剛才已插進了蒙娘子的腹中，現在也仍然掛在蒙娘子的腹上。

但是當花夫人自衣袖之中，抽出那柄短劍來之後，本來不知突然發生了甚麼事，完全呆住了的那幾個大漢也已明白了！

他們的心中，不禁都暗叫了一聲「慚愧」，因爲蒙娘子分明不是眞的受傷，那柄劍只不過是有機簧，可以伸縮的假劍，眞劍是在花夫人的衣袖之中！

花夫人短劍一出，「嗤」地一聲，便向文禮賢的頭頂刺了過來。

其時，文禮賢上身後仰，避開了蒙娘子的那兩脚，是以花夫人仗劍刺他的頭頂，那一劍是平平刺出，並不需要自上而下刺出的。

花夫人的那一劍去勢極其迅疾，各大漢眼看這等情形，都不禁爲文禮賢捏了一把冷汗。

也就在花夫人的那一劍，眼看要在文禮賢的頭頂之中，直刺了進去之際，只見文禮賢的身子突然一彈，向上彈了起來。

他身子仍然向後仰着，一彈了起來之後，身子向後彎着，「呼」地轉了一個半圓，已在花夫人的頭上掠過，到了花夫人的背後。

花夫人的那一劍，去勢如此之疾，眼看一劍就可以刺中，突然眼前一花，人已不見，她心中已知不妙，想要轉過身來。

但是文禮賢早已到了她的身後，伸手出來，在她的豐臀之上，「啪啪啪」連打了三下，那三下不但聲音清脆玲瓏，而且力道也不小，打得花夫人向前連跌出了三步，和才落下地來的蒙娘子撞了一個滿懷！

花夫人俏臉通紅，立時轉過身來，文禮賢笑道：「眞不錯，可惜文某無福消受！」

店堂之中，剛才的氣氛何等緊張，但是文禮賢那一句話出口，各大漢立時轟然笑了起來，在衆人的笑聲之中，花夫人不但臉紅，連粉頸之上，也是一片通紅，杏眼圓睜，氣得講不出話來。

文禮賢又笑道：「好了，兩位是自己離去，還是要我動手趕出去？」

蒙娘子的神色雖然尷尬，但却比較鎮定，她一伸手，將腹際那柄可以伸縮的假劍拔了出來，抛在地上，向文禮賢拱了拱手道：「佩服，佩服！」

文禮賢道：「不算甚麼，只不過受人之托，責任重大，總得份外小心些！」

他在那樣的時候，似有意，似無意，向那幾個大漢望了一眼，那幾個大漢，臉上立時火辣辣地紅了起來，神色狼狽。

蒙娘子道：「算是我們打錯了算盤，文爺，再見了！」

蒙娘子一面說，一面拉了拉花夫人的衣袖，可是花夫人却還是狠狠瞪着文禮賢，給蒙娘子拉得急了，她大聲叫道：「姐姐！」

文禮賢笑道：「怎麼？還不捨得走麼？」

花夫人一聲嬌叱，短劍一挺，又向前疾衝了出去，她向前的去勢急了，蒙娘子又拉着她的衣袖，是以只聽得「嗤」地一聲響，她的衣袖已被撕下了一截，

露出雪也似白的一截藕臂來。

她挺劍疾刺，刺向文禮賢的心口，文禮賢身子一側，反手一抓，却已抓住了她的手臂，手臂一被抓住，花夫人的那一劍自然再也難以向前刺出。

而文禮賢抓住她的手臂，却是衣袖已被扯脫了，文禮賢只覺得花夫人的手臂，滑若凝脂，柔若柳絮，那一截粉光緻緻的手臂，就在他的眼前，不禁令得他的心中陡地一蕩。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蒙娘子急叫道：「文爺，手下留情，我們要走了！」

文禮賢却像未曾聽到蒙娘子的話一樣，仍然緊握着花夫人的手臂，雙眼直視着花夫人漲得通紅的俏臉，花夫人心中一急左掌翻起，一掌向前拍出。

花夫人這時，被文禮賢緊握住了手臂，心頭也如小鹿亂撞，她雖然潑辣，但畢竟是女人，除了花蝶兒之外，幾時曾被別人握住了她裸露的手臂？

是以，她倉惶之際拍出的那一掌，也不是擊向文禮賢的心胸，而是擊向文禮賢的肩頭的。

却不料剛才，身子如此靈活的文禮賢，這時，竟是呆若木鷄一樣，眼看花夫人掌擊了過來，竟並不趨避，「砰」地一聲響，一掌正被擊在肩頭！

那一掌，將文禮賢「騰」地震退了一步，他抓住花夫人手臂五指也鬆了開來，在花夫人雪也似白的手臂上，有着極其鮮明的五條紅色指印，可知文禮賢剛才在握住了她的手臂是何等用力。

花夫人也沒有再趁機進襲，也立時向後退來，蒙娘子忙道：「後會有期！」

她一拉花夫人，兩人身形快疾，陡地退出了店堂，一出店堂便飛身上屋，幾個竄伏便已掠遠了！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走了之後，那幾個大漢互望了一眼，才訕訕地道：「文爺果然明察秋毫，我們幾乎被瞞過了！」

文禮賢像是如夢初醒一樣，震了一震，才道：「門口人還很多，各位去趕散他們，以後，銀號門口，不可再有閒雜人等聚集了！」

那幾個大漢，只當文禮賢會有一頓申斥，却不料文禮賢只是吩咐了那樣幾句話，各人都是大喜過望，忙不迭答應着，向大門口走去。文禮賢倒像是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背負着雙手，走了進去。

那幾個帳房先生都鬆了一口氣，自有伙計將店堂中弄毁了的東西，一起打掃乾淨。福來銀號和官府的聲氣通得甚密，本來，單憑幾個大漢，要將聚在門口的上千閒人趕走也不是易事。但是銀號門口，聚集了那麼多人，早已驚動了官府。

那幾個大漢才一出門，便見十幾個差役，由捕頭領着，大聲呼喝着走了過來，走在前面的幾個衙役，還「噹啷啷」地抖動着鐵鍊。

這般如狠似虎的衙役一到，誰不怕事，上千人一哄而散，福來銀號門口又恢復了寧靜，那干衙役和捕頭，自有銀號中人迎進銀號去，各贈些酒資。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表過不提。

却說花夫人和蒙娘子，進福來銀號時，那干看熱鬧的人，人人皆見，但是她們掠出銀號的時候，却是翻牆越瓦而去，外面的那些人並未曾看到，是以大同府中，皆紛紛議論，着實替那受了傷的美婦人擔心。

那一天，到了黃昏時份，只聽得車聲轔轔，兩匹健馬拉着一輛車子，輾過了福來銀號門口的廣場，直來到了銀號的門口。

那兩匹拉車的馬兒神駿非凡，這倒也還罷了，大同府的人，見得好馬也多，不足為奇，倒是那一輛車子十分惹眼。

那車子的車轅，車身之上，全都包着銀片，被打磨得雪也似亮，車身全是紫檀木的，雕出八仙過海的圖案，那八個仙人，每一個都有眞人高下，它們的飾物全是眞的美玉。

那御者穿着一套漆黑的衣服，手中執着長鞭吆喝着，「啪啪」地揮着鞭，一直將車子駛到了銀號的門口，才又一聲吆喝，車子陡地停了下來。

那御者自車座之上一躍而下，先拉下了車門下的踏脚，又拉出了一卷猩紅的厚氈，鋪了開來，從車旁直鋪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口。

這才聽得那御者朗聲道：「請公子下車！」

那輛車子一駛到，這等排場，早已驚動了銀號中的掌櫃，兩個老掌櫃，早已迎了出來，站在門口恭候，只見車門打開，一個臉如冠玉，顧盼逸飛的公子哥兒，緩緩走下車來。

那公子哥兒戴着一頂軟皮

帽，帽上綴着一顆老大的明珠，一襲紫袍，襯着腰際的兩塊碧玉珮，衣飾華麗，實是看得人不由自主，要低下頭去。

他一下了車，略一打量，笑道：「這就是福來銀號的總號麼？」

那兩個掌櫃已滿臉堆笑，迎上來道：「正是，公子從何處來，小號有何効勞之處？」

那公子哥兒踏在紅氈之上，緩緩向前走了過去，那御者彎腰侍候，公子哥兒進了店堂，那兩個掌櫃是退着進去的，幾乎就在門檻上摔了一交。

進了店堂之後，那公子哥兒才從衣袖之中，摸出了一卷，捲成了一卷的羊皮紙來，抖了一抖，將那卷羊皮紙抖了開來，道：「我從大名府來，這是貴號大名府分號的銀票，請過目。」

一個掌櫃忙將那卷羊皮紙接了過來，兩個掌櫃一看，臉上的神色不免有點緊張，只聽得他們道：「沈公子，這一萬兩黃金，是甚麼時候要？」

這時，文禮賢又背負着雙手，踱了出來。

那公子哥兒道：「自然現在就要，聞說大同府最銷魂的是百芳院，你們在天黑之前，將金子替我送到百芳院去，我全要十兩一錠的金元寶，却不耐煩使用碎銀子。」

那兩個掌櫃一迭聲地答應着，叫着上茶，請坐，但是那公子哥兒却像是嫌福來銀號的地方骯髒一樣，四面一看皺了皺眉，也不坐下，便立時向外踱了出去。

那兩個掌櫃，又躬身送到門口，眼看那公子上了車，車子又向前馳了出去，這才回到店堂中來。他們才一到店堂，迎面就碰上了文禮賢，文禮賢道：「兩位，這提票可驗清楚了？」

那兩個掌櫃臉上立時現出不悅之色來，一個道：「文爺，我在銀號，從學徒起，到了掌櫃已有三十年來，各地分號的印信畫押，燒成了灰我也認得出來，却是如何會錯？」

文禮賢仍然帶着微笑，道：「一萬兩赤金，非同小可，何以大名府的分號，沒有快馬來報？」

文禮賢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如迅雷，傳到了門口，一個勁裝漢子，翻身自馬上躍了下來，奔進了店堂，他一進來，就叫道：「兩位掌櫃，沈公子可到了！」

店堂中人都認得這漢子，叫着他的名字，道：「才到，已經走了。」

那大漢道：「他身上共有兩萬兩赤金提票！」

掌櫃的瞪了文禮賢一眼，道：「是，他適才交了一張給我們，你遠來辛苦，且去休息一下。」

那大漢抹着汗，喘着氣，道：「我也未曾見過這等豪客，他將一箱箱金子，抬進大名府咱們的銀號來時，人人都看傻了眼。」

掌櫃又白了文禮賢一眼，對那大漢道：「那是你見識少，早年，朝中的大官，告老還鄉時，哼！誰不是十萬八萬金子，由銀號中提出去？快吩咐下去，開庫取金，你可得帶人將金子送去！」

文禮賢揚了揚眉，掌櫃的學着文禮賢的口氣，道：「一萬兩赤金，非同小可，文爺自然得親自押着才行，若是有甚麼差錯，却有負東家重托！」

文禮賢「嘿」地一聲，道：「自然！」

掌櫃的又忙着吩咐伙計，挑起燈籠，取着鑰匙，湧着到金庫去了。

文禮賢站在店堂之中，這時天色已漸漸昏暗了下來，小伙計一盞一盞點着了燈，店堂中才又明亮了起來，文禮賢仍然站着。

不一會，只見伙計托着一箱一箱的金子走了出來，黃金和人之間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那些伙計所托着的金子，即使不屬於他們，但是在他們的臉上，也呈現着一種異樣的興奮。

十兩一錠的元寶，每一箱是五十錠，總共是二十箱，一起運到了店堂上，兩個老掌櫃才趕了出來，天氣雖然很涼，但是他們的額上却在冒着汗。

他們來到了文禮賢的面前，道：「文爺，請你先點一點，好立即替沈公子送去。」

文禮賢的神態和他們各人却大不相同，他淡然的道：「不必了吧，才從庫房取出來的，哪會錯了？」

兩個老掌櫃却搖手不迭，道：「文爺，話可不是那麼說，若是少了一錠，誰也吃罪不起！」

文禮賢似笑非笑，「嘿」地一聲，道：「好罷，那就將這些箱子，一起打開來瞧瞧！」

銀號中的夥計答應着，紛紛將箱子打了開來。在福來銀號中的伙計、掌櫃、賬房，誰也不是

未曾瞧見過金銀的人，可是一萬兩赤金，一起呈現在眼前，發出燦然的光芒，這樣的機會也不多見！

是以，當二十隻箱子一起打開之後，幾乎每一個人都屏住氣息，一聲也不出，在那一刹間，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一種如夢似幻的神情來，想是他們都在想着：這些黃金若是屬於我的，那便怎樣了？

文禮賢背負着雙手，在那些箱子之前，緩緩踱了一遍，才道：「行了，將箱子閤上！」

十萬兩金　即時送到

他說的話，聲音雖然低沉，但是在鴉雀無聲的店堂中，照說也是人人可聞。然而，那十來個伙計，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

文禮賢哼了一聲，提高了聲音，喝道：「快將箱子閤上，我們要起程了！」

他那一聲大喝，才將十來個伙計，喝得如夢初醒一樣，答應着，將箱蓋閤上，上了鎖，文禮賢向站在大廳一角的幾個大漢望去道：「連我在內，共是十一人護送，今晚輪到誰當值的，來十個人！」

那幾個大漢答應着，退了開去，文禮賢又轉過頭來道：「每人挑兩箱，你們去十個人也足夠了，此去百芳院，不過幾條街，大伙兒辛苦着點吧！」

那些伙計答應着，各自找了扁擔繩索，不一會，便都挑起了金子，列成了兩行，在店堂中等着，又不多久，押送的大漢也來了，文禮賢令他們十人，也是五人一行，排在伙計的旁邊，他自己走在最前面，打開了大門，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天色已經全黑了。福來銀號門口的四盞燈籠，正在風中搖曳着，映着自銀號中走出來的人，令得人影在青石板的曠地上搖晃着，就像喝醉酒的醉漢一樣。

文禮賢走在最前面，走過了那廣場，向着大街的一端走了過去，他們一行人才走出了三五十丈，便看到迎面一個人，笑嘻嘻地走了過來，向文禮賢一拱手，道：「文兄，忙啊！」

那人聲音洪亮，身形高大，却正是滕奇影。

滕奇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脚大盜，而且，他曾經搶劫過福來銀號一次，銀號中的伙計、護院，倒有一大半認識他的。

是以，滕奇影才一出現，所有的人，便不由自主停了下來，有幾個性急的漢子，手臂一振，「鏘、鏘」有聲，兵刃都已出鞘，人人的臉色都十分緊張。

可是滕奇影却仍然笑嘻嘻地，道：「噢，看列位挑得沉重，這箱子中的，定是赤金了，文兄，你也算是武林奇材，却落得替爲富不仁的土財主押運金銀，眞是可惜啊可惜！」

文禮賢淡然一笑道：「若是人人都學閣下那樣，出人頭地，那也沒有這許多金銀可供搶劫。」

滕奇影又是一笑，道：「聞說大名府來了一位沈公子，現正在百芳院大排筵席，召妓取樂，文兄這些金子，定是替他送去的了。」

文禮賢的聲音更冷道：「那不關閣下之事。」

滕奇影搖着頭，道：「我早已說過，大同府福來銀號中的金銀全是我的，如今驟然少了上萬兩金子，我怎能不問一下。」

文禮賢一字一頓，道：「閣下讓不讓開？」

滕奇影聳了聳肩，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來，道：「自然讓……」可是他一個「讓」字才出口，手臂突然一揚，五指如鈎「嗤嗤」有聲，却已向文禮賢當頭抓了下來。

文禮賢看來，像是身形凝立不動，但是他的反應却也快到了極點，滕奇影手才抓下，他手腕一翻，中指「啪」地彈了出去。

他中指彈的正是滕奇影右腕上的「陽池穴」。

滕奇影那一抓若是繼續抓了下去，那麼，穴道非被彈中不可，若是他穴道被彈中，那他自然非但抓不中文禮賢，自己還要吃大虧。

是以，他立時手臂一縮，而就在他手臂一縮間，文禮賢却也已趁機進招，手腕再一翻，那一指，便已直指向他的胸口。

滕奇影也是會家子，他看出文禮賢的那一指來勢快絕，而且，在向前攻來之際，手指顫動，胸際七八個要穴，全在他一指籠罩之下，竟吃不準他要攻的是那一個穴道！滕奇影吃了一驚，身子「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那時，離得滕奇影較近的四名大漢，早已執着單刀趕了上去，將滕奇影圍住。

街上來往的行人，本就很多，這時一見出了事，便全避了開來，但却又不捨得走遠，各自躲在屋簷下，睜大了眼望着。

滕奇影被四名大漢圍住，他却並不動手，雙手搖着，笑道：「列位放心，這萬把兩金子，眞還未曾放在我的心上，各位請便吧！」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又是一縮，向後退了出去，兩個大漢氣他不過，手腕一翻，就在他身子縮着，向後退出去之際，用刀背向他砸了下來。

可是滕奇影的身形，却是十分滑溜，等到兩刀背砸下之際，他早已竄了出去，「錚」地一聲響，兩柄刀相交，爆出了一串火花來。

文禮賢忙抬頭向前看去，只見滕奇影已沒入了一條小巷之中，看不見了。

文禮賢「哼」地一聲，道：「別理他！」

那幾個大漢皆有不平之色，但是文禮賢既然這樣吩咐了下來，自然也只好繼續向前去，不再理會滕奇影。

他們向前走着，街上的人已都知道他們挑着的是上萬兩赤金，是送到百芳院去，交給一個姓沈的闊公子的，是以一看到他們經過，便紛紛佇足而觀，百芳院鴇兒王八，也早已得到了消息，文禮賢他們才一轉過了街角，望到了三盞琉璃燈兒，便有七八人迎了上來，道：「是替沈公子送金子來的麼？快，快請這邊來。」

文禮賢向前走了過來，那百芳院的大門，比尋常大戶人家還要氣派。

一進了大門，便是一個老大的院子，全是剔透玲瓏的太湖石，種着翠竹勁松，百花雜陳，大堂之中傳出了一片鶯鶯嚦嚦之聲，間中也聽到沈公子的「哈哈」大笑聲，文禮賢等一行人進了大廳，只覺得陣陣脂粉香，沁入鼻端，確然令人羨慕之極，放眼望去，環肥燕瘦，全是出色的美人兒。

沈公子正坐在居中的一張暖榻之上，在他的四周圍，穿紅戴綠，圍着四五個美妓，文禮賢向後一揮手，伙計將肩上所挑的箱子放了下來。

只聽得沈公子道：「打開來瞧瞧！」

那十個伙計答應着，將二十隻箱子一起打了開來，只聽得大堂之中，驚嘆之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人人都瞪大了眼。

沈公子又道：「各位辛苦了，就在此喝一杯水酒，快活快活。」

那十個大漢，十個伙計一聽，盡皆臉有喜色。

須知那百芳院乃是大同府中，一等一的銷魂蝕金的好去處，不是王孫公子，便是富豪大賈。

如今，他們聽得沈公子那樣吩咐，如何不喜？

但是文禮賢却立時沉聲道：「我們銀號中還有事，失陪了！」

沈公子的臉色一沉，像是大不樂意。他一伸手，推開了身邊一個妓女，道：「誰陪我在這裏喝酒取樂的，臨走之際，我還贈他十兩赤金！」

沈公子此言一出，各人更是嘩然，文禮賢忙道：「大伙回銀號去！」

可是這時，却根本沒有人再聽文禮賢的話。只聽得有一個伙計道：「文爺你要回去，這就請便，相煩替店東說一聲，小可不吃銀號這口鳥飯了！」

那幾個伙計一出聲，其餘的人，哄然而應，一干鴇母王八，十分會鑒貌辨色，早已紛紛曳着伙計和護院入座，也立時有美妓向他們圍了上來。

文禮賢看到這種情形，雙眉打結。他向沈公子拱了拱手，道：「黃金已然送到，在下告辭。」

沈公子左擁右抱，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文禮賢也不說甚麼，掉頭就走，一直到他出了大門，身後的喧嘩取樂，嬉笑呼喝之聲仍然可聞。

文禮賢的心中，暗嘆了一聲，低着頭向前疾行，他離開了百芳院所在的那條街，轉進了一條小巷之中，他才在小巷中走了幾步，然後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極其輕微的聲響。

文禮賢立時聽出，那是一個輕功極佳的人，自高處躍下的聲音。

他立時站定了身子，在他的前面，人影一閃，也有一人，自小巷一邊的圍牆上落了下來。

文禮賢定睛向前看去，只見在他身前的那人，身形苗條，手中握着一柄在黑暗之中，閃閃生光的短劍，不是別人，正是花夫人！

文禮賢也不轉過身去，他只是突然一側身，背貼住了牆。他

心知身後也已有了人。這時他背貼着牆站定，自然可以避免腹背受敵之苦。

他站定之後，兩面一看，果然看到蒙娘子也握着劍，就在他身後不遠處。

文禮賢一聲冷笑，道：「兩位，在福來銀號時，我已然手下留情了。現在，還要來生事麼？」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文朋友，你在福來銀號只是對我妹子手下留情，我可沾不上邊兒。」

文禮賢一聽得蒙娘子那樣說，心頭不由自主向花夫人看去，只見花夫人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一雙妙目却是望定了他。文禮賢的心頭跳得更劇烈。他立時想起，在福來銀號中，抓住花夫人柔滑的手臂時的情景來。

蒙娘子又笑了一聲，道：「妹子，我們將劍收起來吧！反正我們不是找文朋友來動手，只是找他來談談的，是不是？」

花夫人仍然不出聲，但是她手臂略振，劍已入鞘。她慢慢地向文禮賢走了過來。

文禮賢不禁有些心慌意亂起來。他忙道：「你們想找我談甚麼？」

花夫人咬咬下唇，嬌媚之態，更令人心動。她道：「你說呢？」

文禮賢實在想陡喝一聲，向前衝了出去。可是，當他看到花夫人離得他越來越近之際，他却不由自主望着花夫人的手臂，心突突地跳着，心猿意馬，却是站着，一動也不動。

蒙娘子又「格格」嬌笑了起來，道：「妹子，或者我在這裏碍事，就由你們兩人談談如何？」

文禮賢忙道：「有甚麼事，不妨一起說！」

可是蒙娘子身形一轉，她的笑聲，和她的身形一起向外飄了開來，轉眼之間，便已穿出了小巷。文禮賢忙又轉過頭來，花夫人已離得他更近。他和花夫人打了一個照面，只見在星月微光之下，花夫人的雙頰，各泛起了一團紅雲，看來更是嫵媚嬌艷。

文禮賢本來是武功極高，很有見地，臨危不亂的人，他的來頭也很大，絕不是等閑的江湖人物，可是這時，他却也不免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花夫人來到了他的身前，現出了一截雪也似白的粉頸，看來更有一種令人感到楚楚可憐的神態，她的聲音低得僅堪聽聞，只聽得她道：「不知為甚麼，我離開福來銀號後，再也……不想那些金銀，却只是……」

她講到這裏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睛瞟了文禮賢一眼，又趕緊低下頭去。

文禮賢心中忙自己對自己道：「那有這個道理，那一定又是甚麼陰謀詭計！」可是隨即他又自己對自己道：「那也難怪，或許她對我情有獨鍾……」想到這裏，他也不禁向花夫人走近了一點。他們兩人已相距只不過兩三尺了！

文禮賢不禁為之色授魂予。

夫人色誘　護院動心

花夫人站定了不動，文禮賢大踏步趕了過去，來到了她的身後，花夫人仍然低着頭，文禮賢只覺得陣陣的幽香自她的頸際透了出來。而她的粉頸上，也泛起了淺淺的緋紅色，文禮賢可以看到他半邊臉龐嬌紅如花，誘人之極。

文禮賢的心頭不禁怦怦跳了起來。

他是武功極高見識極廣的人。但不論他的武功多高，見識多廣，他總是一個男人，對着那麼嬌艷動人的小娘子怎會不心動的？更何況此際花夫人的神態實是充滿了挑逗！

文禮賢只覺得喉嚨發乾，他雖然走近了花夫人，但是却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花夫人仍然低着頭幽幽地嘆了一聲，用十分甜膩的聲音道：「你讓我走不好麼？却又叫住了我作甚？」

文禮賢若是調情聖手，此際自然有大串的話兒可以講將出來。但是他却又並不是，他雖然惑於花夫人的美色，心中胡思亂想。可是却又不知說甚麼才好。這時文禮賢的心情實在比面對着一個第一流的高手還要緊張。他只是站在花夫人的身邊一聲不出。

花夫人慢慢地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珠轉動着，突然抿着嘴，「格」地一笑握住了文禮賢的手。文禮賢的心中一蕩，花夫人更是「格格」地嬌笑起來，她柳腰欵擺笑得動人之極。

文禮賢不由自主伸出手臂，向花夫人的纖腰摟去。當他將花夫人摟在懷中之際，他只覺得體內像是有一股烈火在燃燒一樣，



花夫人一掌擊向文禮賢的肩頭。

眼前除了花夫人嬌俏的臉龐之外，幾乎甚麼也看不到了。

花夫人的身子也柔軟得像棉花一樣，向文禮賢靠了過來。文禮賢軟玉溫香在抱，神智飄蕩。正待將花夫人擁得更緊時，突然之間他只覺得腰際陡地一麻。

文禮賢畢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腰際突然一麻，他已從溫柔夢中陡地醒了起來。雙臂一鬆，鬆開了花夫人。但是他這時才覺醒却已然遲了！

在他的手臂一鬆之際，花夫人手腕一翻，一掌已然拍出。那一掌花夫人是在緊貼着文禮賢身子的情形下拍出來的。文禮賢根本沒有躲避的可能。

花夫人的手腕才一翻起，便聽得「砰」地一聲響，那一掌正擊在他的心口。

文禮賢身形一晃，「騰」地後退了一步，口角已是鮮血長流。花夫人却立時身形拔起，身在半空之中，「呼呼」兩腳又已踢到！

文禮賢那時連站都站不穩，自然更無可能避過這兩腳。當花夫人兩腳踢到之際，他陡地一轉身想向前奔了出去。

然而，他才轉過身來，花夫人兩腳已然踢到，正踢在他的背上，不但將文禮賢踢得向前直仆跌了出去。而且在花夫人的鞋尖之上，顯然還藏有十分銳利的利器。

中了花夫人的飛腳，文禮賢的背後立時出現兩個烏溜溜的深洞，鮮血如同噴泉一樣湧了出來。

花夫人的身形十分靈巧，一踢中了文禮賢便身子向後略仰，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落下了地來。她才一落地，便見到蒙娘子自小巷的另一端疾掠而至，越過了仆跌在地的文禮賢。

當她越過文禮賢的背心上，重重踏了一腳。可是文禮賢却一點反應也沒有。蒙娘子一趕到花夫人的面前，就道：「行了，妹子。我們快走！」

花夫人向文禮賢一指，道：「這廝死了麼？」

蒙娘子道：「理他是死是活，只要他不再碍事就是了，他們只怕已在福來銀號生事了，我們趕去相助！」

花夫人答應一聲，兩人身形掠起，迅即出了小巷。陰暗的小巷之中只有文禮賢一人還伏在地上。鮮血自他的口中，背後不斷泊泊湧出。文禮賢的臉色，比他

貼着的青石板還要來得灰白！

福來銀號之中，自文禮賢帶着十個大漢，十個伙計挑着一萬兩金走了之後，登時靜了下來。只有賬房先生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盤。小伙計將燈火剔得亮了些。有一個小伙計站在牆角在打瞌睡。口角的涎沫流得極長。一個掌櫃輕輕走到他身前，「卜」地一聲在他的額角上，鑿了他一個暴栗。

那小伙計突然睜大了眼，帶着哭音道：「我沒有睡着！我沒有睡着！」

掌櫃的又提起了手來，再待鑿第二個暴栗時，突然聽得一陣馬蹄聲、車輪聲和呼喝聲傳了進來。

只聽得門口已有人叫道：「沈公子吩咐，再來取一萬兩黃金！」

掌櫃認得那叫喚的人，就是日間趕着馬車來的那御者。於是迎了上去，道：「沈公子又要金子了，才送了一萬兩金子去，化完了麼？」

那御者一瞪眼，道：「廢話，沈公子化金子，難道還得問過你這個糟老頭子？提金子的銀票在這裏，快去驗看，金子立時就要！」

那御者一面說，一面一揚手，將一張銀票向掌櫃的劈面拋了過來。掌櫃慌忙接過，仔細看着。

自大名府來的銀號伙計早已來報，說沈公子共有兩張一萬兩黃金的票子，掌櫃的接在手中的那張銀票看來又絕對是眞的，自然沒有不讓人家提金子之理。

當掌櫃看了片刻，抬起了頭來，道：「沈公子是立時就要？」

那御者向後一指，道：「自然是立時要，我連人也帶來了。這幾位全是沈府的人。」

掌櫃的看了這等氣勢更是不敢怠慢，忙點頭哈腰，道：「列位當家稍待，我去開金庫，吩咐小號的伙計將金子抬出來。」

那御者雙眉一皺，道：「沈公子等着這一萬兩金子有急用，却要快些才好。我們齊去幫手！」

跟在他後面的六七人，一起答應一聲。那御者已經抬頭道：「喂！金庫在何處，快帶我們去。沈公子的脾氣急，他却不是等得的人！」

掌櫃的十分尷尬，搔着頭，道：「這……這……小號的金庫，向來不准外人進入。這……不敢勞動……各位的大駕，還是請各位稍候……」

掌櫃才講到這裏，那御者已「呵呵」大笑了起來，轉過頭去道：「你們聽聽，他在說甚麼？眞氣死人了，倒像是咱們要去搶他的金庫一樣。實告訴你，沈府上金山銀山，小小的福來銀號，金庫中不知有多少金子，這樣小心翼翼。哈哈！」

那御者說着，跟着他的幾個人也一起嘻哈笑了起來。掌櫃的被他們笑得滿臉通紅，但是他幹了數十年的銀號營生，小心已成了他的天性，他仍是搖着頭，道：「這……這還要請各位見諒！」

那些人又轟笑了起來，就在衆人的哄笑聲中，只聽得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來，馬蹄聲才停，便聽得有人罵道：「臭兔崽子們，叫你們提金子，你們全都躲到甚麼地方偷懶去了？」

隨着罵聲，只見沈公子已大踏步走了進來。他一身華服，滿臉怒容，一走進來，便嚇得人人不敢出聲，他才一進門，手中的馬鞭，便「叭」地一鞭抽在門上，怒喝道：「兔崽子！還站在這裏作甚，快替我進去搬金子，我等着要！」

那御者和各人都誠惶誠恐，低下了頭。

那御者道：「公子，不關我們事，是掌櫃的說，不讓我們到金庫去的。」

沈公子更是勃然大怒，用力一鞭抽在櫃枱上，將櫃枱上的一隻算盤砸得粉碎，算盤珠子四下亂濺。他說道：「有這樣的事？爲甚麼？」

他轉過頭，向那掌櫃的逼視過去。

掌櫃的爲人再老成，在那樣的情形下，也不禁慌了手脚。

掌櫃的期期艾艾，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時，沈公子已大喝一聲，道：「金庫在那裏？快帶我那些兔崽子去搬金子，若躭誤了我的正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個掌櫃這時也聽到了喧鬧之聲，向外走了出來，聽得沈公子在怒吼，兩個掌櫃都慌了手脚，連聲道：「是！是！」

沈公子一迭聲催道：「快些！」

在那樣的情形下，簡直不容那兩個掌櫃再作任何考慮，他們只來得及向幾個伙計招了招手，便轉身向前走去，沈公子和那御者以及那六七人，也一湧而入，一路上，沈公子還在不斷發脾氣

罵人，那兩個掌櫃小心翼翼，盡說着好話，反倒被沈公子大聲喝了回去。

走出店堂之後，是一條極長的走廊，一行人匆匆走過那走廊，乃是一個陳設極其華麗的大廳，沈公子怒道：「我們不是到金庫去麼？」

掌櫃忙道：「就到了，這就到了！」

他們兩人，來到了一幅大中堂之前，伸手在牆上用力一按，只聽得牆內有人道：「甚麼人？」

掌櫃忙道：「快開門，我們來開庫取金！」

掌櫃的話才說完，就聽得「軋軋」連聲，一道暗門已然打了開來，暗門恰好就在那幅大山水畫後面，暗門打開，又是一條甬道。

甬道之中點着數十盞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甬道之中有八個大漢各跨着腰刀，暗門才一打開，八人便已刀半出鞘，直到看到了那兩個掌櫃，他們才手一鬆，刀還入鞘中。

掌櫃的帶着衆人向前走去，沈公子便帶着那御者，候在甬道之中。甬道的盡頭，是一扇烏沉沉的鐵門，掌櫃的走向前去，來到了鐵門之前，掏出了一大串鎖匙來，各揀了幾柄，開了七具大鎖，將鎖放在地上，兩個大漢忙上前將金庫的鐵門慢慢推了開來。

金庫之中點着長明燈，自然不如甬道中那樣明亮，但是也全堆着一口口的箱子，那金庫足有三丈見方，木箱全靠牆堆着，地正中有一個丈許見方的大洞，在燈光的照映之下，地窖之中泛起一片銀光來！那金庫的鐵門一打開，那兩個掌櫃便轉過身來，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想轉身叫沈公子的手下，一起相幫來搬金子的，可是他們才一轉過身來便呆住了！

就在他們兩人剛一轉過身來的那一刹間，只見連沈公子在內，那御者和那六個人手腕翻動，每人的手中都多了一柄解腕尖刀。

兩個掌櫃張大了口，驚懼得說不出話來，而沈公子等八個人動作却又快得出奇，他們才一掣刀在手，身形閃動，「噗噗噗噗」四聲，便已有四個大漢遭了殃，尖刀在他們的心口直刺了進去。

掌櫃的嚇得呆了，四個伙計也是呆若木鷄，甬道內一共有八個大漢，都全是銀號請來的高手，四個人一上來出其不意，便已死於非命，另外四個却不會像掌櫃那樣，嚇得只是張大了口呆立着，他們立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只聽得他們齊聲怒喝，刀已出鞘，一個大漢最機警，雙手在鐵門之上，用力一推，他是想先將鐵門關上，但是那御者一縮手臂，被他刺死的一人，在他拔刀而出時，向他跌了過來，那御者一伸手，托住了死人，用力向前拋了過去。

死人挾着勁風，「呼呼」直飛向前去，「砰」地一聲響，撞在那想將鐵門推上的大漢身上，恰好是頭顱對頭顱，只聽得「啪」地一下骨裂之聲，那大漢的頂門，立時陷下去了一大塊，鮮血自他的七竅之中湧了出來，竟被撞死了！

另外三個大漢，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不妙，大聲呼喝着，便待向外闖去，但是沈公子雙手一張，道：「朋友，認命吧！」

那三人橫刀當胸，硬着頭皮道：「朋友留下萬兒來。」

沈公子陰森森笑道：「連我也不認得麼？你們還是到枉死城中，再去打聽的好！」

那兩句話間早有幾個人，挺着尖刀攻了上來，那三個大漢挺刀還擊，沈公子疾掠向前，只見他身形滴溜溜一轉，手中的尖刀蕩起了一股精虹，兩個掌櫃的咽喉處，鮮血直冒，發出了一陣「咯咯」的聲響來，已然倒地慘死。

那四個伙計已經嚇軟了腿，幾乎連站也站不穩了，又有兩個人撲向前來，刀起處，血光迸濺，四名伙計的屍體，骨碌碌地滾進了金庫之中。

沈公子回頭喝道：「快，莫等那那姓文的來了，就很難說了！」

這時，甬道之中，和各人在決鬥的已只剩下了一個大漢，其他兩人也已死去，沈公子的話才出口，只聽得暗門口傳來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那姓文的再也不會來了！」

說這話的女人，一面說，一面已掠了進來，燈光映着她嬌艷的臉龐，不是別人，正是花夫人。

沈公子一見了她，便大喜道：「娘子，已將那姓文的的解決了麼！」

那沈公子並不是甚麼沈公子，却正是花蝶兒！

那還在苦鬥的大漢一看到花夫人，陡地一呆，手上稍慢了一慢，一柄尖刀已直插進了他的胸口之中，他手一鬆，手中的單刀落地，雙眼一睜，「咕咚」一聲也跌倒在地。

那御者振臂道：「快將那車推進來，出去幾個人，銀號中的人，見一個殺一個！」

四五個人立時奔了出去，那御者衝着花夫人問道：「你姐姐呢？」

花夫人道：「怕是在外面料理那些打算盤的，把門的。姐夫，你神機妙算確是非同小可！」

那御者「哈哈」笑了起來，笑聲在甬道中聽來，格外來得響亮，他自然也不是御者，而正是魯東的大盜，鬼盜蒙龍！

他一面笑，一面已搶進了金庫之中，刀起處，劃開了一隻木箱，箱中的元寶，骨碌碌地滾將出來，有十幾隻元寶跌進了地窖中，金元寶和銀子相碰，發出悅耳之極的聲音來。

那剛才奔出去的五六個人都推着手車，飛奔了過來，手推車的輪子在甬道的青磚上輾過，發出「隆隆」的聲響來。

手推車來到了金庫面前，蒙娘子也已在暗門口出現，道：「外面的人全解決了，我在門口把風，你們可得快些，夜長夢多！記着，咱們只有三輛馬車，至多取十萬兩金子，太多載不了！」

幾個人一起笑了起來，道：「金子也有載不了的一天，眞是想不到！」

蒙娘子立時又退了出去，幾個人將金子一箱一箱搬上手推車，又向外直奔了出去，幾個來回，不知搬了多少箱金子出去。

只聽得蒙娘子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行了，再多一箱也不行了！」

蒙龍和花蝶兒、花夫人三人一起向甬道外走去，有三個人跟在他們的後面。

才過了暗門口，花夫人便嬌笑着，轉過身來道：「你們三人，蒙大哥來游說你們，還說甚麼福來銀號的金銀，自古以來，無人能動，現在如何？」

那三人每人的懷中，還都抱着一箱銀子，他們笑得瞇起了眼，道：「現在，我們自然服了蒙大哥了！」

花夫人仍然嬌笑着，一面笑，一面突然「啊」地一聲，道：「我溺了一件東西在庫中了！」

她向前疾走了出去，那甬道很窄，花夫人在向前走去時，恰好在那三人的身邊擦過，只見那三個人的身子突然向上挺了一挺。

刹那之間，花夫人已來到了那三人的身後，那三人的雙眼睜得老大，其中一個，一聲怪叫，道：「花夫人，你這是……」

他那一句話也未能說完，三個人的身子便一齊向下倒了下去。

在他們的脅下各露出了一柄匕首的柄來，鮮血順着匕首的柄在向下淌着，原來是花夫人剛才在他們的身邊經過之際，以極快的手法將三柄匕首送進了他們的脅下，直沒至柄！

匕首是從那三人的左脅下刺進去的，其中有一個居然還能在受了暗算之後，掙扎着講出半句話來，那當眞是算他功力深湛的了。

那三個人一倒地，花夫人、花蝶兒和蒙龍三人互望了一眼，花夫人伸出了四根玉葱也似的手指來，笑道：「還有四個。」

就在這時，另一個人已走出了甬道的，却轉了過來，探頭問道：「甚麼事？」

蒙龍應聲道：「你且來看看。」

那人一步跨了進來，他才一跨進來，蒙龍突然一伸手，已抓住了他的胸口，那人大吃了一驚，道：「蒙大哥，你爲何抓住了我？」

蒙龍發出一陣「桀桀」的怪笑聲來，道：「你不知道麼，我要你死！」

那人心知不妙，雙手一起向蒙龍推來，但是蒙龍手起掌落，「啪」地一聲已擊在他的頭頂之上，那人被蒙龍的那一掌之力，震得全身彈了出來，他雙掌根本未曾推中蒙龍的身子，蒙龍手一鬆，那人的身子便已軟癱在地。

蒙龍、花蝶兒和花夫人三人一起向外走去，那大廳中至少有七八個死人，過了走廊，到了店堂中，死人更多，蒙娘子站在門口，向着門外，道：「三位請先到店堂來，蒙大哥有話要說。」

那三人也是蒙龍邀來的盜黨，他們應聲走了進來，一個走在最後面的，才在蒙娘子的身邊經過，蒙娘子劍已出鞘，「刷」地一聲刺進了那人的背部，這一劍的力道極强，劍尖自那人的胸前直透出了一尺有餘。

另一個人聽到了聲音，轉過身來，他一看到這種情形陡地一呆，蒙娘子已推着那死人，向前直奔而出，那人還未曾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間，「颯」地一聲，自死人胸前突出的尺許長的劍身，又已刺進另一個人的胸前。

蒙娘子立時拔出劍來，「砰砰」兩聲響，兩個人已倒地慘死。

那最後一人轉過頭來，見到這樣情形，臉色倏白，他失聲道：「你們想過橋抽板！」

黃金到手　殺人滅口

花夫人「呸」地一聲，道：「你們這幾個人，當初來邀你們入伙時，你們推三阻四，現在，莫非還想分金子麼？」那人大叫一聲，手在腰際一抹，「呼」地一聲響已揮出了一條軟鞭來。

蒙龍冷笑道：「閣下莫非還想和我們動手？」

那人身形疾拔而起，跳到了櫃枱上，花蝶兒立時一腳踢向櫃枱，將櫃枱踢翻，但那人身形拔起，軟鞭向上一揮，已捲住了橫樑。緊接着，那人的身形向上直飛了上去，「砰」地一聲響撞在屋頂上，屋頂上瓦片碎裂，出現了一個大洞。在碎瓦紛飛之中，眼看那人已可以穿洞而出了！

但也就在此際，蒙龍足尖一點，身形也拔了起來，一伸手，便已抓住了那人的足踝，他一抓住了那人的足踝，立時眞氣一沉，使出了千斤墜功夫。

那人的身子，被他硬生生拉了下來，在那人身子向下跌來之際，他的軟鞭將自己的頭頸纏住，蒙龍的千斤墜功夫一使出，只聽得「格格格」一陣響，那人全身的骨節，全被拉散，竟平空長出了尺許！

那人的七竅之中鮮血直噴了出來，立時死於非命，蒙娘子皺了皺眉，道：「蒙大哥，弄死他也就是了，何必將他弄成這樣子？」

蒙龍却「桀桀」笑起來道：「他奶奶的，是他自己的軟鞭纏住了脖子，我怎麼知道會這樣！」

花蝶兒一迭聲催道：「快走，夜長夢多，我們不宜再多躭擱。」

蒙龍和蒙娘子兩人返身奔出了福來銀號，身形掠起已到了車座之上。三輛馬車一起向前，駛了出去。沉重的黃金，壓得車軸「格吱」，「格吱」直響，馬車迅即駛過了銀號前的空地，駛上了街道。

車聲轔轔，蹄聲得得，馬車已迅速馳遠了。

福來銀號的大門仍然緊閉着，大門上的燈籠也明晃晃地，根本沒有人知道在銀號之中，發生了甚麼事，只不過偶然有人經過，奇怪何以在銀號之前，不見了那日夜不輟的四個守門高手而已。

＊　＊　＊

文禮賢的臉貼在青石板上，已是深秋了，青石板很涼，也就是那股涼意，才使他又漸漸地醒了過來。當他又有了知覺之際，他根本不能肯定自己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除了臉頰上的那一片清涼之外，他全身都好像是火灼一樣。

他慢慢地吸進了一口氣，當他吸進那一口氣之際，他全身的那陣劇痛，令他不由自主發出了一陣陣呻吟聲來，他慢慢移動着雙手，按在石板上，然後他一點一點，向上抬起身子來。

但是他抬起了尺許，却又突然跌了下來，他只好在地上滾着，滾到了牆邊。

他連站起來的力道也沒有！

在他的眼前，迸耀着各種顏色的金星。

文禮賢想定睛看清眼前的情形，但是他却無法做到這一點，他看到的只是飛舞着的金星。

他緊緊地咬着下唇，閉上了眼睛，他是怎麼會躺在這裏的，他已完全想起來了。

在這時候，他也已明白，一切全是一個圈套，那豪闊的沈公子，那銀票，花夫人和蒙娘子的突然出現，花夫人雪白的藕臂，羞得連耳根都紅的那股嬌態全是圈套！

文禮賢甚至已可以知道，假扮沈公子的那人一定不會是別人，而是出名的黑道高手花蝶兒！

他假扮沈公子，用眞的一萬兩金子的票子，來表示他的身份，也好藉此引開自己，那一萬兩金子是本錢，用這一萬兩金子不知可以換來多少！

他，文禮賢上當了！

文禮賢不斷地吸着氣，似乎只有不斷吸氣，他才能支持着不再昏死過去，他又慢慢地挺着身子，向上站起來，他抓住了一根自牆縫中生出來的小樹來支持他的身子，他終於站直了身子。

當他站直了身子之後，他眼前的金星，也不再那麼多了，他

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背負着手，自小巷的口子中，慢慢地踱了進來。

文禮賢想大聲叫他，他現在要人幫助，他自己根本沒有辦法走動，他要人扶持着去找大夫醫治。

可是，他用盡氣力也無法講出任何話來，只是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但是那一陣格格的聲響，却也引得那人向前疾掠過來。

文禮賢實在沒有法子看清那已來到了自己身前的是甚麼人，他只覺得那人的身子，在不斷地搖晃着，那或許是他自己在晃動，他勉力掙扎着，才道：「老哥……我……受了傷……」

他才講了一句話，便聽得他身前的那人出聲道：「你是文禮賢！」

文禮賢陡地一怔，他仍然看不清那人是甚麼人，但是他却聽出，那正是滕奇影的聲音。

接着，便又是滕奇影「哈哈」一笑，道：「文兄，你武功如此之高，怎也會着了人家的道兒？哈哈，你傷成這樣，我幾乎認不出你了。你怎會傷在這兒，你一受傷，福來銀號豈不是……」

滕奇影一句話，才講到一半便陡地地停了下來。

接着便聽得他發出一聲怪叫：「福來銀號！」

文禮賢雖然傷得站也站不穩，眼前的情形也看不清，但是他却也知道，在那刹間，滕奇影想到了甚麼！

滕奇影自然是想到，他文禮賢在這裏受了重傷，自然是正有人在搶劫福來銀號了！

文禮賢沒有再聽到滕奇影的聲音，他只覺得在他的身前，有一股勁風掠過，那是滕奇影在突然之間想到是發生了甚麼事之後，掠出了小巷時所捲起來的。

文禮賢閉着眼睛，他難以想像銀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是他倒絕不會阻止滕奇影前去，就算他有這能力的話，他也不會。

因爲已經有一幫强盗在搶劫銀號了，多一個强盗去，只有更加好些。

文禮賢扶着牆，他每向前移動一寸，全身的骨節就像要散開來一樣，他覺得自己體內的血已在漸漸地變少，快要流乾了！

但是，他終於到了巷口，他在聽到了好幾個人的驚叫聲之後，倒了下去，昏倒了。

而滕奇影的運氣實在差，當他趕到來福來銀號門口的時候，成批的差役已在進進出出，大同府的幾個捕頭更是在團團亂轉。

滕奇影一看到了這樣情形，就知道搶劫已經完成了，他沒有再向前走去，只是混雜在那些看熱鬧的人羣中。

人叢中議論紛紛，七嘴八舌，滕奇影雖然才到了不久，但是也已聽出，福來銀號中的人全死了，究竟被劫走了多少金銀，却也沒有人知道。

過了不久，只聽得一陣呼喝聲，十幾匹高頭大馬疾馳而來，被那十餘匹馬擁在中間是一對白馬，白馬上騎着兩個威風凜凜的大漢，大同府中的人都認識那是知府最看重的兩個大捕頭。

滕奇影沒有再看下去，他知道他已來得遲了，已經撈不到油水了。

但是，他也知道一定有人撈到了油水，他心中自己在問自己，撈到了油水的是甚麼人？

他轉身離開了人羣，直向前走去，當他來到了日間找到花夫人和蒙娘子的那屋子之前，他「砰」地一脚踢開了大門。

屋中一個人也沒有，那倒也在滕奇影的意料之中，沒有甚麼人會在劫到金銀之後，再躲在曾被人發現過的地方，除非他是白痴，而白痴是絕不能劫到福來銀號的金銀的。只不過滕奇影在看到了屋中沒有人之後，他仍然恨恨地頓了一下脚。他，滕奇影劫不到的金銀，却給旁人劫走了，這對他來說，實在是奇恥大辱！

在那樣的奇恥大辱之前，金子似乎不算得甚麼了，他是出了名的獨脚强盗，人人都知道他曾動過福來銀號的腦筋，但是却狼狽敗退。

而如今，另外有人却成功了，他心中的難過，實在難以形容，他一面頓着脚，一面在迅速地轉着念頭，他可以說一在大同府城中看到了蒙娘子和花夫人，就知道她們心懷不軌了。

從那一刻起，滕奇影也一直尾隨着她們，直到獨闖這所屋子，知道了他們是在打福來銀號的主意，他也知道大盗蒙龍還未曾趕到大同府，多半是在各地約幫手。本來，他是可以一直跟踪着，在蒙龍他們動手之際，從中插手的。但是他却算錯了兩點，第一，他未曾算計到他們那麼快就動手。

而第二，他最錯的一點，就是看到文禮賢押着一萬两金子，走出福來銀號時還以爲自己可以敵得過文禮賢，因此和他正面交了一次手。那一次交手使滕奇影知道，他實在不是文禮賢的敵手！

在知道了那一點之後，自然使他十分氣餒，既然不是文禮賢的敵手，那還有甚麼辦法打福來銀號的主意？

而且他還進一步想到，自己不是文禮賢的敵手，蒙龍、花蝶兒、花夫人、蒙娘子也一定不是文禮賢的敵手，除非他們請到了更高的高手。但如果有高手來到了大同府，那一定有風聲，既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就料定對方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一定也是慘敗收場。

但是，他却料錯了，人家成功了！

滕奇影在看到受了重傷的文禮賢之後就知道自己料錯了，可是直到此際，滕奇影仍然不明白，對方是用甚麼方法，令得文禮賢身受重傷的！

滕奇影不禁長嘆了一聲，現在，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去追尋蒙龍、花蝶兒這兩對夫婦，他們帶着沉重的金子，不可能走得太遠！

滕奇影想到了這一點，身形一縱，便待向前掠了出去，但是，他只是縱了一下，便又停了下來。

大同府四通八達，他們一伙人得了金銀，却是到何處去了呢？

不知道他們的去向，如何能追得上他們？

滕奇影不禁苦笑，看來蒙龍他們，着實比他高明得多了！

然而，滕奇影却又絕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咬了咬牙，下定決心一定要追上他們！他轉過身，迅速地向前走去，轉眼之間就沒入在黑暗之中了。

三輛馬車直奔城西，鞭聲「啪啪」，趕得馬兒不時發出急嘶聲，在馬車駛進一條深巷時，花蝶兒便從車座上飛身掠起，落在兩扇朱門之前，他足尖一點便翻過了圍牆，接着那兩扇門就打了開來。三輛馬車駛進了門，門內是老大的一個院子，望進去，一進一進全是房子，那是一所極其深廣的大宅。

三輛馬車全進了門，花蝶兒將大門關上，上了栓，轉過身來，他仰天大笑，道：「蒙大哥，咱們做了這單買賣便可天下馳……」

他下面一個「名」字還未出口，只見蒙龍在車座上一欠身，「騰」地一鞭已向他面門掃了過來。

花蝶兒大吃一驚，身子一扭，向旁邊避了開去，他避得雖然快，但是鞭梢仍不免在他的肩頭之上掃了一下，將他肩頭的衣服撕裂了一大片。

在刹那間，花蝶兒又驚又怒說不出話來，花夫人却立時叱道：「這算甚麼？」

蒙龍沉聲道：「現在，大同府定然已滿城風雨，做公差的耳目何等靈敏，花兄弟，你若是喜歡瞎嚷嚷，那可難說得很了！」

花蝶兒辯道：「這裏全是空屋子，也不會有人聽見！」

蒙龍「哼」地一聲，道：「你怎知一定沒有人聽見？滕奇影是如何找到你們的？」

互不信任 大院分金

蒙娘子躍下車座，道：「吵甚麼，先將金子藏起來再說！」

花蝶兒的臉色很難看，他瞪着蒙龍，蒙龍沉着臉也瞪着花蝶兒，蒙娘子來到了兩人之間，將他們隔了開來道：「將金子搬進去，聽到沒有！」

花蝶兒冷笑一聲，道：「不必了，十萬兩金子，一家五萬，你們躲在大同府中，我帶着金子，遠走高飛！」

蒙娘子聽得花蝶兒那樣說法，不禁陡地怔了一怔，道：「花兄弟，這是甚麼話？」

而蒙龍也在此際，厲聲叱道：「想死！」

花蝶兒一聲冷笑，道：「那五萬兩金子不是我的麼？如何我要了自己的一份，便是想死？」

蒙龍神色益怒，一伸手撥開了蒙娘子，大踏步向前走了過去，但是蒙娘子只是跟蹌跌出了一步，立時又身形一閃，攔在他們兩人的中間。

蒙娘子急急道：「花兄弟，你這就不對了，你那一份是你的，不會有人來動你，但現在案子才犯，風聲那麼緊，你却要帶了金子上路，這不是自投羅網麼？我們早已計劃好，等到半年之後，再慢慢將金子轉運出去的，何以忽然變卦！」

花蝶兒斜睨着蒙龍，發出一連串冷笑聲來道：「怕只怕在這半

年之中，我捱不了那麼多鞭子！」

花夫人在一旁，也冷冷道：「蒙大哥，這可怪不得我的男人，剛才你那一鞭實是辣手了些。」

蒙龍的臉色鐵青，冷笑道：「若你們執意要帶走金子，莫怪我無情！」

花夫人一聽得蒙龍那樣說，手臂一振，短劍已經出鞘，寒光森森的劍尖，直指蒙龍。蒙龍身形一縮，「呼」地掠後了幾步。

蒙娘子尖聲道：「妹子，你瘋了麼？蒙大哥不准你們帶着金子走，却是爲了你們好，做公差的何等耳目精靈，你們一上路便是自投羅網！」

花夫人道：「說得對，若是我們落入公差手中，會連累了你們，要我們不走只有一個辦法。」

蒙娘子道：「甚麼辦法？反正我們是自己人，總可以商量！」

花夫人道：「將金子現在就分了，我們住東院，你們住西院，誰也別理誰！」

蒙娘子乾笑了起來道：「妹子，你那麼心急幹甚麼，難道你還疑心我會吞沒了你們的那一份？」

花夫人和花蝶兒齊聲道：「那可難說得很！」

蒙娘子道：「也好，來，咱們分金子！」

她倏地轉身，劍光一閃，「颼」地一聲，已將蓋在車上的油布割裂，現出了一箱箱金子來，道：「一家一箱，有多的再一家一半，這可公平了吧？」

花蝶兒道：「自然應該這樣！」

蒙龍的臉色一直十分難看，在他鐵青的臉色上，籠罩着一股異樣的煞氣，看來十分駭人。他不說話也不動手搬箱子，只是由得他們三人將一箱一箱的金子，搬到了東院和西院的石階之前。

花夫人和花蝶兒兩人在分完了金子之後，又將金子一箱箱地搬了進去，堆在東院的一個廳堂之中，花蝶兒一縱身上了箱子躺了下來，又翻了翻身，雙手抱住了一個木箱道：「那麼多金子！」

花夫人關上了門，道：「可別高興得太早，我看蒙大哥不懷好意。」

花蝶兒道：「那我也知道，但是你姐姐必不容他行兇，這些金子總算是我們的。」

花夫人翻了翻眼，他們並沒有點燈，只有清冷的月光自窗中映了進來，映得花夫人俏麗的臉龐十分蒼白，看來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煞氣。

花蝶兒望着她，忽然之間心頭生出了一股寒意來，道：「你……你在想些甚麼？」

花夫人徐徐地道：「只看你敢不敢！」

花蝶兒的身子陡地一震，他和花夫人幾年夫妻，自然知道他的妻子這時心中在想些甚麼，他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那……不好吧！」

花夫人一聲冷笑，道：「你說不好，若是人家說好，你豈不吃虧？有道是先下手爲强！」

花蝶兒的臉色又變了一變，道：「若是對付了蒙大哥，你姐姐處却難交代。」

花夫人斜着眼，望着花蝶兒，道：「你別假惺惺了，我姐姐比我豐滿得多，定然比我更好風情，這話兒却是誰說的？」

花蝶兒立時漲紅了臉，辯道：「這……原是我說着玩兒的，你如何認眞了？」

花夫人「哼」地一聲，道：「今年夏天，我姐姐在葡萄架下乘涼，你從後面走過去，將她抱了個實，那難道也是鬧着玩？」

花蝶兒的臉上更紅，道：「那……那是我錯將她當作了你。」

花夫人道：「連老婆也認錯得的麼？」

花蝶兒攤着手，無可奈何地道：「你要是不信，那也無法可施。」

花夫人嫣然一笑，道：「你也不必裝神弄鬼，如果你早有此心，此番可叫你遂了心願！」

花蝶兒望定了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她的話是眞是假，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搭腔才好，只是涎着臉，裝出一副傻相來，嘻嘻地笑着。

花夫人撇了撇嘴，道：「還在假撇嘴哩，一聽得可以遂你心願，就笑得口都闔不攏了！」

花蝶兒忙舉起了手道：「我若有此心……」

可是，他的話才講到一半，花夫人便叱道：「別胡亂罰誓，過往神明，可是好欺瞞的？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麼？」

花蝶兒遲遲疑疑，道：「怕只怕……你姐姐不肯就範，反倒弄巧反拙。」

花夫人笑道：「你當她眞是三貞九烈麼？去年，蒙大哥遠赴塞北，有一晚我撞進她房去，就看到有一條黑影穿窗而走，她硬說

是我眼花，我也未曾追查出那是甚麼人來。」

花蝶兒大喜，情不自禁道：「若是能和她同床共衾，那才不枉了這一世人哩！」

花夫人「哼」地一聲，道：「看你，剛才還想發毒誓，現在却忘了形！」

花蝶兒自箱子上一躍而下，向花夫人作了一個揖，道：「多謝娘子玉成！」

花夫人撩起手來就是一巴掌，將花蝶兒打得一個搖晃，罵道：「你得了她若是忘了我，我叫你逐寸逐寸地死去！」

花蝶兒趁勢摟住了花夫人，道：「你是我心肝肉兒活寶貝，我怎捨得忘了你？」

花蝶兒抱住了花夫人，就在她的粉頸上亂嗅亂索，花夫人用力推開了花蝶兒，道：「沒正經，你也得想想，如何下手才好！」

花蝶兒笑道：「自然霸王硬上弓。」

花夫人「呸」地一聲，道：「你當我說甚麼，我是說如何除了眼中之釘！」

花蝶兒靜了下來，刹那間院子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

西院中也十分靜，只有沉重的脚步聲。

蒙龍背負着雙手在不斷踱着步，蒙娘子斜倚在一張榻上，擧着手，在審視着她修剪得十分整齊、纖纖的指甲，在她的指甲上塗着鮮紅的鳳仙花汁，襯得她的手更是腴白。

蒙龍突然停了下來，恨恨地道：「這小子！」

蒙娘子連眼皮也不抬起來，只是道：「怎麼，又是誰得罪你啦？」

蒙龍向榻前走來，道：「你剛才沒有看到麼？他竟要帶了他那一份先走！」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那一份本是他的，你由得他帶走就是了！」

蒙龍怒道：「胡說，他帶着金子一出門，我敢說他走不出三十里去，就立時被做公的拿住了，到時却是連累了我們！」

蒙娘子笑得更明媚，道：「他現在又不曾走，你那樣暴跳如雷，却是作甚？」

蒙龍頓着足，道：「訂計，請人，全是我，這小子倒分了一半去！」

蒙娘子斜着眼兒，望定了蒙龍，蒙龍又憤然道：「眞是便宜了他。」

蒙娘子徐徐地道：「說不定，他的心中在想，扮沈公子，闖銀號的是他，讓你分了一半去實在是便宜了你啦！」

蒙龍怒氣更熾，喝道：「他敢！」

蒙娘子的語調却更是優閒，道：「他敢不敢，我可不知道，但是你也不能不讓他那樣想！」

蒙龍雙手握着拳道：「我還得好好去問他！」

他說着身形疾轉，蕩起一股勁風便到了門口，一抬脚，「砰」地一聲便將門踢了開來。

蒙娘子只是在榻上略欠了欠身，道：「你還是別去的好，莫傷了親戚的和氣！」

但是蒙娘子輕描淡寫的那句話，蒙龍却全然並未曾放在心上，他一踢開了門便大踏步向前走去。

蒙娘子望着他的背影，在她的口角上忽然泛起了一絲十分神秘的笑容來，她欠身下了榻，來到了那一箱一箱的金子之前。

她打開了一隻箱子，金光燦然的元寶，立時呈現在她的眼前，蒙娘子的纖指在金元寶上，慢慢撫摸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闔上了箱蓋，側着頭，聽着東院可有甚麼動靜。

蒙龍是突如其來地闖進東院去的。

當他陡地出現在花蝶兒和花夫人兩人眼前時，兩人都嚇了一大跳，臉色變得十分難看，花蝶兒的身子甚至在微微發着抖。

花夫人比較鎮定些，雖然她的臉色也很蒼白，但她總算迸出一句話來，道：「蒙大哥，你……還未曾睡啊！」

蒙龍只是「哼」地一聲，大踏步來到了花蝶兒的身前，伸手向花蝶兒指去，手指幾乎碰到了他的鼻尖，厲聲道：「我問你，這次劫了福來銀號，你是不是認爲你的功勞比我大！」

花蝶兒又驚又怒，臉色煞白，他盡量抑制着心中的怒意，勉强笑了一下，道：「蒙大哥，這是甚麼話，大家一起出力，誰能說誰的功勞最大？」

花蝶兒心知自己的武功及不上蒙龍，而蒙龍這時氣勢洶洶，看來極其駭人，他也不想在這樣的情形下和蒙龍動手。

是以，在他而言，他這樣的回答已經算是十分委婉的了！

可是這樣的話聽在蒙龍的耳中，却令得蒙龍勃然大怒，一聲陡喝道：「放你媽的狗臭屁！」

他一面說，一面手掌揚起，「呼」地一掌已然向花蝶兒的臉上摑了過來。

花蝶兒怎麼也料不到自己想害蒙龍的計劃還未實行，可是蒙龍已闖了來，却是說動手就動手，他一見蒙龍出掌，身子趕緊向旁一閃。

但是蒙龍的出手何等之快，花蝶兒雖然閃得及時，也未能避得開去，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一掌已將花蝶兒打了一個滿臉花！

在那剎間，花蝶兒的身形一側，向外跌了開去，他只覺得臉上像是被火烙一樣，奇痛攻心，眼前金星直冒，耳際嗡嗡直響，他在驚惶之中，手在地上一按，勉力彈起身子來。

却見蒙龍在打了他一掌之後，一手叉着腰，一手仍指着他，罵道：「你是甚麼東西，只不過是黑道上的下三濫，也配幹那樣的大事？不是我提携着你，你只會幹偷鷄摸狗的勾當，嗅得着福來銀號的金子？」

花蝶兒半邊臉已是又紅又腫，他的口角上也有一縷鮮血在淌了下來，他的眼中現出了異樣兇狠的神色來。

他也不抹去口邊的血漬，只是陰沉沉地道：「大哥，你說得是！」

可是，他一個「是」字才出口，身形突然一矮，「呼」地竄向前去，隨着他身形竄向前，他手揚處，一條滿是尖刺軟鞭，已向蒙龍當頭砸下！

那條軟鞭全是一環一環的精鋼扣成的，那些尖刺長約半寸，可以活動，當鞭圍在腰際時，尖刺全隱在鞭身之中，一點也看不出來。

然而此際，花蝶兒一揮起了那軟鞭，尖刺全張了開來，精光閃閃極其駭人！

蒙龍乍見花蝶兒出鞭，不禁陡地一怔，他隨即大叫一聲，道：「好傢伙，不服麼？」

他身形向後略仰，右腿疾向前踢出，足尖踹向花蝶兒的小腹。

蒙龍那一脚也十分厲害，他並不傾全力去避開花蝶兒的那一鞭，却是以攻化解，花蝶兒揚鞭向他當頭砸下，人又在向蒙龍撲了過來，下盤自然空虛，蒙龍揚脚踹向他的小腹，只消一踢中，花蝶兒必然連人帶鞭向外跌翻出去，鞭勢自然是化解了！

蒙龍衝到東院來，原只是想將花蝶兒罰上一頓，要花蝶兒認一個低也就算了，他却未料到，花蝶兒夫婦早已動了殺機！

他這時一脚踢出，自以爲十拿九穩，一定可以踢得中的，却不料就在那電光石火一剎間，花夫人的身形突然一矮，短劍揚起，「颼」地一劍，自他右側疾刺了過來！這一劍不但劍勢迅疾，而且實在是出乎蒙龍的意料之外。

變故實在來得太迅疾，蒙龍根本無法預防，他才一看到短劍蕩起的精光，腰際一涼，短劍已然刺進了他的腰際。但是蒙龍的武功極高，那一脚還是向前，直踢了出去！

花蝶兒在攻出那一鞭之際，心知自己只要一出手，妻子一定出手相助，是以有恃無恐，及至他在百忙之中看到蒙龍已被一劍刺中，他更是心定。

却不料蒙龍雖然被花夫人的短劍刺進了右腰，他那一脚的力道，却是早已發出來的，花蝶兒鞭勢一緊，還想就勢一鞭將蒙龍砸死，此際，他鞭才向下一沉，「砰」地一聲響，小腹上已被蒙龍一脚踢中！

如果蒙龍不是在那剎間，已然受了傷的話，這一脚足可以將花蝶兒踢跌翻出好幾丈去。這時，他那一脚的力道畢竟打了折扣。

花蝶兒的身子陡地一晃，他那一鞭之勢仍然壓了下來，鞭梢在蒙龍的臉上掠過，鞭上的尖刺，將蒙龍的臉連皮帶肉，鈎去了一大片！

蒙龍只感到一陣徹心徹肺的奇痛，剎那之間，眼前一片血光，甚麼也看不到，他整個人像是瘋了一樣，一聲怪吼，向前疾撲而出！

花夫人一劍刺中了蒙龍，本來想立時抽劍，再發第二招的。

可是，蒙龍却突然向前疾撲了出去，那股前撲之力實在太大，令得花夫人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非但未能將劍拔出來，還被蒙龍帶着劍，向前一起衝了過去！

在那時候，蒙龍臉上的皮肉被扯去了一大片，他臉上一片血肉模糊，甚麼也看不到，也無法知道花蝶兒是在甚麼地方。

可是，花蝶兒小腹上中了蒙龍一脚，向後連退出了三步。

花蝶兒勉力站定了身子，却覺得喉際一陣發甜，「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來。

那「哇」地一聲響，却是叫蒙龍知道了花蝶兒的所在，他十指箕張，向前直撲了過去，一股勁風，向着花蝶兒壓了過去。

花蝶兒身子連忙後退，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蒙龍却立時衝了過來，只聽得「噗」地一聲響，他左手五指，先插進了那根大柱之中，緊接着，右手五指又是「噗」地一聲響，插進了花蝶兒咽喉！

花蝶兒立時雙眼翻白，身子劇烈地發着抖，蒙龍的五指，緊緊地插住了花蝶兒的咽喉，鮮血順着他的手，向下淌了下來，當他五指插進了花蝶兒的咽喉之後，花蝶兒如何還活得成？

但是蒙龍却還是不肯放手，他的右手越來越用力，五指幾乎已完全陷進了花蝶兒的咽喉！

花夫人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怔住了，花容失色，身子也在發抖。

就在這時，只聽得門口傳來了一聲冷笑，花夫人陡地一震，連忙轉過頭去看時，只見她的姐姐正站在門口，臉罩寒霜，望着自己。

花夫人忙道：「姐姐，你看他們！」

蒙娘子柳眉略揚，道：「很好啊，妹子，不過，你那一劍，却刺的不是要害！」

花夫人吃了一驚道：「姐姐，我……我……」

蒙娘子冷笑着，道：「別說了，我只問你，你們當初，想在殺了蒙大哥之後，如何對付我的？」

花夫人的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道：「姐姐，我們絕不想害你，只不過……只不過我想叫花蝶兒……叫他和姐姐……」

內鬩陡生　謀殺親夫

蒙娘子顯然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她「格格」笑了起來，道：「你倒眞是好妹子！」

蒙娘子的話才出口，蒙龍又是一聲怪吼，只見他的右手已經離開了花蝶兒的咽喉，他的左手也從柱中拔了出來。

只不過大柱的木質堅實，他左手五指用力插了進去，硬拔出來時，手指已斷了幾根，鮮血泉湧，他一振手，拔出了腰際的短劍。

蒙龍這時全身浴血，模樣已是可怖之極，他握着那柄短劍，鮮血自他的身上湧了出來，順着雪亮的匕首，一滴滴向下滴着。

他身子先向上挺了一挺，接着便跌跌撞撞，向前走了過來，走了幾步才見他抬起了頭望向花夫人！

花夫人的臉色白得像是塗上了一層白堊一樣，在她前面是蒙龍，而在她身後的則是蒙娘子。

花夫人不但臉色慘白，而且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發起抖來，她想講兩句話，可是却只覺得喉頭像是火燒一樣，乾得出奇，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蒙龍望定了花夫人，其實只不過極短的時間，可是就是那一剎間，在花夫人而言，像是長得永遠沒有了盡頭一樣！

在蒙龍的口中，突然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聲音來，隨着那一下怪叫聲，他身子突然向前一挺，自他身上迸出了不少血珠子來。

緊接着，他手臂一伸，短劍已直向花夫人的胸前刺了出去！

那一劍蒙龍是在重傷之後刺出的，雖然他心中恨極，恨不得一劍能在花夫人的身上刺上七八個透明窟窿，但是，劍勢却並不勁疾。

以花夫人的武功而論，她實在是可以輕而易舉，避過這一劍去的。

但是，花夫人這時已驚得呆了！

因爲在蒙龍突然闖進來之後，她所計劃的一切，全部被打亂了，而且，在那一剎間，事情還發生了那樣可怕的變化！

這種變化令得花夫人六神無主，是以她眼看着蒙龍持着劍撲了過來，但是，她却只是怔怔地站着。在那剎間，她只想到一點：「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那麼多金子，我一點也不能享用了！」

但是，也就是那電光石火一剎間，花夫人只覺「颼」地一股涼風起自身側，花夫人陡地睜開眼來，只見另一柄長劍就在她的身旁掠過，「錚」地一聲，擋住了蒙龍的短劍。

緊接着，長劍絞了一絞，又是「錚」地一聲，將蒙龍手中的短劍震脫了手。緊接着，長劍直向前疾刺而出，蒙龍傷得雖然重，

但是他的心中，却還十分明白，一見那等情形，他雙眼怒突，怪叫道：「娘子……」

他只叫出兩個字，蒙娘子手中的長劍去勢極快，「噗」地一聲已經刺進了他的咽喉。

蒙龍雙手一伸，握住了劍身，但蒙娘子立時縮手，劍鋒自他的手心拉過，他喉際的鮮血和手上的鮮血混在一起，自他的喉際發出一種難聽之極的聲音來，身子晃了晃，「砰」地跌倒在地。

花夫人在那一刹間，就像是做了一場夢一樣，她身子仍然僵立着，直到蒙龍跌倒在地，她才如夢初醒，慢慢轉過身來。

蒙娘子手中的長劍，劍尖仍然指住跌在地上的蒙龍，像是還怕蒙龍沒有死，隨時會跳起來一樣。

花夫人的嘴唇顫抖着，過了好久，才算迸出了兩個字來，叫道：「姐姐！」

蒙娘子深深地吸了口氣，她的聲音却十分平淡，道：「他們全死了！」

花夫人也不知該怎麼說才好，蒙娘子忽然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詭異，令得花夫人感到了一股寒意，她忙向落在地上的短劍望了一眼。

蒙娘子竟會出劍刺死了蒙龍，那是她萬萬想不到的事，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似乎甚麼事都可以發生的了，她實是不能不防！

蒙娘子笑了又笑，足足笑了半盞茶時，她才又說了一句，道：「他們全死了！」

花夫人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搭腔才好，她只得道：「是啊……眞想不到。」

蒙娘子回頭向花蝶兒的屍體望了一眼，道：「你心疼他死麼？」

花夫人和花蝶兒之間夫婦感情雖說不錯，但花夫人性急暴烈，花蝶兒死了之後，她會怎樣？而這時候，令得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花蝶兒死了。在她的心中像是死了一個全然不相干的人一樣，她竟一點也不感到悲慽！她一聽到蒙娘子那樣說，忙道：「我？我一點也不覺得甚麼。」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這才是道理，這斷在外拈花惹草倒也罷了，竟一直敢對我賊忒嘻嘻，心懷不軌，這就該死了！」

花夫人聽到這裏又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想起自己和

蒙娘子手中的長劍劍尖指住跌在地上的蒙龍。

花蝶兒計議的事，心中實是不禁「噗通」，「噗通」跳了起來。

蒙娘子輕嘆一聲，道：「妹妹，他們既然全死了，過去的事也不必提了，先將他們兩人葬了再說，你有甚麼打算？」

蒙娘子忽然問了這樣一句，花夫人只得道：「姐姐，我有甚麼打算，只好跟着你了！」

蒙娘子却緩緩搖着頭，道：「不行，我另有人來，我們是早就約好了的！」

花夫人一聽，實是感到意外之極，她雙眉立時向上一揚，道：「姐姐，那人是誰？」

蒙娘子笑了起來，她一進東院，便臉罩寒霜，接着，出劍殺蒙龍之際更是滿臉煞氣，可是這時她却笑得極其甜蜜。

花夫人也是極解風情的女人，她自然知道，女人只有在想到了自己最心愛的男人時，才會現出那樣從心坎深處直笑出來的笑容的，但是，那人是甚麼人呢？花夫人的心中充滿了疑惑，蒙娘子却已翩然轉過了身去，道：「現在，我不告訴你，過幾天他來了之後，你就會知道了！」

花夫人心中更是吃驚，道：「姐姐，你將這屋子的所在也與他說了！」

蒙娘子停了一停，背對着花夫人，道：「自然是，要不然，他怎麼來找我？」

花夫人失聲道：「姐姐，那你怎知道蒙大哥一定會出事？他來了，若是撞上了蒙大哥，那你怎麼辦？」

蒙娘子並沒有回答花夫人的問題，只是發出了一連串聽來極其神秘的笑聲來，然後，說了一句和花夫人幾乎是毫不相干的話，道：「妹妹，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

花夫人陡地一震，蒙娘子已走了開去。

花夫人在那一刹間，已經甚麼都明白了！

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她可以搬弄着花蝶兒去殺蒙龍，她姐姐自然也有辦法，慫恿蒙龍來殺花蝶兒，而且，她姐姐的計謀，比她更深一層！她是臨時才想到的，而她姐姐却是早已想定了的！

花夫人又想起，劫福來銀號的主意也全是蒙娘子提出來的，蒙龍當時還搖頭表示不行，但蒙娘子却成竹在胸，終於使蒙龍感到事情可行，這才四出約黑道上的高手一舉成功的。

蒙龍在約那些黑道高手之際，早已打定了事情一成，便將那些人斬盡殺絕的主意，可是蒙龍只怕至死也不知道，就在他打定害人主意的同時，她的老婆也早已打定了要害他的主意！

花夫人想到了這一點時，實是幾乎忍不住，要大聲笑了起來！

＊　＊　＊

滕奇影站在角頭的陰暗角落處，他在苦苦思索着，蒙龍和花蝶兒夫婦得手之後，會到哪裏去，自己應該到那處去追他們？

他呆立了好久，忽然之間心頭一亮！

滕奇影是在想，自己如果得了那麼多的金子會上那裏去，他想來想去，是那裏都不去，就匿在大同府中！他立時可以肯定，蒙龍和花蝶兒夫婦就在大同府中！

可是，想到了這一點，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大同府中大街小巷，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不知有多少房屋，他們隨便匿藏在那一幢房子中，都是沒有法子找得到他們的！倒是自己留在大同府，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做公的都知道自己曾在去年劫過福來銀號，這次受嫌最大的自然又是自己。

滕奇影不禁又苦笑了起來，他是出了名的大盜，但這次却倒足了霉！

滕奇影不但未得到一絲金子，而且也已想到了蒙龍和花蝶兒夫婦，必定在大同府中，可是他却無法黑吃黑，他必須離開大同府！

滕奇影慢慢向前走去，他不敢走大街，只揀小巷向前走着，在他快到城邊的時候，突然之間看到一隊人，擧着火把向前走來。

滕奇影一聽得那隊人走動時發出的鐵鍊聲，便知道那是公差來了。是以他的身子閃了一閃，想躲過去，可是那隊人已一起呼喝了起來，道：「甚麼人？」

滕奇影身形一閃，立時縮進了小巷之中，但是，突然之間四方八面都有口哨聲傳了過來。做公的來得也眞快，只見人影幢幢，四面的去路都被堵住了。

滕奇影身形一凝，只見四條大漢，身形快捷，已經掩到了他的身前。

那四個人一掠到了滕奇影的

身前，便一起「哈哈」一笑，道：「滕朋友，發財了啊！」

滕奇影認得面前的那個精壯的漢子，手中持着摺鐵利刃的，正是大同府的總捕頭鐵刃張標！

鐵刃張標在武林中的名頭也十分響亮，為人精明能幹，一柄摺鐵利刃銳不可當。若是一對一的話，滕奇影自然不會怕他，可是這時圍在他身邊的，除了張標之外更另外還有三個。

而且這時滕奇影正在十字街口，四面望去，街上盡是做公的，通街也都是人，滕奇影却也不敢貿然動手，他只得勉強笑了一下，道：「張哥兒說笑了，在下兩袖清風，發甚麼財來。」

張標伸手在腰際輕輕拍着，他腰際的那柄摺鐵刃，發出「錚錚」的聲響來，道：「滕朋友，十萬兩黃澄澄金子，還說兩袖清風，不免口氣太大了！」

滕奇影心知張標帶着那麼多做公的圍住了自己，一定是以為劫了福來銀號的就是自己了，這件事可以說跳在黃河之中，也難以洗清的了！

是以，他雖然老奸巨猾，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出甚麼話來說，只是乾笑着。

鐵刃張標的臉色陡地一沉，冷冷地道：「滕朋友，這件事非比尋常，在下也作不得主，務請閣下到衙門去走一遭！」

他一個「遭」字才出口，只聽得「嗆啷啷」一聲響，左首的那漢子已抖出了一根鐵鍊來。滕奇影乃是老江湖了，一見那根鐵鍊並不粗，但是兩端却全有着極其鋒銳的尖簇，他一看就知道那鐵鍊是專對付要犯，穿過琵琶骨用的，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忙道：「且慢，張哥兒，你找錯人了！」

張標冷冷地道：「明人眼前，不說暗話！」

滕奇影「嘿嘿」乾笑起來，道：「張哥兒，在下是何等樣人，焉有得了金子，不遠走高飛，却還在大同府中獨自徘徊之理？」

鐵刃張標的雙眉一揚，滕奇影忙又道：「說來你或者不信，我也正在追尋這批發了財的朋友！」

張標瞪視着滕奇影好半晌，才道：「無論如何，閣下總得跟我回衙門去！」

滕奇影「哈哈」一笑道：「那不成問題，也不必各位哥兒動手，我去就是！」

滕奇影竟然一口答應了下來，那倒也頗令張標甚覺得驚訝，他一揮手，前面一條巷中的人已一起退了開去，張標沉聲道：「請！」

滕奇影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向前走了出去，張標和那四個大漢緊緊地靠着他，各自掣了兵刃在手，全神貫注，唯恐滕奇影突然又弄甚麼詭計。

但滕奇影却根本沒有打算和張標他們動手，他明知這時若是動起手來，就算可以逃得脫，那麼，這十萬兩金子不是他盜的，也變得是他盜的了，從此各州各府畫影繪形，追緝追捕，他那裏還有安穩的日子好過？倒不如跟着張標回去，將話說明，張標自然會明白，做這件案子的另有他人！

是以滕奇影只是平穩地向前走着，約莫兩盞茶時分，已來到了一幢巨宅之前。

他一進門便有兩個做公的迎了上來，道：「頭兒，那位文先生已經醒轉來了！」

鐵刃張標忙問道：「他可有說了甚麼？他是傷在何人之手的？」

文禮賢是傷在甚麼人手中的，那實在是一條甚重要的綫索。鐵刃張標這時已經料到劫銀號的歹人用的是甚麼方法，那麼中途阻止文禮賢的人，自然是歹人之中的重要人物，是以他一聽得手下說文禮賢已然醒轉，他急急相詢。

那兩個做公的搖着頭，道：「他說，他獨自經過小巷，突然有人自背後來襲，他根本不知來襲的是甚麼人，就昏了過去！」

代人受罪　走為上策

張標等一伙人，連滕奇影在內已湧進了大廳之中，只見文禮賢躺在一張榻上，臉色蒼白，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依然十分有神。

文禮賢一看到湧進來的人竟有滕奇影在內，臉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

滕奇影則望定了文禮賢，似笑非笑，這時候滕奇影的心中，也是疑惑之極！

文禮賢竟然對做公的說，他根本不知道將他打成重傷的是甚麼人！

這樣的話騙鐵刃張標或者還可以騙得過去，但是却決計沒有辦法騙過得老奸巨猾的滕奇影，因為滕奇影早已知道，文禮賢的武功極高，蒙龍等一伙人之中，

決計沒有可以突施偷襲，使他在對方是誰也沒有看清便傷重昏迷的！文禮賢一定知道他是傷在甚麼人手下的，但是，他為甚麼要隱瞞不說呢？

滕奇影心中疑雲陡生，他還不明白其中是甚麼道理，但是他却有極其靈敏的觸覺，感到了文禮賢一定有甚麼古怪！

張標直來到了榻前，道：「文朋友，這件案子非同小可，上頭已限了極嚴的限期，銀號由閣下負責，失去了的金子若是追不回來，閣下從此也難以在江湖上行走了！」

文禮賢撐着身子坐了起來，道：「總捕頭說得是，我以後只好歸鄉務農了。」

張標又道：「文朋友，你眞的未曾看清楚，向你下手的人是誰？」

文禮賢向滕奇影望了一眼，搖了搖頭。

張標又道：「那位『沈公子』，你却是見過的，可認得出他是甚麼人來？」

文禮賢又搖了搖道：「我以前從未見過此人，不然，怎會為他所騙？」

張標轉過頭向滕奇影望來。

滕奇影聽得文禮賢那樣說，心中只覺得又好笑，又奇怪。當張標向他望來時，他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因為他再也想不到，文禮賢看來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但說起謊話來，却如此之流利！

張標指住了滕奇影，道：「文朋友，這位你是認識的了，照你看，他可與此案有關？」

文禮賢向滕奇影望來，眉心打着結道：「這……」文禮賢只講了一個字，還未曾向下講去，滕奇影已突然之間感到了一股寒意，感到他自己此際的處境實在太不妙了！

滕奇影是如何飽經世故的老賊，可是他在想到這一點之際，他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文禮賢是福來銀號請來的護院，聽說是因為他曾在山東道上，當福來銀號的東主遇到盜賊的時候，他出手救了這個大同府的大財主，來以才被請來的。

而他，却是一個遠近知名的大盜，而且曾在去年劫過福來銀號失手被擒！

在這樣的情形下，他講一百句話也不及文禮賢講上一句。

而且滕奇影已經明知文禮賢已經對鐵刃張標說了一次謊，那麼，難得他不會再說第二次！

如果文禮賢第二次的謊話，是說那個打傷他的人就是滕奇影，那麼官府中的人，自然更可以一口咬定，金子是他劫的，人是他殺的了！

滕奇影想到這裏，又不禁再打了一個寒戰！

他老於江湖，自然知道公門中的花樣，大同府中發生了這樣的大案子，上頭限下來破案的日期一定十分之緊，做公的為了交差，雖不致濫捕好人，但是抓到了像他這樣的大盜去頂數，却也不算是喪了天理！

滕奇影的心中，電光也似閃過了一個念頭：「走！」

當他心念電轉時，只聽得文禮賢還在支吾，道：「這……這……好像……」

滕奇影不等文禮賢的話出口，身形已陡地向上拔了起來。

幾乎是他身形才剛拔起，鐵刃張標便一聲陡喝，四五柄單刀鐵尺已經向滕奇影的下盤攻到！

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只見他雙腿突然一曲，緊接着，但見靴影晃動，電光石火之間他已連踢出了四五腳，那四五腳都踢在向他下盤攻來的鐵尺之上，踢得四五柄鐵尺一起向外蕩了開去，「錚錚」有聲，撞在其餘幾柄單刀之上，將那幾柄單刀也一起震了開去！

鐵刃張標在一聲巨喝之後，七八名捕快立時一起向滕奇影攻出，出手都極其迅疾，鐵尺、單刀，雜在一起，而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飛腳踢出，却全是踢向鐵尺，出招之快，認位又準，當眞是非同凡響，看得鐵刃張標也不禁喝了一聲采，道：「好盤絲腿功夫！」

而滕奇影就着雙腳踢中鐵尺之勢，身形已向上，疾拔了起來。

他身形拔起，手一探，便勾住了一條橫樑，緊接着，身子便向上直蕩了起來，雙足「砰」地一聲又已踹在屋頂之上。

張標急叫道：「他要走！」

然而張標只來得及叫了一聲，碎瓦已如雨而下，滕奇影腳上頭下，如同一條魚兒一樣，身子一挺，雙手在樑上一按，「颼」地一聲，已經自屋頂的破洞之中直穿了出去。

滕奇影一穿上了屋面，一個

翻身，身子伏在瓦面上，如同一隻貓兒一樣，向下疾滑了下來。

這時候只聽得呼喝喧嘩之聲不斷傳了出來，滕奇影貼着牆，向前疾掠而出，到了圍牆之前，身形再度拔起，又已翻過了牆，身形起伏，不斷向前掠了出去，

直等到身後的人聲漸漸靜了下來，他才停止了脚步，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知道自己若不是剛才走得快的話，那麼，只消文禮賢說出，是他押着十萬兩金子，出福來銀號時就遇到自己，動過手一件事，那麼自己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這時滕奇影心裏慶幸，幸而見機得早，走得快些！不然……

這時候滕奇影已感到，文禮賢不但武功在自己之上，而且他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走在他的前頭，令得他只有狠狠招架之功，而沒有還手之力！

滕奇影想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對於他來說，自然是奇恥大辱！而如今，可以令他雪恥的，只有一個機會，那便是他看出了文禮賢本身極有古怪。

他迅速地轉着念，他在想，文禮賢這時一定會以為自己已沒有命也似地逃出大同府去了，他甚至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趕走了一個眼中釘！

自己若是要對付他的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偏偏不走！

非但不走，而且，還要犯險再上福來銀號去，去察看他的動靜。

不論文禮賢有着甚麼秘密的行動，福來銀號遭了劫，死了那麼多人，他總不能就此一聲不響就走，總得回到福來銀號去交代一下的。

而對滕奇影而言，這時他雖然可以逃出大同府去，一路上，他也有這能耐去避躲公差的追踪，但是，却說甚麼也及不上反撲向福來銀號來得安全！

因為無論做公的如何精明，都想不到他有那麼大的膽子，會再回到福來銀號去！

滕奇影只想了極短的時間，便已打定了主意，他貼着牆向前一路掠了出去。

不多久，他已掠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口，依然燈火通明，滕奇影身形閃動，來到了另一條巷子，穿出了巷子到了銀號的後院。

他身形拔起，倏地掠進了後園的圍牆，只聽得銀號前面兀自人聲鼎沸，滕奇影悄悄向前走着，來到了一扇窗前，舐破了窗紙，向內望去。

只見房內也滿是公人，一個四方臉，頗具威嚴的官老爺正和一個滿臉怒容的大胖子對坐着，官老爺的臉上，則掛着十分尷尬的笑容，看來是正在陪小心。

那大胖子冷笑了半晌，才道：「大人，連福來銀號都遭了劫，這大同府的吏治政績，嘿嘿，自然也說不上一個好字了！」

滕奇影認得出那官老爺正是大同府的知府，只聽得他諾諾連聲，道：「閻翁說得是，還望閻翁多多包涵，下官已然限期五日，要破此案！」

那大胖子自然就是大同府中數一數二的大財主，福來銀號的東家了，也唯有他那樣的大財主，才能不將知府大人放在眼中。

只聽得他從鼻子中又發出了「哼」地一聲冷笑來。

大胖子道：「五天之內，若是捉不到盜魁，起不回失金，那麼這件事雖不致上達天廷，朝中的丞相大人，總是會知道的了，到時，大人頭上的這頂烏紗帽，嘿嘿，嘿嘿……」

在大胖子的冷笑聲中，滕奇影只見知府大人頻頻抹着汗，道：「下官知道，下官定當盡力，請閻翁暫時將此事壓一壓，不必驚動丞相！」

大胖子大剌剌地道：「那也得看這五天之內，情形如何而定！」

知府一迭聲地說着「是」，站起身來，道：「下官告辭了！」

聽那大胖子剛才的口氣，朝中的丞相都是他的至交，自然更不將一個小小知府放在眼中了，只見他竟連站也不站起來，只是冷冷地說了一聲「不送」算數。

知府帶着幾個做公的走了出去，不一會，就聽得外面一迭聲地叫道：「文爺來了！」

那大胖子忙道：「請！」

只見兩個人扶着文禮賢走了進來。

文禮賢仍然帶着傷，紮着白布，還有血絲，隱隱的從白布中沁了出來。文禮賢一走進來，見到了大胖子道：「東家，文某有負重托，着實慚愧！」

大胖子却嘆了一聲，道：「文爺，聽說你在半途就被人截擊，那也怪不得你。」

文禮賢道：「多謝閻翁不究，但文某人自此之後，再也無臉在大同府中留居，就此告辭！」

大胖子忙道：「文爺何必急在一時，你傷重未愈，不妨等養好了傷再說。」

文禮賢却搖着頭，道：「閻翁，文某必當盡力去追趕劫匪，多留一刻，便如坐針氈，無片刻得安。」

大胖子嘆了一聲，道：「文爺別那麼說，早半年，若不是文爺伕義出手，我已經被臥虎寨那幫强人擄上寨去了，文爺何以見外？」

文禮賢嘆了一聲，搖着頭像是不勝唏吁一樣。

滕奇影在窗外聽到了「臥虎寨」三字，心中便不禁陡地為之一動！

文禮賢就任福來銀號的護院已歷半年，滕奇影也曾千方百計打聽文禮賢這個人的來歷，但是却不得要領，只知道他是福來銀號的主人自山東道上帶回來的，聽說他曾在山東道上救過這個大財主而已。

直到現在聽到了「臥虎寨」三字，滕奇影的心中才雪地一亮！

滕奇影是獨脚强盜，對於綠林中的著名人物，他自然知之甚詳，他知道山東臥虎寨，寨主正是姓文！在那刹間，滕奇影緊緊地皺着眉，心念電轉。

滕奇影只想了極短的時間就明白了，全然明白了！

福來銀號東主在山東道上遇劫，文禮賢出手打救，這一切全是文禮賢一個人弄出來的把戲！

他藉此得了東家的信任，邀來福來銀號做護院。他，文禮賢就是近兩年來崛起黑道，行踪詭秘的臥虎寨文寨主！

當滕奇影一想通了這一點之際，他幾乎高興得要高聲大叫了起來！

文禮賢放着臥虎寨寨主不做，却到福來銀號來當一個護院，雖說福來銀號中用重金請來的各方高手不少，全以他為尊，但那裏及得上一寨之主？文禮賢為的是甚麼？自然是福來銀號中的金銀！

而如今，他在福來銀號一出事之後，立時嚷着要走，那應該是他已得了手了！

然而，金子却又是蒙龍、花蝶兒一伙劫走的，滕奇影的心中還是解不開這個謎來。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仍然

仔細聽着。

只聽得大胖子嘆了一聲，道：「文爺若是執意要走，那麼有些少盤纏相贈！」

文禮賢搖着手，道：「不敢當得很，只求賜馬一匹，待文某可以趕路，於願已足。」

大胖子像是十分不捨得文禮賢就此離去，唉聲嘆氣，吩咐道：「備一匹好馬，文爺帶傷上路，得揀一等一的好馬！」

大胖子一吩咐，立時有人答應着，不一會，文禮賢便站了起來，向外走去。

滕奇影身形拔起上了圍牆，居高臨下望去，只見文禮賢在院子中就上了馬，伏在馬背上，那馬兒便向外大步奔了出去。

滕奇影翻下了圍牆，悄悄跟在文禮賢的身後。

大街小巷之中，仍有不少做公的穿梭來往，但是一看到文禮賢便讓了開去，因爲人人都認得他是福來銀號的護院，是才受了傷的，誰也不會去注意他。這倒叫滕奇影也沾了光，不致被人發現。

滕奇影一直跟在文禮賢的身後，他輕功了得，竄高伏低，只看文禮賢一直向西去，在快到西門附近時，才轉進了一條巷子之中。

滕奇影背靠着牆，站在巷口，饒是他一生闖蕩江湖，但這時候也不禁心頭怦怦亂跳！

滕奇影心頭亂跳，絕不是怕他這時站在巷口會被做公的發現，也不是奔進小巷中的文禮賢有了甚麼驚人的舉動，而是他一路跟踪下來，憑他的機智，憑他做盜賊的經驗，他已經多少可以料到一些事實的眞相了！

而根據他料到的眞相看來，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脚强盜滕奇影，心頭也不禁一跳。

單想到了這一點，倒也不必心跳，他心跳的眞正原因，是因爲這時文禮賢顯然未曾發現他的跟踪！

文禮賢未曾發現他的跟踪，暫時來說就是他佔了上風！但是文禮賢是如此精靈的一個人，滕奇影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如此强的對手，這却使他的心情變得極其緊張！

他看到文禮賢到了那巷子的盡頭處下了馬。

文禮賢分明是眞的受了傷，因爲他一下馬，身子便向下一仆，「砰」地一聲撞在門口，接着，他伸手拉住了門上的銅環才勉强站了起來。

當他靠着一邊門在喘息時，另一半門已慢慢地打開了一道縫來。

滕奇影屏住了氣息，他看到自打開的門縫中伸出了一隻手來。

那自然是女人的手，腴白豐潤，腕上戴着金鐲兒，尖尖的指甲上搽着殷紅的鳳仙花汁。

那女人的手才一伸出來，文禮賢便握住了它，接着，文禮賢身形一轉，將那扇門撞得開了些，已經閃進了門內。

而他一進門，「砰」地一聲，那門又關上了！

即使在那門打開，文禮賢閃身進去之際，滕奇影仍然看不到那女人是甚麼人。

然而，滕奇影不必看到，也是可想而知的了，那女人不是蒙娘子便是花夫人！

滕奇影的臉上不由自主泛出了一絲苦笑來，他在想，他也算是一生闖蕩江湖的人了，可是比起人家來，却實在差得太遠了！

他一面苦笑着，一面身形略矮，「颼」地一聲，便已掠進了那巷子，到了那所房子的門口，將耳貼在門上聽着裏面的動靜。

他只聽得花夫人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道：「姐姐，這……這人不是文禮賢麼？你將他扶了進來作甚？」

蒙娘子却笑着，從她的笑聲中可以聽出，她的心中十分得意，她道：「妹子，我和你說過，有人要來和我會合，就是他了！」

這時候滕奇影只聽得花夫人和蒙娘子的聲音，却是看不到她們的神情。

而這時候花夫人神情之異特，也當眞難以形容。她瞪大了眼望着文禮賢，又望着蒙娘子，她的心中只感到滑稽，實在想笑，可是同時却又有一陣陣的恐懼感襲上她的心頭，令得她不由自主打着寒戰，笑不出來。

而蒙娘子則扶着文禮賢向內走了進去，當他們在花夫人身邊走過的時候，花夫人仍然呆若木鷄地站着，不知該如何才好。

只聽得文禮賢沉着聲，道：「他們兩人全都解決了麼？」

蒙娘子笑道：「要解決他們還不容易，三言兩語，就可以令他們自相殘殺了！」

花夫人聽到這裏，身子陡地一震，像是從一場噩夢之中醒了

過來一樣，陡地轉過身來。

她看到文禮賢的身子幾乎全靠在蒙娘子的身上，而蒙娘子也當他是最親的親人那樣扶着他。

花夫人在刹那間，她甚麼都明白了！

她知道半年前的那天晚上，她看到蒙娘子的房中，有一條人影掠出去，那絕不是她的眼花，那人就是眼前的文禮賢！

而蒙娘子向蒙龍提出要去打刦福來銀號，蒙龍開始也是不答應的，後來却終於扭不過蒙娘子，這才四出邀人來助陣的。

四出邀請黑道高手來助陣之際，他們四個人早已商量好，一等金子得手便立時將請來的黑道高手殺盡，金子由他們四人分享。

在還未曾行事之前，花夫人每一想到那些黑道高手，全然不知死之將至，還一心以爲每人可以分得上萬的金子遠走高飛，她心中總覺得好笑。

但是現在，她再想起這件事來，却是一點好笑的感覺也沒有！

因爲整件事她自以爲只是那些黑道高手被瞞在鼓裏，可是事實上蒙龍和花蝶兒也被瞞在鼓裏，就算她不起意，不叫花蝶兒去殺蒙龍，在她姐姐蒙娘子的挑撥下，蒙龍和花蝶兒兩人也是有死無生！

當花夫人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心頭的寒意越來越甚，因爲她也是被瞞在鼓中的一個！而且，她還在百芳院附近的小巷中去引誘文禮賢，將文禮賢打成了重傷，現在，蒙娘子和文禮賢會合了，他們的眞面目暴露了，他們會怎麼對付她？

花夫人一想到這裏，身子把不住發起抖來。

在那一刹間，她眞想轉過身，立時掠過圍牆向外逃了出去！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只要一逃出去，就算蒙娘子不來追她，她也一定落入做公的手中！

她呆立着，雙足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

裏應外合　早有預謀

蒙娘子扶着文禮賢，已快走進大堂去了，蒙娘子才回過頭來，道：「妹子，你快進來啊，站在院子中發楞，却是作甚？」

花夫人苦笑一下，聲音苦澀叫道：「姐姐！」

蒙娘子道：「妹子，你是聰明人，我想你也明白了，我們是姐妹，你還怕甚麼？」

花夫人挪動脚步，慢慢向前走去之際，她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也不知轉了多少念頭。

蒙娘子仍然一直在向前走着，花夫人跟在他們的後面，來到了西院之中。

蒙娘子進了房間扶着文禮賢，在一張榻上躺了下來，察看文禮賢的傷勢，轉過身來道：「妹妹，你下手也太狠了！」

花夫人在這時候眞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她只得勉强分辯道：「姐姐，我那時又不知道……不知道他是……這是你說的，將他打傷了，我們好去福來銀號中行事！」

文禮賢的一雙眼，一直停在花夫人的俏臉上，他反倒道：「沒甚麼，正要傷得重才好，如此，我們就可以出城了。」

蒙娘子却是一臉心疼的神色，道：「哼！賤骨頭，傷成這樣兒還說好呢！」

文禮賢笑了起來，道：「爲了十萬兩赤金，和一個美人兒，傷得重點又怕甚麼！」

當文禮賢說到「和一個美人兒」之際，他望着花夫人，目光十分異樣。

花夫人和文禮賢那種異樣的目光一接觸，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她立時低下了頭，一時之間心中更是亂得很。

蒙娘子已取出了傷藥，在文禮賢的全身傷口上敷着藥，花夫人一面心劇跳着，一面却又偷偷抬起眼來，望着文禮賢。

文禮賢帶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仍然盯住了她，花夫人的雙頰之上不禁泛起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她不禁想起在小巷中的情形來。

在小巷中，她曾風情萬種地去引誘文禮賢，然後出其不意地向文禮賢下手。

然而，現在她却知道，「出其不意」只是她一個人以爲如此，事實上，當她的嬌軀向文禮賢靠去之際，文禮賢是早已知道會發生的了！

但是，當花夫人在這時候想起在小巷中的情景之際，她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她在引誘文禮賢的時候，文禮賢是眞的着了迷！

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時候文

禮賢的神情，她是個蠻解風情的女人，自然也可以知道，若不是一個男人對女人着了迷，是絕不會有那種神情的。

花夫人又低下了頭，蒙娘子轉過頭來道：「妹子，你別呆站着，去打點水來！」

花夫人答應着，向外走去。

這時候她的心中更亂，因爲她即使是轉身在向外走去，是背對着文禮賢，但是她也可以感到文禮賢的目光仍然盯在她的身上！

蒙娘子將傷藥小心地敷在文禮賢的傷口之上，在她的臉上一直掛着甜蜜的笑容。

文禮賢輕輕地扭着她的臉頰，道：「我們自然在一起，你妹妹怎麼樣？」

蒙娘子隨口道：「由得她，她又不是孩子。」

文禮賢笑道：「她一個女人家，獨自在江湖上亂闖，那可不好。」

蒙娘子呆了一呆，伸指在文禮賢的額角上重重戳了一下，道：「你在想些甚麼？」

文禮賢却皺着眉叫起痛來，蒙娘子忙拉過了墊子，墊住了他的背。

這時花夫人已端着一盆熱水走了進來。蒙娘子用熱水替文禮賢洗着臉，然後才轉過頭來，道：「妹子，你可知文大哥是甚麼人？」

花夫人道：「他……不是福來銀號護院麼？」

蒙娘子「格格」笑了起來，道：「妹子，只怕你再也想不到，他是山東臥虎寨的文寨主！」

花夫人吃了一驚，殷紅的嘴張成了一個圓圈，蒙娘子又道：「半年前，閻百萬在山東道上，文大哥得知，特地命臥虎寨的人去截劫，他扮成了遊俠，將他自己派去的人打退，這才被閻百萬聘來當護院的！」

花夫人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要劫福來銀號是早已訂好計的了？」

蒙娘子道：「那自然全是文大哥的妙計。」

花夫人又向文禮賢望了一眼，當她遇到文禮賢的眼光時，她心頭又是一陣亂跳，道：「姐姐，可是我有一點不明白，既然如此，那你又爲甚麼叫我在小巷之中，打傷了……文寨主？」

蒙娘子笑道：「妹妹，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文大哥若是不受傷，我們動手，他難道在一旁袖手旁觀？他若不受傷，我們一動手之後，他如何可以脫身？現在，人人皆知文爺身受重傷，無須再在大同府久留，他要離開大同府，做公的盡皆知道，那十萬兩赤金也可以安然運出府城去了！」

花夫人失聲道：「好計！」

文禮賢望着花夫人，道：「妹妹，計是好計，只是你傷得我如此重，却打算如何賠我？」

花夫人媚笑道：「我只有一個人，你要麼？」

文禮賢笑得更邪道：「將你賠給我？」

蒙娘子臉有怒色，道：「你在胡思亂想甚麼？須待我死了，你才好轉這樣的壞心思！」

文禮賢笑了起來，道：「話何必說得那麼絕，連轉圜的餘地也沒有！」

蒙娘子益發發怒，道：「自然沒有！」

文禮賢忽然嘆了一聲，道：「那樣，實在是可惜得很了，唉！」

蒙娘子一怔，道：「你說甚麼？」

文禮賢又笑了起來，道：「既是沒有轉圜的餘地，你就非死不可了啊！」

文禮賢一個「啊」字才出口，手腕已陡地翻起，別看他重傷才愈，但是出手之快，却是無與倫比，一直躲在牆頭之上向內偷看的滕奇影，乃是武功何等之高的人，在一刹間也只看到精光一閃，根本未曾看到文禮賢是怎麼出的手！

而就在那刹間，只聽得蒙娘子發出了一下異樣的悶哼聲，身子已向後退去。

她一隻手已握住了劍柄，劍已出鞘一半，但是她另一隻手却掩住了胸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之中，一滴一滴迸流了出來。

她向後連退了三步，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雙眼睜得老大，望定了文禮賢。

花夫人一面搖着頭，一面笑道：「姐姐，別怪文大哥，男人嘛，總是貪新鮮的！」

蒙娘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聽到了她妹妹的那句話，花夫人的話才出口，蒙娘子的身子一側，已「砰」地一聲跌倒在地上。

她一跌倒在地，掩在胸口的手也鬆了開來，鮮血自她的心口疾湧了出來。

從她臉上的神情看來，她至

死也不相信自己會死，而且是死在文禮賢的劍下！

文禮賢緩緩抬起頭來望着花夫人，道：「臥虎寨可是一個好地方！」

花夫人媚笑着，道：「就算不是好地方，我也去定了！」

他們兩人慢慢走近，文禮賢握住了花夫人的手臂，花夫人投進了文禮賢的懷中。

在牆頭上的滕奇影看到了那樣情形，暗嘆了一口氣！

滕奇影一直伏在牆頭上，他伏的地方十分隱蔽，文禮賢和花夫人進出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他。

他看到花夫人扮成了一個車伕離去，文禮賢則將一箱箱的金子搬到院子來。他又看到花夫人駕着一輛由四頭驢子拖着的驢車駛進了院子，他們兩人合力將一箱箱的金子搬上車去。

他也看到，文禮賢和花夫人調笑着，在將金子搬上了車子之後，文禮賢進了車廂，花夫人駕着車，驢車向外駛了出去。

滕奇影滑下牆來，在驢車駛過他的身邊之際，他翻身跳到了車後，抓住了車後的橫木，然後，身又向下一滑，整個人便進了車底。

在車底，他雙手抓住了橫木，雙腳撐住了車底，他看着車輪的轉動，車聲震耳欲聾，十萬兩黃金全在那輛驢車之上。

驢車向前駛着，半個時辰之後已來到了東門，進出的車輛，捕快全在翻查着，鐵刄張標一看到了驢車，便帶着幾個捕快迎了上來。

就在張標來到了車前之際，文禮賢推開了車門，道：「張捕頭，甚麼事？」

張標「噢」地一聲，道：「文爺，是你，你眞的要走了麼？」

文禮賢苦笑了起來，道：「張捕頭，你想想，我在大同府栽得如此之慘，怎能不走？」

張標嘆了一聲，文禮賢又道：「張捕頭可是在搜檢來往車輛，怕有人將金子夾帶出去麼？」

張標道：「是啊，但至今未有所獲。」

文禮賢道：「我趕着想渡過大河，張標頭可否先派人來查查我的驢車？」

張標苦笑道：「文爺說笑了，文爺請行！」

張標當公差也不止一年兩年了，但是他再精明，却也決計想不到，文禮賢就是整個劫案的主持人，被劫的金子就在他的車上！

文禮賢又嘆了一聲，抬頭向坐在車座上，扮成了車伕的花夫人道：「快趕路吧！」

花夫人揮下鞭去，「啪」地一聲，驢車越過了其他車子，慢慢向前駛了出去。

滕奇影貼在車廂底上，可以看到一列列捕快腰際所繫的單刀的刀尖，閃閃生光。

他心中又暗嘆了一聲，這是他唯一值得安慰的事，文禮賢絕料不到他就在車底！

文禮賢一定以爲他在逃命，在大同府中東藏西匿，或者已遠離了大同府！

而他，却就在文禮賢的車廂底下，滕奇影一想到這一點不禁高興地笑了起來。

車子不斷向前駛着，車輪和驢蹄踢起來的塵土，蓋得滕奇影一頭一臉，滕奇影屏住了呼息忍受着，車子離大同府已越來越遠了！

滕奇影雖然匿在車廂底下，但是他也可以覺出，天色在漸漸昏黃，那是夕陽已經西斜了。

滕奇影覺出，車子顚簸起來，他看到很多亂石，車子正在駛上一個山崗。

滕奇影自然知道那是金龍岡，他聽得文禮賢探出頭來，道：「上了岡子，我們可以歇一歇。」

花夫人嬌聲嬌氣地答應着，車子慢慢爬上了山岡，文禮賢自車廂中跳了出來，那時，滕奇影已緩緩自他的腰帶之中抽出了一柄軟劍來。

他那柄軟劍又細又長，他雙足一鬆，身子已落了下來，才一落下，他捏住劍尖的手指便鬆了一鬆，只聽得「錚」地一聲響，軟劍已向外疾彈了出去，正刺在文禮賢的左腿上！

文禮賢「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滕奇影手在地上一按，身形已從車底穿了出來，「哈哈」一笑，道：「文兄，好啊！」

文禮賢左腿之上，鮮血淋淋，他站立着望着滕奇影，臉上的神色古怪之極。

而滕奇影才一穿出，手臂一沉，軟劍閃起一股精光又已當胸刺到！

文禮賢身子一側又避了開去，喝道：「你，你是從那裏來的？」

滕奇影却答非所問，道：「薑是老的辣啊，文兄！」

文禮賢的臉色難看之極，在車座上的花夫人却已悄沒聲地掣出短劍，夕陽映着短劍發出奪目的光芒來，滕奇影背對着花夫人自然看不到，但是文禮賢看到了，心中却是一動！

以一敵二　搶奪金子

他立時哈哈一笑，道：「滕朋友果然了得，佩服得很，此處離大同府不遠，我們何必在此相爭，不如……」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花夫人挺着短劍已然自車座上疾掠而下！

而文禮賢也在這時身形陡地一矮，手抖處，長劍已向前刺出，剎那之間滕奇影已然腹背受敵。

可是滕奇影早已料到了這一點，他看到文禮賢忽然改了口氣滿臉堆笑，已知他必有陰謀的了，趁人不覺突施暗襲，這本是滕奇影的拿手好戲，如何還會上了人家的當？花夫人和文禮賢兩人才一攻出，滕奇影一聲怪嘯，身形已疾拔而起。

花夫人自車座之上疾翻了下來，連人帶劍一起撲出，來勢極其迅疾，而滕奇影就在剎那間向上掠起，花夫人手中的短劍精光閃閃，一劍走空，滕奇影的身形在半空之中陡地翻了一翻，却已翻到了她的背後，而那時候，花夫人的身子還在半空！

在那一剎間，花夫人也知道不妙了，她臉色陡地一變，只聽得文禮賢急叫道：「快落地！」

文禮賢的武功極高，若不是他的傷重未愈，他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定也可以立時身形拔起，在半空中擋住滕奇影的。

然而他在小巷中所受的傷却十分沉重，這時想要躍在半空却是力有未逮，但是他的見識畢竟極高，他一眼看滕奇影翻到了花夫人的背後，就知道花夫人唯一避開滕奇影攻擊的方法便是立時落地！可是，花夫人却想不到這一點！

花夫人一覺出頭頂一股勁風掠過，人影一閃，眼前的滕奇影已然不見，心中陡地一驚，竟在半空之中硬生生地一扭，轉過身來。

花夫人才一轉過身，手中短劍便向前疾刺而出！

可是，當她轉身出劍之際，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早已長劍抖動，也一劍刺出，兩人發劍的時間雖然不相上下，但在那樣的地形下，却是長兵刃佔了便宜，只見劍光閃動，「噗」地一聲響。

這時候文禮賢其實還看不清那「噗」地一聲究竟是誰的長劍刺進了誰的身中，但是，他却已經知道，花夫人是萬無倖免的了！

是以，他自然而然閉上了眼睛。

緊接着他便聽得花夫人發出了一下尖叫聲來，文禮賢倏地睜開眼來，只見花夫人和滕奇影兩人的身子已一起落了下來。

滕奇影手中長劍恰好刺進了花夫人的胸口，而花夫人的手臂，離滕奇影的胸口却還有尺許！

滕奇影飛起一脚，踹在花夫人的腹際，「砰」地一聲，將花夫人的身子踢得向文禮賢直飛了過去，他「哈哈」一笑，道：「文寨主，這是你的新壓寨夫人，你還不扶住了她？」

當花夫人中劍發出一聲尖叫之後，她早已氣絕了，這時，她屍身向文禮賢飛了過來，文禮賢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

文禮賢和蒙娘子早有勾搭，但是他對花夫人却也異常傾心，而且他正打算帶着花夫人回臥虎寨黃金美人共享之際，花夫人却已遭了意外，他如何不難過？

剎那之間，他臉色鐵青，任由花夫人的屍身「砰」地一聲跌倒在他的身邊。

他握住了長劍的手也不由自主在微微發抖，以致他手中的長劍發出了一陣微微的「嗡嗡」聲來。

滕奇影的長劍上滿是血，血順着他的劍尖，一滴一滴向下滴着，他長劍平舉着已向前一步一步逼了過來，臉上掛着極其陰森的微笑，道：「文寨主，我看現在，你也只好認命了！」

文禮賢凝立不動，只是劍尖斜斜向前伸了出去，滕奇影來到了離文禮賢身前五六尺處站定，他也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如文禮賢，但這時他却胸有成竹，因爲他知道文禮賢重傷未愈！

文禮賢仍然站立不動，滕奇影略停了一停，「刷」地一劍已然攻出！

文禮賢身子一側，他剛才凝立不動，但是滕奇影才一出劍，他的行動却快得出奇，身形一側

間便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不向外避，却向前衝了過來，這一下，却也大出乎滕奇影的意料之外！

滕奇影急忙也一側身，只聽得「錚」一聲響，雙劍相交。

文禮賢的劍勢快疾無比，劍才相交，他踏步進身，劍尖已削向滕奇影的手腕。

滕奇影身子一矮，橫劍反揮，擋開了文禮賢的那一劍，文禮賢「騰」地又跨前一步，左掌已趁機反拍而出，那一掌來勢詭異之極，滕奇影做夢也料不到他在身受重傷之後，文禮賢右手使劍，左手還能出掌，一個避之不及，「砰」地一聲已被一掌擊中肩頭。

那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擊得滕奇影的身形一個跟蹌向後跌出了一步。

文禮賢得理不饒人，一聲長嘯，長劍霍霍又已攻到，滕奇影就勢向後仰去，在岡子上滾了幾滾，他一面打着滾來一面長劍「颼颼」不絕發招，將文禮賢逼退。

他將文禮賢逼退了幾步之後，一躍而起，長劍已疾刺而出。

文禮賢的幾處傷口，這時已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滕奇影的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到了那樣的情形，是以他心中一定，那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準！

就在劍尖快要刺到之時，文禮賢在剎間身子突然向後仰了下去。

那一仰之勢，也是妙到了極點，堪堪避開了滕奇影的那一劍！

當文禮賢的身子向後仰去之際，他的雙足仍然站在地上，而身子齊膝蓋處向下彎着，像是一座橋一樣，那是極上乘的「鐵板橋」功夫。

滕奇影一看到這樣的情形，立時身形一縱，雙足向文禮賢的雙膝直踏了下去！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文禮賢的雙膝若被踏中，自然非一起斷折不可！

但文禮賢就在這時，左手在地上一按，雙足却也向前踢了開來！

剎那之間只聽得「啪啪」兩聲響，兩人的兩脚各踢在對方的脚上！

這兩脚兩人都是用力踹出的，滕奇影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後倒翻了出去。而文禮賢也悶哼了一聲，身子向外連滾了七八下。

滕奇影落地之後，雙脚仍是隱隱作痛，但是他立時又挺劍撲了上去。

文禮賢以劍支地，身形一挺站了起來，兩人的長劍再度相交，文禮賢身形晃了一晃，迅速地向後退了出去，退到了驢車之旁。

滕奇影「桀桀」怪笑，道：「文寨主，我看你不濟事了，你還不捨得這十萬兩黃金麼？」

文禮賢眞的有點支持不住了！

他那種氣定神閒的樣子也消失了，只聽得他咬牙切齒，臉上的肌肉在不斷抽搐着，口中已隱隱有鮮血流了出來。在和滕奇影動手之後，滕奇影雖中了他的一掌，還是他佔着上風的！

但是，他原來所受的傷却在漸漸發作，他退到了驢車邊上，倚住了車廂，不住地喘着氣，滕奇影怪笑着，向他漸漸逼了過來。

文禮賢的臉色越來越難看，等到滕奇影已來到了離他極近之際，他才猛地向前撲了出去，滕奇影早已看出文禮賢支持不住了，是以並不還擊，只是在文禮賢向前撲來之際，身形突然一側。

滕奇影打的主意是，只要文禮賢一個收勢不住，向前衝了出去的話，那麼，他只要一個轉身，便已自然而然在文禮賢的身後，足可以從容取勝了！

却不料滕奇影才一側身，文禮賢看來是以極其迅疾的身形在向前衝來的，却在突然之間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

就在文禮賢的身形突然一凝，滕奇影陡地一驚間，文禮賢的長劍又已刺到，「颯」地一聲直刺進了滕奇影的右脅之下！

滕奇影一聲怪吼，身子立時後退。

總算他退得很，是以文禮賢的那一劍，只不過刺進了一寸多一點，文禮賢立時收劍，滕奇影的右脅之下立時血如泉湧！

但是文禮賢的身子却也搖晃不定，滕奇影雖然受了傷，但一見這等情形，如何肯放過這機會，長劍抖動，抖出了好幾朵劍花來。

這一劍，劍勢美妙，文禮賢在剎那間，竟辨不出滕奇影的一劍，究竟想刺向自己甚麼地方！

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急切間，他却又忘了自己就在驢車之前！

他才向後退去，「砰」地一聲，背就撞在車廂上，他後退之勢極急，那一撞的力道也是大得出奇，車廂上的一根橫木，又恰好撞在他的背心之上，令得他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而就在這時，滕奇影的一劍也已經刺進了他的胸口！

那一陣致命的劇痛，反倒令得他清醒了過來，他陡地掙了一掙。

但是，他那一掙，却根本無法掙得分毫，因爲滕奇影的一劍已刺透了他的身子，劍尖釘在車廂之上！

人爲財死　一場痴夢

文禮賢一聲怪叫，反手一劍，向拉車的驢子刺了出去，他一劍刺中了驢子，劍向上一提，還想將驢繩削斷，但是劍勢已衰，却只將韁繩削斷了一半。拉車的驢子被文禮賢一劍刺中，立時向前奔了出去，滕奇影一見，也不及拔劍出來，飛身拔起，便到了車座之上，那時文禮賢早已死去，但是他的身子却還被釘在車廂之上，車子向前馳去，看來，文禮賢便是背貼在車廂上一樣詭異之極。

滕奇影一上了車廂，立時拉住了韁繩，可是此際車子正在衝下岡去。

地勢斜，驢子負痛狂奔，勢子又急，急切之間，滕奇影拉得急了，「啪」地一聲，韁繩斷裂，驢子的去勢更急。

利那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巨響，車輪撞在一塊大石之上，整個車輪，向外飛了出去，車身突然倒了下來，滕奇影的身子也從車上跌了下來。滕奇影才一跌下，身子便在半空之中彈了一彈。

本來，他雖然受了傷，但是以他武功而論，他還是可以穩穩落地的。

然而，就在他雙脚快要沾地之際，整輛車子，却一起翻側，車廂向他疾撞了過來！

滕奇影身形還未站穩，便已被車廂撞中，那一撞，撞得他眼前發黑，胸口發甜，身子被撞出了丈許，才重重跌到了地上！

那一跤跌得極重，滕奇影在利那之間，胸口一陣發甜，一口鮮血忍不住便要噴了出來。

滕奇影連忙眞氣運轉，他緊閉着眼，要將那一口鮮血忍了下去，因爲他知道，這一口鮮血若是噴出來的話，必然身受重傷。

而這裏離大同府城，並不是太遠，難保沒有來往的行人，若看到倒在一旁的車子和跌了滿岡的箱子就糟了。

有幾隻箱子在跌出車廂時，撞在大石上箱子已經被撞了開來，一錠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正散跌在岡子上，映着夕陽發出奪目的光華來。

任何人一看到那樣的情形，都會立即想到大同府福來銀號遇劫的事！

而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他身受重傷的話，那就眞是糟糕透了。

滕奇影竭力忍着，他胸頭氣血翻湧，過了好一會，那一口鮮血才算是被他强忍了下去。

他喘着氣，以劍支地，慢慢地站立了起來。

這時太陽已越來越偏西了，當他站立起來之後，他的身影映在岡子上，又細又長，看來十分詭異，他望着傾側了的車子，望着那兩頭又被壓傷了的驢子，在利那之間動了十七八個腦筋，在想着如何才能將那十萬兩黃金帶着走。

可是，就算他是出了名的老賊，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却也想不出可行的辦法來。

他的心中，越來越焦急，眼看這麼多黃金已經到手了，但是他却沒有法子帶走，那實是焦急得令人難以抵受的事。

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突然之間剛才强忍下去的那一口鮮血，忽然又湧了上來，「哇」地一聲疾噴而出，而他的身子也陡地一側，「砰」地跌倒在地！

他伏在地上不住地喘着氣，此際他眼前的岡子上的那些亂石，像是不斷在飛舞一樣。

滕奇影想撐着身子站起來，但是却終於又倒了下來。在他的身子又倒下來時，他半邊臉貼在岡子上，也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

滕奇影的心中陡地一凜，那馬蹄聲來得如此急驟，至少有十多匹健馬之多。

而且，尋常客商、途人，也決計不會將馬兒騎得如此之急的，滕奇影陡地一挺身，勉力站

了起來。

而那十來匹馬的來勢好快，滕奇影才一躍起，馬兒捲起的塵頭已可以看到了！

接着有三五匹馬已然竄上了岡子，在塵頭中還看不清騎在馬上的是甚麼人，但却已聽得有人放直了喉嚨在叫道：「文爺！文爺！」

那正是大同府總捕頭，鐵叉張標的聲音！

一聽到了張標的聲音，滕奇影只覺得身子突然一陣發軟，「咕咚」一聲便栽倒在岡子上。

然而他却也知道，那是他自己的生死關頭了，所以他才一跌倒，劍尖在一塊石上用力一撐，又立時將身子挺直。

也就在這時，那十餘匹馬已一起馳上了岡子，有人叫道：「頭兒，文爺已出了事！」

隨着這一句話，又立時有好幾個人齊聲叫道：「看，滕奇影！」

滕奇影勉力向前竄去，他居然也竄出了六七尺，然後，他又「砰」地跌倒在地，他想借着跌倒的勢子，骨碌碌地滾下山岡去的。

然而，他沒有滾出了多遠，在他的身邊，人影颼颼地掠過，好幾個人，已經自馬背之上飛身而下，將他的去路完全攔住。

在那片刻間只聽得所有人，幾乎全在發出驚呼聲，道：「看，那麼多金子！福來銀號被劫的十萬兩金子全在這兒了！」

滕奇影無法再向前滾去，他只好站了起來，喘着氣，他才一站起，鐵叉張標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前，張標「哈哈」一笑，道：「滕朋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滕奇影一面喘着氣，一面道：「張哥兒，你別弄錯了，劫福來銀號的不是我！」

張標和他手下的捕頭一起轟笑了起來，滕奇影一咬牙，「颼」地刺出了一劍，張標早已看出滕奇影口角帶血，身受重傷，是以也不還手，只是略一側身，滕奇影劍勢收不住，身子已仆跌在地。

他一仆跌在地上，兩個捕頭疾步而上，兩柄鐵尺已一齊擊下，正擊在滕奇影的小腿骨上，只聽得「卡卡」兩下響，小腿骨已一起斷折。

滕奇影小腿骨被鐵尺打得折斷，自忖此番勢必凶多吉少，奮力作最後一擊，長劍遞出，一招「黃河落日」，幻起萬道光芒，直指那兩個使鐵尺的捕頭，意欲一個夠本，兩個有利。但重傷之下，滕奇影已然如强弩之末，劍不由自主，力不隨意給鐵尺一撩，長劍便告脫手，飛入冥色之中。整個人悶哼一聲，隨即癱直在地。

張標一抬腿，踏住了滕奇影的背心，早又有捕快抖起一端有銳利尖刺的鐵鍊，刺進了滕奇影的肩頭，鐵鍊在穿過滕奇影的琵琶骨之際，滕奇影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隨着那一下慘叫聲，滕奇影又叫道：「不是我，劫福來銀號的不是我！」

劫福來銀號的倒眞的不是滕奇影，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誰還會信他的話？張標重重一脚踢了滕奇影一下，喝道：「將他拖走！」

三四個捕快拖着滕奇影便走，滕奇影仍然在不斷叫道：「不是我！不是我！」

他的叫聲異常凄厲，令得投向林中的歸鴉，又一起振翅飛了起來。

張標來到了文禮賢的屍體之旁，呆呆地站着嘆了一聲，道：「文爺，你東家閻百萬待你眞不錯，知道你執意離開了大同府，還着我快馬來追，送三百兩盤纏給你，現在你已到陰司路上去了，自然用不着了！」

文禮賢雖然死了，但是他的雙眼仍然睜得老大。張標俯下身，閤上了他的眼皮，轉過頭來道：「陳得勝，你快馬馳回城去告知弟兄全趕到這裏來，失去的金子都在此處了！」

一名捕快應聲上馬疾馳而去，張標在岡子上緩緩地踱着，夕陽越向西沉，天際的紅霞便越是光輝奪目，映在岡子上的那些金元寶上，也更使人睜不開眼來。滕奇影一直在叫着「劫銀號的不是我」，他在被綁赴法場斬首的時候也在叫着。圍在法場外看熱鬧的人不知有多少，人人都聽到滕奇影的叫聲。但是，不論圍在法場旁的人有多少，却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滕奇影的話。

太陽高高掛在天上，晴空是一片蔚藍，它似乎知道這一切；究竟這是一齣命運的悲劇，還是一齣命運的喜劇？那就要憑人心去估定了。太陽不會作答，只高高掛在天上。

大同府依然那麼繁華，銀子和女人依然是大同府馳名天下的兩件東西，也一點也不假！（完）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殺手黃蜂針

馬騰·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馬天馳等人到騾馬店找掮客，與鍛鐵漢衝突，對方一死兩傷……唐雲川念念不忘顧麗如的美色，無心完成任務，面具人申斥勒令他定要在洪庭宇前來顧家之際殺死他，欲動手之際正好顧麗如出現……唐雲川又一次因美色失去殺洪庭宇的機會，探聽到他與項力持聯袂到翠香居喝酒，便跟蹤而至，幸虧洪庭宇內穿玄鐵線衣……

馬天馳向項、洪兩人抱拳施禮道：「項大叔，這位想必是洪世伯了。天馳見過洪世伯。」

董其俊師兄弟三人跟着向洪庭宇抱拳施禮道：「晚輩見過洪前輩。」

項力持接口逐一說出董、唐、李三人的姓名道：「洪兄，這三位少兄就是祝兄之高足。」

洪庭宇連連向馬、董四人拱手還禮，口裏道：「英雄出少年，四位賢侄皆年少英挺，不愧是顧兄和祝兄之高足。呵呵呵，洪某眞替顧兄和祝兄高興。」

待各人重新坐下，喝口茶，項力持開口道：「天馳、董少兄，此行可有所獲？」

馬天馳看一眼董其俊道：「董兄，你來說吧。」

洪庭宇看着，暗暗點頭，暗讚馬天馳識大體，懂謙讓。

董其俊開口道：「項大俠，晚輩四人此去甘州峽，所獲不多，教項大俠失望了。」將趕到甘州峽後，再到白田鎮的經歷說出來。

顧、周、方三人早已聽大師兄馬天馳跟董其俊師兄弟三人說過了。

待董其俊說畢，馬天馳才開口道：「項大叔，天馳無能，以至不能循白田鎮那條線索追查下去，愧對家師他老人家之亡靈。」

顧麗如道：「大師兄，你跟董少兄、唐少兄及李少兄已盡全力，結果如此，怪不了你和董少兄三位。」眼見馬天馳無恙歸來，顧麗如放下心頭大石。

項力持開口道：「天馳，你與董少兄三位能夠追查到白田鎮那裏，已不簡單。老實說，余對你與董少兄三位此行並沒抱太大的期望。須知幹他們那一行的，從來便非常隱秘，若是那麼容易便被你和董少兄三位追查到那個黃蜂殺手的主兇，他們早已在江湖上烟消雲散。因此，你四人毋需自責不安。」

洪庭宇接道：「爾等可知，洪某於東效翠香居與項兄喝酒時，遭到黃蜂殺手的暗襲！」

馬天馳與董其俊幾個晚輩莫不色變。

不等幾個晚輩說話，洪庭宇神色自若地接着說下去：「爾等可知那個黃蜂殺手是何許人？說出來，恐怕爾等不會相信！」

周勃性急地道：「洪世伯，何許人？」

洪庭宇一字一字道：「川中唐門中人——唐雲川那小子！」

「當眞？」周勃驚震之餘，不大相信。

「洪某老眼沒花，焉會看錯！」洪庭宇沉聲道：「當時，那小子與洪某相距不過咫尺。」

項力持接口道：「千眞萬確，確是唐雲川那廝！」

馬天馳幾個晚輩莫不大為震驚道：「唐門中人居然是黃蜂殺手！若非洪世伯與項大叔親口說出來，且親眼目睹，實教人難以置信！」馬天馳脫口失聲說出這句話。

周勃呆住，手心冒冷汗。幾個晚輩中，以他所受的震撼最大。

因他一直以為唐雲川乃是唐門中年輕一輩的俊彥。與唐雲川甚為投契。

顧麗如於震驚之餘，慶幸對唐雲川並不假以詞色，算得上有先見之明。

董其俊師兄弟三人雖沒見過唐雲川，但從馬天馳口中聽聞其人，知道唐雲川是何許人，因而同感震驚。

「洪前輩於咫尺之距遭到黃蜂殺手的暗襲，竟然毫髮無損……」

洪庭宇不等董其俊說下去，截道：「洪某之能夠安然無恙，全賴貼身穿了一件專尅暗器之寶衣，否則，早已死在黃蜂針下。」

將在翠香居遇上唐雲川，遭其以黃蜂針暗算之驚險情形說出來。

馬天馳等人聽着，莫不心驚魄動，揑把冷汗。

「若非姓唐的小子有人接應，洪某與項兄早已將他擒下，怎會被他走脫。」洪庭宇深心不憤。

「他雖則跑了，身份已被揭破，他跑不了的。從今後，他亦再不能以唐雲川這個身份示人！」項力持道：「待會以飛鴿傳書通告唐門及武林同道，姓唐的便成了過街老鼠，無以容身。」

「眞想不到唐雲川便是黃蜂殺手！」方挺長長呼口氣，目光一轉，落在周勃身上道：「二師兄還將他視如知己，讚他……」

周勃慚愧地道：「三師弟，別說了！我有眼無珠，錯把豺狼當人看，我該死！」

項力持忙道：「周世侄不用如此自責，在此之前，咱們誰看得出姓唐的是披着人皮的狼？當作一個教訓吧。幸好他並沒乘機怎樣，否則，對咱們的傷害便大了。」

馬天馳點頭道：「項大叔說得對，誰會對一個已查證落實的人之身份起疑？因此，誰也不可怪誰。」

董其俊開口道：「洪世伯、項大俠，既已知黃蜂殺手是何許人，咱們還坐着幹嗎？還不全力追查，將他揪出來！」

唐、李兩人連聲附和。

項力持道：「對姓唐的那廝當然要全力追查，不過，恐怕會事倍功半。試想一下，姓唐的已身份敗露，還不躲匿起來麼。需知幹他們那種勾當的人，對於匿藏一道，有其過人獨到之處，要不，那廝早已被揪出來了。」

「項前輩，咱們豈能知難而退了？」唐人俊情急地道。

項力持搖搖頭道：「即使上天入地，亦要將那廝揪出來！除了加緊全力追查那廝之下落外，咱們可雙管齊下……」

洪庭宇接口道：「項兄，可是誘其現身？」

項力持點點頭。

「項兄似乎成竹在胸？」洪庭宇含笑看着項力持。

項力持頷首道：「萬事俱備，祇欠東風。」

馬天馳已明白是怎回事，急道：「項大叔，仍未有消息？」

「相信這幾天便知分曉。」項力持答。

眾人都知道項力持說的是怎麼回事，祇有顧麗如不明所以。她問道：「項大叔，怎麼一回事啊？」

項力持笑笑道：「姪女兒，愚叔沒工夫跟妳說清楚，待會讓天馳跟妳說個清楚明白吧。」話落，對洪庭宇道：「洪兄，飛鴿傳書一事，要你幫忙聯署。」

洪庭宇爽快地道：「理該幫忙。」話落，與項力持離座往外走。

*　*　*

「大師兄，原來如此。」顧麗如聽畢馬天馳的解說後才知道「誘敵現身」之計的意思。問道：「你們全都早已聽聞，為何不跟我說？」

馬天馳忙道：「師妹，咱們之所以瞞着妳，乃因妳那時心情悲傷，因而沒對妳說，妳要怪便怪我吧，別怪項大叔。」

顧麗如抬眼瞥了馬天馳一眼，見他一臉緊張不安之色，禁不住抿嘴一笑道：「大師兄，項大叔跟你皆出於一番好意，我怎會怪你們。」頓一下，語聲帶點忸怩地道：「大師兄，這趟去甘州峽，眞的沒……遇上甚麼兇險吧？」

馬天馳忍不住咧嘴一笑道：「師妹，我不是早已對妳和二師弟、三師弟說得一清二楚了嗎？那有遇到兇險，騙你幹嗎？」突然兩眼定定地注視着臉帶忸怩之色，微微偏側身子的顧麗如道：「師妹妳……」

「人家……不知多擔心……你……」顧麗如口裏吐出蚊吶般的語聲，心如鹿撞。

馬天馳聽在耳中，却如天音，清晰無比，禁不住心頭狂喜，但却不敢孟浪失態，道：「師妹，眞的嗎？可否再說一次？我……聽不大清楚啊。」

顧麗如俏臉發熱，垂下螓首，嬌聲道：「大師兄，你啊！大笨蛋！不睬你！」別轉身。

馬天馳以爲顧麗如生他的氣，嚇得着慌道：「師妹，別惱啊！可是我說錯了話，我向妳賠罪。」

顧麗如料不到馬天馳是個牛皮燈籠，跺脚羞惱地道：「大師兄，唉！你是個木頭人嗎？氣死人了！」

「師妹……我剛才聽到的，是眞的？」馬天馳急得手足無措。

「當然是眞的。」顧麗如話出口，羞得低垂下頭。

「師妹，我原來沒聽錯，太好了。」馬天馳狂喜得手舞足蹈，喜道：「師妹，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陡地一手執住顧麗如一隻柔荑道：「師妹，我……每日都記……掛着妳……」

「騙人。」顧麗如芳心狂跳，連脖根也發紅，頭垂得更低。

「我沒騙妳！」馬天馳急得一張臉漲紅，急道：「師妹，我起誓，從沒對妳說過一句謊言假語。」

顧麗如偷瞥一眼，看到馬天馳一副緊張兮兮的樣子，禁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

馬天馳呆了呆道：「師妹，笑甚麼？」隨即明白笑的是他，心裏甜甜的喜道：「師妹，妳不嫌我……」

「牛皮燈籠，木頭，不要你，要誰？」抬起頭，俏皮地溜了馬天馳一眼。

馬天馳再也無法按捺心裏湧起的那股激情，兩臂一舒，將顧麗如摟入懷中。

「大師兄……」一聲叫喚突如其來，嚇得馬天馳一胸激情頓散，慌忙縮回雙臂，一副作賊心虛的樣子。

顧麗如亦被那一聲叫喚驚得一腔柔情密意烟消雲散，慌不迭移開兩步，免得被人看到她與馬天馳站得太近。

發出叫喚聲，大煞風景的到底是誰？

原來是周勃。

假扮目標誘殺手

「大師兄，跟師妹在這裏啊！」周勃邊嚷，邊急急走到馬天馳跟前。

馬天馳神態仍有點不自然道：「二師弟，甚麼事大呼小叫。」心裏却慶幸周勃人未到聲已到，否則被撞上不知有多尷尬。

「大師兄，項大叔着你到那裏去一趟。」周勃道：「還以爲你在房中，原來跟師妹在這裏說話，害小弟到處找你。」說話時，不經意地看看臉上紅霞似未退盡的顧麗如一眼。

顧麗如「作賊心虛」，避開周勃目光，急急道：「剛巧在這裏碰上大師兄，說幾句閒話。」

「可知項大叔何事喚我？」馬天馳用說話來掩飾自己的窘態。

周勃搖搖頭。

「我這就到項大叔那裏。」馬天馳拔脚便往項力持居處走去。

來到項力持起居之處，祇見洪庭宇在座，忙向兩人抱拳施禮。

「天馳，有頭緒了。」項力持喜形於色。

「項大叔說的可是設阱誘黃蜂殺手現身一事？」

「正是。」項力持道：「剛剛接到傳來的消息，替黃蜂殺手接買賣的傢伙已答覆接下那宗殺人買賣。故此找你來商議一下，如何佈網設阱。」

馬天馳喜道：「太好了，任那個唐雲川脅生雙翅，這次看他能飛得了。」頓一下，接道：「天馳經驗淺薄，不便置喙，但憑項大叔與洪世伯吩咐。」

洪庭宇道：「項兄，必須立刻佈下羅網，說不定那小子何時便會動手，怠慢不得。」

「洪兄所言極是。」項力持道：「咱們晝夜便趕去佈置。」頓一下，爲難地道：「絕不能讓季兄冒險，必須找一個人冒名頂替。可是，一時間不知找誰頂替。」

馬天馳想也不想便道：「項大叔，小姪願冒這個險。」

項力持搖頭道：「面目可以易容改變，但身形無法改變，季兄身形高大略胖，想遍了，沒那一

個的身形跟季兄相以。」

「這個……倒眞棘手。」洪庭宇蹙起雙眉道：「一時間，確實很難找到身形相像的替身。」目光不經意地落在項力持身上，倏地目光一亮，脫口道：「項兄，你便是現成的一個。」

馬天馳聞言打量項力持一眼，這才「發覺」項力持身形不但高大，而且有點肥胖，禁不住道：「洪世伯，項大叔跟那位季……先生身形相似。」

洪庭宇含笑道：「有七分相似。」

項力持低頭打量自己的身形，失笑道：「姜太公封神，忘了自己。呵呵，我便是現成的一個，居然還去費神思量，眞糊塗。」

「項兄願冒這個險？」洪庭宇看着項力持。

項力持慨然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洪兄，天馳，我意已決！」

「洪某將身上那件玄磁鐵綫衣讓你穿上。」洪庭宇道：「那便不用怕那小子的黃蜂針暗器。」

「項大叔……」

項力持向馬天馳擺擺手道：「不用說了，我意已決。」一頓，接道：「此行不用太多人。天馳，讓你兩個師弟留下料理內外事務，你與董少兄三人跟我同去。」

「項兄，還有洪某。」洪庭宇捋捋衣袖道：「洪某非要親手將那小子擒下。」

夜色中，一行六騎自南城門馳出城外，沿着大路往前馳去。

那六騎之鞍上人分別是洪庭宇、項力持、馬天馳、董其俊、唐人俊及李玉俊等六人。

* * *

「黃蜂，老闆替你接下一宗買賣，着你暫時不需要理洪庭宇這個扎手貨。絕不許失手，否則，絕不輕饒！」面具兩道銳厲目光從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盯在唐雲川臉上。

「面具，我不想幹了！」唐雲川不敢與面具目光相接。

「休想！」面具厲聲叱道：「除死方休！黃蜂，你不是瘋了吧？」

唐雲川凄涼地嘆口氣道：「那與行屍走肉何異？」

「大不相同。」面具道：「每殺一人，你可得厚酬。有錢，可吃香喝辣，要甚麼妞兒也有。要風光有多風光，怎可同日而語，別胡思亂想了，全心全意去幹那宗買賣吧！」

「既然無選擇，將名單交給我。」唐雲川向面具伸手。

面具從身上拿出一個紙摺，放在唐雲川手上。

唐雲川口裏說的名單，乃是一張上列他要殺之人的姓名、年歲、居住的地方，身形特徵、嗜好等等的一張紙張。

唐雲川接過，沒看一眼，便收藏在貼身穩妥地方。

項、洪一行六騎終於趕到扯旗鎭。

扯旗鎭距中州約二百里遠近。

六人是摸黑分散進入扯旗鎭，各自摸入鎭上那戶最大的人家——季家。

季家在扯旗鎭是首屈一指的大戶。

季常興是季家一家之主。

自六人摸黑進入季家後，便沒有再露面，季常興亦深居簡出，對外說病了。

認眞來說，季常興祇能算是半個江湖人。

他雖懂武功，並與江湖人交往，却從未在江湖上走動，與任何門派扯不上關係。事實上，他是一個生意人。

鎭上的生意大部份歸他所有。

在項、洪、馬、董等六人趕到扯旗鎭後兩日，唐雲川亦到了扯旗鎭。

他改變了本來面目，跟以前唐雲川那個樣子毫無相似之處。

連日來，他却不着痕跡地到季家附近走動，到了扯旗鎭四日，仍不下手刺殺季常興。

第四日打後，唐雲川便沒有踏出小客棧一步，接連兩日皆沒有露面。

一直暗中監視唐雲川的面具也忍不住，摸黑夜探唐雲川。

易容爲一個中年商販的唐雲川躺在床上似乎睡着了。

面具站在床前，語聲森沉地道：「黃蜂！起來！你搞甚麼鬼！一連窩在這裏三日，不動手幹買賣！」

床上的唐雲川驚嚇得跳起來，駭然道：「你你……別……胡來，小的……身無長物，祇有幾文錢，求……大爺……別爲難……小的。」

面具聽語聲認出那人不是唐雲川，登時怒「哼」一聲，一把將床上人揪出來，喝問：「你這傢伙是誰？從實說來。」

那人全身抖顫，幾乎說不出

洪庭宇從廟門缺隙中往內張望。

話來：「小的……是店中……夥計，名叫……安順……」

「怎會在這裏？」面具喝問。

「那個客倌給小的一錠銀子，要小的……在房內頂替他……」

「甚麼時候的事？」

「昨晚入黑後！」

「該死！」面具氣怒得將那小二重重摔落地上，一陣風般衝出房外。

那個夥計痛得在房內哇哇大叫。

* * *

「項前輩，已經六天了，怎麼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董其俊終於忍不住，將憋在心裏的話說出來。

項力持此時已搖身變成季常興。其實，他亦有點按捺不住道：「唉，我對冒名頂替這回事厭煩了，那廝不知又要甚麼花樣，還不下手。洪兄，莫非黃蜂在翠香居那一役傷得頗重，令到那廝不方便動手。」

洪庭宇沉吟道：「那一役姓唐的小子傷得不算重，該養好傷了。之所以遲遲不動手，這個……別忘了那小子詭計多端……又或者經過翠香居一役後，加了小心覷準了務必一擊中的，因而遲遲不下手。項兄，必須沉住氣啊，越是遲來的風雨，越兇猛，項兄你亦越加危險，萬萬不可有半點鬆懈。」

項力持連連點頭。

馬天馳開口道：「項大叔，唐雲川的那個主兒既接下這趟買賣，該不會爽約，壞了自己的招牌，依小姪看來，他必定會下手幹這趟買賣。」

「他娘的，急死人了。」唐人俊這個急性子老毛病又犯了，惱道：「他再不下手，晚輩憋不住了。」

洪庭宇忙道：「唐少兄，千萬沉住氣，絕不可輕舉妄動！」

董其俊亦道：「二師弟，你就是改不了性急的脾性。」

馬天馳忽然道：「項大叔、洪世伯，姓唐的會不會識破咱們之計，因而遲遲不下手？」

「不無可能！」洪庭宇第一個附和道：「如無意外，那小子說甚麼也該現身下手啊！」

董其俊面露失望之色道：「那咱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

項力持搖頭道：「天馳之言雖有可能，但我認爲不可能。洪兄，咱們夤夜上路，行踪不揚，摸黑進鎮，鷄犬不驚，姓唐的小子不可能知悉咱們之行藏意圖。何況，那廝要刺殺的人是季兄，並不是咱們，那廝絕不會留意咱們的行藏舉動。」

「說得是。」洪庭宇連連點道：「咱們都不要胡猜瞎想了，沉着氣等下去吧！」

對洪庭宇之言，項、馬、董等人皆無異議。

眨眼間，又過兩日。

唐雲川仍無動靜。

此時，不要說性子急躁的唐人俊，就是洪庭宇，亦沉不住氣。

項力持亦沉不住氣道：「洪兄，情形似乎有點不對勁，姓唐的不可能仍隱而不發，打從咱們趕來這天算起，至今已逾旬日，依照規例，千里之遙，該在旬日之內完成買賣！否則，雙倍奉還定銀，除非訂明不限時日，但那是例外。」

洪庭宇兩手互搓幾下道：「項兄，莫非如馬賢姪所言，姓唐的小子識破了咱們之計不成？」

項力持嘆口氣，搖頭道：「眼下，咱們可是進退兩難啊！」

兩人正自困惱之際，突地見馬天馳神色異常驚急地奔進大廳來，人未到，語聲已到：「項大叔、洪世伯不好了？家裏出了事啊！」

項力持大驚失色道：「天馳，發生何事？」

洪庭宇吸口氣道：「馬世侄，別驚惶，慢慢說。」

馬天馳深吸一口氣道：「項大叔，二師弟遭人殺死！師妹被擄走，天馳必須馬上趕回去。」

「發生了如此大事？」項力持失聲驚叫起來：「可知誰人所爲？」

「唐雲川！」馬天馳咬牙切齒道：「二師弟咽氣前，對三師弟說出來。」

洪庭宇一掌拍在身旁一張几子上，「啪」的一聲，那張几子應掌塌碎，他怒道：「可惡！怪不得這麼多天一點動靜也沒有，姓唐的小子原來另有圖謀！」氣呼呼的。

項力持從震驚中冷靜下來道：「天馳，何人趕來報訊？」

「三師弟。」馬天馳心焦如焚道：「項大叔，無論如何，也要救回師妹。」

「這個當然。」項力持揑着拳頭道：「即使拚了這條老命，亦要救回麗如，否則，有何面目面對顧兄亡靈。」

「項兄，人固然要救。」洪庭宇道：「眼下咱們必須冷靜下來，絕不能自亂陣脚。那小子奸猾異常，非要小心應付不可。稍有差錯，不但救不了顧姪女，恐怕咱們也會賠進去。」

「嗯。」項力持點點頭，力持鎮定道：「洪兄一言提醒，項某倒替洪兄你擔心，那廝擄走麗如，乃是爲了對付你！」

洪庭宇悚然道：「八九不離十！那廝兩番殺不了洪某，爲了交代，甚麼手段都會使出來！」

項力持不解地道：「那廝向來殺人，絕不會做賠本買賣，何解會向周世侄下毒手？」

馬天馳道：「聽三師弟說，極可能是二師弟阻攔姓唐的擄走師妹，因而慘遭姓唐的毒手。三師弟當時不在，因而不知當時之情形。」頓一下，萬分擔心地道：「項大叔，那狗賊會不會傷害師妹？」

項力持不想馬天馳太擔心，以肯定的語氣道：「應該不會。那廝要是存心傷害麗如，早已像殺害周世侄那樣向麗如下毒手了，毋需將她擄走。」

「馬世侄，暫時不用替顧姪女擔心。那小子擄走顧姪女，八九不離十，以之對付洪某。項兄，咱們必須馬上趕回去，看那小子有何圖謀！」

馬天馳恨不得一下子飛回去，不等項力持說話，立刻道：「天馳馬上去告知董兄三位，動身趕回去。」話沒說完，已轉身往外走。

「慢着。」洪庭宇急道一聲：「項兄，爲防那小子使用調虎離山之計，咱們不可悉數趕回去，可留下董世侄三人在此照應。」

放棄殺人扮廟祝

約半個時辰後，項、洪及馬、方四人離開季家，策馬出鎮，往中州飛馳。

周勃乃是被人一刀自脅下刺入，傷及臟腑要害，傷重身亡的。

檢視過周勃的屍體後，項、周兩人皆認爲，周勃是被唐雲川乘其不備時，出手將其刺殺。

項力持嘆道：「周勃生性耿直，毫無機心，極易相信人，這正是他致死之因由。他一定是碰上那廝，被那廝一番話騙倒，至招殺身之厄，可嘆復可悲。」

馬天馳心裏一直記掛着顧麗

如的生死安全，雖則對周勃之死極之悲痛，但死者已矣，眼下最緊要的是被擄走的顧麗如，因此，他抹去眼淚後，隨即焦急萬分地道：「項大叔，必須盡快想辦法救回師妹。」

項大叔柔聲道：「天馳，稍安毋躁，急不來的，切記急則亂！眼下可謂無頭緒，咱們祇能夠四出打探找尋，除此別無它法。」

「天馳馬上去打探找尋。」馬天馳急不及待。

「剛趕回來，歇一晚，明天才外出打探找尋吧。」項力持勸阻道：「那斷帶着麗如姪女，應該跑不遠的，極可能仍在附近躲藏着。」

洪庭宇接口道：「馬世侄，項兄所言不差。在趕回來的路上，洪某反覆思量，認為那小子並不是要甚麼花樣，極可能於刺殺洪某不遂，身份敗露後，萌出異念——退出殺手這行當不幹，而他早已傾慕暗戀顧姪女之美色，把心一橫，將顧姪女擄走，若洪某所料不差，恐怕替他接買賣的那個人不會放過他，在此情形下，他遲早也跑不掉，因此，馬世侄毋需着急。」

項力持連連點頭道：「洪兄與項某之想法不謀而合，項某亦如此推測。」

馬天馳堅持道：「項大叔上洪世伯，無論如何，小侄要出外探查一番，否則寢食難安。」

聽馬天馳那樣說，項力持不忍心勸阻他，祇好道：「既如此，你去吧，小心啊。」

一直沒吭聲的方挺開口道：「大師兄，我跟你去。」

待馬、方兩人去後，洪庭宇對項力持道：「項兄，馬世侄對顧姪女之被擄，比誰也緊張焦急啊，莫非……」

項力持點頭道：「天馳對麗如姪女早有意，項某早已看出來。」

「那就怪不得了。」洪庭宇含笑道：「但願一雙小兒女大團圓結局。」

一連三日，項、洪、馬等人可謂「偵騎」四出，並將消息廣為傳發出去，可惜却一無所獲。唐雲川與被擄的顧麗如恍如石沉大海，踪影全無。

洪、項兩人都沉不住氣了，但却束手無策。

不過三日之間，馬天馳整個人憔悴不堪，看着叫人心痛，但却愛莫能助。

除非能找到唐雲川和顧麗如的下落。

到底唐雲川將顧麗如擄到那裏去了？

* * *

原來唐雲川將顧麗如擄到一座停放棺木的破廟內。

那座破廟位於城北外約三里遠的墳崗下。

那墳崗乃是一個亂葬崗，那座破廟由於四下裏長滿樹木，頗為隱蔽，若非知「情」者，根本想不到那裏有一座破廟。

那破廟雖然殘破不堪，却有一個廟祝，年約五十上下，背微駝，一頭白髮，無人知他靠甚麼為生。

唐雲川搖身一變，變成那個老廟祝。

眞正的老廟祝已被他殺了。

顧麗如被他收藏在一副較為完好的棺木內。棺木內的骸骨則被他扔掉了。

那副棺木裏面被他墊以綢緞，飾以香花，可說佈置得「美侖美奐」。

黃昏日落，本已陰森恐怖的破廟更加教人心寒。唐雲川輕手輕脚地揭開棺蓋，瞧着隱約可見的棺中人——顧麗如，目中射出迷戀熾熱之光。

棺中的顧麗如靜靜地躺着，恍似一個死人。

其實她仍然活着，被唐雲川點了昏睡穴罷了。而每天早晚兩次，唐雲川都會解開她的昏睡穴，餵她吃飯，由於啞穴及身上幾處大穴皆被點封，因此，她雖醒過來，亦無法動彈及呼叫，任從唐雲川擺佈。

「美人，嘖嘖，果眞是絕色美人，躺着不動，仍然另有一番動人的美態，看着也教人迷戀。語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如今我終於得到你，能夠日夕親近你，死無憾矣！」唐雲川一邊伸手輕撫顧麗如的嬌靨，邊喃喃自語。

昏睡中的顧麗如全無知覺，任由他「輕薄」。

「美人，風聲過後，我帶妳遠走高飛，委屈妳躺在這裏……非我所願，妳忍耐着吧，我會補償妳這幾天所受的委屈，祇要我辦得到的，都會給妳。」

正當唐雲川沉醉於與顧麗如「喃喃私語」時，廟外突然響起一下細碎的聲響。

唐雲川登時有如一隻受驚的兔子，半蹲的身子一下子挺站起來，飛快將棺蓋合好，身形一閃，往後頭掠去。

他的身形才閃沒，一個人已從破敗的大門缺隙走入廟內。兩眼往廟內探視一遍，邊移步往裏走，邊高聲喚道：「有人嗎？」

「誰呀……」裏面有人應，跟着走出一個背微駝的老者——唐雲川易容假冒的廟祝。

來人大步走到那個廟祝跟前，正欲開口說話，那廟祝突然驚叫一聲，一臉驚恐欲絕之色，往後躍退，口裏發出古怪的叫聲。

「嘿嘿！一個終日與屍骸為伍的人，居然會被我這個沒面目的活人嚇倒？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你的膽量掉到那裏去了？」來人逼前一步，將那張祇有兩個眼洞的臉湊近廟祝——唐雲川。

來人原來是「面具」。

唐雲川扮得很像，兩眼驚恐地看着面具道：「你……這個樣子，比死人……還可怕，你來此幹嗎？」

面具從眼洞中射出來的兩道目光一直射在唐雲川身上，一字一字道：「黃蜂！別裝佯了，別以為你變成這個樣子便騙得過我！你剛才那個樣子已露出馬脚，試問一個長年與孤魂野鬼屍骸為伍的人，甚麼怪異恐怖之事未經歷過，怎會見到我會驚嚇成這個樣子，你已不自覺露出了狐狸尾巴了！」

唐雲川知道裝不下去，祇好承認道：「面具，不簡單啊，顧家的人找不到我，你却能找到這裏來，果然有兩下子！」挺起身，面對面具。

面具「嘿」地冷笑一聲道：「若非我有過人之處，老闆怎會着我來盯着你！」頓一下，加重語氣道：「黃蜂，你該知道不聽從老闆吩咐，不幹買賣的下場。」

唐雲川依然道：「生死有命，我已豁了出去。」

「好大膽啊！」面具語聲倏地變得森冷逼人道：「你不想活，我會成全你！可是……」語聲忽地變得和緩下來道：「你是一個難得的殺人材料，若你回心轉意，老闆對你格外開恩，饒過你這一次，但要罰你白幹兩趟買賣。」

「當眞？」唐雲川挺直身子，臉露喜色。

「老闆說過的話，甚麼時候不算數？」面具目光一轉，溜向排列在左右兩邊牆下的棺木道：「那妞兒呢？」

唐雲川兩眼瞳孔一縮道：「在其中一副棺木中。」

面具語聲淫邪地道：「黃蜂，艷福無邊啊，嚐了鮮吧？」

「住口！」唐雲川怒容滿面。

面具乾笑兩聲道：「跟你說笑罷了。可否讓我瞧瞧那美人兒？」

唐雲川遲疑了一下道：「好吧，眼看手勿動！」跟着往左面那排棺木走去。來到第四副棺木前，移開棺蓋，轉身對面具道：「再說一次，祇準看，不準動！」移開身子，好讓面具走近去。

面具悶應一聲，走近棺木。

唐雲川陡地低喝一聲：「外面有人，小心。」

面具聞聲抬頭往廟外急瞥，唐雲川就在霎間右手一動，一刀扎入面具腰眼內！

面具驚覺的時候，已遲了，口裏發出一聲慘叫，右手疾往外一掃，手上赫然握着一把色呈暗黑的匕首。

唐雲川身形閃退，扎入面具腰眼的尖刀乘勢抽出來，一道血箭登時從面具腰眼傷口噴出來，身形晃跌一下。

他那一刀掃了個空。

「你……」面具用手捂住傷口道：「好狠毒……」身形搖搖欲倒。

唐雲川冷冷道：「你也好不到那裏去！你一直找機會出手殺我！我才不相信你的話。老闆從不會放過一個背叛他的殺手，我怎會例外？」

「你……你……會後悔……」面具以手扶着棺木穩住身形，口裏溢出血來。

「我絕不後悔！」唐雲川道：「我討厭被你像鬼魅般無時無刻跟着我！為了……顧姑娘，我不幹了。」

「你……不會……如願以償的。」面具陡地身子一軟，撲倒在棺木上。

唐雲川並沒有馬上走近面具，確定了面具已氣絕身亡，才走到面具身前，邊以面具的衣衫抹乾尖刀上的血漬，邊道：「這麼多年來，我始終沒瞧到你的廬山眞面目，如今終於可以揭開你臉上的鬼面具，見識你那副尊容！」

收起尖刀，一手扯掉面具臉上那個面具。

面具露出他的眞面目。

那是一張臉上佈滿疤痕——蚯蚓般的臉。

唐雲川雖然殺人不眨眼，看到面具那副尊容，禁不住倒抽一口氣道：「他奶奶的，原來是個醜八怪，怪不得不敢以眞面目示

人！」

吐口唾涎，唐雲川將面具的屍體放入那副棺木內，蓋上棺蓋，拍拍手道：「朋友，算你走運，不用曝屍荒野。」跟着將血漬抹去。

* * *

正當項、馬、洪等人束手無策，焦急難安的時候，突然從大門內撿到一張紙摺，上面寫着唐雲川的下落，登時如獲至寶，雀躍萬分——特別是馬天馳。

馬天馳不加思索，嚷着馬上趕去那地方。

對於紙摺上所寫的，項、洪兩人皆將信將疑道：「天馳，你的心情我們很明白，可是，誰知這個紙摺是甚麼人扔進來的？不可全信，萬一那是姓唐的耍的花樣，設下陷阱誘咱們到那裏，咱們貿然前往，豈不中其奸計？」

洪庭宇接口道：「項兄之言甚是，咱們必須愼重行事……」

馬天馳根本聽不進耳道：「項大叔、洪世伯，即使那裏是龍潭虎穴，小姪也要去闖一闖！爲了師妹，管不了那麼多。」

方挺也道：「眼下頭緒全無，師妹又被擄了這麼多天，說不得只好死馬當活馬醫，絕不能放過任何找尋到師妹的機會。」

顧麗如和馬天馳正在說着話。

項、洪兩人看到馬天馳一副非去不可的樣子，知道無法勸阻，但又不放心讓他師兄弟倆去冒險，只好勉爲其難道：「天馳，既然你執意要去，那便去看個究竟，可是，切不可魯莽行事，知道嗎？」

「項大叔，天馳會聽從大叔跟洪世伯的吩咐行事。」馬天馳恨不得一下飛到紙摺上所寫的地方，救回師妹——顧麗如。

紙摺上所寫的地方，正是城北外約三里遠的亂葬崗下那座停放棺木破廟。

吸住毒針射敵人

項、洪、馬、方四人從前後左右躡足掩向那座破廟。

其間，四人異常小心，以防不測，踩落陷阱。

洪庭宇從正面掩到廟門前，從破敗的廟門缺隙中往內張望，裏面靠牆兩邊停放了兩排棺木，加上陰陰暗暗的，蛛網塵封，雖是大白天，仍教人心底生寒，膽子小一點的人，怕不掉頭便走。

洪庭宇發出一聲長嘯，伸手推開廟門，舉步往裏走。

他剛才發出的嘯聲，乃是向項、馬、方三人示意，發覺不到廟內有何不妥的地方。

馬天馳與項力持先後出現在左右兩面的破牆洞隙外。

至於方挺，則在廟後守着。

洪庭宇走入廟內數步，便看到一個背微駝，穿一身泛白灰布衣褲的老者走出來，料想此人必是廟祝，開口向那舵背老者道：「唏！這裏只有你一個人？」

那駝背老者當然就是喬裝假冒廟祝的唐雲川。

唐雲川飛快地抬眼瞧了洪庭宇一眼，啞聲道：「大爺，這裏只有老漢一個人，這種鬼地方，有誰願在此……」

洪庭宇截道：「你是這裏的廟祝？」

唐雲川點點頭，一直沒抬起頭與洪庭宇照面。

洪庭宇兩眼一直盯着唐雲川道：「除了你，當眞沒別的人在此？」

唐雲川搖搖頭道：「老漢終日與棺木屍骸爲伍，倒想有個人陪伴解悶……」

在左右兩面牆洞隙外看着廟內情形的項、馬兩人，一直蓄勢戒備，以便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

事情。

洪庭宇放眼往左右兩邊停放的棺木打量着，口裏道：「你不介意余看看棺木內可有藏着人吧？」

唐雲川聞言暗吃一驚，不自覺抬起頭道：「大爺，棺木內都是骸骨，怎會藏着人？若有人藏在棺木內，老漢怎會不知道……」

洪庭宇剛好收回目光，跟唐雲川打個照面，那刹間目光一凝，疾聲道：「你到底是誰？」

唐雲川心頭驚震，急忙垂下頭道：「老漢不就是……這破廟的廟祝。」

洪庭宇冷冷一笑道：「像你這種年紀的人，目光怎會像年輕人那樣明亮？」

原來洪庭宇從唐雲川的兩眼，看出破綻。

老江湖就是老江湖。

唐雲川仍想狡賴道：「老漢……」

「唐雲川，別裝佯了！」洪庭宇喝一聲，一掌劈向唐雲川心胸要害。

唐雲川很自然地閃身躲避，同時發出兩口黃蜂針。

——他想一下子幹掉洪庭宇。

因他知道，洪庭宇絕不可能獨自一人找到這裏來，若能即時幹掉洪庭宇，脫身的機會便大得多。

那知道洪庭宇那一掌乃是試探(亦是爲了証實眼前的廟祝是否會武功)的，掌才出，見唐雲川反應敏捷，立刻收掌閃避，同時出掌封擋唐雲川發出的黃蜂針，口裏疾呼：「他就是姓唐的小子！」

一直在左右兩面牆洞隙外注視戒備的項、馬兩人聞聲立時破牆而入。

「洪世伯，截住那賊子，別讓他跑了。」馬天馳振聲大喝，心頭狂喜。

——找到唐雲川，等於找到顧麗如，馬天馳怎不精神振奮，心頭狂喜。

唐雲川看到洪庭宇以掌在擋接他發出的黃蜂針，又驚又喜——喜的是洪庭宇不知死活，驚的是項、馬兩人的出現。

豈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竟然發生，而且匪夷所思，洪庭宇以左掌接下那兩支黃蜂針，竟然安然無恙——毫無中毒跡象。

唐雲川詫愕不已。

「姓唐的，看清楚沒有？」洪庭宇昂然伸臂亮掌讓唐雲川看個清楚道：「你的黃蜂針已無所施其技了！」

唐雲川看得清清楚楚，洪庭宇左掌上吸着他發出的兩支黃蜂針，而不是射入他掌內，他登時明白，洪庭宇掌上貼着一塊磁鐵片，怪不得能夠吸住黃蜂針。

這一着，確是尅制黃蜂針的妙着。

「怎麼樣？看清楚了吧？」洪庭宇露齒一笑道：「還有甚麼鬼蜮技倆，只管使出來！」

唐雲川突然怪叫一聲，撲向左面那排棺木的其中一副——第四副。

「截住他！」洪庭宇驚呼一聲，截擊唐雲川。

他之所以如此驚急，乃因他驀然想到，唐雲川撲向的那副棺木內，必定收藏着顧麗如，欲挾之以求脫身。

自左面破牆而入的馬天馳吼喝一聲：「唐雲川，別忘想！我不會讓你得逞！」他亦料到唐雲川之圖謀。

自右面破牆而入的項力持亦撲向唐雲川。

豈料才撲出去的唐雲川陡地身形一窒，隨即偏身撲向右面第三副棺木——由裏往外數。

洪、馬、項三人皆料不到唐雲川有此一着——來一招聲東擊西之計，三人不但撲個空，亦無法將唐雲川追上截下。

唐雲川已撲到第四副棺木前，一掌震飛棺蓋。

就在這刹那，馬天馳人急智生，一手托起一副腐朽棺木，運勁向唐雲川擲出去。

唐雲川一心只想挾持棺木內的顧麗如以求脫身，以爲計已得逞，心頭一喜的刹那，手已觸及棺內的顧麗如，刹那他才驀然驚覺有物體向他砸來，欲彎低躲避，已來不及。

「呃！」唐雲川被飛撞過去的棺木撞上右肩背側上，整個人斜跌開去。

緊接着，兩副棺蓋先後飛撞向唐雲川。

唐雲川狼狽地滾落地上，避過那兩塊棺蓋板。

擲出兩副棺蓋板的人，是洪庭宇及項力持。

馬天馳擲出棺木後，飛身掠過去。

唐雲川在地上向馬天馳連發四枚黃蜂針。

「小心！」項力持一眼瞥到，急呼一聲。

馬天馳雙掌急舞，手上貼着

的兩塊磁鐵片將射來的四枚黃蜂針「接」下。

唐雲川眼見無所施其技，把心一横，欲滾入顧麗如躺着的棺木底下——以一掌震碎棺木底部殺死顧麗如作要脅脫身，冷不防他身旁一副棺木突然翻砸下去，棺蓋掉落在他身旁地上，棺內那副骷髏屍骸掉落在他身上，一股難聞的腐臭味中人欲嘔。

弄翻那副棺木的人是方挺。

方挺自廟後面衝入廟內，一眼看到唐雲川滾落地上，立刻衝前去，翻倒那副棺木。

情急之下，他已顧不了褻瀆棺內的屍骸。

唐雲川此時自知不易脫身，遂生出寧爲玉碎不作瓦全的念頭，不理會蓋壓在身上的那副骸骨，身形一翻，使出全身內勁，一掌擊向顧麗如躺着的棺蓋底側。

——即使死，也要顧麗如陪他「上路」。

那剎間，顧麗如躺着的那副棺木驀地向上翻豎起來，恍似一個活人突然挺起來，唐雲川那一掌擊空。

棺木是死物，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往上翻豎起來。將之弄起來的人，是洪庭宇。

那剎間，洪庭宇剛好反身撲到那副棺木前，一眼看便到唐雲川出掌擊向棺木，情急智生，一手按在棺尾沿上，內勁暗運，令到棺木驀地往上翹豎起來。

棺木翹豎起來，躺在棺內的顧麗如便掉出來，洪庭宇不便去接，幸好馬天馳急忙閃身撲過去伸手將顧麗如接住。

洪庭宇手一放，那副棺木倒跌下去，加上項力持的凌空一掌，那副棺木去勢凌厲地砸向地上的唐雲川。

唐雲川急往牆腳下滾去，同時擲出一顆彈丸。

洪庭宇就在那瞬間將吸在他左掌上的兩枚黃蜂針抖手射出去——射向唐雲川。

霹靂聲中，棺木撞擊在地上，於一團烟霧爆發中，四分五裂。而唐雲川亦急沒於那團烟霧中。

「咕隆隆」聲中，那面牆上分別有兩個地方洞穿崩碎。

兩條身形亦幾乎不分先後穿出牆外。

從貼近牆脚那個牆洞中穿出去的人，是唐雲川。

相距約七八尺，離地約丈許高的牆洞中穿出的人則是項力持。

原來項力持瞥到唐雲川擲出彈丸，便知他欲遁，而唯一可逃之處，唯有破牆而出，當下疾快地掠到牆前，撞破那腐敗剝落的廟牆，截下唐雲川。

唐雲川比項力持快那麼一點點穿牆而出。

可是，他仍然逃不掉。

並非項力持將他截下，而是他無能爲力逃掉。

只見他才穿出牆外，剛竄起來，身形一蹌，口裏發出一聲悶哼，晃着身子往前衝出數步，猛地一跤跌倒下去。

項力持掠到唐雲川身前，蓄勢欲發招，當他看清楚唐雲川的模樣，登時放鬆下來，口裏冷「哼」一聲，發話道：「姓唐的！想不到也會嚐到身中黃蜂針的滋味！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倒在地上的唐雲川臉色泛起一片淡淡的紫黑色，似乎全身乏力，連掙扎起身的氣力亦無。

你道因何會如此？

原來他中了黃蜂針。

他自己才擁有的奪命黃蜂針。

他所中的黃蜂針，乃是洪庭宇抖手發出的兩枚黃蜂針。

「你身上可有解藥？」洪庭宇出現在項力持身旁，急急向面現痛苦之色的唐雲川發問。

唐雲川突然昏死過去。

「快搜搜他身上可有解藥，他還不能死！」洪庭宇對項力持說，項力持已蹲下去，動手在唐雲川身上搜尋，道：「必須從他口裏問出誰是他的老闆，才能查出是甚麼人花錢僱請這廝刺殺顧兄和洪某，還有祝兄！」

項力持在唐雲川身上搜身，沒有說話。

「該死！這小子身上居然沒有解藥！」翻遍了唐雲川身上的衣衫，就是搜不到解藥，洪庭宇氣急之下不由罵出口來。

「洪兄，即使他身上帶着解藥，怕也救不了了！」

「他死了。」洪庭宇忙抬眼往唐雲川臉上瞧去，祇見唐雲川本來微紫淺黑的臉上，已變爲深紫黑色，看着令人感到詭異心寒。再看清楚，原來其中一枚黃蜂針射入唐雲川的頸側上，怪不得他這麼快便氣絕身亡。

洪庭宇恨不得一巴掌將唐雲川摑醒過來道：「你奶奶的，不可以遲一點才死麼，氣煞我也！」終於忍不住從口裏吐出罵人的粗話。

難怪他如此氣怒交加，沒來由地被人暗地裏僱請殺手刺殺他，誰不想知道那個僱請殺手的人是何許人？然後去對付那個傢伙。如今却「好夢」成空，怎不恨死唐雲川。

本來，仍來得及救回唐雲川一命的，祇要學鍾大兄弟那樣捨命以口吮吸出毒血，可是，像唐雲川這種殺人不眨眼的殺手，死有餘辜，誰肯捨命救他？

項、洪兩人便不肯。

「洪兄，算了吧，要是找到這廝的老闆，江湖上勢必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洪兄你既已死裏逃生，何必掀起江湖血淚。」項力持心平氣靜地勸解洪庭宇。

洪庭宇嘆口氣道：「項兄，洪某明白你的意思。祇怕樹欲靜而風不止，要殺洪某的人不肯罷休！」

項力持道：「若欲殺你之人仍不知難而退，洪兄，不管九天十地，項某也會將之揪出來，教他不得好死！」

洪庭宇挺身站起來道：「項兄，洪某慚愧。」

項力持忙道：「洪兄如此胸襟恢宏，明白事理，項某敬佩。」

洪庭宇突然醒起被救的顧麗如不知是生是死，忙對項力持道：「咱倆快回廟內看看顧姪女是死是活。」

一言提醒項力持，二話不說，便回身往破廟掠去。

廟內。

顧麗如已被馬天馳解開穴道，醒過來。

乍醒過來的顧麗如有一種如夢初醒的感覺，穴道解開後，情不自禁伸起雙手，一把摟住馬天馳。

那剎間，獲救的喜悅與感觸令到她忘却少女的矜持。

馬天馳亦忘其所以，緊緊摟住顧麗如。

兩人都忘記一旁站着一個方挺。

方挺高興得直儍笑。

顧麗如喜極而泣。

項、洪兩人從破牆洞穿掠入廟內，看到馬、顧兩人忘其所以地相擁，相視一笑後，項力持向方挺打個手勢，隨即悄然往外走。

方挺先是怔了一下，隨即明白項力持的意思，躡足走出廟外。

廟內，剩下馬、顧這雙歷劫重逢的小情人。

「師妹，沒事了。」馬天馳滿含情意地安慰顧麗如。

「大師兄……我不是作夢吧？」顧麗如仍不相信是眞的。

馬天馳摟得更緊道：「師妹，不是作夢，噩夢已過去，妳感覺不到我摟得你緊緊的麼？」

顧麗如展顏一笑，嬌羞地嘆道：「大師兄，你……我不依！」

馬天馳忘乎所以地道：「師妹，是妳先摟着我的啊！」

顧麗如羞得滿臉嬌紅，嗔道：「你壞，我不依，放開我！」

馬天馳才不願放開手呢！他道：「師妹，你不喜歡我……摟着妳嗎？」臉上泛起抑制不住的笑意。

「我……不知……」顧麗如將頭埋在馬天馳胸懷。

項、洪、方三人在一個破洞隙外看着，衷心默祝這一雙小情人。

（全文完）

迷茫

沈西城・文　可飛・圖

黃昏。

大學文學研究院的教授休息室裡一片寂靜。

西斜的陽光穿過玻璃窗的隙縫灑了進來，把室內塡滿了溫暖。

剛剛下課的胡木教授，把晚外套掛在架子上後，悠悠然地坐在那張搖動的安樂椅上。

他點了一根香烟，吸了一口，又把烟吐了出來，然後看着它慢慢地上升。

這時，一個年輕人匆匆地走了進來，看到胡木教授在吸烟，不敢打擾，逕自在他身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輕輕地咳了一下，喉嚨有點乾，他拿起几上的茶杯，斟了茶，對嘴大力地灌了一口。

濃茶像一股清泉似地直下胃壁，解消了口渴。

喝了茶，他忍不住了：「老師！」

閉上眼睛在養神的胡木教授聽得叫喚，睜開了眼睛，望着面前的那個年輕人：「怎麼啦！小方！」

「老師不是睡着了嗎？」小方問。

「那裡！」胡木教授搖搖頭：「我是在利用吸烟的時間在想問題呢！」

胡木教授有個習慣，就是喜歡夾了一根烟，吸一口，然後閉上眼睛，開始思索問題，到香烟快燒近指尖之際，倏地睜開眼，這樣所要思索的問題就解決了。

他把這叫做「短期集中」，認爲只有這樣，思想才會最集中，便於解決疑難。

小方，他的助手曾這樣問過：「萬一中途熄掉了，那怎辦？」

聽這樣問，胡木教授就呵呵地笑了起來。

「哈哈！這你放心！」

胡木教授開心地笑了起來：「最近，無論是甚麼牌子的香烟，品質都有了很大的改進，絕對不會中途熄滅。小方！我告訴你，在中國的北京，正有一個香烟研究小組在進行對雪茄品質的改善。」

「哦！」小方蠻有興趣地應了一聲，他自己是一個雪茄愛好者。

「據說，專家們想改善雪茄的燒紙情況。」胡木教授一說到香烟、雪茄，精神就來了：「他們希望能研製一種不熄的雪茄。」

「有這個可能嗎？」小方問。

「要知道，吸雪茄是一種享受，可是往往擱在烟缸上，只那麼一會，就熄掉，要重新點燃，實在十分不便，北京的專家正在加以改良，希望雪茄像香烟一樣，點了火就熄不掉。」

「教授！那可不划算了！」小方叫起來：「雪茄比香烟貴幾倍，這樣燒下去，跟燒鈔票有甚麼分別？」

「所以嘛……」胡木教授用力地吸了口香烟：「就要研製一種燃燒速度減慢的雪茄，既可保有一點不滅的優點，又可沒有像香烟燒得那麼快的缺點咯！」

「能成功嗎？」小方有點兒懷疑。

「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胡木教授回身指了指掛在牆壁上的一對聯，那是他的書法家朋友龔龍送給他的，同時，胡木教授也喜歡低吟這兩句。

「對！」小方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呀！對了！看你樣子，似乎有話想跟我說，對嗎？」胡木教授問。

「對，不過……」小方臉有難色地：「不知道教授現在的精神可集中了嗎？這件事嘛，可得費一

點腦汁！」

「你這個傢伙，就是會氣我。」胡木教授半憐半愛地：「好了，到底甚麼事？太艱澀難明的，就千萬別開口，春日暖暖，正好眠呢！」胡木教授改了一句唐詩，這正是他的癖好。

「這跟老師的研究課題毫無關係。」小方說：「不過是很有趣味的問題，是有關推理的！」

「哦！」胡木教授振作起來：「好！你慢慢說來聽！」

*　*　*

小方開始說出來龍去脈，那是關於一個學生失踪的事件：「有個四年級的學生叫做賴振鳴，我想教授大抵有點印象吧！聽說在春假裏，他失踪了。」

「賴振鳴？」胡木教授用右手敲了一下頭：「就是那個身材高高的，很瘦很瘦的那個小伙子吧？」

「對了！」小方點點頭：「小賴一直是跟他哥哥一起住的，父母早亡……」

「唉！可憐的孩子！」胡木教授一向是個感情豐富的人。

「他哥哥是在一家貿易公司做事，常常要到新加坡公幹，所以對弟弟的私生活不大清楚，也從不干涉，昨天晚上，他哥哥忽然摸上我的宿舍來談他弟弟的事，我才知道小賴失踪了，今天我向小賴的同學們追問，同學們都沒有甚麼頭緒。」

「這個嘛……」胡木教授換了根古巴雪茄，點着了，道：「可否詳細地說一下！」

「大抵是三個禮拜以前的事了。小賴告訴他哥哥要到大嶼山一帶去旅行，說明去一個禮拜。」小方說：「由於是一個人去，行李很簡單，除了一個背囊外，就是一件雨衣和一頂雨帽，另外，還有大約二千元的零用錢。他哥哥自然贊助，也想不到會有甚麼意外。」

胡木教授噴了一口烟。

研究室裏瀰漫着特別的香味。

於是，小方也嘴饞了，向胡木教授拿了一根，點了火，大力地抽了一口。

「小賴從大嶼山那裏寄來了一張明信片，明信片上說，第二天就會去攀大嶼山。看郵戳，是四月六號，那就是說，四月七號小賴就會登山。他哥哥四月十號要到新加坡公幹，也就不放在心裏，可到了前天十八號，打從新加坡回來，既看不見小賴，也收不到信，於是就擔憂起來，覺得事有蹊蹺。」

「爲甚麼有蹺蹊呢？」

「聽小賴的哥哥說，小賴以前也曾出門旅行，不過說甚麼時候回來，就一定甚麼時候回來，從沒試過像今趟這樣的。」

「的確有點怪，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捕風捉影。」胡木教授笑了笑：「他大哥有甚麼看法？」

「自然是擔心得六神無主，兩兄弟自小相依爲命，這樣的事從來不曾遇到過，他大哥眞的不知怎樣辦！」小方茫然地。

「小賴同學的那裏也沒半點頭緒嗎？」

「有些同學說可能小賴是去找女朋友了！」

「甚麼？」胡木教授怔了怔。

「小賴最喜歡看山口百惠的伊豆舞孃，同學說他可能入了迷，以爲深山那裏眞有美女，所以出發找尋去了，說不定已跟那個被找到的舞孃雙宿雙棲啊！」

「哈哈！原來是一個浪漫青年，跟我們的小方一模一樣啊！」胡木教授調侃地。

「我看不見得吧！」小方說：「還有，我沒有女朋友。」

「眞的嗎？」胡木教授朝着小方別有用意地笑了笑：「前幾天，有人在尖東看到你呢！」

「誰？是誰？」小方緊張地。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胡木教授吸了口雪茄：「小方，你這個年紀談戀愛沒甚麼不妥呀！就算同時有幾個女朋友，也不是錯呀！」

「但是……」小方漲紅了臉。

「唉！你這個小伙子，就是有點食古不化，教授年輕時，在法國留學，女朋友早午晚都不同呢？」胡木教授誇耀起自己的羅曼史來。

「這……這方面我……我還得向教……教授學習。」一說到戀愛，小方就有點不自然。

放假旅遊　忽然失踪

「好了！算了算了！我是逗你玩的！好！講回那件事，聽你這樣說，目前就是有一個平凡不過的大學生，忽地失了踪，而沒有人能想到其中的原因，對嗎？」

「對！」小方點點頭：「他身邊只有兩千元，看來不會是因財送命，還有小賴這個人，人品好，不會與人結怨，自然不會有仇家，同時，他也不像是那些想要

避世的人。」

「嗯！」胡木教授抱着胳膊：「那麼，小賴的大哥可有報警嗎？」

「報了！」小方說：「不過大嶼山那邊的警署到目前還沒有任何發現，警察登山搜過了，沒見屍體。」

「只根據明信片是從大嶼山寄來，就斷定意外發生在大嶼山，似乎有點武斷吧！」胡木教授低低地說。

「但是，小賴的確是去了大嶼山。不過我不相信他會遭遇不測。」小方肯定地。

胡木教授仰天打了個哈哈：「空說沒用，證據呢？」

「我的直覺。」小方用近乎蚊子般的聲音回答。

「直覺？這太不科學化了。」胡木教授啐了一口：「我雖然不是甚麼科學家，但科學知識，我可不落後於人呢！你這孩子，呀！」胡木教授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這正是我不及老師之處。」小方不好意思地。

「對每一件事，我一向堅持三點做法，第一是分析，第二是推理想像，第三是結論。這樣才能撥雲霧而見青天，不會把事情越描越黑。」胡木教授發表了他的理論。

「那麼老師可不可以運用這三點來分析一下小賴失踪呢！」小方提出了問題。

「呀，你這個孩子！」胡木教授習慣地伸了個懶腰，大力地吸了口雪茄：「又要我絞腦汁！」

「嗯！」小方陪着笑臉。

「這件事嘛，到目前爲止，資料還不足夠呢！所以很難作出一個合理的結論。」胡木教授這樣說。

聞弦歌而知雅意，小方知道胡木教授已經技癢，躍躍欲試了。

「那麼來個初步分析，說不定也可以把一些雲霧撥開呢！老師！」拍馬屁頂管用，胡木教授露出了笑臉，又吸了口雪茄，然後把半截雪茄放在烟缸邊。

「好吧，那就讓我來試試看。」他長長地吸了口氣：「我就根據你所說的來進行小小的分析吧：「突然失踪」，通常可分作四方面來推測，第一是自願消失，那就是自殺和失踪。如果是自殺，那麼最有可能就是走入深山自縊，或者是跳海自盡。」

胡木教授慢條斯理地：「這種失踪事件，通常屍體都不易被發現。也有些人，故意隱藏，說是去某處，其實正好相反，去了別的一處。不過，這種搞失踪必然有充分的動機。像小賴嘛，聽你說是一個頗樂觀的人，那麼動機就沒有了。」

「對呀！」小方點頭和應：「我看小賴不會屬於這一類。」

「第二種失踪，可能是由失踪引起的。」胡木教授這樣分析：「可能在登山的時候，一時不愼，失足墜崖。你知道香港天然缺乏崇山峻嶺，但一個人掉進深山谷裏，給密密的樹林遮蓋，也是不容易發現的。」

「對！」小方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多年前，雨夜屠夫那椿案子，被告林過雲供稱把屍體剁塊，丟進深山，後來，警方派人去找，說甚麼都找不到。」

「這就是了，死亡的日期越長，屍體就越難發現，深山裏，會有虎豹豺狼，吞噬了屍體，只剩下一堆枯骨。」

聽得小方不禁打了一個哆嗦。胡木教授說：「也有可能跌進枯井裏。」

「我想這個可能性不大吧！」小方發表了個人的意見：「墜崖最有可能，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死的。」

「第三種嘛，有可能本人遇到意外，喪失了記憶力。」胡木教授說：「這種現象大抵承接自第二種失踪，墜下崖底，並沒有死去，但頭部撞着了崖壁，過分震盪，失去了記憶。那就是說，本人甚麼都記不起了。不過，這種情形，只要警方出動直升機搜索，應該很快找到失踪者。」

「唔！有道理。」小方點點頭。

「也有可能小賴眞的在深山中遇到了美人，快樂不知時日過。」胡木教授笑了起來。

聽得小方不住地點頭（老師的確有點能耐，單是失踪，就能聯想到這麼多的可能性！）。

「還有，最後一點，也就是第四種，」胡木教授說：「也有可能本身的意志受到了障礙，舉個例子吧！說不定在旅途中，忽然病了，就當是高燒吧，人昏迷了過去，那麼就不能講話了，不過，這種情形，如果給人發現，大抵會報警，目前沒這樣的事，那就有可能被人禁錮了，以致音訊全無呢！」

小方點點頭。

「上述四種，到底是哪一種

呢？」胡木教授自言自語地。

「這個很難說。」小方說。

「小方！我看你還是去找小賴的大哥吧！」胡木教授提議：「說不定會有綫索呢！」

「好！」小方同意地：「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甚麼要求？」

「就是要請老師一起去！」

「爲甚麼？」

「我沒有那種推理能力，去了有甚麼用，一切得勞駕老師！」小方乖巧地。

「唉！你這個孩子，就是對自己沒有信心！」胡木教授吁了口氣。

* * *

胡木教授聚精會神地在看日記。

一頁一頁地看。

坐在他對面的小方和那個身穿深藍色西裝的青年，連大氣都不敢出，生怕一出就會影響了胡木教授的思考力。

胡木教授看得十分認眞。

「呀！可沒有甚麼問題呀！」胡木教授吁了口氣。

「眞的沒問題嗎？」小方緊張地問。

「日記裏最不快之處是這樣說



胡木教授聚精會神地在看日記。

：今日考胡木教授的課，成績未如理想，爲甚麼試題出得那麼嚴苛呀！令我失去了自信。

胡木教授看得眉頭一皺，道：「不過，這種失敗，大抵不致自殺吧！」胡木教授這樣說。

一頓，又道：「學生那會因爲考得不好而自殺。」

機會永遠存在呢！何況老師常常捉弄我們，牽着我們的鼻子走。」小方說。

「我弟弟從來不會爲考得不好而難過。」那年輕人自然是小賴的哥哥賴謙。「一到春節假期，他就背着行囊旅行去了。」

「他沒有把日記帶去，爲甚麼？」胡木教授翻翻那本大日記簿。

「小賴帶了本小的去，回來後，再抄進大日記簿裏。」賴謙解釋着。

「從三月三十一日所寫的：明天去大嶼山旅行。看來，小賴的確有這個心意。」胡木教授同意地：「如果小賴的精神沒變化，日記簿裏所記的一切，値得相信。」

「値得相信？」小方瞪大眼睛。

「對！從日記簿的記載看，小賴根本沒有煩惱，沒有失戀，兄

弟和睦，也沒有疾病，至於經濟問題，似乎也沒事，一點都沒有會導致他自殺的因素。」胡木教授說。

「對！」賴謙同意地：「小賴跟我自小相依為命，甚麼事都會對我說，我們有小小的遺產，同時伯父也很照顧我們，根本不愁生活。」

「小賴選古典文學系，將來的出路似乎不大好吧！」胡木教授自嘲地。

「我弟弟可不管這一套，最重要的是有興趣，他喜歡古典文學，還管它有沒有出路。」賴謙說。

小方忍不住插嘴問：「老師，依你看，日記裏可是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沒有！一點也沒有。」胡木教授搖搖頭：「沒看之前，我也以為必然有一點兒線索，看過了，甚麼都沒有。」

「怎麼會？」小方顯得十分沮喪。

「從日記看來，小賴是一個率直、樸實的人，說得難聽一點，這是一本完全沒有私人隱秘，平凡之極的日記，看來，小賴可眞沒有甚麼創作天才！」胡木教授對這個印象不深的學生，有點失望。

過了一會，胡木問：「警方那面現在怎樣了？」

「他們告訴我，四月二日小賴住進了一家小旅館，但第二天，他就住進了寺院。警方查到的，就祇有這些。」賴謙說：「不過，一直以來，小賴去旅行，都不喜歡住旅館，一則是要享受一下旅遊的眞義，所以他會向寺院、學校借宿，甚至如果天氣好，還會在公園裏露宿呢！像今趟那樣居然住進旅館，那眞令我感到意外呢？」賴謙擦擦鼻子。

「唔！」胡木教授漫應了一聲：「有一點想問的，小賴平日出門，可有勤力寫信回來嗎？」

「常常寫的，你看，他有寫日記習慣，那會吝嗇寫信，這一點，他比我有規律。」賴謙說。

大膽假設　推測案情

「他眞的說過去了大嶼山，再去貝澳嗎？」小方問。

「對！賴謙！你可知小賴的行程嗎？」胡木教授問。

「我知道他會越過大嶼山，順帶去貝澳海灘走走，檢一些貝殼，回來做樣本。」

「到海灘去了？」胡木教授自言自語。

賴謙想了一下：「明天我會去那家旅館和寺院查一下。」

「明天？」小方怔了怔：「警方不是查過了嗎？」

「我總覺得自己去一趟，穩妥一點。」

「我也去！」小方盛意拳拳地。

「如果我有空，我也去走一遭。」胡木教授低低地。

＊　＊　＊

胡木教授駕着他的「喜臨門」老爺車。

這輛汽車，少說也有三十年歷史了，胡木教授還捨不得換。

小方一看到這輛老爺車，頭就痛了，他擁有一輛簇新的「本田」小跑車，每趟邀胡木教授試駛，都被拒絕。

「喜臨門」以每小時三十公里的時速在馬路上「慢馳」。

小方眞的坐得有點不耐煩。

「怎麼？又在想你的跑車了？」胡木教授問。

「對！如果是的話，怕已到了府上。」小方諷刺地。

「呀！小心駛得萬年船呀！」胡木教授嘆了口氣。

「對對對！」小方點點頭，忽然大聲叫：「呀！小心，前面有人！」

一個小孩子打從橫街裏閃了出來，奔過馬路。胡木教授立刻踏刹掣。汽車「吱」地一聲長響，停了下來，小孩子安然無恙。

胡木教授看了小方一眼：「看！慢駛不是沒有用的，像你那麼急性子，怕孩子已變成輪下鬼了。」

小方吐了一下舌頭：「對對對！甚麼都是老師對！開車吧！」「喜臨門」「蓬」地一聲，顛簸了一下，向前衝。

「喜臨門」終於駛過了一條小馬路。

馬路的盡頭是一幢兩層高的小洋房，洋房前有一個草坪。

草坪上，有一株株的尤加利樹，密密麻麻，形成天然的濃蔭。

「喜臨門」在草坪旁邊停了下來，胡木教授按了兩下喇叭，立刻有兩條牧羊狗從暗角裏竄了出來。

牧羊狗「汪汪」地吠着。

「下車吧！」胡木教授拍了拍小方的肩。

「我……」小方隔着車窗望着那兩條吠着的牧羊狗，遲疑着。

「沒膽子！」胡木教授揮了揮手，那兩條牧羊狗立刻就散開了。

兩個人下了車，進了屋。

在精緻的客廳裏坐了下來後，小方就說：「老師！你可有頭緒？」

「唉！」胡木教授吁了口氣。

「怎麼！又有麻煩的事了？」胡木教授的太太捧着兩杯啤酒，走到兩人的面前，笑瞇瞇地問：「是甚麼事？可以說來聽聽嗎？」

「我們大學裏有一個學生失踪了。」小方沮喪地：「他說考老師教的功課失敗了，好失望！看來失踪跟教授有關係！」

「呀！最近常常有中學生爲了功課壓力太重，跳樓自殺呢！想不到大學生也會這樣！」

「那有這種事！太太！你別信小方亂講！」胡木教授糾正地：「小方！你別說笑！」

「對不起！老師！」小方不好意思地。

「來吧！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件事吧！」胡木教授建議地。

小方伸了伸舌頭，再也不敢打誑了。

胡木教授呷了口熱茶，煙癮又來了。他打開茶几上的木盒子，裏面是上等的古巴夏灣拿雪茄。

自己撿了一根，又給小方拿了一根。

「試試吧！昨天才由古巴寄來的呢！」胡木教授說。

小方連忙用嘴巴咬着，隨即把它點着。

祇吸了一口，就領略到古巴雪茄的佳處，味醇如酒，一煙入口，人就立刻舒暢輕快無比。

胡木教授同樣地吸了一口，閉着眼睛，讓煙留在口腔裏，慢慢地品嚐。

胡木教授夫人在遠處看到兩師徒的有趣樣子，不禁笑了起來。

半晌，胡木教授才開口。灰色的煙，從他的口角輕輕地流了出來。

「起初，對這宗失踪事件，我們有四個考慮。可是跟賴謙見了面，談了話和看過小賴的日記後，範圍自然可以收窄一點。」胡木教授說：「好吧！我們一一再檢討吧！」

「好！」小方點點頭，他已完完全全地沉醉於古巴雪茄那獨有的煙味裏。

「聽過賴謙的叙述，這宗案子，不像是自殺失踪，因爲小賴沒有要這樣做的動機。同時，他也沒有要自殺的動機呀！」胡木教授又吸了口雪茄：「小賴是一個樂天派，性格也開朗，這樣的青年無論如何不會自殺。好了，那麼我們來考慮第二點，意外死亡。不過，大嶼山那個地方，不會有甚麼危險的地方，失足墮崖的成份不高，對嗎？小方！」

看見小方沉醉於雪茄氣味裏，胡木教授故意地驚破了他的陶醉。

胡木教授興致勃勃地分析着：「用在失去記憶中的說法，並不成立。至於是否受了傷，或者是半途生了病，這當然會有可能，問題是爲甚麼不跟賴謙聯絡！還有，看小賴的日記，他也不是一個浪漫的人，至少日記裏，可沒有海邊漫步，山上看日落的記載，這樣的人，大概不會爲了愛情而隱居吧！所以到目前爲止，祇有一個可能……」

「甚麼可能？」小方瞪大了眼睛。

「我懷疑小賴給人禁錮了。」

「呀呀！有道理！」在旁的胡木教授夫人忍不住地發出了讚美。

「你少開口！」胡木教授自然地維持着他那大男人作風：「對這宗事件，除了分析力，還得用上想像力，我們來想想，禁錮小賴有甚麼好處？」

「唔！」小方低着頭：「這個嘛……」

他實在想不出甚麼來。

「通常要禁錮一個人，祇不外幾個原因，第一是涉及間諜，其次則是牽涉金錢，根據我們所知，小賴不可能是間諜，也不是一個千萬富翁，禁錮他，應該沒有甚麼好處。如果小賴是個女人，還有可能對方垂涎她的美貌，想要把她據爲己有，這在舊小說裏，是常有的事。可是，小賴祇是一個相貌平凡的男孩子，那會有人對他有胃口。那麼，爲甚麼要禁錮他呢？」胡木教授苦着臉。

「老師……會不會已給人殺了？」小方問。

「不會！如果給人殺了，屍體早給警方發現了。」教授夫人又嚷了起來。

胡木教授狠狠地白了太太一眼，再望向小方：「唉！你這個孩

子，太單純了。」

胡木教授啐了小方一口：「爲甚麼要殺死小賴！沒有動機呀！小賴又不是一個儀表非凡的大學生，再說，家無恒產，幹嘛要殺他。再加上他爲人達觀，看來也不會在旅途上跟人出手，對嗎？」

小方點點頭。

「所以我肯定他還沒有死。」胡木教授堅定地：「因此，我認爲他是被人禁錮的成份居多。要找到他，必須在這方面動腦筋。」

「呀！這可比考碩士更難呢！」小方伸了個懶腰。

推理禁錮　動機何在

「不要氣餒！喝一杯冰凍的啤酒，有助你思考！」胡木教授這樣提議。

「喂！喝了啤酒，你會眼睏的呢！」教授夫人說。

「那會眼睏，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想個所以然。」胡木教授笑了笑。

「老師！我想還不如去大嶼山看看吧！這樣比較穩當。」小方說。

「你這個人眞是的，沒半點想像力。」胡木教授埋怨地：「你以爲查案，一定要有實際資料才行的嗎？好了好了！難道要我們等到小賴有信來，才行動嗎？」

「我不明白老師的意思！」小方接過啤酒，喝了口。

「我是說查案不必要到實地去，最緊要看到動機，有了動機，就可破案，以前的偵探小說，大多憑失踪者寄來的一封信破案，這已不合時宜。」

「沒實證怎破案？」教授夫人說。

「你懂甚麼！」胡木教授狠狠地回敬。

「老師！師母！不要吵了！」小方連忙勸架：「老師，你有甚麼想法？」

「殺人有甚麼利益？這一點，十分重要。」

胡木教授笑了笑：「小方！你知道禁錮的罪名可不輕呢！在香港，要判十年徒刑以上，在新加坡，弄不好，還要判死刑，如果不是有甚麼大利益，一般歹徒都不會冒險！」

小方搔了搔頭：「這麼說來，小賴豈非好值錢？是甚麼道理？」

「我也想過了，因此作了個假設。」

「說來聽聽！」小方感興趣地。

「好吧！」胡木教授呷了口啤酒：「就當有個南美老歸僑回港觀光，順帶探探侄兒，那個南美歸僑辛勞了半輩子，積聚了相當的財富，身邊無兒無女，就想到把財產交由侄兒，可那個侄兒早就死了，或者不知怎地失了踪，身邊的人急了起來，到嘴邊的肥肉，焉捨得丟掉，正好碰到了小賴，發覺跟侄兒很相像，於是就綁了小賴頂包。」

「可是，老師！」小方嚷了起來。

「我知道你有疑問。」胡木教授抬抬手：「因爲你覺得我的推論有疑問。」

「正是！」小方點點頭。

「爲甚麼歹徒不去跟小賴講明，乾脆付一筆酬金，叫小賴扮好了，對嗎？」

小方點點頭。

「可萬一小賴反對，那豈不是前功盡廢！」胡木教授說：「歹徒不敢冒險。」

「有道理，不過……」小方頓了頓：「我還是有疑問。」

「請說！」胡木教授呷了口啤酒後，又抽了一口雪茄。

「當小賴被歹徒禁錮了，但醜

胡木教授把車停在小洋房前面。

婦終須見家翁，萬一小賴見到那個南美歸僑，立刻表白自己的身份，豈不是更糟糕！」

「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胡木教授成竹在胸地。

胡木教授一打開話匣子，就沒個完。

「我猜想歹徒是把小賴迷暈了。」胡木教授說：「有可能在給小賴吃飯時，先在飯裏或菜裏放了安眠藥，於是小賴的神智就沒法清醒。」

「唔！」小方點點頭。

「你想想看，要把一個大學生禁錮三個星期，可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不讓他服下藥物，那怎行？」

「有道理！」小方和教授夫人同意地附和。

「好了！到那個南美歸僑來見侄兒，看見侄兒一臉病容，自然更加愛憐。」

「老師！照你這樣看，這案豈不是跟醫生有關？祇有醫生才能準確地用藥呀！」

「對！不過不一定是醫生，要加多一項：對藥物有認識的人。那就可不好辦了，僅是醫生，在香港少說也有過千吧！對藥物有認識的人，那就更多，要在這方面找線索，無疑是大海撈針。」胡木教授說。

小方點點頭：「歹徒是在甚麼地方看中小賴的呢？」

「到目前爲止，我們還弄不清楚小賴在哪些地方住宿過，除了旅館，他住過哪裏？我們全不知道。我想必然是投宿某處時，給人看上的。」

「對！」小方點點頭：「歹徒大抵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馬路上把小賴綁走！」

「可是那是甚麼地方呢？」胡木教授不禁皺起了眉頭。

「老師不是說過南美歸僑嗎？」

「呀呀呀！這是我的猜測，不一定有這個人物的存在，即使有，也不一定是南美，有可能是南洋、美國……這是我舉的一個例子而已。」胡木教授連忙解釋。

這時候，冷眼旁觀的教授夫人忍不住說話了。

「這祇是我的想法，請你們千萬別見笑！」教授夫人微微地一笑：「說不定小賴投宿的人家那裏，有個精神病姑娘，小賴投宿時，可能生了病，在接受那位姑娘看護時……」

「你是說精神病傳染嗎？」胡木教授問。

「沒這個可能嗎？」

「師母！在醫學上，暫時還未有發現精神病傳染給別人的，要知道精神病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病，不是甚麼病毒，不能傳染的。假使你每天面對一個精神病人，你也不可能受到他的傳染。」胡木教授望着自己的太太，不期然地咧嘴笑了。

「我看你還是替我們去弄一些下酒的小菜來吧！這才是你的拿手好戲呢！」

「是嗎？」教授夫人優雅地笑了一下。

「油爆蝦、醬牛肉、白切雞，喔，還有燻魚！小方最喜歡吃！」胡木教授一口氣地點了菜。教授夫人轉身朝廚房走去。

雖然是四十過外的人了，身材仍然苗條如年輕的女人，眞是保養得宜。

胡木教授又倒了一杯啤酒：「好！如果不是綁票，那又是甚麼呢？小方！」

小方托着腮想了想：「所有可能都給老師說齊了，那還有甚麼？」

「有……」胡木教授呷了口啤酒：「佈局殺人！插贓嫁禍！」

「佈局殺人？插贓嫁禍？」小方跳了起來。

「歹徒先把小賴弄至神經錯亂狀態，然後去殺人，於是就把兇器放在小賴手上，讓小賴錯誤地以爲自己是兇手！豈料剛想去別處殺人之際，小賴醒來了，雙方發生打鬥，那個歹徒死了，祇有這樣，小賴才不敢現身。」

「但是……」小方說：「小賴可以向警方自首的呀！」

「對！所以這個推論也有不足的地方。」胡木教授同意地：「爲甚麼是三個禮拜呢？這眞值得思考。」

「老師！小賴會不會已經被人殺死了？」小方忽然這樣問。

「不會的！祇是有點小問題想不明白，祇是一點小問題！」胡木教授不停地說。

小方把啤酒一口喝光，他覺得這宗失踪案子着實太離奇了。

*　*　*

第二天中午，小方駕着汽車去看望胡木教授。胡木教授不在家，教授夫人告訴小方，教授一清早就出了門。

「老師可想到了甚麼新推論嗎？」

教授夫人欣喜地說：「看樣子

是有點眉目了。」

「哦？」小方喝了一口香濃咖啡，望着優雅的教授夫人。

「昨天晚上你走了之後，教授把自己關進了書房，吩咐我不准打擾，大概過了一個鐘頭，跑了出來，對着熟睡中的我大叫：『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把我吵醒過來，正想問他，卻倒在地上，打起鼻鼾，呼呼地睡熟了。」教授夫人說。

「嘩！原來教授立刻進行夢中思考呢！」小方打趣說。

「甚麼？」教授夫人抬了抬那兩道柳葉眉。

「呀！沒有甚麼！」小方連忙岔開話題：「老師去了甚麼地方？師母知道嗎？」

「不知道，你知道教授做事一向獨斷獨行，不過，他說中午時分一定會回來。」教授夫人回答。

「唔！老師這個人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小方埋怨地。

「你在說我甚麼？」冷不提防，背後響起了男人的聲音。一回頭，胡木教授嘴角叨着小雪茄，正笑盈盈地望着小方。

「老師！」小方叫了一聲。

「別在人背後說鬼話！小子！」胡木教授拍了小方肩膊一下：「來！到書房來。」

兩個人朝客廳角落的書房走去。

「太太！午飯好了沒有？肚子餓啦！」

「十五分鐘後請到飯廳來！」教授夫人應了一聲。

尋找探長　攜手合作

兩個人走進書房，坐了下來。

胡木教授的書房，陳設比大學裏的研究室考究得多了，花梨木的書桌、沙發，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還有角落裏的屏風，聽說是唐伯虎的眞蹟，還有掛牆的畫軸，聽說是齊白石送給教授父親的禮物。

寫字枱上的書鎮，源自中唐，還有掛在窗側那副對聯，赫然是王國維的手迹。

總言之，一踏進胡木教授的書房，就令人嗅到了書香，小方眞的不勝欣羨。

胡木教授把雪茄放進烟缸裏，朝着書架看了看，隨手撿了一本古書。

「小方！這個給你！」

小方接過一看，是余淡心的「板橋雜記」民初刻本，他連忙推辭：「老師！這麼貴重的東西，我……我不能要！」

「小子！拿去吧！我有兩本呢！」胡木教授拉開抽屜，拿出了「板橋雜記」：「如果祇有一本，我會捨得給你嗎？教授才沒有這樣慷慨呢！」

「呀！老師！」小方被這個喜歡促狹的老師氣個半死。

午間的太陽穿個竹簾透了進來。

胡木教授伸手拉了一下窗邊的繩子。

竹簾「颯」地一聲合攏了，書房陷入一片幽暗。

「老師喜歡在書房裏想問題嗎？」

「對！」胡木教授點點頭，伸手扭開了木架上的電爐，然後把白磁茶壺放了上去：「來杯頂級烏龍吧！」

「哈哈！」小方搓了搓手。

「你來了就好，反正我也要找你，有一件事，要勞駕你的！」

「甚麼事？」

「令尊不是在警察總部嗎？我想你帶我去見見他。」胡木教授注視着爐火。

「有一些事一定要調查，可是單憑我個人之力可不行！」胡木教授說。

「我要去大嶼山呀！」小方說：「今天可沒時間。」

「你一個人去？」

「不！是跟賴謙。」

「去那裏有甚麼用！」胡木教授說：「那裏這麼大，怎麼找得着，警方也沒法子呢！」

「賴謙不去心不死！」

胡木教授把爐火調低，拿起茶壺，在水杯裏倒了兩小杯，舉起其中一個杯子，呷了口：「呀！好茶！小子！試試吧！」

小方呷了一口，茶味醇，有諫果回甘之妙。

「要找三個禮拜前失踪的小賴，那可不容易呢，誰會記得他！」

「如果他眞的有向人家投宿呢？」

「對！如果有，那就早有綫索。」胡木教授回答。

胡木教授往下說：「我們不能漫無目的地去找，一定要想出一個地點。」

「我們能找到嗎？」小方狐疑地問。

「試試看吧！」胡木教授說。

這時，教授夫人來叫吃飯。

兩個人離開書房，到了飯廳。

橢圓形的餐桌上放了四菜一湯。

小方一瞧，有紅燒獅子頭、葱烤鯽魚、蝦仁炒蛋、肉絲和蛤蜊蒸蛋。

都是上海菜，正合小方的胃口。

他夾了一塊鯽魚往嘴裏一嚼，立即讚不絕口：「好吃！好吃！師母的手勢眞是第一流！」

「吃吧！」教授夫人夾了一個獅子頭放進小方的碗裏：「別賣口乖！」

胡木教授懶得開口，祇是拚命地夾菜、扒飯。

半小時後，胡木教授和小方整裝出發。

由小方駕車，直到灣仔的警察總部。

負責站崗的警員都認得小方，小方高視闊步地直闖他父親的辦公室。

「謝謝你！」胡木教授由衷地：「介紹令尊相識後，你可以去找賴謙，我辦完了事，立刻跟你聯絡。」

「老師眞的能找到那個地方？」小方問。

「大概會吧！如果一切順利，黃昏時就可以出發。」胡木教授滿懷信心地。

小方不知道胡木教授葫蘆裏賣甚麼藥，推開門，逕自走了進去。

那張柚木寫字枱後坐着一個大塊頭，他就是小方的父親。

「爸爸！我給你介紹，這位是我們大學裏的歷史系教授胡木教授。」小方大聲地說。

大塊頭連忙站起來，伸出蒲扇般的大手，跟胡木握了一握。

那隻大手十分有力，胡木教授微微感到右手發痛。

「好了！你們聊聊，我有事先走一步。」小方對胡木教授說：「這是我的爸爸，方遠鳴，方探長。」

兩個中年人相視笑了一下。

小方逕自去找賴謙。

賴謙正在發獃。

「怎麼啦？這麼悶！」小方拍了拍賴謙的肩。

「唉！警方那邊還沒有消息。」賴謙說：「看來，我弟弟可危險了！」

「到底他最後在甚麼地方出現過呢？」

「警方說有人見到小賴向貝澳那邊走去。」賴謙說：「小方！我們這就去找。」

「不行。」小方搖搖頭：「老師叫我們等他消息。」

「教授呢？」賴謙急急地問。

「他去找我爸爸，說有一點事請教。」小方回答。

「呀！」賴謙吁了口氣：「祇怪我去了出差，不然，小賴就不會失踪了。」

「這可不關你的事。」小方說：「老師對這宗案子十分感興趣，所以你可以放心。」

「爲甚麼會放心？」

「根據往例，老師有興趣的事，大多會水落石出，老師是現代福爾摩斯呢！」小方自豪地。

「眞的？」賴謙的眼睛亮了起來。

這時候，電話響了。

賴謙搶來一聽，隨即把電話交給小方：「是教授！」

小方連忙接聽：「老師！你在哪裏？」

「我們去貝澳！」胡木教授大聲地說：「你們現在快趕去碼頭，半小時後，我們在那裡見面。」

「好！」小方連忙答允。

半小時後，三個人在港外綫碼頭碰了頭，然後趕上了船。

「老師！爲甚麼要去貝澳？」小方問。

胡木教授咬着未點燃的雪茄：「你爸爸證明了小賴最後出現的地點是貝澳。」

「眞的？」賴謙眼睛一亮，彷彿已看到了失踪的弟弟。

「所以，小賴的失踪關鍵便在貝澳。」胡木教授說。

「這是你的推理嗎？」小方問。

「不！還加上你父親的。」胡木教授一直反對禁烟運動，就像現在，連小輪裡也廢除了吸烟區，對烟癮特大的他而言，簡直是一種慘無人道的懲罰。

「貝澳地方不小，怎知道小賴是在那裡失踪的？」小方有點擔憂。

「總好過找遍整個大嶼山吧！」胡木教授淡淡說：「你今天不是準備和賴謙到大嶼山去找的嗎？」

小方當堂啞口無言。胡木教授大力地咬着雪茄，一邊翻開新買的離島地圖，細細地看。

「教授，我弟弟會不會有性命危險？」賴謙忽然問。

「應該沒有吧！」胡木教授笑了笑：「看書吧！」（未完・一）

青靈八女俠

**************************** 張靈・文 培邦・圖

歸鴉陣陣，滿山猿啼，籠罩在雲雨中的神女峯，正在這蒼蒼暮色裡逐漸隱去。這時，一艘停泊在江邊的木船上，飄起了一陣悠揚的笛聲。

這艘孤獨的客船船頭上立着兩個人，一個是短衣輕裝的漢子，另一個便是那臨風吹笛的少年書生。這書生約二十四五，丰神俊朗，飄逸脫俗，但眉宇之間却似有重憂，吹出的笛聲也十分清亮激越，似乎滿腹的悲憤不平都要借這支笛子發泄出來。

這時正是明熹宗甲子年的秋天。這少年書生是四川巴州人氏，姓梅名歸，表字木園，是將門之後，頗有膽略，而且才氣縱橫，生有夙慧。但有兩件短處，深爲父母所不喜。

頭一件是性情孤僻，厭煩事務應酬，終日只和府裡丫環們飲酒唱曲，斷混在一起。生平又鄙薄功名，不思進取，那些仕途上的朋友向不往來，反而對一些粗魯不文的江湖奇士，游俠之輩，他倒肯折節下交，其乖僻怪異處常常若此。

這次梅歸赴江陵探親，邀約了四川著名武師「出雲手」李遇吉同行，這日船泊神女峯下，梅歸一時感觸，取出玉笛嗚嗚咽咽地吹起來，一曲既終，忽然有人讚道：「清如鸞吟，確是此中高手，難得難得。」

兩人急忙回頭，見岸上遠處站着一個少年，夜色昏暗，眉目看得不大清楚。梅歸忙拱手道：「閣下謬讚，小弟實在汗顏，請下舟一叙如何？」

那人謙遜了兩句，走到岸邊，輕輕躍上船頭，脚底無聲，有如一葉落地，李遇吉是行家，一見便吃了一驚，心想：這人輕身功夫好俊。再仔細一打量，見他一身粗布衣服，足下綁腿芒鞋，是趕長路的打扮，背着一個包裹，包袱裡露出一截劍柄。一上來便拱手笑道：「小弟姓徐名春山，世居這神女峯頂，今日遠遊才回，從此路過，偶聆閣下清音，一時忘形，眞是冒昧得很，敢問二位尊姓？」

李遇吉心中一動，正想說話，梅歸已搶着說了兩人名姓。

徐春山道：「李師傅大名，兄弟也久仰得很，二位是到湖北去麼？」

梅歸道：「小弟去江陵探望一位親戚。」

徐春山道：「如今道路不靖，盜賊遍地。好在梅兄有這位李師傅同行，要不然可危險得緊。」

梅歸笑道：「小弟邀李兄同行也正是此意。」

這時兩人又交談幾句，徐春山便拱手告辭，梅歸急命舟子準備杯筷，定要留他同飲。

徐春山道：「蒙兄厚愛，本應奉陪；奈小弟離家日久，不忍令老父懸望。梅兄盛情，小弟心領吧。」

李遇吉忽道：「請問徐兄，有一位人稱巫山俠隱的徐全白老前輩，徐兄可知道麼？」

徐春山陡然一動，說道：「那正是家父，李兄如何知道？」

李遇吉喜道：「如此說來我們更不是外人了。十五年前我在河南少林寺學藝之時，徐老前輩曾經來寺裡小住，我曾向他老人家討教過，他老人家福體還健旺嗎？」

徐春山忙道：「家父托福，倒也康健。」

梅歸素來喜歡結交武林中人，一聽巫山俠隱乃是江湖前輩，興致更高，再三要徐春山代爲引見。徐春山雖明知父親素不喜與外人往還，但却不過情面，只得推辭說神女峯山路難行，往返不便，況且絕頂之上寒風刺骨，使人難耐。

梅歸笑道：「這個倒不消憂慮，小弟雖然不會武功，但也不是那種不禁風霜的文弱書生，爬山的力氣總還有的。」

李遇吉也道無妨。徐春山不便再加推辭，於是三人捨舟登岸，一路行來，天色已漸次黑盡，這時月華如水，山風振衣，梅歸不由逸興遄飛，口裏高聲吟哦宋代詩人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李遇吉於詩詞上不甚了了，和徐春山兩人談談說說，倒也頗不寂寞，三人沿着極窄的羊腸小道向上爬行。

這神女峯乃是著名險惡陡峭之地，走了一陣，小路忽然中斷，山腰之上到處凹凸不平，連個插足之地也沒有，陣陣山風吹過，發出令人恐怖的呼嘯聲，這時梅歸才有點害怕起來，但勢已至此，又不好提議轉去，只得硬着頭皮繼續前行。幸喜徐李二人隨時攙扶照應。有些十分險峻處，兩人連推帶拉，雖然如此，梅歸也覺腦袋發脹，心頭亂跳，累得直喘，先前的高興早已不知飛到哪裡去了。

正行之間，忽然「刷」的一響，草叢裡竄出一條黑影，梅歸還沒來得及看清，只覺得衣襟帶風，那條黑影已從身旁掠過，如一道輕烟似地向山下馳去。耳邊聽得徐春山高聲喝問。急忙側目回顧。他不掉頭還好，這一回頭，只見脚下懸崖，陡峭得像一堵牆壁一般，江流如帶，從千百丈下奔流而過。只覺一陣昏暈，「哎呀」一聲，手脚一鬆，如石頭一樣落了下去。

幸虧這時李遇吉正抓着他腰間衣帶，忽然覺得手裡一緊，知道不好，急忙單臂運力，大喝聲：「起！」一個「倒提金鐘」，硬生生將梅歸平提起來，一看梅歸竟已昏了過去。

徐春山慌忙解下衣帶，將他縛在背上，施展輕功，朝上急奔，待上得峯頂時。梅歸方才醒轉，「哎呀」一聲道：「好險，如若不是二位仁兄，小弟今日眞要落個死無葬身之地。」

李遇吉道：「如今閑話休說，剛才那人身法極快，看來定是武林中的能手，這人來到這神女峯上，只怕是衝着徐老前輩而來。」

徐春山沉吟半晌道：「家父雖說隱居，平素也有一些武林前輩來此探望。這人想必是那位長輩也說不定，據我想來，諒還不會有甚麼人敢來這神女峯絕頂撒野。」言下之意，似說乃父威名極盛，縱有仇家，也不敢來此生事。

李遇吉見他十分自負，也不好多說，梅歸却接口道：「徐兄不必多慮，依小弟看來，剛才黑影必非人類。」

李遇吉詫異道：「賢弟何所據而云也？」

梅歸道：「大哥請想想，這種懸崖峭壁，慢說是人，就是山羊野獸，也難以行走，即以二位仁兄絕世武功，走起來也如臨深淵，豈能在這樣的峭壁上一路縱躍而下呢？所以我想定然是猿猴之類無疑。」

李遇吉一笑不言。

結伴同上神女峯

這時一陣山風過處，滿山樹木都搖曳着椏枝，如同一羣披散着頭髮的女妖在臨風舞蹈一般。梅歸不由汗毛豎立，忙道：「正是呢，我們此來乃是特意拜訪徐老伯父，老在此談論作甚，就煩徐兄引路。」

於是三人急急行去。

少時走出樹林，面前現出一塊方圓十餘畝的草坪，這裡有草屋數間，旁邊是一片菊圃，周圍用竹籬圍繞着。徐春山用手指着道：「到了。」

來到臨近，藉着月色，看得清清楚楚，門上寫着四個草字，乃是「神峯小築」。筆力雄挺，端的龍飛鳳舞，可以想見這屋內主人定是一位文武兼備的異人。

徐春山叩着門叫了兩聲：「小鶴，小鶴，開門哪！」並不見有人回應。

梅歸問道：「小鶴是誰？」

徐春山道：「那是扶侍家父的幼童，這孩子十分貪睡，這時想必又在酣夢中了。」說着又重重叩門，高喚數聲，但過了半晌，却仍無回應。

李遇吉久走江湖，閱歷頗深，他早已看出今夜情形有異，這時越想越覺可疑，忍不住說道：「徐老前輩也有時下山雲遊麼？」

徐春山詫異道：「不呀，李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李遇吉道：「就算小童貪睡，徐老前輩是何等警醒之人，此刻

空山靜寂，我們脚步來到門前，想來徐老前輩已自警覺了，豈有叫喚半天還聽不見的道理。依我看來，徐老前輩並不在這屋內。」

李遇吉剛說了兩句，徐春山心中便似有了甚麼警兆。聽到後來，已止不住全身發抖，臉色大變，正待發掌將門劈開，不想梅歸却在旁道：「今夜月吐青暉，徐老前輩或者去後山賞月也是有的。」

徐春山以手拍額道：「不錯，家父平素最喜歡飲酒賞月，他老人家常常半夜從後門出去的。」說着引着兩人繞到房後，一見後門大開，門上釘着一張紙柬，徐春山趨前一看，笑道：「可不是！鶴兒也下山買米去了，這張紙條就是家父留給他的。說自己去後山賞月，也許到天亮才回，叫他回來時不必尋找。」

梅歸笑道：「怪不得屋內無人。」

徐春山從後門直入，轉到前面，開了莊門，延二人入內，在草堂上坐下。徐春山取出火石點燃油燈，又在小爐上烹了一壺好茶。李遇吉梅歸二人見老主人不在，也就更不拘束，隨意閑談，又取笑梅歸剛才幾乎失足墜崖之事。

梅歸道：「聽說人求仙訪道，往往得先吃許多苦頭，今日小弟爲見徐老伯，也累得腰酸背痛，而且險些賠上性命，少時見了老伯大人，還得求他老人家傳個三招兩式，庶不負此行。」

少時茶已烹好，徐春山取出一個玉斗，兩個銅杯，捧給二人道：「寒夜客來茶當酒，二位且飲杯止渴。」

李遇吉正在口渴，接過來一飲而盡，梅歸只輕輕飲了一口，覺得滿齒芳香，潤生兩頰，再一看那水作青藍色，清涼已極，便讚不絕口。

徐春山笑道：「家父近年來很少出外，山居無事，專愛在這類事上考究。」

梅歸正在細細把玩那盛茶的銅杯，認出乃是漢代器皿，才想動問，忽然看見李遇吉聳着鼻頭，向空連連狂嗅，模樣甚是不雅，正在奇怪，徐春山也已發覺，問道：「李兄作甚麼？」

李遇吉臉上一紅，吞吞吐吐地道：「沒有甚麼。」

梅歸慌忙替他掩飾道：「想是窗外菊花盛開，李大哥嗅着花香了，是不是？」

李遇吉忙道：「是的。是的。」

梅歸偶一低頭，發現李遇吉靠手的茶桌下面放着一個方形的食盒。心裡奇怪，覺得這主人乃是雅士，凡事考究，怎會把廚房用具擺在客堂上？雖然放的地方並不顯眼，但一被發現却非常礙目，和這清靜的草堂中陳設極不調和。忍不住用手裡折扇一指道：「徐兄，這是甚麼？」

徐春山「咦」了一聲道：「小鶴眞個糊塗，怎的把食盒放在此處？」說着用手一端，覺得沉沉的。他將食盒放在桌上，揭開蓋子，只覺得一陣血腥氣味撲面而來，令人欲嘔，三人俱大驚。

這食盒裡面還蓋着一張油紙，徐春山伸手一揭，狂叫一聲，仰面倒地。

原來盒中放的是一個鬢髮皆白的人頭，這人頭不是別人，正是徐春山的父親，那名震江湖的巫山老俠徐全白。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李遇吉也驚得呆住了。

梅歸雖然素性豪爽，終究是富家子弟，平時養尊處優已慣，幾時見過這種慘事？不由心膽俱裂。

稍時徐春山慢慢醒轉，抱着人頭放聲大哭，李遇吉忙道：「徐兄且暫息悲哀，只怕仇人還在近處。」說着拔出背上單刀便要出去。

這時梅歸已漸恢復鎮定，便搖手道：「何以見得？」

梅歸道：「大哥忘了剛才遇見的那條黑影麼？我只道是猿猴之屬，這時回想起來，那人必是凶手無疑，大哥請想，徐老前輩是何等樣人？那麼這害他的人又豈是等閑之輩。這樣一推想，我猜徐老前輩必定死於那黑影之手。」

李遇吉點頭道：「賢弟這一番話，倒也有幾分見地。」回過頭對徐春山道：「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順便，倒是商量替令尊大人報仇要緊。」

徐春山含淚答道：「刻下小弟方寸已亂，半點主意也沒有了，一切都要兩位仁兄指點。」說着磕下頭去，慌得兩人也急忙跪下還禮，連聲道：「折殺我們。」

三人拜罷起立，梅歸道：「如今頭一件重要事，是必須知道仇家是誰？否則這血海深仇如何報法？徐兄可知令尊大人平時有甚麼仇家？」

徐春山想了一想，說道：「先

梅歸和李遇吉看見岸上站着一少年。

父早年雄稱江湖，與人結下仇怨這類事，想來也是有的，但平時却很少聽他老人家提起有甚麼仇家，所以這事一發生，小弟簡直完全茫然，一點頭緒都沒有。」

兩人聽徐春山這樣一說，都感到這事很難辦，沉默了一陣，梅歸忽然道：「這兇手將徐老前輩人頭送來，不知是何意思？」

李遇吉道：「想來是示威恐嚇之意。」

梅歸搖頭道：「未必這樣簡單。」

徐春山道：「梅兄必然另有卓見。」

梅歸道：「倉卒之間我倒還不能推敲出兇手意圖，只是覺得兇手此舉必有深意。」

這時李遇吉目光偶然落到人頭上，忽然驚叫道：「你們看，徐老前輩中的這種暗器。」

徐春山和梅歸急忙看視時，只見徐全白臉額之上有五個筷子粗細的創口，排列如梅花形。

李遇吉道：「有了，這種暗器我生平還未見過，想來會使用的人也不會多，有了這條線索，就不難查出仇家的來龍去脈。」

梅歸也道極是，李遇吉又道：「徐老前輩的遺骸想必還曝露在外，快去看看。」

徐春山霍然站起來道：「小弟只顧傷心，把甚麼都忘懷了，今日如非二位在此，我眞不知該怎麼辦才好。」說着便往外走。

李遇吉道：「徐兄最好帶上兵刃。」

徐春山一怔，隨即會過意來，佩上寶劍，三人一同往後山走去。

徐全白的屍體在一株樹下發現，渾身血迹，仰跌在地上，徐春山不禁又大哭起來。

李遇吉道：「徐兄且莫哭，從徐老前輩屍體上，我看出別有蹊蹺。」

徐春山勉強收淚，哽咽道：「李兄又看出了甚麼？」

梅歸倒看出這屍體胸前釘着一枚形似鷹爪的暗器，上面還繫着一塊小小紅綢，便問道：「大哥可知道江湖上有些甚麼人會使這類暗器？」

李遇吉搖頭不答，俯身用三指夾住那鷹爪，力貫指尖，取了出來，說道：「這其中恐怕還大有文章，徐兄請看，在這鷹爪形暗器下，還有另外兩個傷口，似爲別種暗器所傷，而且這傷口冒黑血，分明暗器上有劇毒，這鐵鷹

爪却沒有毒藥。照理徐老前輩中了毒藥暗器之後，就該倒地不起了，何必再補上兩下？」

梅歸道：「或者敵人來了數人，同時發難，徐老前輩猝不及防，身上同時中了幾件暗器之後，那也是可能的。」

李遇吉搖頭道：「賢弟這話太不合情理，徐老前輩胸前額上都是被這鷹爪形暗器所傷，那麼，何以額上的暗器已經取走，却留下這胸前的暗器作甚？」

兩人在此辯論，徐春山却儍呆呆的站在一旁垂淚，他平時人便誠樸木訥，一旦遭遇老父慘死，刺激太甚，腦子裡竟成一片空白，雖然梅李二人說的話，他都聽得清楚，但却不能運用思想，只在一旁聽着。

梅歸沉吟了半晌道：「這事確實有點費解，我想來，也許那兇手臨去匆忙，一時忘記取下徐老前輩胸前暗器，大哥以爲如何？」

一代大俠遭殺害

李遇吉道：「這就更不對了，兇手能將徐老前輩人頭割下之後，先用油紙包好，然後去至廚下找了食盒，再將人頭放在盒內，分明從容已極，豈能說匆忙？」

李遇吉又道：「況且徐老前輩先前已受毒暗器所傷，隨後創口之上又中了這鷹爪形的暗器，這已經是一個大漏洞了，縱然依賢弟所說，兇手臨去匆匆不及取走暗器，那麼何以這在上的鐵鷹爪倒留在胸前，而在下的毒藥暗器反而被人取去？這更是不通之極。」

梅歸忙道：「不錯，不錯，吾兄卓見，令小弟茅塞頓開，照大哥說來，這兇手是故佈疑陣了，那他的用意何在呢？」

李遇吉道：「一時倒還難以明白，好在今晚適逢我們三人在此，大家牢記各種疑點，自然有水落石出之日，我看如今還是將徐老前輩首級縫上入土爲安，這乃當前第一要事；然後再徐圖訪尋仇人，徐兄認爲怎樣？」

徐春山這時毫無意見，別人怎樣說就怎樣好，這時便答應一聲，急急朝神峯小築走去。

梅歸嘆息一聲道：「這才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夜月色正好，如此良夜，如果徐老前輩不遭慘禍，咱們四人在這神女峯絕頂上飲酒吟詩，那是何等樂事？偏偏發生這場慘禍，把一場豪興化爲烏有！」

他正在這裡對月嘆息，忽然聽見山後坡上有幼童唱歌的聲音。李遇吉接連幾縱便到山後的岩石上。往下望去，只見一個小童，背上負着米袋，慢慢朝山上走來，這後山的道路雖然比前山稍爲平坦，但也極爲陡峭，脚下沒功夫的人走起來却也十分吃力，那小童嘴裡唱道：「老爺教我人之初，我教老爺狗咬猪，老爺教我使寶劍，我教老爺捉黃鱔。」

李遇吉心想：這人必定是鶴兒了，這時徐春山已將人頭取來，用針線縫妥，少時鶴兒走上山來，一見老主人慘死，也痛哭起來。

梅歸道：「小管家且休哭，你們老主人的後事還得你費力料理，你先找出幾床上好的棉被來，另外還要一柄鋤頭。」

鶴兒道：「幹甚麼？」

梅歸道：「替你們老主人下葬呀！」

鶴兒搖頭道：「至少也得弄一具棺材。」

李遇吉道：「慢說沒有棺材，縱使有，這絕頂之上如何運得上來？」

鶴兒道：「可以請幾個匠人到山上來現做。」

徐春山道：「只怕他們不肯來。」

鶴兒道：「只要多出銀子，怎的不來？」

梅歸拍手道：「這話有道理，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正是此意。」

當下衆人合力將徐全白屍體抬進神峯小築，安放在客堂上，梅歸用白紙寫了幾幅孝聯貼在門上，雖無哀樂僧侶，倒也有些喪事的氣氛，小鶴淘米做飯，服侍三人吃畢，又匆匆下山而去。

這裡李遇吉將那鐵鷹爪交給徐春山道：「尊翁大仇都這件暗器上，徐兄可要謹愼收藏。」

這裡三人重又挑燈夜話。李遇吉道：「今日我等得見徐兄，並且遇上徐老前輩歸天，照佛家因果說來，也算得一段緣法，我有意與徐兄結爲異姓兄弟，不知徐兄尊意如何？」

徐春山忙道：「小弟先前正有此意，只因先父突然發生不測，一時倒忘懷了。」

說着三人序了年齡，李遇吉最長，梅歸第二，徐春山最幼，三人先在徐全白屍體前拜了，立了重誓，然後依長幼之序從新拜過。

李遇吉道：「如今我們既已結成異姓骨肉，愚兄有番直言，三弟却休要怪我。」

徐春山忙道：「大哥說那裡話來？有話只管吩咐。」

李遇吉道：「適才小鶴執意要找匠人上山來做棺木，這固然是他爲主忠心，我不便阻擋，實在此舉萬萬不可。」

梅歸忙問：「却是爲何？」

李遇吉道：「徐老伯早年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所結仇家必多，他們如果知道老伯埋骨所在，難免有人來此盜屍泄忿，我們又不能終生在此守護，賢弟請想，愚兄這話對不對？」

徐春山點頭道：「極是，到底大哥見識勝過我。」

李遇吉又道：「不僅此也，此地川江水盜不及從前猖獗，也是大多對老伯有些顧忌的緣故，如果老伯死訊一旦傳開，那麼行走川江的船家客商豈不遭殃？我想徐老伯在天之靈也會爲之心裡不安吧；爲人子者，孝字只存在心裡，原本不必在這些事上講求……」

話還沒有說完，徐春山已連連舉手道：「大哥不必再說，小弟已然明白，不但不可用棺材，而且要火化方好，他老人家平時無意間談起過，死後願意用火葬。」

梅歸喜道：「可知徐老伯是達人。」

於是三人相幫將徐全白屍體抬出外，就在門前空地舉火焚化，少時烈焰騰空，一代大俠從此在世上消失，徐春山又痛哭一場，用瓷瓶將骨灰盛了，埋在地下。

李遇吉道：「賢弟如今作何打算？」

徐春山道：「小弟想帶上這鐵鷹爪去找一位前輩，也許可以查出仇家是何許人，再設法復仇。」

李遇吉道：「這樣很好，賢弟遇事還望務必冷靜，能夠殺害徐老伯的人，武功必然高不可測，我輩萬萬不是人家敵手。所以報仇之事必須小心從事。」

徐春山道：「小弟理會得，二位長兄如今到何處去呢？將來如何相會，也得訂下個辦法才是。」

梅歸道：「大哥和我此刻想起程到舍親處去了結一樁麻煩事。自然我們也隨時會留意殺害老伯之人，我想最好期以臘月尾在洞庭岳陽樓聚會如何？有四個月時間，想來也可查得仇家下落了，愚兄武藝雖然不通，嘴却有一張，罵也要罵那狗賊幾句。」

徐春山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此分頭下山吧。」

李遇吉道：「不等小鶴嗎？」

徐春山道：「不必了，我從這條路下山，必然可以碰到他。」

說罷，三人回到屋裡，徐春山包裹尚未解開，此番又重行整理行裝，取出幾錠黃金來包好，背上寶劍，將李梅二人送到下山處，眼見李遇吉挾着梅歸，漸行漸遠，這時正當曉風殘月，這神女峯頭倍覺淒涼，徐春山抹了抹眼淚，掉頭朝坡下慢慢行去。

* * *

狂風怒號，陰雲密佈，滿山樹木搖曳，正是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奏。山下沿河岸上，一騎健馬狂奔而來，馬上一個輕裝少年，腰繫包裹，背插青鋒，眉頭深鎖，滿面風塵之色。

這少年正是徐春山，他新遭父喪，急於訪尋仇人來歷，離了神女峯以後，便買了一匹健馬，一路曉行夜宿，這日來到湖北北部一處荒山脚下，這山上住着一位奇俠，正是徐春山所要尋訪之人，此人姓周名英，外號人稱「金臂羅漢」，當年以四十九枚羅漢金錢鏢威震武林，如今在此隱居，門下徒弟甚衆，和巫山老俠徐全白乃是至交，故此徐春山不遠千里來此尋訪，一者向他請教這鐵鷹爪主人是誰？皆因周英本人便是暗器名家，見多識廣，或者會知道，二來是求他拔刀相助之意。

且說徐春山來到山下，正欲覓路進山，忽然一擊焦雷響處，暴雨傾盆而下，徐春山幸而帶有避雨布，這時趕快打開油布蓋在馬背上，又取出斗篷披上，才再翻身上馬，向着山裡走去。

雨勢越來越大，山滑路濕，眼前白濛濛一片，徐春山被淋得眼睛都睜不開，無奈只得圈轉馬頭，背風而立，待風勢逆轉時，再策馬向前。

天色慢慢黑盡，山路越發難走，座下馬匹嘶叫着不肯前進。徐春山只得下馬，强拉着籠頭前行，但馬兒却仍然掙扎着朝後退。

徐春山轉念一想，此時天黑路滑，萬一掉下山谷去，倒眞不是玩的。於是將馬拉進林中，在一株樹上拴了，獨自一步步摸上山來。

這山名叫荊門山，徐春山從未到過，數年前「金臂羅漢」周英曾經來神女峯絕頂拜訪徐全白，故此徐春山知道周英住在此處。

徐春山走了一陣，約莫已經來到山腰，這時風雨稍停，視線也較前清楚，忽然見山頂林中閃出兩團龐大怪物，蠕蠕而動，徐春山吃了一驚，急忙閃在樹後。運足目力看去，這才朦朧看出林後掩着一列茅房，那兩團龐大黑影乃是兩人牽着兩匹馬，朝徐春山藏身處走來。

兩人走到臨近，只聽在後面的那人說道：「四師哥，大師兄那種大驚小怪的脾氣眞是害人，這樣大的風雨，哪有人會上山來呢？而且我也眞不相信，會有人敢來太歲頭上動土！」

前面的那人說道：「九師弟，江湖上的險惡風波，你哪裡知道，大師兄跟着師父久走江湖，他的辦法決不會錯。」

千里求援遇夜襲

這時西面也响起了得得蹄聲，兩匹馬放着小跑過來，雙方招呼了一聲，擦肩而過，漸漸轉過山腰去了。一會兒另外兩匹馬又從松林背後轉了過來。

這樣兩人一組的巡邏，只片刻工夫已經出現了五六起。

徐春山心裡暗自奇怪。照這情勢看來，似乎此間發生了甚麼大事，否則不致如此緊張。這時西面忽又跑來一騎，馬上騎士高叫道：「大師兄叫各位師兄弟再巡一次，便都到這山腰聚齊，大師兄有話說。」一路傳呼而去。

只一會兒，蹄聲雜沓，各處山彎內都有人馬出現。右邊山溝內有三匹駿馬當先來到。當先一騎，馬上人生得猿臂蜂腰，神態威猛，背後跟着兩騎，三人來到林邊，便勒住馬，按繮等候。

少時其餘人馬也陸續來到，這窄窄的路邊竟擠了十多匹馬，有的馬長嘶跳躍，馬上騎士忙吆喝制止，弄得嘈嘈嚷嚷，又擠又亂，倒把林中宿鳥驚得拍翼低鳴，紛紛飛避。

就在這時，徐春山覺得自己頭頂似有一物飛越而過，忙四下一望，並未見到甚麼可疑物，也就不再留意，只專心注意林外動靜。

這時林外衆人也漸漸靜止下來，那猿臂蜂腰的漢子對衆人發話道：「衆位師弟連日辛苦，愚兄心裡甚是不安，但師父待咱們恩重如山，今有師父當年一個極厲害的對頭揚言日內即將上門尋仇，據說此人心毒手黑，而且一向不顧江湖道義，只怕暗中着了他道兒，故此寧可咱們多辛苦點，保得師父平安無事，也算咱們報師恩於萬一。」

他說完話，另一個漢子便接口道：「大師哥不必擔心，咱們師兄弟跟着師父這麼多年，雖不敢說學了甚麼驚人技藝，但咱們人多勢衆，怕他何來？」

又有人接口道：「不錯，不錯，別的不說，單是這手羅漢金錢鏢，咱們每人都會一兩下子，對頭不來便罷，如若來時，咱們給他一個滿天花雨，任他多厲害，也會吃不了兜着走。」

衆人正在七嘴八舌的議論，猛聽樹頂上有人罵道：「放你們的狗屁！」

衆人一聽，敵人竟在樹頂，登時一陣慌亂，叫道：「來啦，來啦！」

那猿臂狼腰的壯士雙手一探一揚，兩把金錢鏢朝樹頂撒去，其餘衆人也紛紛掏出金錢鏢發射，一時滿地上「叮叮噹噹」，直如下了一場錢雨一般。

慌亂中有幾個漢子忽然翻身落馬，似是中了敵人暗器，其他人慌忙勒開坐騎，有的下騎救人，有的又拿出金錢鏢向樹上亂打，只聽呼喝怒罵之聲吵成一片，馬兒也紛紛豎起前蹄跳躍，「唏聿聿」的扯着嗓子和人比賽。這小小的草坪上亂得如同漲了潮一般。

徐春山發現了樹頂有人，便凝神向上仰望，但見黑越越一片樹葉，無法知道上面是否藏有人，心裡暗笑這位大師兄也眞是個飯桶，這山腰的草坪如此狹窄，豈可集合十多匹人馬，一遭敵人襲擊，轉動艱難，便是一流好手也毫無辦法。

且說衆人正在紛紛發鏢拒敵時，樹上的人却縱聲狂笑道：「金臂羅漢浪得虛名，門下徒弟原來這麼膿包，你們的羅漢金錢鏢可傷得了我麼？」跟着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哈哈哈哈……」聲音清脆已極，搖曳在夜空裡，直往山頂撲去。

徐春山心裡暗忖道：「來人好像是一個女子，但從她笑聲聽來，內功顯然已經十分精湛，聽父親一向談起，金臂羅漢周英乃是一位正人君子，怎會有女子上

門尋仇，這倒有些奇怪。當下一提氣，展開家傳輕功，順着樹林朝山頂撲去。

那串笑聲一直未停，直到山頂茅屋門前才曳然而止，這時一間茅屋窗上忽然露出燈光。徐春山不禁大惑不解，按理說敵人既已來到，正該熄燈才是，怎的屋中反而點上燈？

這間屋雖已點燃燈火，雙方反而沒有動靜，這時除了山腰草坪上遠處傳來馬嘶聲之外，這兒只有些細雨斜風，和一點淡淡燈光，徐春山悄悄掩在一塊大石後，屏息等待情勢發展。

良久，聽見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屋內笑道：「老漢早就知道好朋友今夜會光臨寒舍，不料來的還是一位女英雄，既然來了，怎的又不進屋來叙話呢？」

接着有一個女子聲音接口罵道：「老賊，是好漢出來見高低，我倒要看看你獨霸一方的金臂羅漢，究竟有多大能耐？」

接着「噗」的一響，屋內燈火已被打滅。接着「颼」的一聲，屋裡竄出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子來，這人脅下斜掛一個鏢囊，懷抱金背大刀，渾身白衣，站在地上如同一座雪山似的。

徐春山一見大喜，這人正是他千里來訪的「金臂羅漢」周英，周英這時只全神注意敵人，倒沒留心近處藏着別人偸瞧，一到場中，金背刀胸前一豎，對樹上朗聲道：「姑娘請下來吧。」

原來那女子仍然藏在樹頂，這時「刷」的一响，宛如一隻大雁凌空撲下。在空中打了一個觔斗，輕輕落在一丈以外，俏生生的站在地上。

周英一看，不禁一怔，這女子看來最大不會超過十九歲，玄色衣裳，黃綢包頭，手裡提着一口爛銀長劍，面如滿月，眼似秋水，臉上却怒氣衝衝，一副尋事打架的樣子，不禁大疑。抱拳道：「我只道是岷山六狸中的兩位姑娘到此，不料却是一位小姑娘，不知姑娘是奉何人所遣？尊師何人？到此何事？請一一講明，老漢如果有甚麼不是處，也好登門請罪。」

那少女下頷一揚，鼻子裡冷笑一聲道：「你敢是那名叫周英的老賊麼？」

周英道：「老漢正是周英，生平可不曾作過賊，姑娘小小年紀，對於老年人却不可胡叫亂罵。」

那少女大怒道：「你敢教訓我麼？」

周英道：「不敢，不過我得先知道尊師是哪一位，咱們方好講話。」

那少女道：「我奉師命下山行道，專除你這類的江湖惡霸，我行至此處，訪尋得你這老賊劣迹昭著，所以來此為民除害。」

周英見這少女一手叉腰，侃侃而談，稚氣未除，心裡不由好笑，但她口口聲聲罵自己是老賊，也有些動氣，聽到此處，便笑道：「哦！原來姑娘還是一位女俠客，失敬，失敬。」

那少女也聽出周英語帶譏諷，立時桃腮帶赤，含怒道：「你說我年輕不配行俠麼？」

周英笑道：「老漢豈敢輕視姑娘？不過如今人心不古，年輕人缺少閱歷，容易受人擺弄挑撥。姑娘不妨回去多訪問打聽，看我周英是不是壞人。」

少女見周英擺出了老前輩身份，越發大怒起來，斥道：「你這斷滿口胡說，單看你那些徒弟們滿山巡邏，便是做賊心虛的樣子。我也不耐煩和你多嚕囌，咱們先見過勝負再說。」

說着揮劍向空一砍，劍身一陣顫動，嗡嗡之聲响個不絕。

周英見她使出了這一招「純陽試劍」，便猜到她大約是華山青靈觀，西園八美的人物，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想：自己活了這一把年紀，還沒有見過這樣莽撞的女孩子。當下笑道：「姑娘既然認定我是壞人，那也無法。就請劃下道兒來吧。」

少女詫異道：「劃甚麼道兒？」

躲在一旁偷瞧的徐春山却幾乎笑出聲，心想：這少女連這麼簡單的江湖術語都不懂，也要出來行俠仗義，豈不可笑？

這時周英門下衆弟子已趕到，各人手執兵刃，聲勢洶洶的將少女圍在當中。

周英却厲聲制止衆人道：「都不許出手，讓我單獨鬥鬥這位姑娘。免得日後江湖上朋友笑我以老壓小，以衆凌寡。」

那少女却橫劍冷笑，似乎全沒把這干人放在眼裏。周英見她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兒，心裏也動了氣，想道：「縱使你華山派劍法高强，憑你這點年紀也未必有甚麼了不起！」當下金背刀懷中一抱，笑道：「我來領教一下姑娘的劍法吧。」

少女冷笑一聲道：「好！你先賜招。」說着退後三步，身軀微蹲，長劍直豎在胸前，目凝劍尖，微微呼吸，這一個招式名叫「神龜鎮洞」，乃是華山派劍法裏的起手招。如遇本門中人，祇要擺出這個式子，一望便可知道功力深淺。

周英雖然經驗富豐，對於這種上乘劍法，却素未研習。但他見這少女氣定神閑，勁力含蓄，似乎是個中高手，倒也不敢輕敵。便使出一招「白猿獻桃」，「刷」的一刀扎去，少女橫劍一擋，周英刀已收回，剛才這招乃是虛着，他見少女步法已被引動，倏的橫跨左步，金背刀趁勢橫掃，一招「金風掃地」，刀鋒朝少女脚脛砍去。

這周英乃是成名人物，招數雖不新奇，但身手捷逾旋風，徐春山不禁替那少女捏一把汗。

不料那少女却不慌不忙，待刀鋒臨近時，才突然使出一招「趺坐青蓮」，沉劍一挑，「噹」一響，隔開金背刀，劍鋒反而朝周英下三路刺去。

周英喝一聲：「好毒的劍法！」趕緊撤回左脚，翻身一刀劈下，這一招「怪蟒翻身」，在間不容發裏隔開少女寶劍，如稍遲一點，周英這一條左足幾乎被斬成兩截。

這一來周英再也不敢輕敵，展開三十餘年研習的少林嫡傳刀法，進攻退守，中規中矩，門戶封得極為緊嚴。那少女的一口寶劍却疾如靈蛇，以飄忽輕巧見長，兩人走馬燈似的拆了四十餘招，徐春山在暗處看得眼花撩亂。他見這少女小小年紀，劍法却如此了得，看來似在自己之上。

再打下去，周英已漸漸摸熟了少女劍法的門路，刀法也就漸漸從防守變為進攻。須知周英縱橫江湖數十年，這口金背刀上不知敗過多少好漢。經驗和機智自然不是一般初出道的後輩所能比的。

這少女劍法雖然凌厲，但功力火候却還未到。加以從來受師姐們憐愛，餵招時都是點到即止，極少與人性命相搏，經驗更說不上，這幾方面較之身經百戰的周英當然差了一着，兩人再拆十來招，少女漸漸氣力不繼，額上已自見汗。

周英一見暗喜，使出丹田之力一聲大喝，猶如平地響個焦雷。

少女一駭，周英趁勢砍下，朝天撩，攔腰斬，接連進手招式，少女登時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這時周英門下衆子弟見師父快要得勝，都吶喊助威，叫道：「快扔下寶劍，饒你不死。」叫喊聲中，周英一刀擊在少女劍身上，這一刀周英乃是用足了內功的，少女把握不住，「啪噠」一響，寶劍被擊落地下。少女驚叫一聲，趕忙一個箭步跳開。

周英倒提金背刀一手撫着胸前白鬚，呵呵大笑，回頭對衆徒弟道：「如何？師父還不算太老吧？」

猛然間「咚」的一響，周英胸前結結實實的挨了一下，跟着右手一緊，手腕竟被對方擒住，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周英適才見這少女天眞爛漫，世事全不通曉，心裏十分愛憐，聽她言語之間也許受人撥弄，本想憑一身技藝把她鎮住，再慢慢與她說理，故此一交手時便處處留情，待少女寶劍被打脫手以後，周英祇當大事已定，不料這少女十分狡點，趁周英掉頭說話時，冷不防衝上來當胸一拳，同時左手施展獨門擒拿手「靈蛇纏腕」，一下將周英手腕脈門扣住。

周英畢竟是成名人物，臨危不亂，右肩一沉，左掌斜劈，一招「春風撲懷」，向少女右肩劈下。他因自己先前心存厚道，反中對方詭計，心中氣憤，這一掌用足了十成力量，如被打中，不死也得落個殘廢。

那少女却溜滑之極，一見周英使出煞手，不敢硬接，急忙放開周英右手，一翻身就如一條靈蛇似的縮到剛才寶劍落地之處，脚才沾地，寶劍已拾在手中。

周英開步如風，掩到少女身後，大喝一聲，金背刀帶着一溜白光，劈頭便砍，那少女剛一拾起寶劍，敵人已到背後，不及閃避，使出師門絕招「惡蛇反噬」寶劍朝後向上一撩，這一下雙方動作都極快。周英金背刀已朝對方後腦直落，而少女的劍鋒也到了周英脅下。

徐春山看到了危險處，心中大急，一時忘形，不禁失聲叫出：「哎呀！」

衆弟子一聽石後還藏有人，都大聲斥喝，各持兵刃，朝徐春山撲上來。

幸而周英久經大敵，一見形勢危急，不顧傷敵，先圖自救，身軀半轉，左掌上揚，右手金背刀順着自己左脅朝後一收，將一招已經發出的「刀劈三關」硬改成「金鎖把門」，噹的一響，刀劍相擊，火星四濺。

少女覺得周英勁力十足，自己一條右臂被震得發麻，情知再鬥下去准要吃大虧，慌忙向斜刺裏一縮，再回身一看，祇見那邊十多個人已打成一團。

原來徐春山一見周英門下衆弟子紛紛圍上來，明知這時無法申辨，急從背上拔下寶劍，一面拒敵，嘴裏大叫衆人住手。但這時衆人那裏肯聽，刀劍齊揮，將徐春山圍在中間。

那少女祇道徐春山出手相助，一聲嬌叱，縱身過來，長劍攔腰橫掃，蕩起丈許方圓的銀色光圈，衆弟子紛紛躍開，周英大怒，縱到徐春山面前，「夜叉探海」一刀劈下，徐春山橫劍一擋，大叫道：「周叔忘了麼，我是徐春山呀！」

周英一怔道：「是麼？」正想細問，背後已響起那少女罵聲：「老賊看劍！」

周英慌忙移步回身，這時劍光閃閃，一劍直指面前，兩人又拆了數招，那少女連攻三劍，將周英迫退兩步，自己却倏然收劍躍開，罵道：「且饒你多活兩日，早晚我會取你項上首級。」又對徐春山道：「還不快走？」說罷掉頭朝山下連竄帶跳的跑去。

說也奇怪，徐春山給那少女一喊，登時便似乎有點神魂失據，脚下也不由自主的跟着跑。

周英在背後大喊道：「是徐賢侄麼？你跟着那丫頭跑甚麼？」

徐春山分明聽得清楚，但仍然一個勁的跟着那少女飛跑，反而把個周英弄得莫名其妙。

那少女和徐春山兩人一前一後朝山下疾馳。徐春山乃是在神女峯上長大的。險峻山道對於他簡直是家常便飯，雖不能說是捷逾猿猴，但就一般武林中人而論，徐春山的輕功也算是第一流的；可是那少女的輕功似乎更高出一籌，跑了半天，那少女始終領前一箭之遙，一直跑到山下河岸邊，少女才收住脚步，回過身來，插劍入鞘，用一對剪水雙瞳朝徐春山打量一下，嬌笑道：「這老賊果然名不虛傳，我還打不過他哩，壯士貴姓？你到這山上去幹甚麼？」

（未完・一）

綠林山東
響馬故事

綠林紅粉傳

史金·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四娘與夾谷石鬥了二三十回合，原因是身懷六甲，生死關頭，四娘祇好用回馬槍勝他……四娘為劉二祖報了仇，回磨旗山路上，遇到鳳凰山副寨主田四派人前來告急……四娘重取得益都，却遇到糧食缺乏之大問題，劉全着眼於大局，建議到三不管地帶發展，但李全想死守山東，結果分成兩大派，四娘贊成劉全主意……

那傢伙聽了，果然把手中的匕首擲在地上。

兩名女兵正待上前擒捉，不料那人滑得像泥鰍似的，竟然在她們之間滑出，向門外竄去。

「好傢伙！」四娘叫了一聲，把倭刀向刺客的腿上擲去。這一刀恰好刺中刺客的腿肚，祇聽得悶哼一聲，刺客倒在地上。兩名女兵連忙上前把他按着，並且加以綑綁，押到四娘的身邊來。

四娘收回倭刀，拈起地上刺客的匕首，向燭光一照，發出湛然一道光芒，的確是鋒利無比，古之魚腸劍不外如是。

「你是甚麼人派來的。」四娘向刺客問。

刺客一聲不响。也不求饒。

「叫甚麼名字？」

刺客仍然不答。

四娘怒道：「我念在你這副身手學來不易，是以有意饒你，你若不說，看我敢不敢殺了你？」

「要殺便殺。」那刺客說。

四娘一伸手，揭去了他的面幕。

一張清秀的臉露了出來，雙眸點漆，炯炯有神，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

四娘心裏說道：「這小夥子年紀輕輕的，就有這樣本領，却是不可多得的，何不收為己用？」

主意已定，便教女兵鬆綁。並且教人取了刀傷藥，給他敷治。

然後，四娘臉上現着和藹的笑容說道：「可憐的孩子哪！年紀輕輕的，就給人賣命？」

那少年聽了，臉上紅了一陣，低下頭來，沒有說話。四娘指着椅子，對那少年說：「你坐下來，俺們細細的談。」

少年坐下了，他的腿雖然裏紮好，但站着還覺得很痛。

「那一個主使你來行刺的？」四娘問。

少年搖搖頭道：「沒有。」

「你不肯說也罷了。」四娘說：「但你不可以把姓名告訴我麼？」

少年想了想，說道：「我姓劉名繼佑，大俠劉佑是我的父親。」

「原來是大俠的少爺，失敬了，怪道你有這麼好的本領。」

劉繼佑給四娘誇奬了幾句，慚愧起來，說道：「甚麼好本領，敗於女人之手。」

四娘笑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何必慚愧。但我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為甚麼你要行

刺我？」

「因為妳來了對我大大的不利。」

「這又奇了，我沒有損害你甚麼？」

「以前這兒的朋友，誰都尊敬我，你們來了之後，就對我不大尊敬了。他們說我枉為劉大俠的兒子，眼見人家欺負上門，聲也不敢聲。我一時沉不住氣，就要來行刺你。」

四娘聽了，不禁失笑道：「你給人欺矇了，他們想利用你來殺我，故而用此激將之計。你年紀輕不懂事，竟着了道兒。」

劉繼佑道：「我現在知道錯了。」

「那就好。」四娘說：「你認識季先麼？」

「怎麼不認識，」劉繼佑說道：「但我恨透了他。」

四娘訝道：「你恨他幹嗎？」

「要不是他，我父親就不會出門，流浪江湖。客死異鄉。」

四娘啞然失笑道：「你不應恨季先，你父親是個大英雄，不到江湖上走動，難道在家裏窮呆着？況且是你父親要帶他出門，不是季先帶他出門。」

「但我爹為甚麼不帶我，偏祇帶他？」

四娘道：「那時你幾歲？」

「十五歲了。」

四娘道：「可又來了，十五歲的孩子，他帶你出門幹甚麼呢？」

劉繼佑聽了，默默無語，大概他這時也深悔孟浪了。

四娘繼續說：「你知不知道季先也來了？」

「不知道。」

「你那些朋友沒有告訴你麼？」

「沒有，」劉繼佑說：「他們祇告訴我你帶領人物來佔了海州城。」

「他們為甚麼不告訴你季先也來了？這是有原因的。」四娘道。

「有甚麼原因？」

「因為他們不想你和季先見面。假如季先和你見面，他自然會向你解釋清楚，那時，你與季先和好了，聯成一起，你就不會再給他們利用了。」

劉繼佑想了想道：「你說得不錯，現在我甚麼都明白了，再不受他們的利用。」

四娘道：「季先回來時，我教他去找你，讓他當面向你解釋一下好不好？」

「他找不着我。」

「你搬了嗎？」四娘說：「搬到那裏？」

「搬到連雲港去了。」

「家裏還有甚麼人？」

「人可多啦。」劉繼佑說：「我的生母，我的嫡母，還有三個庶母，四個寡婦。」

「家裏全是女的？」

「祇我一個男丁。」

「你照顧得來？」

「也不用怎樣照顧。家裏還有點積蓄，我爹死後，以前受過他恩惠的，時常送些錢米來，吃用都不愁。」

「你還不會娶親吧？」

「還沒有。」

「為甚麼不娶親？」

「這兒的娘兒，沒有一個好看的。」

四娘眼珠子一轉，說道：「我給你做個媒，好不好？」

劉繼佑臉嫩，見問不敢回答。

他在男人面前，氣概豪邁，但在女人面前，却顯得羞怯，難怪他老是找不着老婆。

四娘有心要收他為己用，便想把洪英許配他。洪英樣子也不錯，和他正是一對。

可是，劉繼佑却沒作聲，不說好也不說不好。

四娘也沒有再追問他，祇說道：「好啦，這事慢慢再談，你現在要走，就可以走了，不走就住在這裏也可以。」

「我留在這裏行嗎？」劉繼佑說：「腿傷了，不能趕回連雲港，你若不留我，祇有到客店裏住幾天。」

「那就不要走了，」四娘說：「我叫人帶你到客房裏睡。」

劉繼佑點了點頭，答應下來。

這時候劉全聽得府中鬧刺客，連忙趕到上房來察看。四娘叫他進來，說道：「你來得正好，待我引見引見，這一位是劉大俠的少爺。」

劉全又驚又喜，向劉繼佑的臉上望了望，竟有八九成像劉佑，說是劉佑的兒子，絕不會假。

可是，劉全見他的腿上負了傷，便知道他是刺客，劉佑的兒子怎會來行刺？這却不懂。

但劉全不便當面問，祇對劉繼佑說道：「我和你父親曾見幾數面，說來你我是世交呢。」

四娘道：「你是叔叔了，劉少爺上來叫句叔叔吧。他也姓劉單

名一個全字，是俺的副幫主。」

「叔叔！」劉繼佑站了起來，叫了一聲。

「不要多禮，你腿上有傷。」劉全扶着他，强他坐了下來。

「他腿上受了傷，行動不便，你帶他到那邊去，好好的照顧他住下。時候不早了，你們去吧。」四娘對劉全說。

劉全答應着，扶着劉繼佑便走。臨到出門，劉繼佑回頭向四娘說道：「適才冒犯了姑姑，不要見怪。」

四娘嬌笑道：「我要見怪你，還會這樣好待你麼？早點睡罷。」

劉全帶了劉繼佑去，就在自己房內，多添一個客舖，讓劉繼佑睡下。

這一天晚上，兩人談得十分投機，一直談到天亮，彷彿話說不完。劉繼佑告訴劉全許多他所不知道的事。原來淮北地區，最富庶的是連雲港。

連雲港是沒有荒年的，就算一粒米也沒有，也不會挨餓，單是吃魚，已吃不盡。

這兒還有鹽田，供給南北內陸，鹽是海水變的，不費甚麼人力，就有大量的出產。

正所謂「漁鹽之利大且溥，取之不盡，用之無竭。」何況這也是南北交通的樞紐，由南到北，由北到南，都得以此爲中站。地方自然富庶繁榮。

「連雲港的房子，全是青磚蓋造的，比海州城的房舍壯麗不知多少倍，叔叔甚麼時候，也到我家裏盤桓幾時。」劉繼佑這樣對劉全說。

劉全漫應着，心中却另有盤算。

次日，劉全見着四娘時，便說道：「總幫設在海州城，不如設在連雲港，聽說那裏很富庶。」

四娘笑道：「我早就知道了，不過，有了海州城，就等於有連雲港。有了連雲港，却不一定有海州城，所以我才決定把總幫設在海州城。」

「話雖如此，但到底距離得遠，恐怕鎮壓不住當地的勢力。」

「我正想着派那一個駐屯連雲港，劉繼佑就來了，這正是神差鬼使。」

「姑娘以爲劉繼佑可以鎮壓得住當地那班梟雄嗎？」劉全說。

「俺們揀他出來再派些兄弟去助他就行了。」

「祇怕他年少沒有經驗。」

「不要憂慮，我自有辦法。」

「你有辦法就最好了。」劉全說。

下午，四娘帶了洪英，到外面來看劉繼佑。劉繼佑正躺在床上，一脚屈着。見了四娘便要起來。

「別動。」四娘說：「我這就要替你換藥，傷處還痛不痛？」

「有一點，但好多了。」

四娘回過頭來，對洪英說道：「妹子，你給劉少爺把包紮解開，讓我看看。」

洪英一聲答應，上前便要動手。

劉繼佑忙道：「不要勞動這位姐妹，我自己會解。」

「你給我躺着吧。」洪英說：「傷處是動不得的。」說着已經拿着剪刀，把包紮的布絞開了。

四娘看過傷處，已經開始結疤，週圍不紅不腫，便點頭道：「行了，三天之內，平復如常。」

洪英用清水洗過傷口週圍，換上了新藥，重新包紮好，教他沒事不要下床。劉繼佑連聲答應。

洪英收拾好藥物，端了盆子逕自走了。

四娘移步到床前，問道：「我這妹子長得好看不？」

劉繼佑紅着臉，吶吶半天，說道：「好……好看！」

「給你作媳婦好不好？」

劉繼佑似乎有點難以爲情，但終於笑道：「我不敢妄想。」

「甚麼妄想？我今天特意叫她來給你看的，我說要和你做媒，就是她。」

「這……那……唉！我不知道怎麼說。」

「如果你不喜歡，還有三個，任你挑選。」

劉繼佑連忙搖頭道：「不，不，就是她吧。」

「不要問准你母親嗎？」

「問是要問。」劉繼佑說：「不過，我媽一定不會反對的。」

「那很好。」四娘說：「那就一言爲定了。」

「她是姑姑的親妹子？」

「不，其實她是我的徒弟，姓洪名英，自幼由我教養出來的，她的武藝還不錯，點穴、放暗器、治傷，樣樣都能，祇是不會輕功。」

「爲甚麼你不教她？」

「留待你教呀。」

劉繼佑紅着臉道：「我的輕功還沒有到家，怎可以教人。」

「已經不錯了。」四娘說：「我的輕功比你還差，所以不敢教她。將來她教你馬上步下的各種兵器，你教她輕功。夫妻聯手，天下無敵了。」

劉繼佑聽了，滿心歡喜，爬在枕上叩了個頭。並且解下身上一道辟邪玉符，交給四娘道：「有勞姑姑帶給洪家妹子，算是我給她的信物。」

這一頭親事就這樣定了。

化解仇怨結秦晋

連雲港中的劉府，這時張燈結綵，連對面的石坪上，也設了許多席酒菜。

「劉大俠的少爺娶親了，俺們都去道賀啊！」港上的水陸居民都這樣說。

劉繼佑娶的自然是洪英。做媒的雖是四娘，但由李福出面。

劉全呢，他却以叔叔的身份，做了男家主婚人。花轎來了，劉府門外鼓樂齊奏，劉繼佑上前，踢開轎門。洪英在女伴扶攜之下進了劉家。拜了天地，送入洞房。外面，衆賀客——大部份是連雲港內的水陸梟雄，在那兒歡呼暢飲。

席上陳列的是山珍海味，佳餚美酒。這種宴席，也祇有連雲港這種地方才排得出。

劉全、李福等，在山東來的朋友，許多日子沒有吃過這樣豐富的酒席，當然大吃大喝。

劉全的酒量不及李福，但兩人也在席上轟飲起來。

席上全是江湖上的豪雄，喝了兩杯酒，就不免放言高論，漸漸涉及政事。

祇聽得一個大漢說道：「南（宋）朝丞相史彌遠，是他媽的飯袋子，不趁韃靼人弄得手忙脚亂時派兵搗他娘的老巢，更待何時？」

另外一個年紀稍大的答口道：「你這混江龍天天盼望南朝的官兵收復失地，祇怕官兵來了，你這混江龍就沒法再混下去。」

那叫混江龍的大漢說道：「俺又不是非混不可，祇要把韃子趕回老家去，償了心願，俺便從此收山。」

隣座一個清秀的後生插嘴道：「聽說南朝就要派個大官來當兩淮制置使，這就是北伐先聲了。」

「老弟的話可眞？」混江龍問。

「怎麼不眞？這是千眞萬確的消息，由楚州知府應純之的幕僚傳出來的。那幕僚就是俺表姨夫。」

「要是眞的，俺就要乾他娘的三大碗。」混江龍說着，咕嘟咕嘟，已然把三大碗酒喝乾。

劉全是有心人，聽了這話，記在心裏，但他也不答嘴，祇顧和李福喝酒。

熱鬧到深宵，各位賓客才散。

劉全和李福也在劉府裏睡了。

到了次日，劉繼佑出來，和劉全、李福見了面。劉全、李福就要告辭。

「叔叔且請留步，小侄有幾句話要和叔叔說的。」劉繼佑說。

劉全一怔，祇好對李福道：「那末，大哥請先走一步，小弟隨後就來。」

李福告辭而去。劉全隨着劉繼佑到了書房，劉繼佑遣去小厮，掩上房門，顯然有秘密話要和劉全說的。

劉全見劉繼佑神神秘秘的樣子，便問道：「賢侄你有甚麼話，祇管對俺說吧。」

劉繼佑囁嚅道：「好教叔台得知，侄兒要的媳婦兒，却不是黃花閨女。」

「怎麼？」劉全一驚說，「她不是處女？」

劉繼佑點了點頭，說：「是的，她自己也承認了。」

這一來，可眞教劉全震駭了。四娘對於女兵，管束素嚴，尤其是洪英，朝夕都在她身邊，怎麼會有這種事？

當下便問劉繼佑道：「你打算把洪英休了？」

「不，」劉繼佑說：「侄兒很愛她，並沒有休棄她的打算。」

劉全說：「那末，你打算拿她怎樣？」

劉繼佑道：「我和她繼續做夫妻下去。」

劉全忍不住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做下去便是，巴巴的告訴我幹嗎？」

「這裏頭有點過節。」劉繼佑說：「據洪英告訴我，她是給李全迷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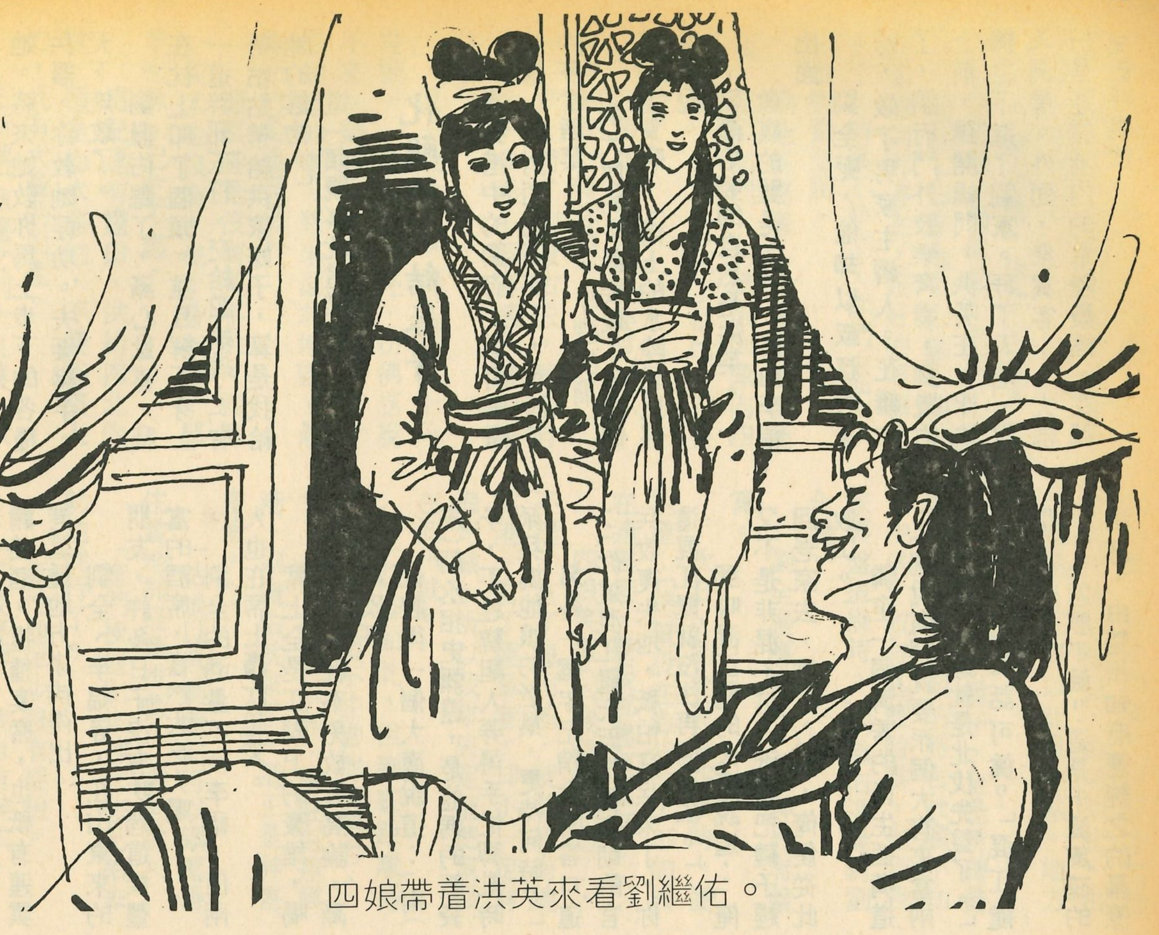
「那一個李全？」

「就是姑姑的丈夫，龍鳳幫的副幫主李全。」

劉全聽了，眉頭皺得緊緊的，半晌才說道：「洪英把這件事對姑姑說過麼？」

「沒有。」

「這女孩子也眞糊塗，這樣的



四娘帶着洪英來看劉繼佑。

事怎可以不對姑姑說？」

劉繼佑道：「我也是這樣的說她，她回答我說恐怕引起姑姑和李全之間的感情破裂，誤了龍鳳幫的大事。」

劉全點了點頭道：「如此看來，洪英却是懂事的人。」

「不過……」劉繼佑囁嚅着說：「這件事却要請叔叔對姑姑說一聲，讓她知道李全是甚麼樣的一個人。」

劉全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了，還有別的事情要告訴姑姑的嗎？」

劉繼佑想了想，說道：「還有一句話，請叔叔告訴姑姑一聲，楚州知府應純之，是先父的老朋友，要是有甚麼事需要和官府方面疏通的，小侄可以効勞。」

「很好，我回到海州，把你的話都對姑姑說便了。」

劉全說罷，即便與劉繼佑別過。

回到海州，將劉繼佑的話一一向四娘轉述。

楊四娘聽了，冷哼一聲道：「我早知道這匹夫靠不住，却想不到他居然連洪英也姦汚了。」

「姑姑暫且忍住這口氣，千萬不要和他鬧翻，祇放在心裏暗暗提防便了。」劉全說。

三朝過後，洪英和劉繼佑歸寧，四娘問起洪英當日如何被李全姦汚的事。洪英一一說了，四娘恨得咬牙切齒。

自此之後，四娘對李全更加不滿了。

本來四娘、李全這一對夫妻，完全以利害爲結合，沒有愛意。李全好色，四娘却不肯以色示之。彼此之間的疏遠早已開始，到現在距離更深了。

不久，季先回來，聞得洪英嫁了劉繼佑的事，不禁大喜，親往連雲港道賀。

劉繼佑也知道前此對季先的誤會，是自己的誤會，當面向季先道歉，前嫌冰釋。

季先到淮南走了一趟，說動了米商，紛紛販米到海州來。

四娘用信鷹通知李全，教他準備用物資來交換，同時分水陸兩路，把糧米運到山東去。

水路是由連雲港裝船，開到膠州。陸路是由海州運到沂縣。

李全得到四娘的通知，便派了國安用、于洋、于潭三位寨主，分別帶領兄弟到膠州和沂縣接應，押了財物去，換了糧米回來。

益都有了糧食接濟，兵精糧足，各地的老百姓歸附龍鳳幫的日多，聲勢日益浩大。

金朝的花帽子兵連正眼也不敢向益都瞧一瞧。那安貞和完顏霆，又因要抵抗蒙古兵，奉調到北方去了。軍中沒有大將，祇好讓李全坐大。

這樣轉瞬又過了半年，益都的糧食接濟突然中斷。國安用、于洋等到沂縣、膠州去了兩次，都是空手而回。

李全不知道四娘那邊出了甚麼事情？又沒有接到四娘、李福的消息，不勝焦急，祇得派人到海州去探聽。

探聽的人到了海州，才知道四娘已退出了海州，海州已給泗州的沈鐸，漣水的高忠皎佔領了。

各懷私心兵力分

沈鐸和高忠皎都是當地的豪强，乘着金兵北撤，便開始嘯聚，變成兩股勢力。

沈鐸和高忠皎也和楚州知府應純之有往來，應純之給他們「忠義軍」的名義，教他們相繼收復失地。

可是，應純之除了給他們這名義之外，却沒有給軍餉。

沈、高二人就祇好就地搜刮老百姓的錢財，向淮南買米了。

不料半地裏殺出個程咬金。來了四娘這一幫人，用重價引誘米商，把米都賣到海州去。

沈、高二人買不到糧米，可眞急了。

高忠皎罵道：「他媽的龍鳳幫，原是山東綠林，怎麼吃過界來？我們祇有和他們硬幹。」

沈鐸道：「硬幹恐怕幹不過他們。那龍鳳幫主叫楊四娘，武藝超羣，爲人又有謀略。」

高忠皎笑道：「一個女娃兒罷了，俺就不信她有三頭六臂。」

「高二哥，你可不能看輕了她。」沈鐸說：「她有大俠劉佑的徒弟季先爲助，聽說劉佑的兒子繼佑，最近也加入龍鳳幫了。」

高忠皎道：「不和他硬幹，難道也投順他們，聽這女娃兒擺佈不成？」

「你別着急，俺自有辦法。」沈鐸說。

「你有辦法何不早說？」

沈鐸道：「那季先與小弟有一面之交，俺們就憑他這一綫索，把海州拿過來，消滅了龍鳳幫。」

高忠皎急問道：「照你的意思，是詐降？」

「不錯。」沈鐸道：「但這也不可以說是詐降，俺們先找着季先，就說要加進龍鳳幫，季先定不會懷疑。引我們去見着楊四娘，出其不意，奪了海州城。」

「這辦法却好。」高忠皎說：「不過，未免太狡詐了些。」

沈鐸道：「古人說得好，兵不厭詐。」

「好吧，」高忠皎說：「那就一切聽你的話去做了。」

沈、高兩人商量好之後，果然由沈鐸找着季先，表達了願意歸附之意。

季先把他們的意見轉告四娘。

四娘道：「他們既是忠義軍，也是同路人了，便容納他們不妨。」

劉全起初主張審愼，但四娘既然決定要這樣，他也不便執拗。

於是由季先引導沈鐸、高忠皎二人進見四娘。

沈鐸施展出渾身解數，取得四娘歡心，四娘也把他看作心腹看待。

到時機成熟之時，沈、高二人，突然來個窩裏反。四娘猝不及防，祇得向連雲港退守。

駐防在外圍的夏儀、石珪、劉慶福、鄭衍德等還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泗州、漣水的兵已掩殺過來，祇好各自逃散，所部竟有大部份被沈鐸騙了去的。

當沈、高二人作亂時，季先恰好在淮安，聽得這消息，既驚且怒，立刻到連雲港來，要領兵復奪海州。

四娘道：「報仇却不忙在這時，我已派了劉繼佑到楚州去。教應純之作主，撤去沈鐸和高忠皎忠義軍名義。待應純之撤銷了他們的名義後，這才好把他們當賊匪征剿。」

季先嘆了口氣道：「眞想不到沈鐸這賊子，狡獪至此，悔不該把他們介紹進來，引狼入室。」

四娘笑道：「這不關你的事，即使沒有你，他們也一樣會來的，我要成大事，對每個到來効勞的人都一體收容。」

季先聽了四娘的話，還恨恨不已。

在四娘被沈、高襲取海州後。不久，李全也被張林兒、劉慶福逐出益都。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當李全得不到海州的糧米接濟，張林兒便恐慌起來，對李全說道：「海州的糧米接濟不來，我們總得另想辦法，難道束手待斃不成？」

李全道：「爲今之計，祇有冒險把濟南攻下，濟南是山東首府，存糧必多。」

張林兒道：「雖然是的，但韃子在濟南，定必駐有重兵，祇怕不容易攻取。」

李全笑道：「濟南府的花帽子，早已調到河北堵截蒙古兵去了，最多不過留下一千幾百人，我們派二千弟兄，出其不意撲攻，搶了糧食便走，那有失手之理？」

張林兒訝道：「副幫主這消息那兒來的？」

「剛才聽到的消息。」

「不會弄錯吧？」

「這位報告消息的响馬幫兄弟，還在城裏，你可以詳細問問。」

張林兒果然把這响馬幫的兄弟找着，這人叫于雄，是响馬幫大頭目，到益都來發賣的。」

張林兒向他細問濟南府的情形，于雄說道：「濟南最後一批花帽子兵約有八千人，是七天前調走的。我走的時候，濟南祇有一個武弁帶着四百個老兵防守。」

「那黃國也走了？」

「黃國是率領那八千花帽子北上的。」

「現在守城的武弁是誰？」

「這人不見經傳，聽說本來是個捕頭，是姓吳的。」

張林兒問過于雄，自是放心，便向李全道：「副幫主，你打算派誰去？」

李全道：「派別人去，俺不大放心，還是你親自去一趟吧，我叫劉慶福和你同去。」

張林兒領命，點起了二千人馬，直往濟南。

＊ ＊ ＊

過了溜川，便見前面一隊蒙古騎兵，約有十餘人，每人都有兩騎馬，騎着一匹，後面拖着一匹空馬，兵士除了拿着大刀之外，還背着一把大弓，兩隻羊皮水壺。

張林兒訝道：「蒙古兵來得這樣快？這大概是哨兵，且待我拿着他來審問軍情。」

當下便飛騎追上去。

前面走着的蒙古兵聽得後面有馬蹄聲响，走在最後的一個便解下弓來，向張林兒便射。

兩下裏的距離約一箭之地有多，張林兒不提防他便射，及至弓弦一响，箭已向自己射來，來勢疾而且勁。

張林兒大驚，急忙將刀一撥，撥開來箭，勒住馬頭，不敢再進。看那枝箭時，比一般的箭長，箭尾上的翎，是大鵰上的翎羽。

轉瞬之間，蒙古兵已去遠了。

張林兒下馬取了那枝箭，握在手上，痴痴的想道：「難怪蒙古兵如此猖狂，果然弓馬都厲害，韃子的花帽軍差得遠了。」

一路尋思，一面催軍向前。

過了兩日，張林兒已到了濟南，守軍以爲是蒙古兵，那裏敢抵抗，大開城門讓張林兒、劉慶福率兵進來。

張林兒兵不血刃，得了濟南。

可是，他不敢留戀，打開了糧倉，盡數取去糧米，馬上便離城而去。

他怕的不是金兵，而是怕蒙古兵會突然到了襲擊。

這是難怪張林兒害怕的，他親眼看見蒙古的遊騎，可知大兵就在後面。

果然，在回程中，就遭了蒙古兵的夜襲，把他在濟南劫來的米糧，盡數搶去，還殺死了十多個弟兄，搶了十幾匹馬。

來襲的蒙古兵祇有百多人，張林兒竟不敢出戰，眼看蒙古兵把辛苦得來的糧米搶走。

回到益都，李全見他空手而回，訝道：「怎麼？濟南難道沒有存糧？」

「有是有的。」張林兒沮喪地說：「但在路上被蒙古兵乘夜劫去了。」

李全緊張地道：「蒙古兵已經入山東境麼？」

張林兒點了點頭道：「可不是嗎？我們也得作準備才是。」

李全道：「蒙古兵聞得我的威名，大概不會來的，但爲着萬全起見，我們也應該防備一下。」

「副幫主打算如何佈防？」

李全道：「我們應該佈成犄角之勢。城中由你和劉慶福守衞，俺與于氏兄弟和田四，在城外駐紮，互相呼應。」

張林兒道：「這樣也好，就請馬上出城。」

李全也覺得事不宜遲，與于氏兄弟和田四，各領所部，到城外駐屯。

李全去後，張林兒查點城中的倉庫，發覺有兩個米倉已經空空如也，米不知那裏去了。

當下便向管倉的詢問。管倉的說道：「李副幫主把這兩倉的糧，都運到磨旗山去了。」

張林兒大怒，對劉慶福說道：「想不到李副幫主竟存有私心。」

劉慶福也愣住了，好一會才嚷起來，道：「這怎麼可以，把存糧取去，豈不是要餓死在城中這幾萬兵麼？」

張林兒正要說甚麼，一個守東門的小頭目報道：「一位蒙古將軍叫戈林的求見。」

「祇有他一個人嗎？」

「是的。」

「那就開城請他進來。」

小頭目答應着出去了。不多一會，帶了個彪形大漢進來，身上裝束和以前他所見的蒙古兵一樣。

張林兒下位，拱手道：「戈林將軍有甚麼事要見俺？」

那叫戈林的蒙古人却精通漢語，抱拳回禮道：「小可奉了上頭的命令，有句心腹的話要對你講的。」

張林兒聽了，引了他到簽押室來，並教侍候的小廝退出去。

「這兒沒有人，請戈林將軍有話便說。」

戈林道：「話祇有一句，我主勸你投降。」

「假如我不降呢？」

「那是你自取其咎。」

「俺這兒有好幾萬人。」張林兒說：「未必怕你們。」

戈林道：「別說廢話，金朝有幾十萬大軍，擋我們不住，何況你這幾萬人？」

張林兒問道：「假如我投降，你們要怎樣處置我？」

戈林道：「你仍舊是青州總管，地位不動。」

張林兒道：「這可不行，我的地位雖可保，但沒有糧食。」

「那容易。」戈林說：「我們可以把糧米供給你。」

「你們不要我出兵打仗？」

戈林道：「你們綠林雖稍比金兵强些，講到打仗，你們都不行。」

「那末，爲甚麼不消滅我們？」張林兒有點氣憤。

「消滅了你們幹嗎？」戈林說：「留着你們，當我蒙古人的牧羊人，不好嗎？」

張林兒勃然變色道：「好小子，你敢這樣輕視我麼？」

「不是輕視，」戈林說：「靠你們打仗，實在不行，但叫你們鎮壓地方，却是可以的。」

「俺和你們蒙古兵，又沒有見過仗，怎知道我們綠林的弟兄就不如你？」

「告訴你不妨，我們蒙古兵，一天之內奔馳八百里，你們能嗎？」

張林兒道：「八百里，人不累馬也累了。」

「所以說你們所見不廣。」戈林說：「俺們每一個兵都帶兩匹馬，輪流馱，也輪流休息，怎會累着馬兒？」

張林兒是親眼見過蒙古兵的騎射技術，的確是超人一等。戈林的話，並不是誇張。

當下便獨自沉吟起來，怒氣已經全消了。

戈林這時等得有點不耐煩，說道：「你既決定不來，那就算了。」

張林兒道：「這樣的大事，倉卒間如何能決定得？」

「好，」戈林站起來，說：「那末，我先走了，明天我再來。」

說罷，便大踏步走了出去。

戈林去後，張林兒便和劉慶

張林兒拱手詢問戈林。戈林抱拳回禮。

福道：「既然他們說有很多糧食運來接濟，那就不妨歸順了。」

張林兒道：「祇是他們太輕視我們，把我們當牧羊兒，這口氣却咽不下。」

劉慶福道：「蒙古人那一個不是牧羊兒？管他娘去，祇要眞的有糧米。」

張林兒道：「這却是一定的，如果沒有的話，他巴巴的趕來作甚？」

劉慶福道：「那末，快請李副幫主來，和他商量一下吧。」

張林兒搖頭道：「不，我不把他當作副幫主了，這種自私的人，不配當副幫主。」

「你打算把他怎麼樣？」

「趕他媽的回磨旗山去。」

劉慶福道：「他若不肯回去呢？」

「那就不客氣，在刀槍上見個高下。」

「這豈不是操同室之戈嗎？」

「誰叫他把益都的糧米運走？」張林兒說：「他既不仁，我就不義。」

劉慶福也覺得李全所作所爲，不得人心，當下便贊成了。

次日，正午時分，一隊五百人的蒙古騎兵，像狂飆一般馳來。

爲首的大將是戈林。

祇見戈林站在城邊，高叫張林兒說話。

張林兒大開城門，迎了戈林進城。

「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商量定了。」張林兒說：「我們決歸順你們蒙古，但糧米要靠你們接濟。」

「很好。」戈林說着，在懷中取出一張羊皮紙，那上頭寫滿了蒙古文字，交給張林兒。

「這是甚麼？」

「蒙古國的官憑。」

張林兒一看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

當下把羊皮紙捲了起來，問道：「我是甚麼官？」

「青州總管。」戈林說：「青州軍民僧道人，統歸你管轄。」

張林兒道：「好，但糧米呢？」

「不出三日，即便運到。」

張林兒大喜，便要留戈林喝酒。

戈林搖頭道：「俺還有別的事，不躭擱了。」說着雙手一拱，便出了衙。

臨行時戈林留下一個叫梁拔都的蒙古人，作爲張林兒與蒙古人的聯絡員。

然後，那五百人又像狂風一陣，吹向別方去了。

三天後，戈林果然把二十萬斤的糧食運到，其中有一部份是小麥大豆。

押糧的蒙古軍官對張林兒說：「以後每月接濟一次，每次二十萬斤。」

這事馬上被李全知道了，他帶了親兵，到益都來，打算質問張林兒。

可是，來到城門，張林兒却閉門不納。

同室操戈失益都

張林兒在城樓上對李全說道：「俺已歸順蒙古，從此不再是你們龍鳳幫的人了。」

李全大驚，說道：「你怎麼這樣的沒義氣？」

「這該問問你自己。」張林兒說：「你把益都的糧食存到磨旗山去，意欲何爲？」

李全分辯道：「存在山寨裏，不是等於存在這裏一樣？」

張林兒冷笑道：「你這匹夫，分明是想餓死在益都的衆兄弟，衆兄弟不服你，俺才歸順蒙古的，識趣的快回到你的老巢去吧。」

李全大怒，喝令攻城。

城上矢石如雨，李全不能近，祇好自去。

回到帳中，李全怒氣不息，大罵張林兒。召了于氏兄弟和田四商量奪取益都。

于氏兄弟說道：「俺們祇有三天的糧，益都城池堅固，不是三天可下的。三天拿不下益都，我們都要餓死。」

李全一想，自己果然沒把握在三天之內取下益都，沒奈何祇好引兵回磨旗山大寨去了。

李全回到磨旗山，每天咒罵張林兒，但空有冲天之怒，却不敢向張林兒進攻。

又過了些日子，磨旗山的糧食看着要吃完了，派出去搶糧的弟兄們個個空手而回。

這時，山東全境飢荒情況已到了空前嚴重的地步，少壯散而之四方，老弱連草根樹皮也吃盡，那裏還有存糧可供掠奪？

到這時候，李全也不得不放棄他們的根據地，到淮北就食去了。

* * *

當李全到達莒縣時，正是楊四娘和沈鐸、高忠皎大戰之日。

原來楊四娘派了劉繼佑到淮安去，說服楚州知府應純之，由應純之下令教沈鐸、高忠皎二人退出海州城。沈、高二人不肯聽命，應純之便取消二人的忠義軍名義，並教四娘征討他們。

四娘名正言順，領令到海州城來，沈、高二人早有準備，伏兵城外，四娘的兵一到，伏兵齊出。

楊四娘教劉全押着陣脚，她率領五百女兵，直衝敵陣。她那梨花槍，使出了絕頂威力，槍尖到處，馬仰人翻。

沈、高的兵，雖然人數衆多，却是烏合之衆，見四娘來勢兇猛，四散逃竄。

頃刻之間，四娘已將所有的伏兵殺退，領兵搶城。

沈鐸連忙關閉城門，嬰城固守，高忠皎也不敢出戰。海州城高池深，四娘一時却奈何他不得。祇好把城圍着。

相持十多天之後，城中的糧食看看快盡，沈鐸和高忠皎商量道：「城中的糧食就快完了，我們還是退回漣水去吧。」

高忠皎道：「回到漣水去，也沒吃的，不如索性渡過淮河，殺奔楚州，連那應純之也殺了。」

兩人計議而定，便乘黑夜開了城門衝出。

楊四娘早已料到他們會突圍，時刻防備着。

沈、高兩人兵才出城，四娘營裏戰鼓齊鳴，火把照耀着，攔截他們的去路。

沈鐸捨命向南衝突，恰好遇着四娘，兩馬相交，不夠十合，四娘一招鎖喉槍，已把沈鐸挑了下馬來。

高忠皎見不是路，不敢向南走，見北面的兵力較薄，便向北投奔。

走到天明，已遠離海州城，才稍作休息。高忠皎下令埋鑊造飯。

然而，李全恰好在這時趕到，問明原委，便把高忠皎生擒活捉，到海州城獻給四娘。

四娘見李全突然到來，不勝詫異，問道：「怎麼你也來了？益都情形怎樣？」

李全祇得把張林兒背叛，投降了蒙古的經過，對四娘說了。

四娘道：「這也罷了，山東全境飢荒，看來蒙古人也不能立足很久的，放棄了益都，無甚關係，祇可惜張林兒這人。」

李全也問及四娘的近況，四娘把到海州城後的一切情形都對李全說了。

李全知道洪英嫁了劉繼佑，馬上顯出不安的神色來。

四娘是精細的人，早已察出李全的隱情，當下便向他責備道：「我眞想不到你這個人，居然幹出沒廉恥的事，洪英的處女身軀，竟爲你所破。」

李全知道事情敗露，不敢抵賴，祇好向四娘再三謝罪。

四娘嘆道：「事情已過去了，我也不打算深究，但願你以後不要再亂來。」

李全跪下發誓道：「以後我若再作出對不起你的事，就被亂箭射死。」

四娘笑道：「何必發誓？一個人祇要問心無愧，那就是了。」

次日，四娘在海州城設下慶功宴，所有隨來的新來的各寨寨主，以及劉繼佑等，都來參加。

席間，李全對劉繼佑十分巴結。劉繼佑看在四娘的份上，也假以詞色。

休兵三日，到了第四天，楊四娘便教劉繼佑押解高忠皎到楚州去，交給應純之處理。

應純之見了劉繼佑，便說道：「朝廷派了一位大員，姓賈名涉的，作兩淮制置使。看來朝廷有意收復淮北了。如你們願意歸順朝廷的話，我可以在賈涉面前力保你們。」

劉繼佑道：「楊四娘早有此心，倘蒙賈制使收錄，她就號召山東全體綠林、響馬，都聽指揮。」

「好的，」應純之說：「你且回去，等候我的消息，待我和賈制使說過後，再通知你們到來，商量編制。」

劉繼佑回到海州城，對四娘說了，四娘不勝之喜。一面加緊訓練士卒。

過不多久，應純之派人到來，傳達消息，說：「新任的兩淮制置使賈涉業已到任，請四娘立即到揚州來。」

四娘對李全道：「我是個女人，不便領受朝廷的名義和爵祿。你是我的丈夫，代我去見賈涉吧，這是你出頭的機會，休要錯過。」

李全聽了，當然歡喜，便和劉繼佑、季先兩人，到楚州去見賈涉。

（未完・八）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馬超文的褲袋掉下一封信，木蘭花用驗毒拆信工具檢驗無毒，才細看內容，竟然是紅衫俱樂部的邀請信，木蘭花通知高翔，他還帶來了送給二人的髮箍，裝着許多小機關……三人知道赴約的地點黑沙灣並沒有別墅，而今……三人決定赴約，出來迎接的是個胖子，她們利用髮箍檢驗器知道此地沒設置炸彈，詎料剛坐下，被困在鐵箱裏……

「小心子彈的反震，我們在裏面，可以聽到聲音，如果我們放槍，那崗哨上的警員一定可以聽到的？」木蘭花解釋着她教高翔放槍的作用。

「是。小心些！」他對準了一個角落，「砰砰砰」一連放了七槍，將槍中的子彈一齊射完，開槍的聲音，在這個小空間中，聽來震耳欲聾，而子彈在這個小空間中，則以驚人的速度在四面撞擊着，他們三人要十分小心，才能不給子彈撞中。

七下槍響過去，子彈射中的地方，甚至沒有痕跡可尋，那是硬度極高的合金鋼，這已是毫無疑問的了。

看來這隻鋼箱一定是紅衫俱樂部爲了引他們入彀而特別訂製的了。

槍響過後，他們等候崗哨上的警員來援，心境似乎平靜了許多。

崗哨中的警官和警員在高翔一離去之後，便一直在全神貫注地戒備着，他們記得高翔的吩咐：槍聲一起，立時進攻！

他們屏氣靜息地等着，似乎誰的呼吸濃重一些，就會蓋過了突然傳來的槍聲一樣。霧越來越濃，掌握着透霧望遠鏡的警員一直注視着別墅，一切似乎都好，都極其平靜。

然後，他們聽到了那陣軋軋聲。

人們頓時緊張了起來，道：「甚麼聲音，甚麼聲音？」

「像是直昇機，」掌着望遠鏡的警員回答：「是一架直昇機！」他看到了一架直昇機，正在向別墅的上空慢慢降下來。

「直昇機？快去命令降落。」警官倏地趕了過去。

「我看不用了，是我們的飛機，大約是高主任召來保護他的。」

警官接過了望遠鏡，在濃霧黑夜之中，那直昇機本來是絕對無法用肉眼看到的，但是藉着光學儀器的輔助，他却可以看到機身上警方的標誌。

「哦，那也未免小題大做了。」警官在心中暗暗地思忖着。然而就在這時候，他突然看到，別墅的屋頂揭開了，一隻極大的方形箱子被托得向上升起。

也就在此際，人人都聽到一連七響悶啞的槍聲。

警官放下了望遠鏡，一揮手道：「衝過去！」

一旁端着衝鋒槍的警員，搶出了三梭子彈，奔在最前面，但突然之間，濃霧冒出了兩道白色的光芒來，那是一輛車子的車頭燈，照得三個警員幾乎連眼也睜不開來，他們連忙打着滾，向旁滾去，那輛車子向前直衝了下來。

那是一輛大型轎車，大得異乎尋常，路旁的警員皆放槍，不知多少子彈射向那輛車子，但是射中車子的子彈却全未能傷害這輛車子，車子是絕對防彈的！車輪是特製的實心膠輪，一樣不怕子彈！

車子在接近六十咪的高速下，衝過了崗哨站，接着，車頭燈也熄了。濃霧和黑暗，使得所有的警員只能盲目開槍。

而當所有人的注意力全被那輛衝下山路去的車子吸引之後，那架直昇機越降越低，自機身中伸出一條連着一隻大鐵鈎的鐵鍊來。

鐵鈎鈎住了那隻大箱子，直昇機開始向上升去，等到警員想阻止直昇機的上升時，他們已只可以聽到機聲軋軋，而絕對望不見那架直昇機了！

警官臉上失色，他一面命令摩托車隊以全速去追踪那輛汽車，一面趕向那幢別墅。

當他趕到那幢別墅時，不必他進攻，就可以佔領全幢別墅了，因爲別墅之中，根本一個人也沒有了，只是一幢空屋！

而當他呆若木鷄之際，另一個噩耗又來打擊他了！

七輛摩托車才駛出十幾碼，便一齊失了事，七個警員連人帶車滾下了山路，因爲那輛汽車在經過的時候，在路上灑下了濃稠的機油……

大膽推測細驗證

高翔、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並沒有等到「救兵」，他們只覺得那個關住他們的房間忽然向上昇去，接着，便有些晃晃悠悠的感覺。

「蘭花姐，我們在甚麼地方？」

「在半空中。」木蘭花鎭靜地回答：「你大可放心，我們暫時不會有危險的，我已經將一切事全都想清楚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高翔問。

「警方的工作太差了，」木蘭花慢慢地搖了搖頭，「紅衫俱樂部的主席已經來了！」

「這不可能的，羅馬方面的報告說……」

「高翔，別忘記當我和你在利馬高原上的時候，勃列斯登所接到的報告，也正說我是在H市的家中！我們一開始就被愚弄了。」

「這……」高翔紅了紅臉，說不下去。

「你想，接待我們的這十個人，全是要犯，他們是如何來到本市的？當然他們有獨特的交通工具，我相信那是一艘裝配齊全的快艇，停在公海上。而如今，我們一定是被一架直昇機吊着，在空中飛行！」

「噢，」穆秀珍吃驚地道：「那樣的濃霧，希望這個飛行員是有經驗的！」

「我們將會被帶到那艘快艇上，和紅衫俱樂部的頭子會面。」木蘭花結束了她的推測。

「他們的目的是甚麼呢？」穆秀珍問。

「我想是想誘我們入夥？」高翔嚴肅的說。

「秀珍，高翔，不論他們會如何對待我們，我們一定會被他們分開來的，到時每個人都將只是一個人，我們最主要的便是保持鎭定，和繼續相互之間的聯絡！」木蘭花停了一停。「高翔送給我們的頭箍，倒是有通信設備的，高翔，你自己呢？」

高翔伸手拉了拉耳朵，他的一小塊耳垂，竟被拉了下來。

那當然不是他的耳肉被扯掉了一塊，而是掛在耳垂上的一個肉色的小物事被拉了下來。他揚了揚道：「這是通訊儀，只要我們三人相隔不超過半公里，我們是可以相互聯絡的，我們可以直接聽到對方講話的聲音，即使相互之間有着重重阻隔。」

「那就好！」木蘭花望着穆秀珍，「只希望他們不要搜去我們的通訊工具。秀珍，如果眞的一無聯絡，你將要怎樣？」

「和他們拚命！」穆秀珍毫不考慮。

「胡說！」木蘭花叱道：「紅衫俱樂部是歐洲最出名的犯罪組織，你一個人有多大的力量，拚得過他們麼？你要忍耐，敷衍，以極大的耐心，等候有利於自己的時機！」

「知道了！」穆秀珍嘟起了嘴，不大願意地回答。

直昇機的「軋軋」聲，一直在響着。

H市的警局總部，已經亂成了一團，那輛車子在一小時後被

發現，是在海邊，但是却已一個人也沒有了，車中留着一張白紙。

那白紙寫着：請變賣這輛製作超羣的汽車，所得的錢作爲因追趕我們而喪生的警員的撫卹金——我們是不想傷人的。

不以暴力進行犯罪——這正是紅衫俱樂部一直所標榜的信條，這張令人啼笑皆非的字條，當然也是紅衫俱樂部所留下的了。

方局長在海邊的汽車中，看到了那張字條之後，又是生氣，又是着急，他下令所有的水警向海面進行截擊，但是一直鬧到天亮，却沒有結果。

他又調查建築公司，調查申請建造那座別墅的人，那家大洋行的主持人竟莫名其妙，原來竟是冒他的名來建築的，而建築公司在建築的時候，又的確沒有機關的，一切機關，當然是屋主人在進行「內部裝修」的時候所加上去的。

這所屋子是自備發電機的，建築這樣的一所屋子，加上那種化費，方局長估計紅衫俱樂部至少用去了兩萬英鎊。但是對紅衫俱樂部來說，這兩萬英鎊顯然是用得極其值得的——因爲有「東方三俠」之稱的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已一齊落入他們的手中了！

「東方三俠」被困在一隻大箱子中，直昇機迅速地穿出了濃霧，飛到了海面上，一艘快艇已在等着，直昇機將大鐵箱放到了快舷上，機翼「軋軋」地轉着，快艇上一個人將另一隻小箱子掛在鈎子上，鐵鍊向上縮去，將小鐵箱子鈎到了機上，在直昇機的兩個人，匆匆打開了小鐵箱，裏面是一箱整齊的鈔票。

方局長估計紅衫俱樂部至少化費了兩萬鎊，顯然是估得太少了，這架直昇機將禁錮高翔等三人的大鐵箱吊出來，代價便是一萬鎊！

那直昇機眞是警方的，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受了賄賂，他們被要求的只是在夜間例行的飛行中，將一隻大箱子吊到海中。

至於箱子中是甚麼東西，他們却不知道。

如果他們知道了箱子中是甚麼的話，那只怕他們也不敢接受紅衫俱樂部的賄賂了！

當大鐵箱被放到了快艇上，快艇全速向前駛去的時候，木蘭花用頭箍中的利刃在試探着箱子

「東方三俠」被困在一隻大箱送到一艘快艇上。

合縫處，是不是可以供利刃伸進去。

她試了好一會，都難以如願。

高翔頓了頓足，道：「我本來還設計了一種乙炔噴射器，是可以燒熔硬金屬的，只可惜未曾製造成功，要不然就可以用了。」

「廢話！」穆秀珍撇了撇嘴，又嘆了一口氣，突然又着急起來，「超文這傻子要是知道了我們徹夜未歸，他可要急死了！」她不斷地咬着手指，坐立不安。

木蘭花放棄了逃出這隻箱子的企圖。她看了看手錶，從他們被困住，到現在爲止，已經有兩個小時了，照理來說，應該到了那艘船上了吧！

他們是看不到外面情形的，這時，快艇在黑暗之中，已經漸漸駛向一艘大船了，正如木蘭花所料，紅衫俱樂部的船是泊在公海上的，但是木蘭花却料不到那是一艘帆船！

是的，那是一艘中國式的漁船，從外表來看，它和出海打漁的漁船，簡直一點分別也沒有，甚至也是那樣地殘舊，在甲板上走動的人，也全穿着中國漁民穿着的衣服，這些人雖然全是黃皮膚的，但仔細一看，便可以知道他們絕不是以打魚爲生的漁民。

這又是「紅衫俱樂部」的傑作。這一艘船，在一個月之前，是南中國一帶最大的漁船，但却被紅衫俱樂部以高價買了下來。

而一個月來，經過了改裝之後，這艘外表看來絕對是一艘漁船的船隻，內部却可以和世界上最豪華的遊艇作一個比較。

首先，它有强大馬力的發動機，速度達到每小時三十哩——爲了這個，船的底部，還安裝了强大沉重的龍骨，而船首也被包上了鋼片，只不過鋼片全被巧妙地漆成了木色。

船內有四個舒適華麗的艙房，第一流的酒店都要自嘆不如，而且還有一個可以容納三十個船員的大艙。自備的發電機供應電力，在每一個房間隱蔽角落處，都置有電視攝像管，而通向在船首的另一個小艙房，那個小艙房反不如四個大艙房華麗，它的一切陳設，全是刺目之極的紅色。

如此偏嗜紅色，佈置這間艙房的人，一定是一個心理變態的怪人。而這時候，這間紅色的小艙房中，有一個人穿着大紅色的睡袍，正躺在一張安樂椅上。

那人有鷹喙一樣的鼻子，和餓鷹一樣的眼睛，他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中年人，他放到安樂椅扶手上的右手，戴着三隻戒指。

那三隻戒指全是顏色殷紅深沉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品質絕頂的紅寶石戒指。艙內唯一不是紅色的，就是一架電視的螢光屏。

那人正注視着電視的螢光屏。

在電視上，可以看到帆船的左舷，一艘快艇在漸漸逼近，漁船上的起重機將一隻大鐵箱吊了起來。漁船開始輕微的震動——它正以全速向前駛去，那艘載鐵箱前來的小艇，轉眼之間就看不見了。那人的臉上現出了一絲得意的笑容，按了一下電視的控制鈕，電視發出了聲音。

那是船上的各種聲音，大鐵箱已被安放在甲板上，一個人打開了箱上的一個小圓孔，那小圓孔只不過一個銀洋那麼大小。

可是小圓孔才一打開，「砰砰砰」三下響，三顆子彈便從圓孔中射了出來，呼嘯着飛向黑暗的天空，聲音傳到那人的耳中，令得那人厭惡地皺了皺眉。

那人聽到的槍聲，並不是直接傳到他耳中，而是通過了傳聲設備傳來的，因爲每一間艙房，都是絕對隔聲，任何聲音都傳不進來的。

甲板上，那打開小圓孔的漢子冷冷地道：「三位，放槍是沒有用的，我們可以將你們麻醉了再放出來，你們願意麼？」

在鐵箱中傳出了一個女子的聲音，那聲音一定是木蘭花了——那中年人心中想，這就是令得紅衫俱樂部第一次遭受挫折的人麼？何以她竟那樣厲害呢？

發出那聲音的正是木蘭花，她道：「好，我們不開槍，你將這箱子打開吧！」

艙房面見正主席

那漢子道：「可以的，但是你們在出來的時候，要將雙手放在頭上，要不然，我們雖然不用暴力著稱，但你們是危險人物，却也不能除外！」

木蘭花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可以照辦！」

那漢子揮了揮手，六個人端着手提機槍，站近了一步，他到了鐵箱面前，迅速地轉動了幾個鍵盤，「轟」地一聲巨響，一塊大

鐵板落了下來。

小艙房中的中年人感到躊躇滿志了。

他在計劃進行一切之際，已經將木蘭花的資料搜集得極其齊全。一些國際著名的匪徒紛紛向他進言，勸他不要去惹木蘭花。勸他犧牲了勃列斯登也就算了。但是他却不肯，他要保持紅衫俱樂部不敗的榮譽，所以才苦心計劃了兩個月。

如今總算成功了，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人，將要手放在頭上，從一個鐵箱子中走出來，這是何等令人得意之事。

他不由自主哈哈大笑起來。

甲板上的一動一靜全逃不過他的眼睛，甲板上任何輕微的聲音，也避不過他的耳朵，然而他的狂笑聲，甲板上是一點也聽不到的。

在甲板上鐵箱之中，最先走出來的，是杏眼圓睜的穆秀珍，中間是高翔，木蘭花走在最後，他們三人，手都放在頭上。

木蘭花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四面望了一眼。

四周圍一片黑暗，漆黑的海面，不時閃起一點光芒，船在全速行駛，但是十分穩，一點燈火也沒有，這表示他們正在遠離城市的海域之中。

木蘭花將手放在頭上，她的頭箍之上，是有着六枚小型烟幕彈的，估計只要一枚，就可以製造出大團濃烟來，他們也就有逃脫的機會了。

但是，逃出這艘船，就是大海。

在汪洋大海之中，他們能不能逃生呢？

當然，最好是能將這艘船奪了過來，控制這艘船，但如今，要憑幾枚烟幕彈，却是沒有這個可能，因爲除了持手提機槍的六個人外，高處還有七八個人，手中全是持着武器的，他們貿然發動，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木蘭花沉聲道：「秀珍，不可亂來！」

穆秀珍放在頭上的雙手，已經將頭箍分了開來，她的手指也已經將一枚小型烟幕彈拔出一半來了，只要再輕輕一拔，烟幕彈落到了地上，那麼「轟」地一聲，一大團濃烟便立時可以產生了。

但是，由於木蘭花的警告，穆秀珍只得嘆了一口氣。

她將那枚小型的烟幕彈撥了回去，又閤好了頭箍，他們向前走出了幾步，六個人走向前來，兩個監視一個，將他們身上的武器全都收了去。

但是高翔的假耳垂和木蘭花、穆秀珍兩人的頭箍，他們却未曾注意。三個人放下手來，又上來六個手持武器的人，圍住了木蘭花。

「我們的首領先要見一見你。」

「好的，我的同伴呢？」木蘭花回答得十分輕鬆。

「只要他們肯乖乖的話，他們就會得到十分良好的待遇的。」

木蘭花笑了笑，道：「你們聽到了沒有，可不要生事呀！」木蘭花輕鬆的口氣，令得小艙房中的那人多少感到一些懊喪。

他希望木蘭花驚惶失措，乞饒認輸，但是木蘭花却全然不是那樣，她一點也不驚恐，她像是這艘船上的貴賓，而不是俘虜！

木蘭花被領進了那間小艙房，安樂椅中的那人並沒有站起身來，木蘭花走進了艙房，那人才向他自己對面的一張椅子一指，道：「請坐！」

木蘭花大方地走了過去，四面看了一下，道：「紅色，全是紅色！」她一面說，一面便在那張椅子之上坐了下來。

那是一張十分普通的椅子，可是木蘭花才一坐了下去，「刷刷」兩聲，在左右扶手上，立時伸出了一柄狹而長的利刃來，攔住了木蘭花。

木蘭花如果要站起身子的話，那麼她一定要十分小心，才能夠不被利刃傷害，但木蘭花却只是態度安詳地坐着不動，笑了笑，說道：「這種椅子，在中國默片時代的電影中，就已經有了，並不出奇。」

「你看看你頭上的東西，那是新奇的。」安樂椅上的中年人懶洋洋地說，雙眼似開非開，似閉非閉地望定了木蘭花。

木蘭花抬頭向上看去，她看到了一隻半圓形的罩子，有點像美容院中的吹風筒，就在她頭頂之上尺許高下處。

「這是甚麼？」木蘭花心中問着自己。

「這是放射綫發射器。」那中年人仍是懶洋洋地道：「只要我一按掣，它就放射對人體危險的放射綫，只消一秒鐘……」

他講到這裏，故意頓了一頓。

木蘭花只覺得一陣寒心。

「只消一秒鐘，」那中年人重覆着：「小姐，你的腦細胞便全受到放射綫的破壞，但是你身體的其它部份，却還極之健康，你稱這種人爲甚麼人，『活的死人』是不是？我們一向是不喜歡傷害人命的，小姐，別輕易處理你自己的腦子！」

木蘭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當眞是比死還要可怕的一件事，她仍然笑了笑，道：「好了，我們可以討論正事了。」

「首先我得自我介紹……」

「不必了，你是馬里坦男爵，世界上最傑出的罪犯之一，我已經知道了。」木蘭花不等他講完，便講在他的前面。

馬里坦是意大利的貴族，他的確是有着「男爵」的銜頭的，他也喜歡人家在稱呼他的時候，帶上「男爵」這兩個字。

他伸了一個懶腰，道：「好了，第二，我想知道，利馬高原上的鑽石——勃列斯登所追尋的那些，結果怎麼樣了？」

木蘭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這一回她是眞的笑，而不是爲了表示鎭定。「鑽石？」她指着馬里坦，「如果你到利馬高原上去走一趟，那你就可以知道原來是甚麼了！」

「原來是甚麼？」

「水泡！陽光照在沼氣造成的水泡上，在受了有毒植物麻醉，而半昏迷狀態的探險隊員眼中，便成了鑽石，勃列斯登是爲了水泡喪命的。」

「小姐，勃列斯登是我們俱樂部的副主席，是死在你手中的，請你不要轉移這個事實。」

「好，如今說來，你是要爲他報仇了？」

馬里坦瞇起了眼睛，望着木蘭花。

木蘭花不知道他心中在盤算甚麼，木蘭花只是自己在想着如何對付馬里坦！在這個小艙房中，她是和馬里坦單獨相對的。

這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如果她能夠制住馬里坦，這個紅衫俱樂部的主席，那麼，她搶奪這艘船的目的也就可以達到了。

攔在身前的兩柄利刃，是不足爲懼的，但如何能夠避開頭上的放射罩呢？

木蘭花雙足在厚厚的地毡上蹬了一下，她坐的椅子一動也不動。

椅子是被釘在地上的，那就沒有可能連人帶椅一起倒下去了。

看來唯一的辦法，是要在自己發作之際，使馬里坦不能立即按掣。

控制放射罩的掣在甚麼地方呢？

木蘭花用心地觀察着，當然那是在馬里坦不必移動身子，便伸手可及的地方，也就是說，是在馬里坦所坐椅子的扶手上。

但有甚麼方法可以使馬里坦離開那張椅子片刻呢？

時間不用太長，只要三秒鐘就夠了，木蘭花就可以跳出椅子，放出烟幕彈，在濃霧中出手，擒住馬里坦男爵了！」

但是馬里坦却絕無離開椅子的意思。

難堪的沉默維持了幾分鐘，馬里坦才道：「小姐，在我計劃對付你之前，我花了一段時間，研究你們三個人的一切。」

「謝謝你。」木蘭花淡然回答。

木蘭花又將自己的計劃考慮了一遍，先決條件便是要將馬里坦誘開！她看來十分安詳地坐着，實則正殫智竭力地在思索。

「你們三人……」馬里坦悠悠地說着：「可以說是十分優秀的人物，和我們俱樂部的成員相差無幾……」

馬里坦講到這裏，停了下來，雙眼仍是那樣有氣無力地望着木蘭花，續道：「我想，不必我多說，你應該明白我們的意思了。」

鬥智鬥力遭失敗

其實她早已明白馬里坦的意思了，只不過她要拖延時間，要等候馬里坦離開那張椅子，她好施放烟幕彈，所以她才說「不明白」的。

馬里坦桀桀笑起來，道：「但是你必需先明白，你們三人想和紅衫俱樂部作對，那是沒有生路的，如今你們三人的處境，便是一個證明。嗯，東方是太廣大而富庶了，紅衫俱樂部有向東方擴展勢力的決定，你們三人願意爲紅衫俱樂部効勞，享受會員可以享受得到的權利嗎？」

「原來是這樣！」木蘭花平淡地笑了笑，「我可以告訴你，不但我們不能爲你們効勞，而且，你們如果有意思向東方發展勢力的話，那我們一定要合力斬斷你們的魔爪，那樣一來，只怕你們西

方的勢力，也不能夠久保了，請你考慮。」

「嗯，嗯，」馬里坦像是並不在意，「我們之間的確有分歧，我們是不怎麼喜歡用暴力的，你却使用了『斬斷魔爪』這樣的高招，看來我們的談判是不成功了，但是你可知道，我們的每個主要會員，有着每年十二萬英鎊的巨額津貼麼？」

「我不相信，」木蘭花立即回答，「如果每一個主要會員都有如此巨額的津貼，那麼爲甚麼你們的……」

她講到了一半，却突然住了口。

木蘭花的回答十分快，但是這使得馬里坦的身子動了一動。

他望着木蘭花，木蘭花不繼續向下說去，他問道：「我們的甚麼？」

「我不能說了，請原諒，如果說了，那麼我便違反了和一個人之間的君子協定了。」

「你是說，」馬里坦坐直了身子，但是他的雙手，却仍然放在安樂椅的扶手上，「你和我們之間的一個人，有着君子協定？」

「可以那麼說。」

「哈哈，」馬里坦笑着，又半躺了下去，「你別玩花樣了，那是絕無可能的事情，我們的主要會員，百份之百地忠於我！」

木蘭花心中暗罵：這老奸巨猾的老狐狸！

她微微一笑，道：「既然沒有可能，那就算我在胡言亂語好了。」木蘭花本來希望自己的話能將對方打動，或者憤怒得直跳起來，那麼，就可以在他離開椅子的時候下手了，可是馬里坦却沒上當，木蘭花第一次嘗試已遭到了失敗。

「小姐，我可以給你時間考慮我們的提議，要不然，我們就用放射綫來破壞你們的腦細胞，使你們不再碍手碍脚，給你十分鐘，怎麼樣？」

「我可以吸烟麼？」

「可以。」馬里坦拋過一支烟來。

「火。」木蘭花將烟啣在口中。

馬里坦取出了打火機，如果他俯身來爲木蘭花點火的話，那麼木蘭花就有機可乘了，這正是木蘭花所希望的事情。

可是馬里坦取出了打火機之後，却並不動身子，他手指在打火機上一按，「啪」地一聲，一股極細的火焰，竟筆也似直地向前射來，那股火焰呈青色的，射出了一碼多遠，十分之驚人，木蘭花感到它的熱力，她連忙吸着了口中的香烟。

她第二次嘗試又失敗了！

木蘭花噴着烟，不斷地噴着。

烟霧使她的視綫變得模糊，但是她仍然看到馬里坦的雙手，放在扶手之上，同時，她聽到馬里坦在每隔一分鐘，便提醒她時間的逝去。

當馬里坦說出了「五分鐘」三字之際，木蘭花手一揚，拋開了烟蒂，她的烟蒂是裝着不經意、不小心，而向馬里坦的身上彈去的。

如果是別人，一有烟蒂拋上身來，一定會跳起來將烟蒂抖落的了，但是馬里坦却仍然不動，他十分安詳地拈起烟頭來，笑了笑，道：「小姐，你白費心機了，我的衣服，全是經過防火液處理的，可以耐高溫到攝氏四十度，這烟頭，你是白費心機了——噢，我還得提醒你，已經六分鐘了。」

第三次失敗！

木蘭花的心中開始暗暗着急起來了，只剩下四分鐘時間了，在四分鐘之內，她可以做些甚麼？當然，她可以佯作答應的，但是如果一答應之後，從此便陷入了對方的陷阱之中，再要拔足出來，那就十分的困難了！

而如果不答應，那麼任由他以放射綫的光綫，將自己的腦細胞破壞，使自己、穆秀珍，和高翔都變成白痴麼？

在她心情焦亂中，馬里坦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七分鐘了。時間過得很快，也很無情，我要提醒你，我是說了就做的。」

木蘭花的身子，慢慢向下滑去。

她的面前攔着兩柄利刃，她不可能一躍而起，如果向上竄，那反而是向發出放射綫的儀器迎了上去，她希望能夠在不知不覺間，迅速地向下滑去，滾在地上，再作進一步的打算。

然而，馬里坦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小姐，如果你的身子再向下滑下一吋的話，那我便連最後的兩分半鐘也不等待了。」

第五次失敗了！時間只有兩分半鐘了！

木蘭花坐直了身子，經過五次失敗之後，她不必再多作嘗

試，便可以知道是沒有法子引得馬里坦離開這張安樂椅的了。

然而，不誘他離開椅子，又怎能脫身呢！退而求其次，轉移他的注意力。

對，轉移他的注意力，使他在注意力被轉移的一剎間以爲自己離開了被禁的椅子，而到了另一角落，那麼他就會向那個角落放槍而不會去按動放射綫的掣，那麼自己就可從容脫身了，這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了。

當然，這要冒很大的險的。

馬里坦沉聲地叫出：「九分鐘了，小姐，九分鐘了。」

木蘭花突然失色地叫道：「你背後的一盞紅燈亮了，那是甚麼意思？你說十分鐘的，爲何九分鐘就有紅燈亮起來了？」

馬里坦的臉上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轉頭向後看去。那正是木蘭花意料中的事情，她在那半秒鐘的時間內，拋出兩枚小型烟幕彈，「轟」，「轟」兩聲響，烟幕彈爆了開來，立時濃烟密佈，而木蘭花立即又彈出了她的一隻手鐲。

手鐲撞在右角落的一隻大花瓶上，花瓶發出了清脆的碎裂聲來。當烟幕彈一爆了開來時，船艙之內，立時充滿了濃烟，已經甚麼也看不見了。

正因爲甚麼也看不見，所以花瓶的碎裂聲聽來也格外使人驚心，隨着花瓶的破裂聲，木蘭花聽到了一陣低沉但是密集的槍聲。

那是配有高效能滅音器的手槍，子彈的呼嘯聲，正是集中在右角落，木蘭花吁了一口氣，她的計劃總算成功！

她身子瀉下了椅子，在她剛在地下滾了一滾之際，突然一道極其强烈的光芒，閃了一閃。那一道光芒，正是發自她剛才所坐的椅子之上的。

木蘭花屏住了氣息，她暗中替自己喊一聲僥倖，由那光芒的一閃，使她知道馬里坦仍然在那張安樂椅上。

她一翻身，如同一頭黑豹一樣躍了過來，向前撲去，她的手背勾住了馬里坦的頭頸，反手一摘，奪過了馬里坦手中的槍。

也就在這時，艙門「砰」地一響被打了開來，濃烟向外突突地冒了出去，兩名大漢衝了進來，槍口指着船艙中。

木蘭花手中的槍口，頂住了馬里坦的肥腦袋，她人則在安樂椅的背後，她的左臂，仍然箍住了馬里坦的頸項，她心中奇怪馬里坦爲何絕不掙扎？

她大聲道：「放下武器，你們的首領的性命，在我手中！」她以槍口向馬里坦的後腦敲了敲，但是馬里坦却一無反應。

這胖子難道是嚇昏過去了？

然而，正當木蘭花這樣想法之際，門口那兩漢子暗暗笑了起來，他們雖然放下手中的槍，而馬里坦的聲音，却在木蘭花的身後響了起來。

「小姐，我已一再聲明過了，我們不喜歡用暴力，暴力是活動人的四肢，我們用智力，那是活動人的腦細胞，智力是一定勝過暴力的！」

木蘭花倏地轉過身來，馬里坦就站在她身後一碼處。

木蘭花左臂一揮，「啪」地一聲，將安樂椅上的那人摔了過來，那是一個酷肖馬里坦的橡皮人，木蘭花看了看手中的槍，也是假的。

她拋開了假槍，站了起來。

「怎麼樣，小姐，你還想用暴力麼？」

木蘭花又遭到了第六次的失敗！

（未完・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無憂門的無憂婆婆也派人出去要沙成山的項上人頭，此際八大護法中的齊大元與白虹等四男女，看到沙成山受重傷，他們想撿便宜……沙成山在客棧讓張愛寶大夫療傷，遇到喬裝同來的扁奇……沙成山晚了一天來放秦紅，她以色誘沙成山，幸虧他能懸崖勒馬，秦紅提出讓他送一程，爲了兌現答應了江厚生的話，他送秦紅到十里崗……

鳳凰嶺上「龍騰山莊」的大總管張長江與「洞庭雙煞」「水蟒」石大魁、「地虎」汪爲仁！

另一個與張長江併肩而來的是個相當威嚴的中年壯漢，這人生得一副金剛怒目樣，挺直鼻子下方，嘴唇厚實，雙眉濃長入鬢，虎目含威，走地有聲！

從秦紅口中的「關大哥」三字，沙成山已猜中一半，此人定是住在項城衙門隔壁的關天水──秦百年的大徒弟！

秦紅緊走幾步迎上去，道：「關大哥，你們……」

張長江已冷冷對沙成山道：「姓沙的，你準備擄我們秦姑娘上那兒？」

搖搖頭，沙成山道：「不是擄，是送，送往你們的龍騰山莊去！」

張長江怒吼一聲：「呸！」

他逼前一步，叱道：「沙成山，三天期限，你答應秦姑娘回到鳳凰嶺，我問你，今天是第幾天？」

沙成山道：「第五天！」

張長江怒哼一聲，道：「虧你還記得，如果是三天內，老子相信你的話，如今已超過限期兩天，你不是擄我們小姐又是甚麼？」

秦紅立刻解釋道：「沙成山是遇上麻煩了，他才晚了一天半，算了！」

冷笑連聲，張長江道：「像他這號人物，那天沒有麻煩？操！」

姓關的伸手攔住秦紅開口，他泰山石敢當的站在沙成山面前，道：「我叫關天水！」

淡淡的，沙成山道：「久仰，秦百年的入室弟子！」

關天水重重的道：「久聞沙兄武功高絕，關某早想前來領教，却爲俗事所羈，今日倒是個好機會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領教不敢當，倒是要令關兄失望，因爲沙某也是一身俗事待辦，難以在此時答應關兄，眞是對不住！」

張長江怒道：「何妨把關兄的要求也當成俗事一樁？沙成山，你難道怕了？」

沙成山望望對面四人，他不再開口的向他點點頭！

秦紅低聲對關天水道：「叫他走吧！」

秦紅語音似在要求，沙成山心中一痛！

關天水已沉聲道：「走可以，那得露上兩手！」

秦紅道：「大師兄，我們回去吧！」她看了沙成山一眼，似要向沙成山證明甚麼的又道：「哈克剛父子走了嗎？」

關天水道：「走了還會再來，師妹，妳且慢慢走，我把這兒的事情解決之後，立刻追上！」

秦紅急切的道：「這裡會有甚麼事？我們走吧！」

關天水重重的道：「快走，我來，也是奉了舅老爺的命！」他戟指沙成山，又道：「老實一句話，此人非不可，他太令我們討厭了！」

秦紅道：「大師兄，你……」

關天水猛然怒喝道：「妳還不快走？」

幾曾見過關大師兄如此生氣過？秦紅雙目一紅，幾乎掉下眼淚，她一跺脚，回頭疾步便走！

沙成山慨慨的抛下韁繩，他淡然的橫移三步，道：「四位，看來沙某別無選擇了！」

關天水冷冷的道：「沙成山，久聞你的『銀鍊彎月』十分霸道狠毒，關某早想領教，希望你別令關某失望！」

沙成山道：「既然關兄心意已決，看來這場流血豁命的爭鬥是難以避免的了……」

一邊，張長江冷酷的道：「你早就該明白，從我們二公子死在沙河的那一天起，這流血爭鬥便已無可避免的拚纏下去，而最終你將面臨的下場，怕要比你想像中的更要悲慘！」

慨慨的嘴角一牽，沙成山道：「十年血海生涯，草莽風雷，綴串着的便是無窮盡的搏殺與那等卑賤的滴血，久了，便也看透了生與死，原是極其平淡的事，似我這種行業以外的行業，有幾個下場會有美滿又壽終正寢？」

張長江忿怒的道：「明白最好，如此，你那心胸便更爲你的死而了無牽掛，也令我們感覺上痛快些！」

沙成山道：「放心，殺人或被人殺，我們何不乾脆些？」

關天水嘿嘿笑道：「果不其然，單聞你這幾句話，就令關某肅然而升起一份敬意，姓沙的，我就衝着你這句話，必然會給你個痛快！」

古井不波的，沙成山道：「那好，可以開始了！」

關天水挽起衣袖，展露出緊紮的金色護腕，緊身腰帶，猛然一吸，「錚」的一聲，手上已多了一對「豹齒鋼環」，環呈橢圓，閃耀着瑩瑩金光！

沙成山雙臂不動，慨慨的嘴角一牽，道：「關兄，爲了你，我同意乾脆俐落而不必拖泥帶水，更爲了我們雙方急需趕辦俗事，我誠意的要求你們四位一齊出手，沙某照單全收，如何？」

濃濃的眉心打結，關天水嘿然有聲的道：「好囂張的狂徒，你竟口出此言，簡直目無餘子，可笑復又可恨！」

沙成山淡淡的道：「搏殺的過程就如同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姓關的，我的時間已不容我再多躭擱了！」

暴踏一步，關天水雙臂一分，攔住張長江與「洞庭雙煞」三人，他重重的道：「張總管，你們三位仔細聽着，在我與姓沙的搏殺過程裡，不論處於何種不利或有利情況中，都不許你們出手，請退一邊！」

張長江急切的道：「關爺，不可中了他的激將之計，我們的目的是……」

「洞庭雙煞」「地虎」汪爲仁怒吼，道：「關爺，且容我兄弟再向姓沙的討教，如何？」

關天水冷冷笑了笑，道：「不，關某絕不佔姓沙的絲毫便宜，三位且退一邊。」

刀下留情恩怨明

右臂一揮，關天水道：「少來，沙成山，好言多了也會惹人厭，你出招吧！」

緩緩的看了張長江三人一眼，沙成山道：「關兄請！」

丁字步向右移，移三步又退一步，沙成山看不出關天水移動的步伐，却發現姓關的口角牽動，錯步的側移也越走越急，他那一對金色鋼環也配合着忽上忽下，挾着勁急的身影，漸漸的發出銳利的嘯聲。

沙成山雙目平視，宛似不見，任由關天水在四週閃晃，他甚至有些慨慨的要閉起雙目來了。

關天水並未故弄甚麼花招，他實際上正在施展「武林老爺」秦百年的「金環超渡」絕技。

「金環超渡」的精奧之處便在於繞行中藉着旋奔的動作，先把自己的身形似騰雲駕霧般提升至雙脚幾乎離開地面，然後猝然撞向敵人，以一對短短的金環眩敵耳目，然後擇有利部位立下殺手。

然而，沙成山却幾乎閉上雙目，他十分冷靜的站在那裡，彷彿一個無所事事的閒者，那樣的深沉穩定。

關天水選擇攻擊的部位眞絕，竟是沙成山的右後方，那是出乎禦敵的死角，無論敵人如何行動，都將要慢半拍。

吼聲似是停滯在空中，關天水的人已撞向敵人，一對金色燦燦鋼環，挾着一片金光銳風，上取敵人首級，下往敵人關元揮殺，一招兩式，陰狠辛辣。

沙成山雙肩斜閃，右腕微揚，「錚」的兩聲合爲一聲，關天水的雙環生被撞偏。

沙成山不等關天水會意過來，猛然厲叱：「寒江月刃！」

正欲旋身再殺的關天水，也同時叱叫如雷的：「金環超渡！」

好一陣金鐵撞擊！

好一片金星飛舞！

便在層層金芒中，兩團人影彈分開來，空中也飄起片片碎衣衫布，却不見有任何血腥出現。

倒翻着觔斗落在三丈外，關天水立刻把左手金環環交回右手，左掌掩着已碎的前胸衣衫，驚怒交加的注視着儼儼而立的沙成山。

關天水一對鋼環向沙成山揮去。

緩緩的轉過身來，沙成山道：「關兄可有興趣再出招玩玩？」

金環已插回腰間，關天水沉聲道：「沙成山，你不必借機施惠，關天水不承你這份情！」

一邊，張長江已撲過來，他重重的問道：「關爺，傷得如何？」

關天水搖着頭，道：「毛髮未損，上衣已碎，沙成山不知爲何刀下留情，可是，我並不謝他。」

張長江見關天水的胸前橫七豎八的至少有十多條刀口，幾片碎布已紛自空中飄下來，不由倒抽一口冷氣，道：「關爺，我們的任務是索這廝的命，我們圍殺！」

沙成山冷沉的道：「張大總管，你們早該聽我的，又何必一人上來，自取其辱？」

關天水怒喝道：「沙成山，你好狂妄！」

沙成山道：「是嗎？可知我爲甚麼刀下留人？」

關天水道：「說！」

沙成山道：「我是看在秦姑娘的面子，當然，最重要的是丘蘭兒並非被你們所擄，沙成山處事恩怨分明，借你之口回去上稟秦老爺子，武林世家之威名得之非易，讓他多加珍視！」

張長江怒道：「你是甚麼東西，口氣忒也托大！」

嘴角一牽，沙成山並未開口，緩緩的往馬前走去。

張長江沉聲道：「姓沙的，你要走？」

沙成山未回頭，却淡淡的道：「人要有自知之明，你們絕非沙某對手，這場架也就免了吧！」

洞庭雙煞齊聲吼罵，揮動兵刃便欲撲上，却被關天水伸手攔住，道：「他說得不錯，我們皆非他對手，就叫他走吧！」

關天水四人一字併肩的站在山崗上，楞楞然望着沙成山下了山崗，緩緩的馳向方家集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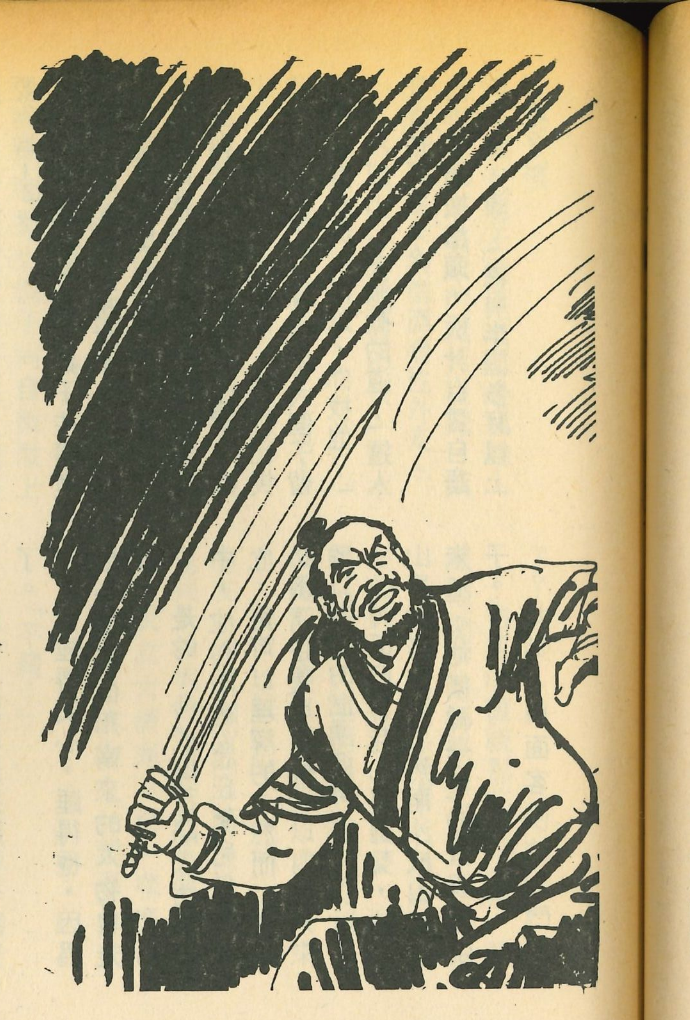
張長江沉聲道：「可他媽的好，回去怎生向莊主交代？」

關天水這才想起已走的秦紅，便立刻道：「快，追上大小姐去，別叫她碰上哈克剛父子，就尷尬了。」

一頓，又對張長江道：「回去我自會向江莊主交代，張總管，這姓沙的是個棘手人物，看來要想把他擺平，得由大公子與他表兄二人了。」

張長江幾人去拉馬。

關天水却仍然遙望着天際，



他的話與他所表現的神情，皆充滿了神秘，這究竟又是甚麼樣的陰謀？誰也難以料到。

* * *

沙成山緩緩的騎馬到了平安客棧外，迎面方小雲匆匆自客棧內走出來，沙成山一怔，方小雲已到了身邊。

沒開口說話，方小雲僅僅對沙成山使了個眼色，便又匆匆的往街頭走去。

沙成山先是望望客棧內，旋即拉馬追上去，他低聲道：「方姑娘，妳看到甚麼了？」

方小雲未回頭，却低頭沉聲道：「沙大俠，跟我來！」

沙成山未再開口，緊緊的跟着方小雲出了方家集，就在一處山坡前，方小雲站住身子回身看，方家集沒有人跟來，她才急急的道：「沙大俠，這兩天我在暗中查探，的確發現有行跡可疑的人物出現。」

沙成山道：「我去了一趟鳳凰嶺，幾乎不能全身而回，方姑娘，妳看到甚麼可疑人物？」

方小雲道：「自從得知丘姐姐被人神秘擄去之後，起初我心中相當高興，因爲……因爲我……我也有意……」

沙成山重重的道：「方姑娘，我非草木，沙成山心中明白……」

方小雲道：「這幾天我想了很多，人與人之間全靠一個『緣』字，更何況丘姐姐已經有了沙大俠的骨肉，既成事實，我又何必強求？倒是丘姐姐眼前的處境，如果換了是我，也一樣焦慮難過，是以我倒替丘姐姐着急起來，這才在這附近暗中察看。」

沙成山點點頭，道：「方姑娘，謝謝妳，我夫妻都謝謝妳了。」

輕聲一嘆，方小雲道：「你三番兩次饒過我爹性命，人非草木，應該謝的是我方小雲。」

沙成山道：「方姑娘，妳看到甚麼可疑人物？」

方小雲道：「沙大俠曾言及方家集以北的那座小村子，所以我便信步走向那兒，一清早，便見一個白衣大漢匆匆的走出來，這人走得十分神秘，但他却忽略我這個女人，不加以注意，等到他走入那家平安客棧裡，又同一個灰衫人說了一陣子，便拉馬匆匆的走了。」

沙成山急又問：「走往何處？」

方小雲道：「往南疾馳而去，時間倉促，又是騎馬，我無法跟蹤。」

沙成山臉現失望的急又問：「客棧住的人呢？」

「那人仍然在！」

「甚麼模樣？」

「中年大漢，上唇一撮粗鬚子，一隻眼大一隻眼小，顎骨奇高，形狀威猛，一認便知！」

點點頭，沙成山道：「夠了，祇要這人仍然在，我便能認得出來。」

「看來，這中間一定有陰謀。」

「而且是衝着我沙成山來的。」

「沙大俠，往後的一切，你千萬要小心，須知丘姐姐母子的命維繫在你的身上，你若遭到不幸，她母子怕也危險了。」

沙成山躍上馬背，低頭對方小雲道：「方姑娘，如果經由妳的暗查而找到丘蘭兒母子二人，沙成山對於姑娘的暗中鼎力相助，將永銘不忘。」

方小雲黯然神傷的噴口氣，道：「我爲沙大俠奔波，實在是替我爹贖前衍，求個良心平安罷了，沙大俠盡可不必放在心上。」

沙成山拍馬往方家集方向，

閒言回頭道：「無論如何我還是要謝謝妳的，方姑娘！」

餘音已渺，方小雲却仍然怔怔的遙望着絕塵而去的沙成山，她自言自語的道：「我祝福你們！」

沙成山回到平安客棧，他匆匆的進入客房，拉了一把坐椅靠窗坐下來。

伙計走來送上茶水，沙成山一把拉住伙計，順手塞了一錠銀子在伙計手上，道：「給你的！」

年輕伙計一驚又喜，扁大的嘴巴幾乎咧到耳根後，笑嘻嘻的道：「客官，無功不受祿呀！」

沙成山立刻笑笑，道：「有事要你辦！」

伙計放下茶壺，銀子往懷裡一塞，道：「你請吩咐！」

指指院子，沙成山低聲道：「客棧裡可是住了一位上嘴唇留着一撮鬍子的人物？他的長相……」

未等沙成山說完，伙計已笑道：「有，有，就是一個大個子留着這種鬍子的，沙爺，你找他？」

沙成山心中激動的道：「這人在此住了多久？」

仰頭搬指頭，伙計自言自語的算着，道：「總有半個多月以上了吧？」

沙成山暗暗咬着牙，又問道：「可知這個客人是幹甚麼的？」

伙計搔着臉皮，道：「一口四川官話，說是從西南順江而下，來販賣藥材的。」

沙成山緊皺眉頭，嚼着這幾個字：「販藥材的……」

伙計點着頭，道：「可就沒看到他的貨！」

豁然一笑，沙成山道：「給我留意着，這人有甚麼動靜，你便立刻回我這裡報告。」

伙計忙點頭，道：「放心，他便是吃飯睡覺拉屎，我全都來向你報告。」

於是，沙成山掀開被子睡下了。

他睡得安心，睡得穩，因為他不怕那位川南來的人物會走掉。

是的，沙成山正陷入迷霧之中，他心中焦急丘蘭兒母子安危，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又必須隨時養足精神，以對付未來難以逆料的洶湧波濤。

外面已響起二更鑼聲，沙成山房內無燈光，然而沙成山却並未睡，他精神十足的直視着院子。

此刻，前面客棧的大門已關，便二門也有個伙計走去關起來。

遠處傳來雷聲，誰都知道免不了一場春雨要下了。

便在這時候，斜對面的一間客房內閃出一個高大的影子，這人眞猾，他祇在院子裡稍一停留，便忽的一下子躍上房頂，鬼魅似的一閃而沒。

沙成山毫不遲疑的拉開後窗躍出去。

月黑頭的天，外面灰暗一片，沙成山閃身繞向後街，藉着遠處天空閃電，立刻發現一條人影往北奔去。

於是，沙成山笑了，冷冷的笑了……

不錯，那正是往小村子去的官道，這條道路對沙成山相當熟悉，因為他不祇在此與柳仙兒相會，更領着丘蘭兒這此生孩子。

現在，他並不急於追上前面那人，反而緩緩的，遙遙的跟在後面。

雖然看起來沙成山並不急，但在他內心深處却非常激動，也相當緊張。

希望——是的，也許是否找到丘蘭兒母子的希望，便在此一舉了。

祇聽一聲悶雷在天際滾動，緊接着一道刺目閃電，沙成山已遙遙看到前面那個小村子，一條人影直奔到那座小小四合院前面。

於是，又是一聲悶雷，一溜冷電閃過，沙成山已看不到那條人影。

沿着小村往西偏，沙成山繞向四合院的後面，立刻躍身上了屋脊，宛如一頭狸貓，沙成山伏在屋脊上不動了。

循踪追擊灰衣人

便在這三更將到，風雨將臨的時候，正屋的房門「呀」的一聲拉開來。

立刻傳來人聲，道：「這是狄護法臨去交代，能找個機會下手最好，如果割下人頭，立刻有人送來官寶銀子一千兩，你二老以後的日子便不再發愁了，湯老六，你可要好生考慮了。」

隱隱的一個蒼老聲音傳來，道：「如果那傢伙回頭找來，你放心，我們總有辦法收拾他。」

下面傳來關門聲，沙成山已聽不到人聲傳來，他騰身而起，空中一個正翻觔斗，輕飄飄的落

在院子裡。

就在他正要撲近門邊竊聽，眞不巧，兩扇木門突然拉開，祇見是老太婆手拎個酒壺往外走。

沙成山一時閃避不及，臉上露出個乾乾的冷笑。

老太婆一聲驚呼，道：「你……」

笑笑，沙成山左手伸出，立刻便把老太婆又推進屋子裡面。

正面方桌兩邊的兩個人，沙成山一眼便看出右面的大漢，果然，顎骨奇大，雙目一大一小，上唇的那撮小鬍子尚自微微上翹，見沙成山大步進來，立刻金剛怒目的吼道：「你是誰？」

那左面的老者已走向沙成山，道：「你怎麼又回來了？可是沒有找到你老婆孩子吧？」

冷冷的，沙成山道：「甭再反穿皮襖裝老羊了，老頭兒，你應該明白，我再找來的目的。」

老者——湯老六，他側臉看了一眼大漢，隨即欠欠身對沙成山道：「我們不是說過嗎？你老婆孩子是遭惡人擄去的，你又找來這裡幹甚麼？」

沙成山臉色突然冷酷的道：「剛才還在說，要割我的人頭，怎麼我走到你們面前却不敢承認了？」

他猛的直視那灰衣大漢，又道：「閣下是那條道上的？」

灰衣大漢沉聲道：「我為甚麼要告訴你？」

灰衣大漢的話一頓，立刻又問道：「閣下又是誰？」

仰天一聲哈哈，沙成山道：「朋友，別明知故問了，你明明知道我是沙成山，還裝的甚麼羊？」

灰衣大漢頭一仰，嘿嘿冷笑，道：「沙成山，『二閻王』沙成山！」

「不錯！」

灰衣人沉聲道：「你是怎麼找來的？」

沙成山冷哼道：「怪你粗心大意！」他一頓又道：「朋友，你走出平安客棧，我便盯上閣下了！」

灰衣人雙眉一橫，道：「你盯我幹甚麼？」

沙成山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難道你們不是陰謀沙某人的項上人頭？」

灰衣人望了一邊的湯老六一眼，遂又冷沉的道：「沙成山，你說清楚，是誰在謀你項上人頭？」

沙成山道：「難道不是？先是方寬厚，後來又是『苗疆百毒門』，請問你閣下又是那一派？」

灰衣人冷哼一聲，道：「好嘛，『二閻王』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人了，這還是頭一次聽說！」

淡淡的一哂，沙成山道：「只可惜他們皆失敗了，當然也包括你閣下在內！」

灰衣人又望了湯老六一眼，臉色寒寒的道：「沙成山，老子承認有意謀你的人頭，而且不遺餘力的要下手！」

湯老六已雙目含陰的望了灰衣人一眼，他正欲開口，灰衣人又道：「湯老六，今晚我們又要携手合作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合作下手，謀我項上的人頭？」

湯老六老婆也在緩緩的咧嘴，她低沉的道：「既然仍跳不出江湖這口大染缸，橫豎豁上吧，老伴！」

沙成山嘿嘿笑道：「行，也算有骨氣，更是看得開，三位，在未動手之前，可否亮了各位的字號？」

灰衣人立刻搖頭，道：「沒此必要！」

沙成山雙目一厲，沉重的道：「湯老六！」

湯老六手中握着一隻兒臂粗的旱煙袋，聞言一橫眉，往日那副慈眉善目和氣模樣，一下子便全走樣了，他嘿然的道：「甚麼事？」

沙成山突然聲音放低的道：「從兩位老人家眼前的原形畢露，當知我妻丘蘭兒母子的失踪，必然與你二位扯上關係了！」

湯老六望了灰衣人一眼，沉聲道：「不知道！」

沙成山道：「老人家，你這『不知道』三字出口，單是從聲音上辨，就知道說的不是心內話，多少含着欲蓋彌彰的味道！」

湯老六重重的道：「告訴你，老子不知道！」

笑笑，沙成山心中已自篤定！

因為只要施出手段，不怕他們不說出丘蘭兒母子下落，然而那天自方家集回來，這二老被細……

咬咬牙，沙成山又道：「二位老人家，在江湖上打滾的人，能享高壽如二位者，似鳳毛麟角而不多見，不要到頭來落個橫屍血濺，不得壽終正寢！」

湯老六怒喝道：「老子不計較！」

沙成山怒容滿臉的道：「好個不計較，此無異承認我妻失踪是

你們動的手脚了，好，好個表演功夫，那日你二人被綑，原來是瞞我耳目，迷我心志的欺騙行為！」

灰衣人反手握着一對鋼爪，閃身在沙成山右邊，那模樣相當凶殘！

他雙唇翻捲，一嘴大牙盡露，宛似豺狠架式，雙目似要噴出火來的吼道：「沙成山，你很想知道我們是誰？」

「不錯！」

「你更想知道你老婆兒子下落？」

「不錯！」沙成山心口狂跳的又接道：「而且我勢在必知！」

灰衣人忽然仰天一聲乾笑，道：「只怕你難以如願！」

沙成山道：「是嗎？」

一邊，湯老六用肩碰了身邊的老太婆，只見老太婆的手一亮，好大的一把剪刀已握在手上！

老太婆把剪刀弄得「嚓嚓」響的尖聲道：「沙成山，你眞走狗運！」

一楞，沙成山道：「好嘛，接生婆子變成母夜叉了！」

厲吼一聲，老太婆道：「別大模大樣的對我老婆子說這種大話，姓沙的，我老婆子走道的時候，你他媽還沒有出世呢！」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老而不死，迂腐可憐，苟延殘喘，令人可嘆，妳的這副模樣，也不值得妳如此倚老賣老的誇口！」

老太婆幾乎吐氣有聲的道：「好可惡的小子啊……」

沙成山道：「倒要聽聽，沙某的運氣在甚麼地方？」

老太婆沉聲道：「當初我老婆子並不知道你小子就是『二閻王』沙成山，更不知道你的項上人頭是如此的惹眼與可貴，直到最近方明白，否則，我老婆子稍使手段，姓沙的小子啊，你休想逃出我杜大娘的手掌心！」

坦然一笑，沙成山道：「好，好，妳的坦承令沙某高興不已，這說明你們是主謀我妻的人了！」

灰衣大漢猛一瞪眼，那隻小眼睛也大得嚇人，他重重的一揮手中鋼爪，道：「姓沙的，你不是很想知道你老婆孩子的下落嗎？」

「一定要知道！」沙成山的雙手已反臂把兩扇木門關牢，他僩僩的又道：「當然，我也有相對的條件交換！」

湯老六咬咬口中幾顆老牙，道：「除非是你的項上人頭，當然，你不會答應！」

殺人滅口斷綫索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門已上栓，三位已是甕中鱉，又何須我用人頭換？」

灰衣人重重的道：「沙成山，你以為吃定我們三人了？你以為你今晚一定會弄清楚你老婆孩子的下落？」

沙成山道：「一定，你們不相信？」

灰衣人咬咬唇對湯老六道：「湯老六，動上傢伙，你們給我往他下盤狠着殺，上路我來侍候！」

湯老六與杜大娘二人點着頭……

沙成山已冷笑道：「三位不聽一聽我提出的是甚麼優渥的交換條件？」

湯老六沉聲道：「快說！」

沙成山道：「條件既簡單又優渥，只要說出丘蘭兒母子二人的下落，我大方的放你三人活路！」

湯老六也厲聲道：「對，他奶奶的，刀刃是鋒利的，運氣却是老天安排，鹿死誰手，端看各人造化！」

輕輕搖頭，沙成山道：「別提甚麼造化，三位，我相信的是實力，憑三位的實力，沙某相信你們輸定了！」

灰衣人忿怒的吼道：「沙成山，你以為眞的吃定我們三人了？」

杜大娘肩一横，罵道：「畜牲，你太小看老娘了！」

她一頓又道：「老娘恨不得當初接生你兒子的時候，一剪刀剪斷那小雜種的脖子！」說完手中剪刀「咔」的一聲尖響！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別逼我，三位，只要你們任何一人說出她母子下落，三位就沒事了！」

灰衣人雙目直視湯老六，怪聲道：「湯老六，我們還等甚麼？上！」

旱煙袋挽起三朵金花，快不可言喻的便往沙成山關元點過去，狠辣手法，令人髮指！

杜大娘便在此時上身一塌，右臂一招「毒龍進洞」，大剪刀張開，便往沙成山的足踝送去，口中尚自發出一聲梟叫：「死吧，我說兒！」

沙成山驀地左臂吞吐，似乎他的出手早就在事前經過揑拿丈量過一般的準確，疾閃的手掌捉住了最快點來的粗旱煙袋！

下壓反撩，快得只是眨眼間工夫，便聽得「噹」的一聲尖鳴，旱煙袋正撥打在持剪刀的手腕上！

一聲尖銳的呼痛，杜大娘跟蹌後退不迭，一隻右腕再也不聽使喚，大剪刀便在她的暴退中飛到桌面上！

緊接着，「咔」的一聲脆響，湯老六一聲怪叫，人已跌去兩丈遠，撞在牆邊地上，他的右臂已被沙成山扭脫，痛得他在地上直着嗓門怪叫不已！

灰衣人未出手！

灰衣人仍然穩穩的站在那裏！

沙成山已冷冷的道：「閣下的模樣，似乎有意同沙某開談判了？」

灰衣人突然冷笑道：「你很想同我談條件？」

沙成山道：「我並不希望殺人！」

灰衣人望望地上湯老六與杜大娘一眼，突然道：「他們只是一對退休的老人，功力上自然要打折扣！」

沙成山道：「我敢說，你也比他二人好不了多少！」

「是嗎？」灰衣人又道：「我說過，你永遠不會從我們這裏得到你想知道的一切，姓沙的，你最後只能得到兩個字！」

沙成山雙眉一緊，道：「請問是那兩個字？」

「失望！」灰衣人嘿嘿笑着又道：「只有失望二字！」

沙成山望望湯老六，道：「也許你閣下不會說，然而他們二人還是會說，因為只有年老的人，方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

灰衣人道：「他們會嗎？」

沙成山道：「不用閣下費神，我有方法令他們說，你難道不信？」

於是，灰衣人又重重的望向湯老六與杜大娘二人，眼神中有了異樣的冷芒！

僩僩的冷哼一聲，沙成山道：「朋友，別打歪主意，你可以不說，但却無法叫他二人不開口！」

嘿嘿冷笑連聲，灰衣大漢唇上的短髭抖了幾下子，道：「沙成山，老子碎了你！」

他吼聲仍在，錯步横肩抬腿，兩團精芒直往沙成山推去，去勢之疾，之狠，宛似卯上幹一般！

然而，沙成山臉色冷酷的不為所動，他心中正自敲定一個主意，那就是先收拾這灰衣人！

因為只有收拾灰衣人，湯老六夫婦才敢口吐眞言！

不料，沙成山正欲出手，忽見那迎面招呼過來的兩團精芒，以更快的速度，神奇的中途忽然分開來，一雙利爪極端巧妙而又狠毒的掃過湯老六與杜大娘的脖子，帶起的鮮血中有着碎肉！

尖厲的狂嗥聲只喊出一半，湯老六已戟指灰衣人道：「你……你為……」

另一面，杜大娘連喊叫的機會也沒有，雙目擠出眼眶外，死不瞑目却萎縮在地上！

灰衣大漢一招斃了湯老六夫婦，身子就地翻滾，已閃在兩丈外！

於是，連沙成山也楞然了……

太出人意外了，沙成山張大嘴巴，臉色難看！

灰衣人得意的嘿笑道：「沙成山，你估料不到吧？哈哈……」

沙成山重重的道：「不錯，你是令沙某吃一驚，但你的狠毒不外是兩個理由！」

灰衣人道：「兩個理由？」

「不錯！」沙成山仍然堵在門後，道：「其一，你以為殺湯老六夫婦二人，自己就有活命的機會！」

灰衣人道：「嗯，你的反應極佳！」

沙成山又道：「理由之二，當然更明白，一旦連你也沒有機會活命，便更不會擔心我會知道丘蘭兒母子二人的下落，是嗎？」

灰衣人嘿然一聲，道：「沙成山，你猜對了，不錯，這正是我心中想的！」

沙成山冷沉的一哼，道：「朋友，你太小覷沙某了，我會立刻讓你知道，我的獨特方法，那是一項江湖上少有人利用的逼供方法！」他一頓又道：「當然，我並不想在老兄身上施展，除了萬不得已……」

灰衣人雙爪一碰，發出錚鳴之聲，道：「沙成山，勝負未分，輸贏未定，別拿大話唬老子，記住，一朝豁出去，我會全力以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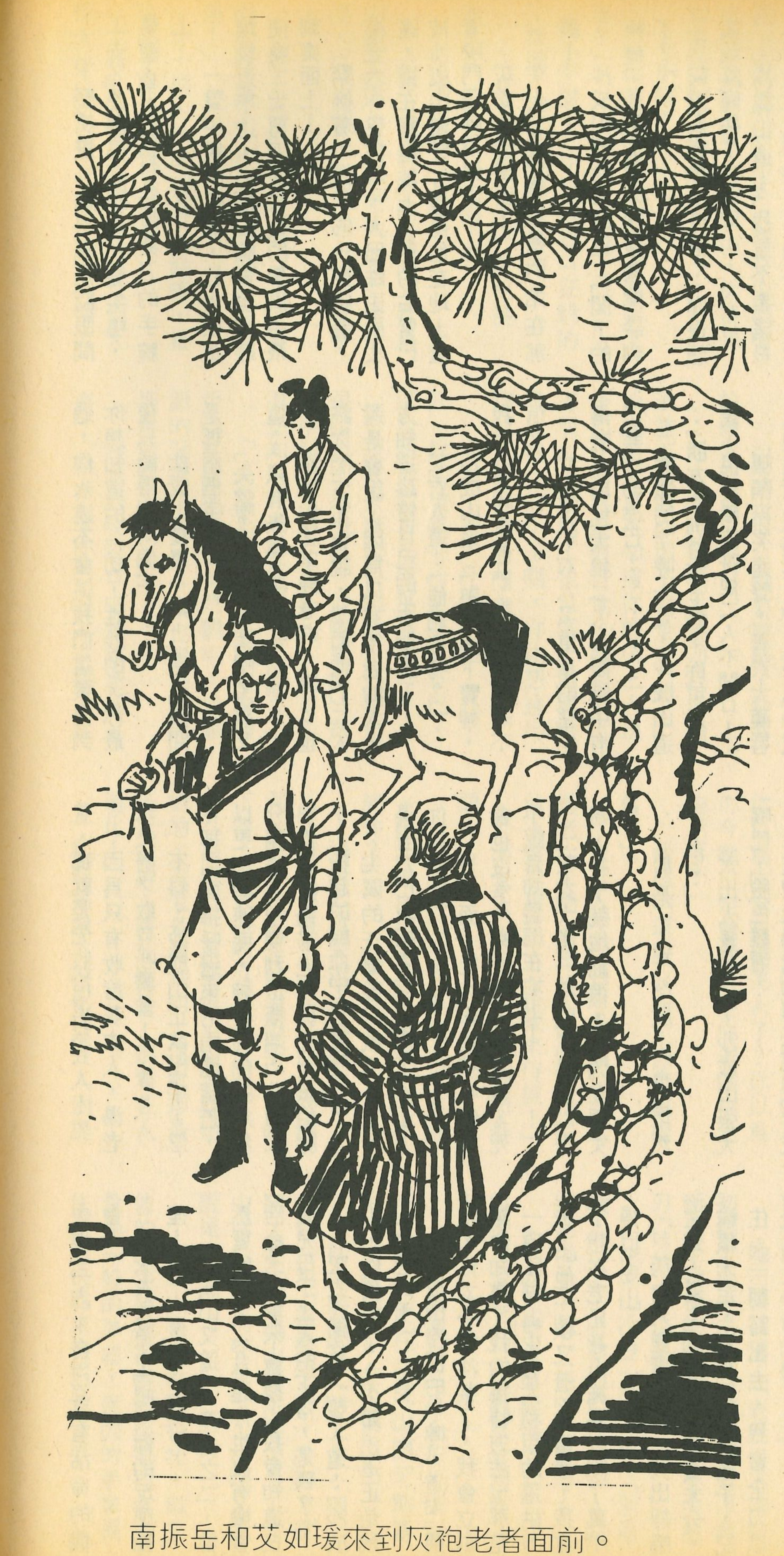
沙成山嘆息的道：「明知不可為而為者，是為愚鈍，朋友，你以為呢？」

沙成山的話甫落，灰衣大漢猛古丁和身而上，口中暴喝道：「你給老子死！」

（未完・卅三）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南振岳和艾如瑗來到灰袍老者面前。

上文提要： 龍學文看到眞的黑風婆竟然說她不是師傅，連左夫人也弄糊塗了，正在劍拔弩張之際，托塔天王出現……南振岳陪着失去武功的艾如瑗一路慢行，黃昏在荊門落店，騎驢跟踪的老頭約他們茨林嶺相見……瑤山五毒使者老三「獨角赤練」任長苗暗中放出白線蛇，幸虧南振岳百毒不侵，他認出是任長苗，又恨他掌中暗藏毒針，廢了他右臂……

艾如瑗如飛朝南振岳奔去。

南振岳伸手把她扶住，低聲道：「時光不早了，妳快回房休息去吧。」

艾如瑗抬目道：「大哥，你傷了他？」

南振岳點頭道：「獨角赤練無惡不作，方才他暗使毒針，差幸是我，要是換了旁人，豈不送了性命，我廢了他一條右臂，祇是憤他出手歹毒，略示薄懲而已。」

說到這裏，忽然啊了一聲，抬頭道：「明天約我們到茨林嶺去的人，祇怕就是瑤山五毒一黨！」

艾如瑗搖頭道：「不是，我看那老頭不會是瑤山五毒一黨，他說約我們去，並無惡意。」

南振岳道：「江湖上人心險惡，他說的話豈能相信？」

他在江湖上闖了一段時間，自以爲已經長了不少閱歷。

艾如瑗道：「我們明天那是不要去了？」

南振岳道：「此人既然找上我們，我們就是不去，他也一樣會找來的，妳已經答應了他，明天去聽聽他說些甚麼也好。」

說到這裏，便各自回房。

一宿無話，第二天兩人繼續上路。

中午時分，趕到雙河口，在一家飯館打了尖，向店家一問，原來茨林嶺就在雙河口西北，兩人會賬出門，直向茨林嶺奔去。

馬行迅速，不過頓飯，便已到了一處山嶺之下。

南振岳擧目瞧去，祇覺這一帶山崗起伏，山勢却不太高，不知那一座山嶺是茨林嶺？

正在遲疑之間，忽聽一個飄渺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來了麼？」

南振岳心頭暗暗一驚：「此人內功修爲雖不及天山一魔，但也相差無幾，自己可得小心！」

心念轉動，祇聽艾如瑗低聲的道：「大哥，就是他！」

南振岳點點頭，暗吸一口眞氣，提聚功力，抬頭說道：「老丈身在何處？還乞明示。」

他這句話聽來雖似隨口說出，其實也以內家眞氣送了出去，聲貫金石，愈到上面，愈是鏗鏘！

「呵呵！」那人笑聲之中，包含着一種驚奇意外的口氣，接着說道：「老朽就在西首嶺上，恭候多時，兩位請上來吧。」

語氣前倨後恭，顯然比先前客氣得多！

南振岳躍下馬匹，扶着艾如瑗下馬。

艾如瑗秀目朝四下環顧，說道：「大哥，咱們先把馬匹拴到樹林中去。」

南振岳點點頭，牽着兩匹馬正待朝左側林中走去！

「噫……」那人忽然「噫」了一聲，急急說道：「此山不高，兩位快把馬匹一起牽上山來，越快越好！」

南振岳聽出那人這聲輕「噫」，絕非偶然，尤其最後那句「越快越好」似乎另有含意，心中不禁一動！

回頭瞧去，路上並不見有甚麼人跟蹤下來，但心知對方必有所見，再朝西首山脚一看，果然有一條上山小徑，還算平坦。

這就轉身道：「賢弟，你還是騎馬上山吧！」

艾如瑗依言上馬，南振岳替她攏着馬頭，一手牽了自己馬匹，大踏步朝西首一條山徑上走去。

不過盞茶光景，便已翻上山嶺。

祇見一株古松之下，站着一個頭戴竹笠，留花白鬍子的灰袍老者，臉含微笑，似在等候兩人。

南振岳藝高膽大，也並不在意，脚下一停，立即扶着艾如瑗下馬。

灰袍老者烱烱雙目瞥了兩匹馬一眼，就直向兩人打量。

艾如瑗武功已失，這一段上山路徑，雖是騎在馬上，還累得嬌喘吁吁，下馬之後，舒了口氣，說道：「大哥，約我們來的，就是這位老丈。」

灰袍老者口中「哦」了一聲，含笑拱手道：「兩位如約而來，老朽恭候多時了！」

南振岳、艾如瑗同時抱拳還禮。

灰袍老者沒等兩人開口，又道：「兩位來時，路上可曾遇到甚麼人麼？」

南振岳祇覺這位老人目光閃爍，臉上雖有笑容，但笑容甚是勉强，笑容掩不住他憤怒之色，心中暗暗覺得奇怪。

艾如瑗答道：「沒有啊，我們從荊門到此，路上並沒遇上甚麼人。」

灰袍老者目光祇是在兩人身上打轉，臉色鄭重的道：「兩位此刻可覺得有甚麼不適之感？」

接着立即補充說道：「諸如胸口煩悶，口乾舌燥……」

艾如瑗遲疑了下，道：「沒有啊，大哥，你有沒有？」

南振岳聽得奇怪，搖搖頭道：「沒有。」

「啊……」艾如瑗突然目光一直，指着馬屁股，失驚道：「大哥，你瞧……」

南振岳隨着她手指瞧去，原來兩匹馬身後面，靠近屁股處，赫然印着一個銅錢大小的黑色記號，那是梅花形的五個小圈。

他瞧到艾如瑗臉露驚慌，和灰袍老者方才問的話互相參證，心頭頓時明白，不覺軒眉笑道：「這五個小圈，可是瑤山五毒的記號？」

艾如瑗點點頭道：「是啊，這是他們尋仇的記號。」

南振岳微哂道：「憑他們這些不成氣候的東西，尋來了又如何？」

他這話自然是說給灰袍老者聽的。

灰袍老者似乎覺得這位年輕人未免口氣太誇張了些，雙目微張，冷冷的在他臉上掠了一眼。

南振岳也自然瞧到了，故作不知，回頭淡淡的道：「賢弟，這位老丈昨晚約你到這裡來，你怎不請教他有甚麼見教，我們還得趕路呢！」

他因灰袍老者從貌相看去，倒也並不獰惡，不像壞人，祇是神情顯得冷漠了些，使人難以忍受。

他約的祇是艾如瑗，自己祇能算是陪她來的，是以要艾如瑗問他。

灰袍老者突然目光一閃，滿臉堆笑，呵呵笑道：「老朽因怕兩位無意之中，中人暗算，才冒昧動問，這裡不是談話之所，馬匹就留在這裡，兩位請到蝸居奉茶。」

說完伸手朝前一抬，連連肅客。南振岳見他轉身之間，又換了一副笑臉，心中暗想：「此人忽而冷漠，忽而謙和，其中祇怕有詐！」

轉臉瞧了艾如瑗一眼，示意她小心，一面淡淡答道：「老丈祇管請先。」

灰袍老者笑了笑道：「老朽有僭！」

說完，當先舉步朝嶺脊下坡走去！

復功爲誘談條件

原來這座山嶺，和另一座小山相連，從山脊下去，便可看到小山上竹籬環繞，孤伶伶的有一座石砌房子。

灰袍老者領着兩人走到竹籬前面，笑道：「這是老朽蝸居，兩位請進。」

說話之間，裡面木門開處，迎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

灰袍老者抬手肅客，陪着兩人進入石屋，回頭吩咐道：「松風，端茶。」

南振岳目光一瞥，覺得這間石屋甚是寬敞，中間祇放了幾把竹椅和一張桌子，收拾得十分乾淨，倒像是隱逸之居，大家落坐之後，那小童端了三碗茶出來，放到三人面前桌上，便自退出。

灰袍老者端起茶碗，微微一笑道：「兩位請用茶。」

說罷，舉碗就唇，啜飲了一口。

南振岳朝艾如瑗以目示意，一面說道：「多謝老丈賜茶。」端起茶碗，大口喝了一口。

艾如瑗已知大哥不怕人家下毒，她却祇是捧着茶碗，略微沾唇，便自放下，雙手一抱，抬頭說道：「老丈見召，不知有何指教？」

灰袍老者留心着兩人舉動，聞言呵呵一笑，道：「老朽冒昧奉邀，還沒請教兩位如何稱呼？」

南振岳道：「在下南振岳，他是我舍弟南學文。」

要知這一路上，艾如瑗仍然扮作龍學文模樣，兩人以兄弟相稱。

艾如瑗接口道：「老丈呢？」

灰袍老者道：「老朽姓荊，草字山樵。」

荊山樵，這明明是個假名字！

荊山樵微微一笑，目光望南振岳，緩緩說道：「老朽如果老眼不花，南老弟一身武功，大非等

閒，不知尊師是誰？」

南振岳淡淡答道：「家師不在江湖走動，息隱山林已久，這個恕在下未便奉告。」

荊山樵點點頭道：「息隱山林，正是世外高人，名師高徒，南老弟果然不同凡響！」

他一手捋着白鬍子，呵呵笑道：「令妹秀外慧中，也是一位女中豪傑。」

艾如瑗聽他說得臉上一紅，暗暗忖道：「這老頭眼光眞是厲害，不知怎的會被他看出我是女扮男裝的？」

南振岳見他祇是說着不相干的話，心中已感不耐，冷冷的道：「老丈邀約我們兄妹來此，就是爲了說這幾句話嗎？」

荊山樵給他當面頂撞，絲毫不以爲忤，呵呵一笑道：「老朽因令妹一身眞氣，似是新近遭人破去，深感惋惜……」他說到這裡，忽然住口，目光徐徐掠過兩人，才道：「一個練武的人，一旦眞氣被破，終生再也難有修復之望。」

艾如瑗被他觸動心事，不覺眼眶一紅，珠淚幾乎奪眶而出！

荊山樵續道：「老朽實因姑娘武功初失，爲時不久，資質秉賦，又俱臻上乘，才起了奉邀兩位，前來蝸居一談之意。」

這話，當眞引人入勝！

艾如瑗眼睛一亮，急急問道：「老丈有何指教，但請明說。」

顯然，她已經有點迫不及待，瞧着荊山樵，滿臉都是希冀之色！

荊山樵微微一笑，問道：「姑娘是否有修復武功之心？」

這還用問？

練武的人，一旦失去武功，比失去性命還要痛苦，艾如瑗祇聽得心頭狂跳，暗暗忖道：「他說的不知是眞是假？若說是眞，未免令人難以置信。」

荊山樵撚鬚道：「姑娘怎不回答老朽所問的話？」

南振岳也聽得疑信參半，忍不住問道：「老丈自信能替舍妹恢復失去的武功。」

荊山樵呵呵笑道：「老朽若是沒有恢復她武功之能，也不會約你們到這裡來了？」

艾如瑗喜得幾乎跳得起來，脫口道：「老丈，眞的麼？」

荊山樵道：「老朽何用騙妳？」

艾如瑗滿臉感激的道：「老丈，你眞能使我修復武功，我一生感激不盡。」

荊山樵目光瞧瞧天色，有意無意的朝南振岳望了一眼，徐徐說道：「兩位馬上被瑤山五毒留下記號，說不定會被他們暗中做了手脚，方才兩位上山之時，老朽曾問過你們，身上可有不舒服的感覺。

「也許那時還早，現在又過了一盞茶的時光，兩位再試試看，可有甚麼不對，如果中毒，發覺得早，救治也容易得多！」

南振岳最近一連遇上很多事故，江湖經驗也增加了不少，眼看灰袍老人先看門外日頭，再看自己，不覺心中一動！

艾如瑗搶着說道：「我沒有甚麼感覺，我大哥……」

南振岳沒待他說出，連忙接口道：「在下好像有點頭昏！」

艾如瑗奇道：「你……」

南振岳認眞的道：「不錯，我方才運氣，內腑之間，果然有些不對，祇是並不太重。」

荊山樵赫然笑道：「老弟內功深厚，雖然中毒，一時也不易發覺，快把左腕伸過來，老朽替你切切脈就知道了。」

南振岳果然毫不遲疑的伸過手去。

荊山樵右手三個指頭搭在南振岳右腕脈門之上，微微闔目，過了一刻之後，依然一言不發。

艾如瑗急道：「老丈，我大哥可中了劇毒？」

荊山樵緩緩抬起頭來，吁了口氣，說道：「南老弟果然內功造詣極深，體內劇毒發作得極慢！」

艾如瑗身子一震，暗想：「原來大哥內功極深，昨晚被白線蛇咬了一口，他祇是仗着內功把毒逼住了，天底下那有不怕毒的人？」

她霎時之間內心充滿了幽怨和悲哀，瞧了南振岳一眼，心中暗暗說道：「大哥啊大哥，你何苦逼住奇毒，來寬慰着我，眞要讓劇毒發作了，那該怎麼辦呢？」

她目光之中忽然起了一層水霧，急急問道：「老丈，可有法子麼？」

荊山樵沒有作答，朝南振岳道：「再把左腕給我瞧瞧！」

南振岳果然又把左腕伸了過去。

荊山樵右手握住南振岳左手脈腕，口中「啊」了一聲，突然左手食中兩指一駢，迅如電光火石一般點了過去。

南振岳驟不及防，被他閃電一擊，點中了暈穴，張口欲言，

但祇是嘴皮動了一動，便自栽倒地上。

這一下，事起倉猝，當眞出人意外！

艾如瑗瞧得大駭，急叫道：「你要怎麼……」

話聲未落，祇聽耳邊響起南振岳細如蚊蚋的聲音，說道：「妹子，不用害怕，我是故意讓他點了穴道的，其實我並未受制。」

南振岳身上穿着金猱衣，就是寶刄寶刀，也無法傷他！

艾如瑗聽得心頭一定，暗暗想道：「這位大哥，當眞使人莫測高深，居然眞會不怕毒，也不怕被人點了穴道。」

荊山樵陰森一笑，回頭道：「姑娘放心，老朽對令兄並無惡意！」

說話之間，右手連揮，一連又點了南振岳三處穴道。

艾如瑗瞧得心頭又是一震，她不知南振岳眞的不怕被人點穴？還是方才沒被荊山樵點中？眞的不怕，倒也罷了，如果方才祇是僥倖沒被他點中，那麼這下被他連點三處大穴，豈不弄巧成拙？

但不管眞假，自己總不能露出馬脚來，口中大叫道：「你還說沒惡意，你幹麼要出手制住我大哥？」

隨着喝叫，人朝荊山樵撲了過去，雙拳拚命朝他背上像擂鼓般打去！

這下，眞也裝作得像！

荊山樵讓她打了幾下，轉過身來，和藹的道：「姑娘住手，老朽祇是有一件事要和姑娘相商。」

艾如瑗道：「我不要聽，你快把我大哥穴道解了再說。」

她一邊說話，一手攏在袖中，取出「白眉針筒」，暗暗對準了荊山樵胸口，祇是不敢輕易放射。

荊山樵陰笑道：「姑娘莫要性急，等咱們談好了，老朽自會放他。」

艾如瑗不依的道：「不成，你不放開我大哥，我甚麼也不談。」

荊山樵道：「祇要你肯和老朽合作，老朽不但不會傷他，而且對妳也大有好處。」

艾如瑗道：「我不要甚麼好處，你完全是騙人的。」

荊山樵臉色一沉道：「老朽幾時騙過人來？」

艾如瑗道：「你方才就是騙了我大哥，不然，你休想制得住他！」

荊山樵突然點點頭道：「令兄輕輕年紀，內功造詣確實也和老朽相差無幾，老朽此舉，實在也是不得已的事。」

艾如瑗道：「你爲甚麼一定要點我大哥穴道？」

荊山樵陰笑道：「就是因爲令兄武功不弱，說不定破壞了老朽的交易。」

艾如瑗道：「你怕我大哥，決不會安有甚麼好心。」

荊山樵冷然的瞧了他一眼，道：「姑娘這破銅爛鐵，也傷不了老夫，莫要忘了，令兄生死，操在老朽一念之中。」

艾如瑗知道自己手上的白眉針筒已被他瞧破，不禁臉上一紅，索性擧起手來，倔强的道：「你可要試試？」

荊山樵怒嘿道：「你眞想找死，莫怪老朽翻臉無情。」

艾如瑗還想再說，忽聽南振岳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夠了，夠了，妳不可再和他僵持，現在可以要他說出甚麼事來了。」

艾如瑗聽得心中一喜，如今已證明大哥果然沒有被他制住，一面故意裝出遲疑之色，想了想，緩緩收起白眉針筒，說道：「好吧！你有話就說吧！」

荊山樵呵呵一笑，道：「老朽祇是和你商量，並無脅迫之意。」

艾如瑗道：「且慢，你說的話，不管我答不答應，說完了，就得放我大哥。」

荊山樵道：「這個自然，老朽早已說過對兩位並無絲毫惡意。」

艾如瑗道：「那你快說咯！」

荊山樵藹然的問道：「老朽就是問妳，想不想恢復武功？」

艾如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他把自己兩人引來此地，又趁人不備制住大哥穴道，說出來的，竟是爲了幫助自己恢復武功？

爲徒三日做門人

荊山樵撚鬚道：「老朽如無把握，豈會如此費事？把你們約到這裡來？」

這話倒也不假！

艾如瑗偏頭想了一想，瞧着荊山樵道：「那你一定有求於我。」

荊山樵道：「老朽祇算得是和妳合作，老朽助妳恢復武功，妳祇須答應替老朽做一件事就好。」

來了，果然有事。

哼，這老傢伙絕不會有甚麼

好事，否則那有這麼便宜？

艾如瑗輕笑道：「那一定是十分艱難的事了？」

荊山樵大笑道：「恰巧相反，那是一件輕而易擧之事。」

艾如瑗不信道：「你說出來聽聽！」

荊山樵道：「三天之內，妳算是老朽門人，過了三天，妳可以不認老朽這個師傅。」

艾如瑗越聽越奇，忍不住問道：「就是這樣了，還有別的麼？」

荊山樵道：「這還不夠？三日之後，老朽有一昔年的强仇大敵，尋上門來，妳要以老朽門下身份出現。」

艾如瑗道：「你替我恢復武功，這點事，我自然應該替你做的，那你爲甚麼一定要點我大哥穴道？」

荊山樵道：「當然有你大哥不答應的事在內。」

艾如瑗道：「還有甚麼？」

荊山樵道：「武林之中，試問眞氣已破，武功被廢的人，除了幾種難求仙藥，誰能有回天之力？老夫助你恢復式功，祇是別走蹊徑，出於偏激之術。」

艾如瑗道：「既然可以恢復武功，這有甚麼分別？」

荊山樵道：「其中大有區別，如此仙緣湊巧，服食的是稀世仙藥，恢復的武功自然是培元固本，眞正修復玄功，老朽使的是偏激之法，讓妳服用大量劇毒之藥，同樣可以恢復武功，終生有一件好處，兩件大害。」

艾如瑗漸漸聽出興趣來了，急忙問道：「一件甚麼好處？兩件甚麼大害？」

荊山樵道：「好處就是妳仗着奇毒藥物，恢復了武功之後，從此天下任何奇毒之物，都可不怕了。」

艾如瑗心中暗想：「大哥以前吃的，祇怕就是這種毒藥了？」

不禁喜形於色的道：「這不是很好麼？」

荊山樵道：「至於兩件大害，第一，因妳武功全仗着毒藥之力恢復，今後每隔三個月，就必須按時服用特製毒藥，保持妳體內適當毒量，祇要一旦不能按時服用，便會臟腑寸裂，七孔流血而死。

「不過，這一點，妳倒無須耽心，老朽自會傳妳藥方和配藥之法，絕不因此脅迫，使妳終身聽命於我。」

艾如瑗道：「這也沒甚麼，那第二件大害呢？」

荊山樵遲疑了一下，道：「至於第二件麼……」

他似乎不願多說，頓了頓，才道：「那是，妳終生不能嫁人了。」

艾如瑗臉上一紅，心頭不禁「咚」的一跳，但不得不追問道：「那是爲甚麼呢？」

荊山樵張口欲言，但又嚥了下去。

艾如瑗道：「你可是怕我不答應嗎？」

荊山樵望了她一眼，道：「老朽既然要借重於妳，自然要說個明白，那是因爲仗着毒藥恢復武功的人，就不能和人結爲夫婦，否則一經交合，對方就會中毒而死。」

艾如瑗一個姑娘家，聽到這種穢褻之言，早已羞得滿臉通紅，再也抬不起頭來，但她內心，却確實感到一陣躊躇。

荊山樵冷笑道：「老朽話已說完，姑娘如何了？」

艾如瑗含羞道：「這事我還得和大哥商量商量，才能回答你。」

南振岳聽得暗暗焦急，心想：「這等事，自己怎能替妳作主？」

荊山樵哈哈大笑道：「那妳叫他起來吧！」

這話來得好不兀突？

艾如瑗怔得一怔，道：「你點了我大哥穴道，叫他如何起來？」

荊山樵突然目射寒光，嘿嘿冷笑道：「老夫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若是還會被你們小娃兒一點障眼法迷住了，還叫甚麼荊山毒叟？」

這回他自己報出名號來了，荊山樵，變成了荊山毒叟！

艾如瑗心頭陡然一震，自不禁地後退了一步！

「哈哈！」

一聲朗朗長笑，聲若龍吟！

南振岳從地上一躍而起，淵停嶽峙，拱手笑道：「老丈果然高明！」

艾如瑗早已翩然奔了過去，依在他身邊，叫道：「大哥，你果然沒事！」

荊山毒叟兩道冷厲目光凝注在南振岳身上，冷冷說道：「南老弟一身武功，果然是老夫生平僅見，但你居然還能不畏劇毒，倒是大出老夫意外。」

他方才連點了南振岳幾處穴道，仍未能把他制住，祇當是南

振岳內功精純，自解的穴道。

南振岳大笑道：「也許老丈在那碗茶中份量用少了些！」

答得好，夠尖刻的。

艾如瑗睜大眼睛，望了荊山毒叟一眼，哦道：「原來你果然在茶中下了毒藥，眞是卑鄙！」

荊山毒叟怒哼一聲，道：「老夫茶中下毒，祇是試試妳大哥，是否眞的不怕毒罷了，妳那茶中，老夫並未下毒。」

艾如瑗道：「你怎會知道我大哥不怕毒的？」

荊山毒叟道：「老夫昨晚親眼目睹妳大哥被白線蛇咬中，白線蛇奇毒無比，咬人必死，原待現身相救，不料妳大哥居然無恙，老夫當時祇道他身有雄黃珠一類避毒奇寶。

「後來妳大哥又被任長苗毒針刺中，仍然無事，老夫還是不敢相信，直到他服下老夫預置茶中的毒藥，經老夫細心診察過他的脈象，才知他身上果然具有化毒之能。」

艾如瑗抿抿嘴道：「所以你就出手突襲了。」

說到這裏，接着問道：「那你又怎會知道我大哥並有受制呢？」

荊山毒叟臉色冷淡，不耐的道：「老夫有事問他，妳不要插嘴。」

艾如瑗已證實大哥眞不怕毒，武功又高，自然不再有甚麼顧忌，聞言哼道：「你不肯回答我，大哥也不會回答你的。」

荊山毒叟臉色一沉，怒嘿道：「你當老夫眞的很好講話？」

艾如瑗哼道：「不好講話，又是怎麼樣？」

荊山毒叟似是極怒，冷峻地望了她一眼，終於忍了下去，手撚短鬚，陰笑道：「這也沒有甚麼值得稀奇，妳大哥如果已被老夫點了穴道，一個受制的人，自然應該呼吸重濁，但老夫却一直沒有聽到他濁重的呼吸。分明已自解穴道，爲了怕老夫發現，才屏着呼吸，哈哈，老夫告訴了你們，也好讓你們增長一次閱歷！」

南振岳心頭暗暗一凜，忖道：「薑到底是老的辣，這一點，自己當眞沒有想到。」

思忖之際，一面拱拱手道：「老丈還有甚麼見教？」

荊山毒叟瞧着兩人，一張瘦削臉上祇是陰晴不定，敢情他內心正有着重大之事，還在舉棋不定！

南振岳在江湖上走動，爲時雖然不多，但已經經歷了不少事故，眼看對方情形這般神色，自然深具戒心，暗暗凝功戒備。

雙方沉默有頃！

荊山毒叟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如今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他這句話聽得南振岳、艾如瑗簡直一頭霧水，不知他說的甚麼。

艾如瑗道：「你方才不是說有話要問我大哥嗎？我大哥問了你，你怎的又不說了。」

荊山毒叟沉唔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先問問清楚也好！」

突地目光一抬，朝南振岳道：「南老弟雖然內功精純，也不可能有化毒之功，你可是服過甚麼藥物？」

南振岳點點頭道：「老丈說得不錯。」

「毒人！」

荊山毒叟突然縱身狂笑道：「哈哈！果然是個毒人！哈哈哈哈，老夫原想替武林中製造出幾個毒人來，不想居然有一個現成的。」

他笑得高興，但也說得離奇！

艾如瑗道：「你說的甚麼，毒人？」

百毒不侵成毒人

荊山毒叟笑聲一停，厲哼道：「難道不是毒人？他服過毒藥，一身都是奇毒，才能百毒不侵。」

說到這裏，臉色漸轉獰厲，目光宛如兩柄利刃，盯着南振岳厲聲喝道：「你師傅到底是誰？」

南振岳看荊山毒叟喜怒無常的神情，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右掌不自禁地緩緩提起，答道：「在下已經說過，家師不在江湖走動，無可奉告。」

荊山毒叟雙目精芒閃動，怒嘿道：「小子，你敢對老夫撒謊？你當老夫殺不死你？」

說話之時，鬚髮倏張，似乎十分憤怒。

南振岳瞧得大奇，正容道：「老丈何故暴怒？」

荊山毒叟冷哼一聲，猛地逼前一步喝道：「你師傅可是缺少一隻左耳，身材矮小的人？快說！」

南振岳知他有了誤會，不由淡淡一笑道：「在下師傅並非老丈所說之人。」

荊山毒叟道：「你師傅不是也精於用毒？」

南振岳笑道：「在下師傅從不用毒。」

荊山毒叟似乎不信，厲聲道：「那是誰給你吃的化毒神丹？」

南振岳心頭一凜，暗想：「莫非他和舅父有仇？但舅父並沒缺少左耳。」

心念閃電一轉，立即搖頭道：「那人叫做木郎中……」

荊山毒叟怒笑道：「木郎中，他果然沒死，化名木郎中，他可是缺了一隻左耳？」

南振岳搖頭道：「木郎中他左耳完好，老丈說的，也許另有其人。」

荊山毒叟道：「你說，你如何遇上他的？」

南振岳道：「那是在下誤中了七步草毒，適逢木郎中經過，救了在下，並蒙他送我一瓶藥丸，分百日服用，據說此後就不怕任何毒了，在下也不知是不是叫化毒神丹。」

荊山毒叟道：「那是在烏蒙山了？」

南振岳暗暗一驚，沒想到自己不小心露出口風，當下祇好點了點頭。

荊山毒叟冷哼道：「很好！」

陡地欺身直上，一掌朝南振岳襲去！

他這一掌出手奇快，陰險狠辣，顯然是蓄勢而發！

南振岳凜然一驚，怒喝道：「老丈，你這算甚麼？」

身形晃動，左手一抄攔腰抱起艾如瑗，閃電般橫飄八尺。

艾如瑗怒叫道：「老賊！你出手偷襲，算得甚麼？」

荊山毒叟喝道：「老夫要把你活劈掌下，接招！」

灰袍飄動，如影隨形般撲了過來，又是一掌迎面劈出。

南振岳放下艾如瑗，舉手一封，把他掌勢逼開，但却不肯還手，劍眉一軒，怒聲道：「在下兄妹，和老丈無怨無仇……」

荊山毒叟喝道：「小子不用多說。」

說話之間，雙手連環擊出，很快攻出三指。

南振岳身形連閃，才算避開，不禁心頭大怒，朗聲喝道：「在下已連讓五招，老丈……」

荊山毒叟嘿然笑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誰要你讓？」

口中喝着，雙掌絲毫沒停，攻勢辛辣無比！

南振岳大喝一聲道：「在下要出手了！」

右手一揮，幻起一片掌影，封住了荊山毒叟的攻勢，左手一掌疾拍出去。

雙方攻拒之勢，已是逐漸的轉趨激烈凌厲，拳掌往來，呼呼有聲，變化萬端，煞是兇猛！

瞬息之間，已打了二十來招。

南振岳漸漸覺出對方不但招術極盡辛辣詭異，武功奇高，就是在內力方面，也似乎要略勝自己一籌，心頭暗暗凜駭。

荊山毒叟似已打出眞火，瘦削臉上一片鐵青，好像他臉上手上的肌肉，都已向裏深陷了很多！

忽然，荊山毒叟厲聲喝道：「小子，你武功雖然不錯，但區區『太極拳』豈是老夫的敵手？怎不使出你的眞功夫來？再要藏頭縮尾不知死活，休怨老夫要下毒手！」

語聲冷漠無比，好像嫌南振岳不肯施展眞實武功。

這也難怪他起了疑心，皆因南振岳一上場，就凝聚了「兩儀眞氣」，滿佈身前，憑他有這份內功火候的人，自然絕不止祇會一套武當派門下誰都能使的「太極掌法」。

（未完・廿五）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與水玲瓏的一曲天魔舞各在伯仲間，水玲瓏套不出是誰請曲十一郎殺龍頭，他也沒辦法從水玲瓏口中問到龍頭何許人……曲十一郎狠狠而回見東海公子「恨海飛鷹」辛苦，二人到「水上人家大酒樓」找龍頭，誤把糟老頭子當目標，又繼續找到玄武湖上，遇到畫畫的另一個老頭子，指鹿爲馬……

辛苦道：「他吐血，他骨折，十分痛苦，正是我那一路掌法的反應，如果他是龍頭，必出招！」

曲十一郎還回頭看看柳樹下，祇見地上蜷曲着胡老頭，如果乍眼一看，還以爲那地方躺了一隻死狗。

跳上船，曲十一郎命船快離開這裏。

辛苦幾乎是在咬牙。

他們知道想找到龍頭，實在不容易，據說龍頭的勢力龐大，南京有個最大的地下組織，這個組織的老大就是人們聽過的龍頭。

龍頭是個十分神秘的人，從來也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除了三個人。

那是三個女人，也是秦淮河上最美的女人。

她們一個是掌管「醉翁之意酒館」的魚如意。

一個是「散財童子賭坊」的冷伊人，另外的一個便是那溫柔之鄉畫舫的水玲瓏了。

有個小舟攏近岸，從小舟上跳下來個女人，這女人奔到胡老頭身邊，驚呼一聲道：「死了吔！」

她抱起胡老頭就往小船上奔去，然後又是一聲叫：「快送到大夫家，晚了必死！」

那小舟匆匆的划入一片柳林中去了。

胡老頭在船上躺着，直到很遠很遠，他才出聲：「兩個可惡的傢伙！」

他坐起來了，看上去他既沒骨折，也沒再吐血，他似乎精神更大了。

武林中有一種武功，就是不怕挨打，越打越令這人的武功强，胡老頭似乎就俱備那樣的功夫！

匆匆的，小舟不見了。

胡老頭也不見了，就在天快黑下來的時候，有一條小畫舫到了江邊，那是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的小船。

他二人決心要守候在水玲瓏的「溫柔之鄉畫舫」的附近岸邊上，暗中看着前往的人。

＊　＊　＊

又快上燈了，遠處的「溫柔之鄉畫舫」上面，已有燈點燃上了。

船上也傳來琴聲，十分的悅耳動聽，如果不是春風在彈奏，便是水玲瓏在撫弄。

有歌聲也傳出來了，水玲瓏的四大美婢都是這秦淮河上的才女。

曲十一郎趺坐在小舟上，他甚至對於面前的酒菜一點也不感興趣。

辛苦就不一樣了，他一杯接一杯的喝着酒，好像他眞的是獨酌江上逍遙遊，不問世間憂和愁了！

曲十一郎遙望着大畫舫，也看到了燈光之中有人影在閃動，那是中層的長廳上，他就是在那地方吹起「魔音十八殺」，那四個女子的身子，她們的表情，被他吹的魔音絲絲入扣的幾乎七竅流血而亡。

當然，曲十一郎更是忘不了水玲瓏的那間十分別緻的閨房。

提到閨房，曲十一郎也連想到大床上的一幕，於是……

於是曲十一郎忍無可忍的罵了一句：「操那娘的爛汚皮，可惡！」

辛苦聽了也祇是一笑，因爲他十分明白，曲十一郎絕不會因爲他祇顧自己喝酒而罵他。

曲十一郎罵了一句似乎不過癮，他又喃喃的道：「等着瞧，你在那個節骨眼對我來個緊急煞—車，沒關係，我自會找機會壓你！」

曲十一郎不能說出何人僱他找龍頭，而水玲瓏偏就在那個時候堵住不叫曲十一郎得逞！

曲十一郎當時實在無奈，他吹笛太久，功力耗損太多，他沒有把握再收拾水玲瓏。

水玲瓏也無力抓到曲十一郎，兩人之間也祇有在心機上一較高下了。

＊　＊　＊

就在這時候，忽見大畫舫上人影奔躍，傳來叱吒之聲，顯然有人在船上幹上了。

曲十一郎拔身岸上跑，辛苦道：「等我！」

兩個人飛一般的奔向「溫柔之鄉畫舫」附近，忽見三個大漢往岸上躍落。

曲十一郎看得眞切，三個大漢往岸上落的同時，無數飛刀往後面飛射。

有一件長衫打橫掃，那些飛刀不見了。

辛苦已站在船邊上，他抖着長衫，祇聽一陣叮噹響，二十多把飛刀落在地上了。

於是，從船中走出五個美麗的女子。

是的，水玲瓏同她的四個美人兒追出來了。

水玲瓏指着三個大漢叱道：「想在我水玲瓏這兒白吃白玩呀，瞎了你們的狗眼！」

她對岸上站的曲十一郎，道：「曲大公子呀，你來了最好，如果他們不把一千兩銀子留下來，你替我把他們殺了吧！」

曲十一郎道：「你用甚麼報答我？」

水玲瓏道：「你想要甚麼？」

曲十一郎道：「消息，龍頭的消息！」

他此言一出，忽見三個大漢往曲十一郎殺來，其中一人怒叱：「甚麼東西！」

三名大漢奔殺曲十一郎，三個人沒再發飛刀，每人手上舉着兩把長尖刀，厲烈的圍上了曲十一郎。

曲十一郎舞起血笛祇撥又挑而不下重手，他大叫：「水姑娘，如果你答應我的條件，他們三人我收拾。」

他平旋在六把尖刀冷焰激流中，又道：「是叫他們死，還是祇要銀子，就憑你的一句話了！」

船舷上的水玲瓏哈哈笑了。

「聽聽你的口氣，如果你肯爲我辦事，我水玲瓏就高枕無憂了，至少沒人敢在我這兒白吃白玩了！」

曲十一郎又叫了。

「快說，你要銀子還是叫他們死！」

水玲瓏故意拖延，目的就是窺視曲十一郎的功夫，她早知道這三個人的來頭了。

是的，這三人正是「散財童子賭坊」被東方長壽擊退的飛刀幫三大護法！

卓雄、魏大海、陶四元三人找來「溫柔之鄉畫舫」，目的還是爲了找龍頭。

這三人啣恨而來，好像非找到龍頭拚命不可。

有許多人，明知不是仇家對手，也明知勝算不大，却仍然不畏死的拚命，有人說，這樣的人是傻瓜，祇不過便是傻瓜也有其玩命的理由。

爲義拚命就是理由。

江湖上有太多的人爲義而喪命，而且死得轟轟烈烈！

轟轟烈烈的死，比之窩窩囊囊的活就高貴多了。

＊　＊　＊

水玲瓏道：「別在我船邊殺人呀，血糊淋漓的多嚇人，還是討回銀子吧！」

曲十一郎一聲怪笑，笑聲宛



東方長壽和了凡大師正在專心下棋。

如起自龍捲風中，帶着一陣呼嚕聲。

祇見他拔身直往半空旋，忽的身子又下壓，空中已傳來沉悶的唔唔呀呀怪叫聲。

下面的三個大漢幾乎撞在一起，苦苦的又無法出手推對方，因為三人六手都是刀！

三人硬生生的撞一起，摔在地上抬頭怒視曲十一郎。

卓雄猛抬頭。

「八手遮天曲十一郎！」

曲十一郎就是以他的絕學「八手遮天」擊倒三個飛刀幫護法，聞言一笑，他不開口。

不開口就是認可，一笑表示他沒把三人放在眼裏。

卓雄與魏大海、陶四元站起來。

三個人看起來有些狠狽，但那股子狠勁未失！

卓雄對魏大海二人道：「我們栽在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錢塘血笛之手，認了！」

他抓出一張千兩銀票，對着船上的水玲瓏道：「這是你要的，祇不過事情沒了。」

「喲！」

那銀票飛向船邊，被水玲瓏一把撈在手中，她笑笑：「歡迎再來呀！」

陶四元却憤怒的逼視着曲十一郎，魏大海也冲着岸邊的辛苦冷哼一聲。

三人又走了，走得顯然是心不甘情不願！

＊　＊　＊

水玲瓏走下船，她不迎向曲十一郎。

水玲瓏走到辛苦面前，她笑得叫人全身發熱，叫人不情願把目光移開，因為她不但笑聲好聽，笑的模樣也是美得很！

辛苦幾乎忘了把外套再拔上。

他剛才就是以外罩收了一天的飛刀，而他的外罩一點兒也沒曾受到損傷，這就是功夫。

「恨海飛鷹」辛苦的功夫便曲十一郎也佩服。

「曲大公子呀，請為我介紹一下吧！」

曲十一郎過來了，他不作介紹，却對水玲瓏道：「水姑娘，履行你的承諾吧，你已得到一千兩銀子了！」

水玲瓏道：「急甚麼呀，先為我介紹你這位朋友呀！」

曲十一郎沒介紹，他不想多事。

辛苦如果是在乎，他自己可以自我介紹。

當然，如果辛苦不願意，他多口便會令辛苦不悅！

這種不討好的事，曲十一郎不幹！

但辛苦開口一笑，因為水玲瓏太美了，美得叫人無法對她拒絕。

「我叫辛苦，來自東海。」

水玲瓏心頭猶似被人捏了一下，她雙目一厲！

厲芒祇是一閃而過，她哈哈笑了。

「哎唷，原來是名震江南的四大公子之一的辛大俠呀，我水玲瓏太幸運了，今天會見了四大公子中的兩位，三生有幸呀！」

曲十一郎有些不耐的道：「水姑娘，莫忘你的承諾，龍頭在甚麼地方？」

水玲瓏道：「急甚麼呀，我都不急，還是先上船去，我招待二位一餐。」

辛苦有些木然，但他還是抬頭看向船上。

曲十一郎道：「你船上的人必恨死我了！」

水玲瓏道：「她們都歡迎你上去。」

曲十一郎道：「我幾乎弄得她們七孔流血而死，她們還會歡迎我？甚麼理由？」

笑笑，水玲瓏道：「因為我歡迎你們呀！」

曲十一郎苦笑了。

曲十一郎道：「也好，但不必開船，咱們之間已無任何興趣遊江了。」

水玲瓏笑笑道：「曲大公子，何不看開一些，人言，江湖上無永遠的朋友，江湖當然也無永遠敵人，你何必牢記前夜之事？我們吃虧的人都不記恨了！」

她說得頭頭是道，聽得曲十一郎心中不安，江湖上也有口蜜腹劍，口是心非的人，而且這樣的人到處都是，天天都有。

辛苦却在此時點點頭，曲十一郎便同意了。

水玲瓏很高興，她把江南兩大公子請上船。

水玲瓏笑得更好看了，祇是沒有笑彎了腰。

色誘公子上畫舫

那上層的廳上，如今是亂七八糟，船板上的地氈也潑了酒，酒味還沒消失。

四個船孃忙壞了，她們匆忙的在收拾。

水玲瓏不用吩咐，自有她的四美人張羅，水玲瓏把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直接招待在她的閨房中。

曲十一郎並不在意，但辛苦不一樣。

辛苦發覺水玲瓏的閨房眞美，美得祇要男人走進來，就會衝動。

男人衝動是會原始的。

男人的原始也是可怕的，因為男人有一股征服的野性，如果有了引誘，男人更要征服，祇不過男人永遠也征服不了女人。

女人可以躺在那兒應付幾個男人，妓院中的女人就能應付男人，不論甚麼男人，但男人就不能，如果叫一個男人去應付十個八個女人，這個男人就慘了！

酒席擺妥了，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被水玲瓏當然貴賓接待。

四美人兒又見輕紗罩體，翩翩起舞，水玲瓏不時的監視着辛苦，她當然在施展媚力。

辛苦當然明白水玲瓏的媚勁是在導引他的注意，女人如果看上男的，她會有露骨表現的。

曲十一郎已不吃水玲瓏的那一套了！

曲十一郎已見過水玲瓏的表現，這中間當然還有裸裎以對，擁抱在懷的動作，唯一的一關，也是最後的緊要一關，水玲瓏把守成功！

雖然曲十一郎未衝過那最後一關，但水玲瓏並非得到好處，因為曲十一郎用其最大的意志力，克服了情慾上的那股子衝動。

現在，曲十一郎在吃過幾杯酒之後，淡淡的道：「水姑娘，可以說出龍頭在甚麼地方了吧！」

水玲瓏道：「我答應過的話，絕不食言，因為我是個最守信用的人！」

曲十一郎愉快的道：「那就說出龍頭在甚麼地方，他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水玲瓏道：「曲大公子呀，我雖然答應告訴你，可以至今我還未等到任何消息呀，我也正急於要找到那位負責連絡的人呀！」

曲十一郎頓時臉色一厲：「妳欺騙我！」

水玲瓏道：「怎說我欺騙？我們分開兩天吧，我怎麼會那麼快的有龍頭的消息？你為我想一想嘛！」

曲十一郎道：「我爲你想得太多了，別惹火了我，也別逼我放一把火燒了你這『溫柔之鄉』！」

水玲瓏道：「別說燒船，你是殺了我們，我也不能隨便騙人呀，我只能承諾，有了消息會告訴你的！」

辛苦淡淡一笑，道：「對，水姑娘說的有理！」

曲十一郎心中明白，東海公子看上水玲瓏了！

曲十一郎不打算叫辛苦像他一樣的上當，他站起身來，道：「好，我等，我們等你的消息！」

他不問辛苦，轉身往外走去。

辛苦一怔，他見曲十一郎快出艙門了，不由一嘆，道：「可惜！」

水玲瓏笑笑，道：「曲大公子走了，辛公子大概不會留下來了！」

辛苦道：「我不能不跟着他，因爲他如果想不開就會投江的，哈！」

他爲甚麼說出這句話？水玲瓏想了半天才明白！

水玲瓏是個才女，甚麼話她只要稍加琢磨就會明白。

辛苦的話中含義深，他擔心曲十一郎投水死，那是因爲辛苦如果在此上了當，甚至不明不白的死掉，曲十一郎就會找人拚命，他二人的私交最好不過。

一旦把話想通，水玲瓏更不會挽留辛苦了！

這時候誰多事誰就是傻瓜！

* * *

辛苦也走下船了，他對着前面走的曲十一郎道：「喂，別走得那麼快呀，等等我呀！」

曲十一郎未停步，他走到小船上才回頭！

辛苦走來的時候，曲十一郎撫掌一笑：「你總算沒有被蜘蛛精吃掉！」

辛苦道：「你很希望我死在盤絲船上呀！」

曲十一郎道：「你如果今天不下船，我明天就會燒她的船！」

辛苦道：「爲甚麼？」

曲十一郎道：「我爲我的朋友報仇呀！」

「哈……」辛苦笑了！

曲十一郎未笑，他有些忿忿然。

他心中想着這水玲瓏，眞狡猾，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走，而且叫人對她沒辦法。

二人坐在小艙中，兩個船家不多問，那小船泊在江邊不走了。

* * *

「醉翁之意酒館」的魚如意房間裡，魚如意坐在她那最舒服的床上木然的不動。

從帳子的垂下來樣子，她好像要歇了！

魚如意露出很疲憊的樣子！

房門關着，外面有兩個姑娘分站在前後窗，時間是過午不久。

過午不久的酒館，客人是不多的，只有前面幾個客人在吃酒。

就在這時候，有個聲音自床後傳過來了。

「告訴伊人，叫她快把東方長壽召回來，不能叫他殺了皇甫歸西！」

魚如意道：「汪重山這案子怎麼辦？」

「暫緩！」

那個風洞口傳出奇怪的聲音，是別人想像不到的，誰會以爲魚如意的床後有甚麼機關？

風洞中傳來的聲音，魚如意一聽就明白是龍頭的聲音，她也明白，龍頭的命令定須遵守。

魚如意不多問，她等着聽下去。

果然，風洞中來龍頭的聲音。

「設法叫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合作，快回來對付那曲十一郎與辛苦兩人！」

魚如意一怔，道：「龍頭，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殺了辛苦與曲十一郎的，又何必召回東方長壽！」

風洞中，龍頭沉聲叱道：「爲甚麼要殺辛苦與曲十一郎二人？我只要他們來對付他二人，不是要殺他們！」

魚如意不開口多言，風洞中的聲音也漸去漸近！

半天，魚如意掀起幔帳走下床。

魚如意的臉色灰蒼蒼，而且是汗珠子掛滿腮，顯然，剛才的說話，她用了太多的眞力元氣。

如果一個人想用圓洞傳話，而圓洞足有一里那麼遠，這個傳話的人就有得費力了！

魚如意雖然可以傳話，但她也吃盡了苦頭，出盡了力氣，她下了床就去泡熱水了！

她眞的要好好睡上一覺了！

* * *

皇甫歸西沒有忘記魚如意的

話，而魚如意也把她那最可愛的初夜守着，她要交在皇甫歸西的手上。

然而，不管魚如意的心中怎麼想，皇甫歸西還是十分的愉快。

皇甫歸西明白，限期一月，他要把江淮幫之汪重山的人頭送到「醉翁之意酒館」中，這是他答應魚如意的條件，皇甫歸西高興，想着魚如意的模樣，他就十分的愉快，而在這一路上，也是笑口常開。

皇甫歸西幾乎是笑到鎮江的。

江淮幫的總舵就在鎮江。

江淮幫有幾艘大船，這幾天也正靠在長江江岸，船上的人忙着搬運甚麼，皇甫歸西並不去注意。

皇甫歸西只注意汪重山的出現。

皇甫歸西守在江邊的望江亭內，他已守了七天，只不過就是不見姓江的出現。

於是，第八天，第九天，皇甫歸西開始有些急躁了！

「翠羽瀟湘客」皇甫歸西每天都會來到江邊，他當然也去江淮幫總舵。

江淮幫總舵就在鎮江南端的斜坡後面，那兒有一片樹林與翠竹園，但過了林道便發現那兒一片房舍，有個場子，兩邊盡是騾馬與大車，只一看便知道是運貨的！

那兒有個地名，也是豎在林子邊一塊牌子上寫的：「大槐莊」！

是的，大槐莊就是汪淮幫舵所在地。

* * *

皇甫歸西很想盡快把汪重山解決掉，因爲這幾天在他的腦海裡有兩件事煩擾着他。

那是他必需辦的事，除了殺汪重山，他眞正想會一會的人却是南京的那位十分神秘的龍頭。

至於魚如意，老實說，那也只是逢場作樂，可有可無！

如果皇甫歸西把女人當成一回事，而且不惜前來刺殺汪重山，他就不夠格列入江南四大公子之一。

多年以來，何人知道龍頭是誰？

皇甫歸西不惜一切的要見見這位神秘的人物。

就因爲如此，皇甫歸西幾乎把自己陷入危機中，因爲在他的附近，早已潛來另一殺手。

那個人物就是「快樂公子」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放棄了幾十萬兩銀子，他寧願與冷伊人在那白色的閨房中溫存了兩天，東方長壽選擇了冷伊人！

惺惺相惜恨見晚

老人山莊的老莊主東方大笑就曾告誡過兒子，歡樂是無價的，歡樂可以美化人生，可以叫人長壽，一個人如果活得不快樂，這個人就命不長，命不長的人，便是擁有世界，最後還是黃土一堆。

東方長壽就是要快樂！

只不過當他到了鎮江以後，他也有了煩惱！

身負殺人任務的人，只有在他完成任務之後，他才會舒展眉頭。

東方長壽在心中盤算日子，他不明白，爲甚麼要他滿一個月後再向皇甫歸西下手！

當然，那是在皇甫歸西刺殺了汪重山後，東方長壽是不會明白的！

鎮江臨江邊有座山叫北峯，

辛苦對着前面走的曲十一郎說話。

甘露寺就在此峯最高處，寺外壁上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個大字，字由梁武帝手書，到明代又加深雕刻，字體果然氣勢磅礴蒼勁！

半山上有小亭，站在亭內可窺視長江帆影，更可遙望江北。

此刻，有個老僧在亭內石桌一邊，老僧對面却坐着一位年輕人，這二人專心注視着石桌，因爲，石桌上是一盤殺得難分難解的棋局。

雙方殺到緊張處，那老僧忽的哈哈一笑，道：「高明，你果然有乃父之風，棋勢恢宏中不失厚道！」

年輕人道：「棋有輸贏，但不失爲一種娛樂，只要達到愉快的效果，輸贏便也不重要了！」

「哈……」老僧大笑道：「你與你爹只有一個地方不像！」

「大師請指教！」

老僧道：「你爹不論是輸是贏，必大笑！」

年輕人道：「因爲我爹的名字就叫東方大笑！」

原來這年輕人正是潛來鎮江幾天的東方長壽！

偶爾，東方長壽會不經意的看看江岸！

當然，他不是看江岸，他在查看皇甫歸西是不是又出現在江岸附近。

來幾天他天天可以看到皇甫歸西江岸溜躂。

* * *

東方長壽已連輸五盤棋了。

他輸得很不應該：「你有心事？」

東方長壽一笑，道：「心事，每個人都有心事！」

他搖着頭，又道：「了凡大師，你老與我爹乃是朋友了，如果我有甚麼心事，會對大師說的。」

了凡大師已雙目盯着石階看去。

東方長壽回過頭去看看，只見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不該來的，但他還是來了。

這個人正是皇甫歸西。

是的，皇甫歸西臉帶微笑的來了。

* * *

「二位眞好興緻，臨江下棋，既看風光又解棋癮！」

東方長壽很注意皇甫歸西的動作，他由冷伊人的口中，早已知道皇甫歸西的模樣。

皇甫歸西却不認識東方長壽，彼此在這地方相遇，眞叫狹路相逢，只是不能此刻動手！

* * *

東方長壽當先站起來了。

了凡大師也向皇甫歸西點着頭。「這位兄台，高姓大名呀……在下東方長壽……」

皇甫歸西雙目一亮，忙抱拳道：「原來兄台就是東方長壽呀，在下皇甫歸西，兄台多指教！」

東方長壽也是一聲笑，道：「慕名久已！」

了凡大師也站起來了！

「鳳凰莊……也叫不歸山莊的，你小施主是……」

皇甫歸西道：「大師，在下正是鳳凰莊的……」

了凡大師道：「老施主皇甫夫人她……可好！」

皇甫歸西道：「謝謝大師，我奶奶還算硬朗！」

了凡忽的嘆了一口氣，道：「你的父母英烈之士，老衲十分敬佩，只是天不逢時，他們……」

皇甫歸西臉色泛灰，他有些黯然不已！

東方長壽笑笑，道：「皇甫兄，今日我盡輸棋，不下了，難得咱們在此碰面，可否去至酒樓一醉？」

皇甫歸西道：「怎好留下大師一人！」

了凡大師笑道：「休得爲老衲着想，二位盡管前往，甘露寺隨時歡迎二位前來！」

東方長壽已哈哈笑着對皇甫歸西道：「走吧，也該是吃酒的時候了！」

皇甫歸西點頭一笑，他大方的對了凡大師抱拳，道：「大師，歡迎大師佛駕臨我鳳凰莊！」

「阿彌陀佛！」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併肩下了北峯山，兩個人幾乎成了好朋友。

還未走到街上，東方長壽就有些後悔，他後悔不該答應冷伊人來刺殺皇甫歸西。

東方長壽發覺皇甫歸西是個難得的人物，只開口就叫人以爲這個人心胸袒蕩。

皇甫歸西以爲，東方長壽既稱江南四子之一，不正是與自己同樣的熱血青年，可交之士。

這二人愉快的走到臨江的街中央，那兒有個酒樓，招牌鮮明的寫着「望江酒樓」四個大字。

皇甫歸西已是這兒常客了！

東方長壽也知道皇甫歸西常來這裡，因爲他就是在這家酒樓

中遇上了皇甫歸西！

* * *

二人走進酒樓，伙計早已迎上來！

又是那間臨窗方桌，皇甫歸西對東方長壽，道：「世兄，我以爲我們有相見恨晚之憾！」

東方長壽道：「我也有同感！」

皇甫歸西道：「我們今天痛飲！」

東方長壽道：「正是我心中的話。」

於是，菜來了，好鮮的一條江鱸端上桌，這二人彼此挾菜往對方的碗中送，遂引起二人哈哈一笑。

鎮江的酒不亞於紹興的酒，鎮江的醋就是由酒演變而來，馳名江南。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對飲不知醉，尤其是皇甫歸西，他的酒量無限，要不然也不會進入南京的「醉翁之意酒館」了！

東方長壽不知道皇甫歸西海量，他與皇甫歸西飲了十斤老酒，已覺熱呼呼的，不由得解開上面衣扣！

酒力差不多的人，總是會把心中的話吐出來的。

東方長壽好像也不例外，他的眸子裏好像突然間凌厲得宛如黑豹盯緊了獵物欲噬一樣。

那種目芒並不會引起皇甫歸西的注意，很多酒喝多了的人，都是那個樣子。

皇甫歸西甚至在心中暗笑，東方長壽酒量比他的就差得遠了。

半晌，東方長壽冷然道：「皇甫兄，你絕對猜不到我來鎮江做甚麼！」

皇甫歸西一笑，道：「我祇知道你與那位有道高僧了凡大師在下棋！」

東方長壽道：「我不是爲了下棋來鎮江的。」

皇甫歸西道：「常言道，勤有功，戲無益，似東方世兄這樣的人，絕不會把大好的光陰浪費在下棋上面，當然是有重要大事才來鎮江。」

東方長壽道：「你說對了，而且是非常重要事情！」

皇甫歸西道：「我能幫上忙嗎？」

東方長壽雙眉一緊，道：「這件事情，兄台不但幫不上忙，聽了之後必有反應，而且……」

他忽的冷冷一笑，又道：「而且是激烈的反應！」

皇甫歸西道：「東方世兄，你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東方長壽道：「皇甫世兄，我是前來殺你的。」

皇甫歸西先是一怔，旋即哈哈笑了。

「哈……世兄眞會開玩笑，莫非酒喝多了？」

東方長壽道：「酒醉心明，我說的是實話。」

皇甫歸西的臉皮一緊，道：「甚麼人要你前來殺我？」

東方長壽道：「祇有這事不能對世兄說。」

皇甫歸西點點頭，道：「我理解，這是規矩。」

他舉杯又道：「乾！」

東方長壽雙手舉杯：「乾！」

兩個人立刻心事湧上心頭了，當然，再喝下去必然無味也乏味！

皇甫歸西放下酒杯，道：「我更明白的是東方世兄如此明言，必是爲我們一見如故的交情所感動。把你計劃的刺殺改變成雙方對決！」

東方長壽道：「就算是吧！」

皇甫歸西道：「那麼，我就把對決的時間與地點告訴世兄，明日五時北峯山上咱們決戰！」

東方長壽搖搖頭，道：「不是明天？」

皇甫歸西道：「難道現在？」

東方長壽道：「再等二十三天吧！」

皇甫歸西雙目一亮，道：「爲甚麼要等那麼久？」

東方長壽道：「我不清楚。」

皇甫歸西忽的雙目一亮，喃喃的道：「難道是她？」

他幾乎出氣粗濃混濁，又道：「等我完成她的要求，然後找人殺了我。」

東方長壽却木然的喝着酒，而東方長壽的樣子又那麼的淡然。

皇甫歸西又在喃喃：「她太狠了，而且當我爲她完成她的目的以後，誰又會知道是她幹的？」

東方長壽忽然問道：「你口中的『她』是甚麼人？」

皇甫歸西也同樣的在搖頭，他搖着頭，又道：「我在沒證明是不是她之前，我當然也不會對世兄說的。」

東方長壽哈哈笑了。

這表示他同意皇甫歸西這句話。

* * *

事情有了下一步的做法，皇甫歸西便坦然一笑，他對東方長壽道：「距離並不遠，我還有時間回去問一問她，我不想當一隻笨驢！」

笨驢祇會拉磨馱東西，等到拉不動了，便成了驢肉一堆被主人吃掉。

皇甫歸西下了個決定，他立刻趕回南京去。

皇甫歸西對東方長壽道：「東方世兄，我要回南京，我不出三天再回來。」

東方長壽道：「世兄，別反應過當呀！」

皇甫歸西却指着江邊的北峯山，道：「世兄盡可以再與了凡大師下棋去，三天後我回來，第一個要見的人便是世兄！」

東方長壽道：「你可以告訴我非回南京的理由嗎？」

皇甫歸西道：「世兄，我可以告訴世兄，我去南京的目的是找一位叫龍頭的人，因為與我爹娘的死有關。」

東方長壽一怔，因為他也是為找龍頭到南京的。

重重的點點頭，東方長壽道：「好，你去吧，我就在鎮江等着你！」

「三天以後我必回來。」

他起身便往外走，東方長壽未起來，他仍然端坐在椅子上。

百煉鋼化繞指柔

今夜，醉翁之意酒館的人眞多，多到酒桌擺到二門邊，多到有兩個人在屋內等座位。

客人多，並非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祇要這兒沒惡客，這兒天天客滿。

南京人愛情調，酒香加上美人穿梭侍候，鶯語燕呢的多撩人吶！

「醉翁之意酒館」中，人們猜拳行酒令，誰會注意有個人走進門，便是四個姑娘兩個伙計也沒看清楚那個臉無表情的人進門來。

直到那人走到二門，才引起一位姑娘的注意。

燈光下，姑娘吃一驚，因為這人是皇甫歸西。

姑娘上前攔住皇甫歸西，道：「公子，你怎麼回來了呀？你……」

她發覺皇甫歸西的臉色難看，便把話打住了。

皇甫歸西不開口，大步往裏面走。

他繞過二院過圓門，立刻到了偏院中。

「老闆呀，皇甫公子回來了！」

這一聲呼叫，就聽屋子裏傳來叮咚響聲，皇甫歸西忽的平飛而起，人已到了屋子裏，他發覺魚如意端坐床上面，似乎在練功。

魚如意把頭扭轉，她微微的笑了。

「是皇甫公子呀，我正在想着你吶！」

她緩緩的走下床，柔順的走近皇甫歸西，就在她雙手往皇甫歸西脖子上勾的刹那間，皇甫歸西疾出雙手，緊緊的扣住了魚如意的雙腕。

他的雙手宛如鐵夾，魚如意「啊」的叫起來。

皇甫歸西冷冷的道：「魚姑娘，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是不是當我完成了妳說的任務以後，妳派去的另一殺手就會刺殺我？」

魚如意忽的流淚了。

她掉下眼淚有幾成是被握痛的，但皇甫歸西心中一動，他的手力稍鬆。

魚如意嘆口氣，道：「我這兩天還為你去廟裏上香，保佑你完成任務早回來，我怎麼會再派殺手呀！」

她抽泣了一下，又道：「要不要看看我為你縫製的背心與風帽，我打算同你長相廝守呀，你……」

皇甫歸西怔住了。

他自言自語道：「我好像弄錯了。」

魚如意立刻問道：「弄錯了？弄錯甚麼了？」

皇甫歸西道：「我遇到一個殺手，他等我二十三天之後殺我，算算日子，正是你的限期剛到！」

魚如意道：「所以你想到是我請殺手刺殺你？」

皇甫歸西道：「任何人都會懷疑！」

魚如意道：「我們有約，我等你完成任務以後，我們就共度那人生最美的良宵！」

她帶着幾分幽怨的又道：「我如果想要你死，我有許多方法，我何必請外人出手？」

皇甫歸西點點頭，是的，如果魚如意要殺他，他是不敢與她同床的。

魚如意嘆口氣，又道：「我收回我的要求，不再叫你去刺殺汪重山了！」

皇甫歸西道：「你改變主意了？你自毀許諾？」

魚如意忽的拖住皇甫歸西，道：「我雖然不叫你去刺殺汪重山，但我仍然把我的身子交給你！」

她帶着幾分媚態，輕吻着皇甫歸西的臉頰。

皇甫歸西道：「我不能不去鎮江，我答應他的，我當然要回去。」

魚如意道：「去也不急呀，過兩天再說吧。」

皇甫歸西一想，過兩天應不算失約，反正東方長壽要在二十三天之後才對他動刀！

事情想通了，便也坦然了。

皇甫歸西道：「也好，我就留下兩天再回鎮江。」

魚如意道：「我們把刺殺汪重山的事件暫放一邊，過兩天人生最歡樂的日子。」

立刻間，魚如意吩咐下去，兩個姑娘忙收拾，又是酒又是菜，閨房中重新再佈置，佈置成新房一樣。

* * *

歡樂總是叫人忘了一切不愉快的，皇甫歸西已忘了他心中的懷疑，就在魚如意的閨房中，他與魚如意喝着酒，那兩名侍候他們的姑娘，早就掩上門到前面去了。

喝了酒的魚如意，不論是笑是說，都具有無盡的嫵媚與迷人。

皇甫歸西已在傻笑了。

男人在這種時候傻笑，那也正是他聰明的表現，因為此一刻的女人也迷糊了，以為那種傻笑是男人的老實。

皇甫歸西此時還能老實嗎？他是男人呀！

傻笑中，他忽然覺得心跳加快，呼吸急促，連口也似乎乾燥得令他伸出舌頭去舐嘴唇。

斜倚在皇甫歸西的懷中，魚如意已覺出皇甫歸西的身上起了變化，而且是叫她也心跳的變化。

為了表示她是處子初夜，她半帶着矜持的走到床前，她半回頭看着皇甫歸西，然後……

然後是一件一件的脫着身上的零件，算一算有十幾件之多，可是加起來不過半斤重。

魚如意把她那最叫男人心跳的一件零件抛下的時候，眞白，也光得發亮，她像是一條滑入水中的魚，輕巧、靈敏又自然。

她的表情當然不是魚，像半空中舞又跳的仙女，叫人看了不由會產生一種「世間我最幸福」的感受！

皇甫歸西的心中跳得更劇烈了。

他也在心中暗罵：「媽的，我怎麼搞的，比一場慘烈的搏殺還吃力！」

皇甫歸西站到了床前。

魚如意把個俏臉露一半，那條薄被在波動。

忽然間，六把飛刀自窗外飛進來了。

六把飛刀後面還有六把飛刀穿進來，來勢之急，之快，令人吃驚。

床上的魚如意舉被蒙頭，就是沒叫出口。

皇甫歸西沒叫，他祇是冷笑。

就在他的冷笑中，十二把飛刀被他一件剛脫下的外罩抖落在地上，發出叮叮噹噹響。

皇甫歸西的動作令魚如意大為安慰，不料就在這時候，房門處「卡察」一聲，飛進一個人來。

（未完・五）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説，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刋，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刋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無量壽佛」的元配「霹靂花」焦嬌帶着她的兄弟焦天焦地向三小强索四獠的東西……三小進賭場，陰陽人「渾沌書生」陰洋頗知夢遊而賭的厲害，不給小于出手，小徐與他對賭……小徐在小于暗助下贏了陰洋，但三小却中了他的毒，無奈下祇好去石窟，聽話脫下衣服讓他作模特兒雕像，但沒替他們解毒，要他們先去見「白頭翁」羅烈……

他聽胡不愈說，大多是不男不女的狀態，但却又既非男人也非女人。既不能當男人用，也不能當女人用。

這似乎已經勾勒出一個圖案了，但小徐還不清楚。

也就是說和他剛才看到的大爲不同。

他剛剛看到的，不像男人的那麼突出。也不像女人的那麼單純。簡直可以說亂七八糟。

三人服下解藥，盈盈道：「此人本想害我們的。」

小徐道：「對，不能輕易放過他！」

小于道：「此人雖然對我們下過毒，但他是奉『白頭翁』之命賺我們的，也未表示要殺我們，可以放了他。」

盈盈道：「這種人心態失常，總是爲害武林，不如廢了他的武功！他仍然可以作個普通人。」

小徐道：「廢了他的武功是對的！」

小于道：「照你們的意思去作未免有點殘忍吧？」

陰洋不能說話，但極爲恐懼。

小于道：「他天生如此，已屬不幸，所以極爲嚮往正常男女的身胚，而雕了石像。他對我們並未殘害。」

盈盈道：「你眞是婦人之仁。」

小于道：「他是奉了『白頭翁』之命，老實說，在咱們未解毒之前，他可以爲所欲爲，根本不必和咱們打商量。」

白如意道：「的確，此人不能算很壞！」

小徐道：「解他一個穴道問問看！」

小于解了他一個穴道，還有二穴未解，道：「你和『白頭翁』羅烈是甚麼關係？一定要說實話！」

陰洋喟然道：「羅前輩救過我一命，所以他的差遣我不能也不忍違抗，況且他叫我帶你們去見他，也未表示要殺死你們！」

小徐道：「我殺了他的門下，他會不想殺我？」

「羅前輩深知門下胡作非爲，所以並不恨殺他們四人的人，祇是聽說你很年輕，想見見你而已！」

盈盈道：「那老頭子有那麼好嗎？」

「是的，他是受了門下之累，

名聲不大好。事實上他的人不錯。」

小于道：「你回去告訴羅老爺子，目前無暇去見他，但身在武林，總是有機會拜謁羅老爺子的。」

陰洋道：「既承少俠放在下一馬，就請解了我的穴道吧！」

小于道：「我再解你一穴，祇留一穴你自已慢慢沖開。」

臨去時小于又道：「那些銀票，諒也不是正道來的，我代你賑災，贖你的罪孽，也有個好報應！」

四小離去，奔出數里，盈盈道：「白姑娘，妳跟着我們幹甚麼？小于不是很明白表示無意招親了嗎？」

白如意道：「我也沒有再提那件事。」

小徐道：「盈盈，白姑娘救了我們，也算咱們的恩人。」

盈盈道：「我不喜歡麥芽糖似地緊貼不放。」

小徐道：「問問小于會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

小于道：「白姑娘既然已不再提那件事，在一起行走江湖有何不可？祇怕白前輩不諒解以爲咱們拐了他的女兒！」

「不會，不會！」白如意道：「我爹和我娘都以爲我在于大哥身邊是非常安全的。他們高興還來不及呢！」

盈盈道：「小于在你爹娘心目中是甚麼身份呀？」

白如意道：「沒有人爭妳的，妳少操心！」

白如意不吃這一套，這也是因爲小于答應她留下來之故。

小于是頭子，頭子點了頭，她才不賣盈盈的賬哩。

小徐希望白如意留下來，他還抱着一點希望。

他們找到了善堂，捐出了大批銀票。

小于道：「這麼一來，在感覺上又輕鬆多了！」

小徐道：「我們還留下七千多兩，夠花一陣子的了。」

＊　＊　＊

四小離開客棧時，隱隱聽到偏院中有人爭吵。

好像是遺失了甚麼重要的東西。

有一二人中氣很足，內力雄渾，必是一流高手，道：「馬上叫店家阻止客人離店，咱們要盤問一下。」

另一人道：「也要每個人都搜一下。」

他們問過之後，賬房先生才告訴他們，剛剛走了一撥人。爲首的叫于靖。

於是這些人立刻分批追出。

原來這些人是峨嵋派的，他們剛自東北南返。

爲了今年老掌門人的七十大壽，特別在東北以百萬兩銀子買了兩根人參，參齡約在三千年以上，但剛剛發現參寶不見了。

四小來到五十里外鎮上，發現很多人圍集在街頭上，聽聲音，知爲江湖賣藝的在開場子。

所謂開場子，就是人太多，施展不開，賣藥或賣藝的人耍刀弄棒，使觀衆怕被傷到而後退。

祇有這樣才能把場子開大些。

小徐踮起脚望進去，不由大爲震驚。

小于道：「有甚麼好看的？走吧！」

「不，小于，你看看！」

小于道：「你就是小孩子脾氣，這有甚麼好看的？都不過是花拳繡腿，懂些皮毛而已……」

小徐道：「你看看嘛！」

小于踮起脚根向內望去，半天未出聲。

盈盈道：「小于，有甚麼好看的呀？」

小于吶吶道：「怪事，邪門……」

白如意道：「到底是甚麼事啊！」

小于道：「妳們二人合作一下，一個人踏在另一人肩上看看。」

盈盈不會讓白如意踏她的肩。

白如意也不會如此，兩人當然不會合作。

小于道：「妳們哪一個踏在我肩上看看。」

白如意反應快，一躍而上了他的肩頭。

盈盈不甘示弱，也上了小于的另一肩頭。

二人向內望去，幾乎同時驚噫。

這工夫小徐已經擠了進去，他更是心驚不已。

賣藥的是三個人，兩男一女，男的不超過十八，女的也不超過十七歲，爲首的少年人很像小于。

另一個少年人像小徐，女的很像白如意。

混淆視聽賣假藥

衆小都看呆了。

會不會是看見了自己的靈魂？

小于當然不信這一套，因爲也沒有酷肖到那種程度。

這工夫爲首的少年，也就是像小于的那個耍完了雙鈎，又耍了一套齊眉棍，博得不少的掌聲。

然後和像小徐那個年輕人對打。一個用槍，一個用雙刀，打起來很好看。

打完，立刻開始賣藥。

他們自箱中取出數種藥物，丸散膏丹，樣樣俱全。

就連那個像白如意的少女也在推銷藥物。

像小于的那個道：「朋友們，這是一種治『琉球瘡』的聖藥，男人嘛！花街柳巷走走，在所難免，那麼生這種瘡就極爲自然……」

原來是賣這種藥的。

像小徐的那個道：「男人五癆七傷，不可等閒視之！」

有人問道：「甚麼叫七傷？」

像小徐的年輕人道：「一爲陰汗，二爲陰衰，三爲精清，四爲精少，五爲陰下濕，六爲小便頻繁，七爲陽萎不能房事。」

此刻像白如意的少女拿了一些小瓶，內裝紅丸。

幾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圍住了她問長問短。

一個年輕人問道：「姑娘的藥叫甚麼名稱？」

「金槍不倒。」

「甚麼叫金槍不倒？」

「就是堅挺之意。」

「姑娘見過堅挺的嗎？」

少女故作不聞，另一個年輕人又問道：「這金槍不倒眞有效嗎？」

「當然，無效退銀。」

「姑娘試過？」

小妞又故作未聞。

另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道：「姑娘，請問，人在一生中能有多少次房事？妳是行家，大概能回答這問題的。」

少女道：「不一定，有人祇有一千八百次，那是到五十歲，如果延長年齡，最多可達五千次……」

老成持重的道學士，立刻掩耳離去。

剩下來的當然都是一些年輕輕佻之人。

有的專撿下流的問，而這少女幾乎有問必答。

甚至還有人低聲問她：「妳的價碼是多少？」

少女道：「妳姑姑阿姨的價碼是多少我就是多少！」

藥是賣了一些，就在這時，有兩個年輕人一把揪住了像小徐那個年輕人道：「娘的！你們賣假藥！」

那小子大聲道：「你這是幹甚麼？」

「幹甚麼？先揍你們個半死，然後送官。」

像小徐的道：「你放手，有話好說！」

兩個年輕人之一道：「上次買了你們的藥『房中寶』，服用之後，剛開始有點用，但不久就不行了。」

「怎麼不行了？」

「根本就……就不舉了。」

「沒有那回事。」像小徐的年輕人道：「須知仙丹也要人來配合，八成你老兄太貪了，一天好幾次。」

「是啊！」像小于的那個接道：「就是鐵人，一天一次也不成。」

兩個年輕人同時出手，合擊像小徐那個年輕人。

那年輕人當然不敵。

像小于那個及像白如意那個一上，那兩人就不成了，而且頻頻中掌中脚，由於挨得很多又很重，不一會倒地不起。

三個賣藥的一看出了人命，立刻自人叢中消失。

圍觀的人還有些沒有走，包括小于等人。

有人上前去看倒下者，不一會大叫「死了人啦！」

就在這時，五騎狂馳而來，在死者身邊下了馬。

他們看過兩個年輕人的屍體，立刻向圍觀的人道：「是甚麼人幹的？兇手呢？」

圍觀者道：「是三個人，兩男一女，他們殺了人就溜了。」

爲首之人道：「三人是甚麼樣子？」

有個圍觀者道：「三個年輕人都沒超過十八歲，他們是賣春藥及花柳病藥物的。」

這工夫忽然有個圍觀者大聲道：「那些賣藥的年輕人很像這三位。」此人一說，立刻又有很多人附和，說是小于等人很像賣藥的。

五個漢子都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間，立刻把四小包抄起來。

有人以爲賣藥的就是四小，祇是多了個女人而已。

因爲世上沒有這麼像的人，也沒有這麼巧合的事。

爲首之人道：「三位爲何要殺死本幫中人？」

小于道：「貴幫是……」

「九重天！」

小于等人還沒有聽說過這個幫會的名字。

小徐道：「我們是剛入鎭在此看熱鬧的，根本沒殺人。」

「可是很多人都說殺人者很像你們。」

小于道：「世上相似的人太多了，怎可如此武斷。」

爲首的道：「一時也說不清，四位跟我們回去一趟。」

小于道：「我們爲甚麼要跟你們回去？」

爲首的厲聲道：「因爲你們有犯法殺人之嫌。」

白如意道：「笑話！天下那有這種事？」

爲首之人道：「拏下！」

五個人齊上，小于一個人幾乎就可以應付了。

再加上小徐及白如意，不到四十招，這五人已堪堪不支。

盈盈居然沒有出手。

她很不是滋味，怪的是，賣藥三人一個像小于，一個像小徐，女的竟像白如意，她却是多餘的。

這使她十分不服氣。

白如意是剛來的，似乎已經凌駕她之上了。

五人都受了傷，小于下令停手，道：「朋友，我們眞的不是賣藥殺人的人，是你們誤會了。」

四小離去，也不願留宿此鎭，又走了十來里，在另一鎭上住入客棧，小徐道：「這事有點邪門。」

小于道：「對，這不像是巧合。」

白如意道：「好像是爲我們而來的。」

小徐道：「他們賣春藥，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叫了飯在屋中吃，盈盈一直不出聲。

小徐道：「誰說太陽不能打西邊出來，盈盈半天能不說一句話，太陽就能打西邊出現。」

盈盈還是不出聲。

小于道：「是啊！盈盈，妳是怎麼回事？」

盈盈道：「不必理我，反正我是外人。」

「外人？誰說妳是外人？」

小徐道：「我明白了，盈盈可能以爲三個賣藥的冒充我們三人，她反而置身事外而感到不快吧！」

白如意也猜出八成是爲了這件事。

小于道：「沒有妳在內不是很好嗎？至少以後遇上他們不會找妳的麻煩。」

盈盈還是不出聲。

飯後不久入寢，大約不到三更時刻，院中忽然有人大聲叫嚷，道：「小賊于靖和另外兩個小崽子是不是宿在此院之中？給我滾出來吧！」

小于剛睡，還有點懵懂。

盈盈也睡了，還沒有醒。

白如意剛躺下也還沒有睡。

小徐來到院中，道：「請問尊駕是……」

「不必問我們是誰。」

「請問有甚麼事？」

「少裝糊塗，把東西拏出來。」

「東西？甚麼東西？」

「怎麼？一定要動手才肯拏出來嗎？」

「到底是甚麼東西？」

「就是那幾根寶貝。」

小徐心頭一噱，道：「原來又是要那東西。」

「怎麼？有別人向你們要那東西？」

「是啊！要的人有好幾撥。」

「拏出來！」

小徐道：「是不是這個？」自袋內取出錦盒，亮了一下。對方大聲道：「就是這個錦盒！」

小徐道：「這是買來的，準備作標本。」

「作標本那不是太可惜了？」

「有甚麼可惜的？那東西除了作標本，還有甚麼用？」

爲首之人約五旬光景，紫臉膛，目光如電，道：「這是我們遺失之物，我們不把你當作賊就不錯了。」

小徐道：「這東西我們得來不易，你們要的話，就以二十萬兩賣給你們。」

這爲首之人冷峻地道：「小子，你眞要動手嗎？」

小徐道：「這東西並不太珍貴，主要是大有來歷，可遇而不可求，可不能白白送給你們。」

紫臉老人手一揮，七個人立刻就把小徐包圍起來。

圍攻三小索錦盒

小徐一試，就知道以一對七絕對過不了十招。

這工夫小于也出屋加入打鬥。

紫臉老人也出了手，技藝高絕，非同小可。這工夫白如意要出屋相助，却找不到衣衫。

她大爲焦急，知道被人偷了去。

小于獨戰這紫臉老人，一時不分勝敗。

小徐獨戰七個，已經挨了兩脚一拳。

就在這時，對方又增加了五六個人，小于打個手勢，下令離去，他以爲犯不着和他們糾纏不清。

三小離開客棧，才發現白如意沒來。

小于道：「留下她一人，萬一落入對方手中就糟了。」

盈盈道：「她又不是小孩子，祇怕早就跑了。」

小徐道：「她要跑不會不和我們一起走。」

小于道：「我回去看看！」

盈盈道：「這可就怪了，中了

五騎在死者身邊下了馬，詢問圍觀者。

花圈嘛！却又拒絕那門親事，事過境遷了，又藕斷絲連地。」

小于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小徐道：「我回去看看！」

盈盈道：「對，小徐對她有意思，可以多接近些。」

小于道：「小徐要小心，乾脆我們一起回去，我實在不放心小徐一個人回去。」

那知就在這時奔來一人。

他們此刻在鎭的東南郊外，來人居然正是白如意。

但小于和小徐看到她的狼狽相時，不由大笑。

原來她穿了一襲男人的外衣。

小于道：「白姑娘，妳這是……」

「于大哥，我的衣衫被人偷去了，在緊要關頭遍尋無着，又聽出你們寡不敵衆，祇好到你們屋中去找衣衫，結果沒有找到我的，却找到你一件外衣。」

小徐道：「誰偷妳的衣衫？」

白如意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幸虧我穿了內衣，要不，我今夜會落入他們手中。」

小徐望着盈盈，正好小于也望過去。

盈盈跳了起來，道：「看甚麼，以爲是我？」

小徐道：「我們祇是猜想，希望不是妳。」

盈盈扭身轉頭就不出聲了。

小于和小徐互視一眼，他們都以爲盈盈的可能性極大。祇不過他們都沒有說甚麼，迅速離開了現場。

小于道：「小徐，你身上又有個錦盒？」

「是啊！」

「裡面是甚麼東西？」

「還不是四根。」

小于道：「你以爲這些人是要此物的？」

小徐道：「那還錯得了？」

小于道：「我以爲不大對勁。」

小徐道：「他們看過錦盒，就認定是他們要找的東西。」

「這種錦盒到處都有，可以裝那東西，也可以裝別的。」

小徐道：「你是說他們要的不是那東西？」

「當然，那紫臉膛的人不像黑道人物，他怎會要那個？」

小徐道：「那麼他們要的是甚麼？」

「我也不知道。」小于道：「你甚麼時候又製造了四根？」

「有空時就做，因爲遇上那些人，如說沒有，他們又不信。」

白如意道：「小徐，是甚麼東西？」

小徐道：「不是甚麼好東西。」

白如意道：「給我看看好不好？」

小徐道：「沒有甚麼好看的。」

「給我看看嘛！」

盈盈道：「小徐，你何不給她看看？」

小徐道：「還是不看爲妙。」

就在此時，迎面山坡上走下一個白髮如銀的老人。

此人的頭很大，頭髮也白得很亮，却又很長。

一般來說，頭髮白的人不會禿頭，禿頭的人頭髮也不會白。

這老人緩緩行來，走路健朗，不持拐杖。

老人到了四小前面一丈五六處停了下來。

老人打量四人，然後目光落在小于身上道：「你就是于靖嗎？」

小于道：「正是。」

「你殺了『無量壽佛』四人？」

「不錯，這位前輩是？」

「你可以猜出我是誰的。」

小于道：「莫非你就是『白頭翁』羅前輩？」

「對了，老夫正是羅烈。」

小徐道：「你老頭是爲徒弟報仇而來的？」

羅烈道：「這麼說也可以。」

小于道：「聽說前輩是一位講理的人。」

羅烈道：「講理又如何？」

小于道：「既然講理，就該知道『四獠』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

羅烈道：「我知道。」

「前輩既然知道，還要爲他們報仇？」

「當然，他們胡作非爲，應該被殺，但你們割他們的下體……」

小于道：「爲使好淫者戒。」

羅烈道：「武林有盟主，民間也有官衙，何須你動手？」

小于道：「但山高皇帝遠，無濟於事。」

羅烈道：「于靖，老夫很欣賞你。」

「我殺你徒，你反而欣賞我，實在難得。」

「因爲你一個可抵他們四個有餘。」

「前輩過譽。」

「小子，拜我爲師，你可以更轟動武林。」

「晚輩並不想轟動武林。」

「但至少你可以不必再怕一些對頭找你的麻煩。」

小于道：「晚輩雖然不才，却不在乎別人找我的麻煩。」

羅烈道：「你連我也不怕嗎？」

小于道：「有點怕，但有些事怕也沒有用。」

羅烈道：「小子，你好好斟酌一下。」

「不必了！前輩，我不想拜任何人爲師。」

「好，你很有種。」羅烈道：「你祇要能接下老夫二十五招，老夫就把殘我徒下體之事一筆勾銷。」

小徐道：「祇可惜小于兩夜一天未睡覺。」

羅烈道：「爲甚麼不睡？」

「我們在追幾個人，所以沒有睡。」小徐道：「以前輩的身份，當然不會趁人的危，佔我們的便宜對不？」

羅烈道：「當然，老夫何等身份，你要睡多久才能睡足動手過招？你儘可立刻睡眠。」

小于道：「一個時辰即可。」

羅烈道：「老夫可以等你。」

小于道：「前輩眞有耐心。」

羅烈道：「據說你殺我四個劣徒，任何一個都沒有超過五十五招，老夫有點不信，所以非試試看不可。」

小徐道：「前輩祇是試試看嗎？」

「當然，不過動手過招，往往傷亡難免。」

白如意道：「如果你殺了于大哥，你的良心不會受到譴責嗎？」

羅烈道：「他殺了我四個徒弟，而且傷他們的遺體，他的良心又如何？」

小于道：「我殺了他們，良心好極了，一點也不受譴責。」

羅烈道：「你要在何處睡覺？」

「就在此處草地上即可。」

「你說一個時辰就夠了？」

「正是，其實有半個時辰就夠了。」

「這可是你說的。」

「是的，這是晚輩自己說的。」

小于倚在大石邊，不久就夢見周公了。

「白頭翁」坐在另一邊抽旱烟。

他的烟管大約有兩尺半長度，玉烟鍋翡翠嘴，烏竹為桿，光溜溜地看來定用了很多年了吧。

小徐走過去道：「羅前輩！」

「甚麼事？」

「你的子女叫甚麼名字？」

羅烈道：「老夫一生獨身。」

「老前輩沒有成親嗎？這可眞想不到。」

「小子，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徐道：「『四獠』每個人都有好幾個女人，前輩却一個也沒有。」

羅烈道：「各人的想法不一樣。」

「老前輩，雷天鳴是你的師弟嗎？」

「不錯。」

「雷天鳴也沒有成家是不是？」

「不錯。」

「但他却有個女人……」

「小子，你知道的事還眞不少哩！」

「祇是聽人家說的嘛，祇不過那不是個女人，是個相公打扮的女人。」

羅烈目光一凝，形同冷電，道：「你是何人門下？」

「家師胡不愈！」

「噢！」羅烈目光之中的殺機又消失了，道：「江湖傳言不可盡信。小子，以後要愼言……」

小徐道：「知道了！還要請問前輩一個問題。」

「說吧！」

「前輩是雷天鳴的大師兄，武功和他比較高出多少？」

羅烈看了他一眼，道：「問這箇幹甚麼？」

「祇是好奇而已！」

「他當然要差些。」

「前輩和你的另一師妹差多少？」

羅烈不耐地道：「你太囉嗦了！」

「前輩的功力和她差不多嗎？」

「你知道她是何人？」

「不是『武夷聖母』上官紫嗎？」

羅烈道：「差不多！」

「這麼說，上官紫和前輩的武功相若，雷天鳴却差一截了？為甚麼同一師門，却有此差距？」

羅烈道：「有時是資質的問題，用不用功也有關係。」

小徐道：「『四獠』中的一人，有個原配叫『霹靂花』焦嬌的，她的武功似乎不在『四獠』之下。」

小徐「四獠」長「四獠」短的，羅烈很是不悅。

就在這時，小于已站在二人身後。

小徐道：「前輩，小于已經睡足了。」

羅烈迴過身來，道：「還沒有睡足吧？」

小徐道：「睡足了！」

不願拜師受重創

「小子，睡半個多時辰就足了嗎？」

「是的，前輩，別人不夠，小于足夠了！前輩，他輸招，這是極可能的結局，萬一他贏個一招半式……」

「放肆！他會贏？」

就在這時，小于開始了狂風驟雨似的攻擊。

「雪飄爪」中夾着于勉的雷霆劍法。

爪聲「啾啾」，掌聲轟轟，雙方都未亮兵刃。

「白頭翁」近八十的高齡，一旦拚起來，形同閃電，祇見白影閃來閃去。人影過處，泥塵暴捲。

三十招過去，小于落了下風。

他的「夢中劍」也就是「夢迴陰陽玄功」固然厲害，但畢竟所學不深，功力有限，羅烈却有甲子以上的功力。

五十招後，小于捱了一掌。

自捱了這一掌吐血之後，十招內又捱了三掌，另外三小都撲了上來，但不出三五招就被砸了出去。

祇不過他們倒下還會爬起來再上。

小于受傷最重，胸前吐了大片鮮血，而且馬步已不穩了。

小徐厲聲道：「羅老頭，你不守信！」

羅烈道：「不是老夫不守信，是他不自量力！」

小徐道：「你不能以大欺小！」

「那就叫這小子向老夫求饒吧！」

三小知道小于正在夢遊中，他不能出聲。

如果要他出聲，等於甦醒，功力更弱。

這麼打下去，小于再捱上三五下，可能倒地不起。

就在這時，衣袂聲一瀉而止。

現場上站着一個蒙面人。

小徐認識，正是上次為他們援手的蒙面人。

小徐道：「蒙面伯伯，請救救小于……」

蒙面人望着羅烈，羅烈也望着他。

二人都沒有出聲。

似乎羅烈想自此人的身材、動作以及眼神中看出他的身份。

這似乎很難。

羅烈停手道：「尊駕路過此處，還是有意架樑？」

蒙面人不出聲。

羅烈道：「看來是熟人了？」

蒙面人還是不出聲。

羅烈道：「羅某對這小子手下留情，對架樑的人却不會留情，尊駕應該知道老夫的脾氣！」

蒙面人的答覆却是攻擊。

此人的攻擊很猛烈，一接上手一路搶攻，沒有守勢。

羅烈實在不甘心，在武林中，他是太上級的人物。

但是，不管你的輩份多高？對敵過招，還是要憑眞本事。

他有生第二次感受到壓力一波波地加重加深而搶不回先機。

第一次是二十年前對于勉那一戰，八十招上輸了。

這是有生第二次，數十招內搶不回攻勢。

他當然不以為這是于勉，因為他認識于勉的劍法。

這是誰呢？

甚麼人能使他搶不回先機？

大約在八十多招上，羅烈眼前一花，左腰上被蹭了一脚。

儘管祇是輕蹭了一下，而且祇退了半步，也算栽了。

羅烈這種人是識趣的，抱拳道：「應該不是外人。」

蒙面人不否認也沒承認。

因為他點頭或者搖搖頭就成了。

羅烈悽然一笑道：「當今武林中的高手，能在九十招以內使老夫失招的人不多，大約不超過五個人。」

蒙面人望着他自說自話。

羅烈道：「希望以後還有機會……」立刻轉身馳去。

小于道：「前輩仍不能賜告大名？」

蒙面人道：「不久自知。」

小徐道：「前輩為甚麼不肯賜告大名？」

蒙面人不出聲，向相反方向離去。

白如意道：「于大哥，此人在我們面前可以出聲，在羅烈面前却一字不吐，是不是怕羅烈聽出口音？」

「一點不錯。」小于道：「由此可見，此人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小徐道：「奇怪，此人既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羅烈見多識廣，對武林中的幾門絕技也十分清楚，為甚麼認不出此人？」

小于道：「此人必然使用了新的武林招術。」

小徐道：「你們以為此人對咱們是敵是友？」

盈盈道：「當然是友了！」

小于微微搖頭，道：「不可武斷過早！」

盈盈道：「難道是敵人？」

小徐道：「武林中的事很難說，我以為小于的見解很對！」

盈盈道：「因為你是個馬屁精！」

白如意道：「剛才如果蒙面人不來，羅烈會不會適可而止？」

小徐道：「他若能適可而止，小于會吐血嗎？」

白如意取出五粒藥丸道：「于大哥，這是家父自煉的內傷聖藥，吃下調息一會就好了！」

小于服下，到一邊去調息。

盈盈道：「丟花圈的人果然很開放，往上一粘就揭不下來。」

白如意現在已不怕她了。

這是因爲小于對她不錯，祇要小于和小徐對她好，她就不怕盈盈，她道：「我看還有比我更開放的人。」

「誰？」

「一個偷人家衣衫讓人家出醜的人，這個人以有了孩子爲理由，騙過了于大哥的母親，但于伯母發現被騙之後，立刻反對這門親事，不知道這門親事到底算不算數。」

盈盈臉色一變道：「干妳屁事？」

白如意道：「我祇不過是說說而已，看來這世界上比我臉皮更厚的人還是很多，作靴底可以穿三年。」

盈盈立刻撲了上去。

小徐想勸架，但他要爲小于護法，他離不開。

盈盈和白如意赤手相搏，可都不留情。

盈盈以爲，白如意想分一杯羹。

白如意却以爲，花圈套中了小于，她就是小于的人了。小于之所以拒絕，是因爲盈盈作梗，所以她不喜歡盈盈。

這樣拚起來，自然各不相讓。

小徐怕她們失手重傷了對方，跑過來往二人中間一站，道：「小于在運功調息，妳們不怕驚動了他？」

兩女都不出聲。

小徐道：「小于的內傷不輕，妳們有沒有心肝？」

小徐又回到小于身邊去了，這工夫盈盈道：「天下的男人很多，妳爲甚麼非貼上小于不可？」

白如意道：「對呀，妳爲甚麼不找別人？」

「是我們先建交的。」

「于伯母却並不欣賞妳！」

「妳以爲小于的娘就一定欣賞妳嗎？」

「我不敢保證，至少也不會那麼惡劣，硬是不要！」

盈盈道：「她反對的原因祇是因爲家父和她昔年差點成親，由於發現家父吸食鴉片而分手了！」

這時白如意忽然發現一條身影向小于那邊掠去。

她長身而起道：「不好……」

（未完・七）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插　　圖：可　飛　培　邦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第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